

孫子註解

經名：孫子註解。又名孫子十家注。十三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太清部。參校版本：一、宋本十一家孫子注。二、諸子集成本《孫子十家注》。三、郭化若譯《十一家注孫子》。

目錄#1

卷一

計篇

卷二

作戰篇

卷三

謀攻篇

卷四

形 篇

卷五

勢篇

卷六

虛實篇

卷七

軍爭篇

卷八

九變篇

卷九

行軍篇

卷十

地形篇

卷十一

九地篇

卷十二

火攻篇

卷十三

用間篇

#1此目錄係整理者補。

孫子註解卷之一

計篇

曹操曰：計者，選將、量敵、度地、料卒、遠近、險易，計於廟堂也。李筌曰：計者，兵之上也。太一遁甲，先以計神加德宮，以斷主客成敗。故孫子論兵，亦以計為篇首。杜牧曰：計，算也。曰：計算何事？曰：下之五事，所謂道、天、地、將、法也。於廟堂之上，先以彼我之五事，計算優劣，然後定勝負；勝負既定，然後興師動眾。用兵之道，莫先此五事，故著為篇首耳。王皙曰：計者，謂計主將、天地、法令、兵眾、士卒、賞罰也。張預曰：管子曰：計先定於內，而後兵出境。故用兵之道，以計為首也。或曰：兵貴臨敵制宜，曹公謂計於廟堂者，何也？曰：將之賢愚，敵之強弱，地之遠近，兵之眾寡，安得不先計之？及乎兩軍相臨，變動相應，則在於將之所裁，非可以險度也。

孫子曰：兵者，國之大事，

杜牧曰：傳曰：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。張預曰：國之安危在兵。故講武練兵，實先務也。

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

李筌曰：兵者凶器，死生存亡繫於此矣，是以重之，恐人輕行者也。杜牧曰：國之存亡，人之死生，皆由於兵，故須審察也。賈林曰：地，猶所也、亦謂陳師、振旅、戰陳之地。得其利則生，失其便則死，故曰死生之地。道者，權機立勝之道。得之則存，失之則亡，故曰不可不察也。書曰：有存道者，輔而固之；有亡道者，推而亡之。梅堯臣曰：地有死生之勢，戰有存亡之道。王皙曰：兵舉，則死生存亡繫之。張預曰：民之死生兆於此，則國之存亡見於彼。然死生曰地、存亡曰道者，以死生在勝負之地，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，得不重慎審察乎？

故經之以五事，校之以計，而索其情。

曹操曰：謂下五事七計，求彼我之情也。李筌曰：謂下五事也。校，量也。量計遠近，而求物情以應敵。杜牧曰：經者，經度也；五者，即下所謂五事也；校者，校量也；計者，即篇首計算也；索者，搜索也；情者，彼我之情也。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，次復校量計算之得失，然後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。賈林曰：校量彼我之計謀，搜索兩軍之情實，則長短可知，勝負易見。梅堯臣曰：經紀五事，校定計利。王皙曰：經，常也，又經緯也；計者，謂下七計；索，盡也。兵之大經，不出道、天、地、將、法耳。就而校之以七計，然後能盡彼己，勝負之情狀也。張預曰：經，經緯也。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，下乃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，探索勝負之情狀。

一曰道，

張預曰：恩信使民。

二曰天，

張預曰：上順天時。

三曰地，

張預曰：下知地利。

四曰將，

張預曰：委任賢能。

五曰法。

杜牧曰：此之謂五事也。王皙曰：此經之五事也。夫用兵之道，人和為本，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。三者具，然後議舉兵。兵舉必須將能，將能然後法修。孫子所次，此之謂矣。張預曰：節制嚴明。夫將與法，在五事之末者，凡舉兵伐罪，廟堂之上，先察恩信之厚薄，後度天時之逆順，次審地形之險易，三者已熟，然後命將征之。兵既出境，則法令一從於將。此其次序也。

道者，令民與上同意也。

張預曰：以恩信道義撫眾，則三軍一心，樂為其用。易曰：悅以犯難，民忘其死。

故可以與之死，可以與之生，而不畏危。

曹操曰：謂道之以教令。危者，危疑也。李筌曰：危，亡也。以道理眾，人自化之，得其同用，何亡之有。杜牧曰：道者，仁義也。李斯問兵於荀卿，答曰：彼仁義者，所以修政者也。政修則民親其上，樂其君，輕為之死。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：百將一心，三軍同力。臣之於君也，下之於上也，若子之事父，弟之事兄，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臆也。如此，始可令與上下同意，死生同致，不畏懼於危疑也。陳暉註同杜牧。孟氏曰：一作人不疑，謂始終無二志也；一作人不危。道，謂道之以政令，齊之以禮教，故能化服士民，與上下同一也。故用兵之妙，以權術為道。大道廢而有法，法廢而有權，權廢而有勢，勢廢而有術，術廢而有數。大道淪替，人情訛偽，非以權數而取之，則不得其欲也。故其權術之道，使民上下同進趨，共愛憎，一利害，故人心歸於德，得人之力，無私之至也。故百萬之眾，其心如一，可與俱同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。臣之於君，下之於上，若子之事父，弟之事兄，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臆也。如此，始可與上同意，死生同致，不畏懼於危疑。賈林曰：將能以道為心，與人同利共患，則士卒服，自然心與上者同也。使士卒懷我如父母，視敵如仇讎者，非道不能也。黃石公云：得道者昌，失道者亡。杜佑曰：謂導之以政令，齊之以禮教也。危者，疑也；上有仁施，下能致命也。故與處存亡之難，不畏傾危之敗。若晉陽之圍，沈竈產蛙，人無叛疑心矣。梅堯臣曰：危，戾也。主有道，則政教行；人心同，則危戾去。故主安與安，主危與危。王皙曰

：道，謂主有道，能得民心也。夫得民之心者，所以得死力也；得死力者，所以濟息難也。易曰：悅以犯難，民忘其死。如是，則安畏危難之事乎？張預曰：危，疑也。士卒感恩，死生存亡，與上同之，決然無所疑懼。

天者，陰陽、寒暑、時制也。

曹操曰：順天行誅，因陰陽四時之制。故司馬法曰：冬夏不興師，所以兼愛民也。李筮曰：應天順人，因時制敵。杜牧曰：陰陽者，五行、刑德、向背之類是也。今五緯行止，最可據驗；巫咸、甘氏、石氏、唐蒙、史墨、梓慎、裨竈之徒，皆有著述，咸稱祕奧，察其指歸，皆本人事。準星經曰：歲星所在之分，不可攻，攻之反受其殃也。左傳昭三十二年：夏，吳伐越，始用師於越。史墨曰：不及四十年，越其有吳乎？越得歲而吳伐之，必受其凶。註曰：存亡之數，不過三紀，歲月三周三十六歲，故曰不及四十年也。此年歲在星紀，星紀吳分也；歲星所在，其國有福，吳先用兵，故反受其殃。哀二十二年越滅吳，至此三十八歲也。李淳風曰：天下誅秦，歲星聚於東井，秦政暴虐，失歲星仁和之理，違歲星恭肅之道，拒諫信讒，是故胡亥終於滅亡。復曰：歲星清明潤澤，所在之國分大吉。君令合於時，則歲星光喜年豐人安，君尚暴虐，令人不便，則歲星色芒角而怒，則兵起。由此言之，歲星所在，或有福德，或有災祥，豈不皆本於人事乎？夫吳越之君，德均勢敵，闔閭興師，志於吞滅，非為拯民，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，天下誅之，上合天意，故歲星禍秦而祚漢。熒惑，罰星也；宋景公出一善言，惑退移三舍，而延二十七年。以此推之，歲為善星，不福無道；火為罰星，不罰有德。舉此二者，其他可知。況所臨之分，隨其政化之善惡，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，隨為禍福，各隨時而占之。淳風曰：夫形器著於下，精象係於上。近取之身，耳目為肝腎之用，鼻口實心腹所資，彼此影響，豈不然歟？易曰：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變化見矣。蓋本於人事而已矣。刑德向背之說，尤不足信。夫刑德天官之陳，背水陳者為絕紀，向山坂陳者為廢軍，武王伐紂，背濟水向山坂而陳，以二萬二千五百人，擊紂之億萬而滅之。今可目睹者，國家自元和已至今，三十年間，凡四伐趙寇昭義軍，加以數道之眾，常號十萬，圍之臨城縣。攻其南不拔，攻其北不拔，攻其東不拔，攻其西不拔。其四度圍之，通有十歲，十歲之內，東西南北，豈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？其不拔者，豈不曰城堅、池深、糧多、人一哉？復以往事驗之，秦累世戰勝，竟滅六國，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，福德常居鶉首？豈不曰穆公已還卑身趨士，務耕戰，明法令而政之乎？故梁惠王問尉繚子曰：黃帝有刑德，可以百戰百勝，其有之乎？尉繚子曰：不然。黃帝所謂刑德者，刑以伐之，德以守之。非世之所謂刑德也。夫舉賢用能者，不時日而利；明法審令者，不卜筮而吉；貴功養勞者，不禱祠而福。周武王伐紂，師次

于汜水共頭山，風雨疾雷，鼓旗毀折，王之驂乘惶懼欲死。太公曰：夫用兵者，順天道未必吉，逆之未必凶。若失人事，則三軍敗亡。且天道鬼神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故智者不法，愚者拘之。若乃好賢而任能，舉事而得時，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，不假卜筮而事吉，不待禱祠而福從。遂命驅之前進。周公曰：今時逆太歲，龜灼言凶，卜筮不吉，星凶為災，請還師。太公怒曰：今紂剖比干，囚箕子，以飛康為政，伐之有何不可？枯草朽骨，安可知乎？乃焚龜折蓍，率眾先涉，武王從之，遂滅紂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，將攻城，諸將咸諫曰：今往亡之曰，兵家所忌。高祖曰：我往彼亡，吉孰大焉。乃命悉登，遂克廣固。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，甲子晦日進軍，太史令龜崇奏曰：昔紂以甲子日亡。帝曰：周武豈不以甲子日勝乎？崇無以對。遂戰破之。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，師次城下，昌鼓噪而前。會有風雨從賊後來，太史進曰：天不助人，將士飢渴，願且避之。崔浩曰：千里制勝一日，豈得變易？風道在人，豈有常也。帝從之。昌軍大敗。或曰：如此者，陰陽向背，定不足信，孫子叙之，何也？答曰：夫暴君昏主，或為一珙一馬，則必殘人逞志，非以天道鬼神，誰能制止？故孫子叙之，蓋有深旨。寒暑時氣，節制其行止也。周瑜為孫權數曹公四敗，一曰：今盛寒，馬無蒿草，羅中國士眾，遠涉江湖，不習水土，必生疾病，此用兵之忌也。寒暑同歸於天時，故聯以叙之也。孟氏曰：兵者，法天運也。陰陽者，則柔盈縮也。用陰則沉虛固靜，用陽則輕捷猛厲；後則用陰，先則用陽；陰無蔽也，陽無察也。陰陽之象無定形，故兵法天。天有寒暑，兵有生殺；天則應殺而制物，兵則應機而制形。故曰：天也。賈林曰：讀時制為時氣，謂從其善時，占其氣候之利也。杜佑曰：謂順天行誅，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。梅堯臣曰：兵必參天道，順氣候，以時制之，所謂制也。司馬法曰：冬夏不興師，所以兼愛民也。王皙曰：謂陰陽，總天道、五行、四時、風雲、氣象也，善消息之，以助軍勝。然非異人特授其訣，則末由也。若黃石授書張良，乃太公兵法是也。意者豈天機神密，非常人所得知耶？其諸十數家紛紜，抑未足以取審矣。寒暑，若吳起云：疾風、大寒、盛夏、炎熱之類。時制，因時利害而制宜也。范蠡云：天時不作，弗為人客是也。張預曰：夫陰陽者，非孤虛向背之謂也。蓋兵自有陰陽耳。范蠡曰：後則用陰，先則用陽，盡敵陽節，盈吾陰節而奪之。又云：設右為牝，益左為牡#4早晏以順天道。李衛公解曰：左右者，人之陰陽；早晏者，天之陰陽；奇正者，天人相變之陰陽。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，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。今觀尉繚子天官之篇，則義最明矣。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，皆著為卷首，欲以決世人之惑也。太公曰：聖人欲止後世之亂，故作為譎書，以寄勝於天道，無益於兵也。是亦然矣。唐太宗亦曰：凶器無甚於兵，行兵苟便於人事，豈以避忌為疑也。寒

暑者，謂冬夏興師也。漢征匈奴，士多墮指。馬援征蠻，卒多疫死。皆冬夏興師故也。時制者，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。太白陰經言，天時者，乃水旱、蝗雹、荒亂之天時，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。

地者，遠近、險易、廣狹、死生也。

曹操曰：言以九地形勢不同，因時制利也。論在九地篇中。李筌曰：得形勢之地，有死生之勢。梅堯臣曰：知形勢之利害。張預曰：凡用兵，貴先知地形。知遠近，則能為迂直之計；知險易，則能審步騎之利；知廣狹，則能度眾寡之用；知死生，則能識戰散之勢也。

將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嚴也。

曹操曰：將宜五德備也。李筌曰：此五者，為將之德，故師有丈人之稱也。杜牧曰：先王之道，以仁為首；兵家者流，用智為先。蓋智者，能機權、識變通也；信者，使人不惑於刑賞也；仁者，愛人憫物，知動勞也，勇者，決勝乘勢，不逡巡也；嚴者，以威刑肅三軍也。楚申包胥使於越，越王勾踐，將伐吳，問戰焉。夫戰，智為始，仁次之，勇次之。不智，則不能知民之極，無以詮度天下之眾寡；不仁，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；不勇，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。賈林曰：專任智則賊；偏施仁則懦；固守信則愚；恃勇力則暴；令過嚴則殘。五者兼備，各適其用，則可為將帥。梅堯臣曰：智能發謀，信能賞罰，仁能附眾，勇能果斷，嚴能立威。王皙曰：智者，先見而不惑，能謀慮，通權變也；信者，號令一也；仁者，惠撫惻隱，得人心也；勇者，徇義不懼，能果毅也；嚴者，以威嚴肅眾心也。五者相須，闕一不可。故曹公曰：將宜五德備也。何氏曰：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；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；非化不可以附眾撫士；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；非嚴不可以服強齊眾。全此五才，將之體也。張預曰：智不可亂，信不可欺，仁不可暴，勇不可懼，嚴不可犯。五德皆備，然後可以為大將。

法者，曲制、官道、主用也。

曹操曰：曲制者，部曲、旛幟、金鼓之制也。官者，百官之分也。道者，糧路也。主者，主軍費用也。李筌曰：曲，部曲也。制，節度也。官，爵賞也。道，路也。主，掌也。用者，軍資用也。皆師之常法，而將所治也。杜牧曰：曲者，部曲隊伍有分畫也。制者，金鼓旛旗有節制也。官者，偏裨校列，各有官司也。道者，營陳開闔，各有道徑也。主者，管庫廩養，職守主張其事也。用者，車馬器械，三軍須用之物也。荀卿曰：械用有數。夫兵者，以食為本，須先計糧道，然後興師。梅堯臣曰：曲制，部曲隊伍，分畫必有制也。官道，裨校首長，統率必有道也。主用，主軍之資糧百物，必有用度也。王皙曰：曲者，卒伍之屬。制者，節制其行列進退也。官者，羣吏偏裨也。道者

，軍行及所合也。主者，主守其事用者。凡軍之用，謂輜重糧積之屬。張預曰：曲，部曲也；制，節制也；官謂分偏裨之任；道謂利糧餉之路。主者，職掌軍資之人；用者，計度費用之物。六者，用兵之要，宜處置有其法。

凡此五者，將莫不聞，知之者勝，不知者不勝。

張預曰：已上五事，人人同聞；但深曉變極之理則勝，不然則敗。

故校之以計，而索其情。

曹操曰：同聞五者，將知其變極，即勝也。索其情者，勝負之情。杜牧曰：謂上五事，將欲聞知，校量計筭彼我之優劣，然後搜索其情狀，乃能必勝，不爾則敗。賈林曰：書云：非知之艱，行之惟難。王皙曰：當盡知也。言雖周知五事，待七計以盡其情也。張預曰：上已陳五事，自此而下，方考校彼我之得失，探索勝負之情狀也。

曰：主孰有道？

曹操曰：道德智能。李筌曰：孰，實也。有道之主，必有智能之將。范增辭楚，陳平歸漢，即其義也。杜牧曰：孰，誰也。言我與敵人之主，誰能遠佞親賢，任人不疑也。杜佑曰：主，君也；道，道德也；必先考校兩國之君，誰知誰否也。若荀息料虞公食而好寶，宮之奇懦而不能強諫是也。梅堯臣曰：誰能得人心也。王皙曰：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，婦人之亡，名雖為霸，實失天下心；謂漢王入武關，秋毫無所害，除秦苛法，秦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。何氏曰：書曰：撫我則后，虐我則讎。撫虐之政，孰有之也。張預曰：先校二國之君，誰有恩信之道，即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。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，而不賞有功，為婦人之仁，亦是也。

將孰有能？

杜牧曰：將孰有能者，上所謂智、信、仁、勇、嚴也#5。梅堯臣同杜牧注。王皙曰：若漢王問魏大將柏直，曰：是口尚乳臭，不能當韓信，之類是也。張預曰：察彼我之將，誰有智、信、仁、勇、嚴之能#6。若漢高祖料魏將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。

天地孰得？

曹操李筌並曰：天時、地利。杜牧曰：天者，上所謂陰陽、寒暑、時制也；地者，上所謂遠近、險易、廣狹、死生也。杜佑曰：視兩軍所據，知誰得天時地利。梅堯臣曰：稽合天時，審察地利。王皙同杜牧註。張預曰：觀兩軍所舉，誰得天時地利。若魏武帝盛冬伐吳，慕容超不據大峴，則失天時地利者也。

法令孰行？

曹操曰：設而不犯，犯而必誅。杜牧曰：縣法設禁，貴賤如一。魏絳戮僕

，曹公斷髮是也。杜佑曰：發號出令，校孰下不敢犯。梅堯臣曰：齊眾以法，一眾以令。王皙曰：孰能法明令便，人聽而從。張預曰：魏絳戮揚干，穰苴斬莊賈，呂蒙誅鄉人，外龍刑馬謖，茲所謂設而不犯，犯而必誅。誰為如此？

兵眾孰強？

杜牧曰：上下和同勇於戰為強，卒眾車多為強。梅堯臣曰：內和外附。王皙曰：強弱足以相刑而知。張稱曰：車堅馬良，士勇兵利，聞鼓而喜，聞金而怒，誰者為然？

士卒孰練？

杜牧曰：辨旌旗，審金鼓，明開合，知進退，閑馳逐，便弓矢，習擊刺也。杜佑曰：知誰兵器強利、士卒簡練惑者。故王子曰：士不素習，當陳惶惑，將不素習，臨陳闇變。梅堯臣曰：車騎閑習，孰國精粗。王皙曰：孰訓之精？何氏曰：勇怯強弱，豈能一槩？張預曰：離合聚散之法，坐作進退之令，誰素閑習？

賞罰孰明？

杜牧曰：賞不僭，刑不濫。杜佑曰：賞善罰惡，知誰分明者。故王子曰：賞無度，則費而無恩；罰無度，則戮而無威。梅堯臣曰：賞有功，罰有罪。王皙曰：孰能賞必當功，罰必稱情？張預曰：當賞者，雖仇怨必錄；當罰者，雖父子不合。又司馬法曰：賞不逾時，罰不遷列，於誰為明？

吾以此知勝負矣。

曹操曰：以七事計之，知勝負矣。賈林曰：以上七事量校彼我之政，則勝敗可見。梅堯臣曰：能索其情，則知勝負。張預曰：七事俱優，則未戰而先勝；七事俱劣，則未戰而先敗。故勝負可預知也。

將聽吾計，用之必勝，留之；將不聽吾計，用之必敗，去之。

曹操曰：不能定計，則退而去也。杜牧曰：若彼自備護，不從我計，形勢均等，無以相加，用戰必敗，引而去之，故春秋傳曰，允當則歸也。陳皞曰：孫武以書千闔閭曰：聽用吾計策，必能勝敵，我當留之不去；不聽吾計策，鈴當負敗，我去之不留。以此感動闔閭，庶必見用。故闔閭曰：子之十三篇，寡人盡觀之矣。其時闔閭行軍用師，多自為將，故不言主而言將也。孟氏曰：將，裨將也。聽吾計畫而勝，則留之；違吾計畫而敗，則除去之。梅堯臣曰：武以十三篇千吳王闔閭，故首篇以此辭動之。謂王將聽吾計而用戰必勝，我當留此也；王將不聽我計而用戰必敗，我當去此也。王皙曰：將，行也；用，謂用兵耳。言行聽吾此計，用兵則必勝，我當留；行不聽吾此計，用兵則必敗，我當去也。張預曰：將，辭也。孫子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，而用兵則必勝

，我乃留此矣；將不聽吾所陳之計，而用兵則必敗，我乃去之他國矣。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。

計利以聽，乃為之勢，以佐其外。

曹操曰：常法之外也。李筌曰：計利既定，乃乘形勢之勢也。佐其外者，常法之外也。杜牧曰：計筭利害，是軍事根本。利害已見聽用，然後於常法之外，更求兵勢，以助佐其事也。賈林曰：計其利，聽其謀，得敵之情，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。外者，或傍攻，或後躡，以佐正陳。梅堯臣曰：定計於內，為勢於外，以助成勝。王皙曰：吾計之利已聽，復當知應變，以佐其外。張預曰：孫子又謂吾所計之利，若已聽從，則我當復為兵勢，以佐助其事於外。蓋兵之常法，即可明言於人；兵之利勢，須因敵而為。

勢者，因利而制權也。

曹操曰：制由權也，權因事制也。李筌曰：謀因事勢。杜牧曰：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。夫勢者，不可先見，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，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，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。梅堯臣曰：因利行權以制之。王皙曰：勢者，乘其變者也。張預曰：所謂勢者，須因事之利，制為權謀，以勝敵耳，故不能先言也。自此而後，略言權變。

兵者，詭道也。

曹操曰：兵無常形，以詭詐為道。李筌曰：軍不厭詐。梅堯臣曰：非譎不可以行權，非權不可以制敵。王皙曰：詭者，所以求勝敵；御眾必以信也。張預曰：用兵雖本於仁義，然其取勝必在詭詐。故曳柴揚塵，樂枝之譎也；萬弩齊發，孫臏之奇也；千牛俱奔，田單之權也；囊沙壅水，淮陰之詐也。此皆用詭道而制勝也。

故能而示之不能，

張預曰：實強而示之弱，實勇而示之怯，李牧敗匈奴、孫臏斬龐涓之類也。

用而示之不用，

李筌曰：言已實用師，外示之怯也。漢將陳豨反，連兵匈奴，高祖遣使十輩視之，皆言可擊，復遣婁敬，報曰：匈奴不可擊，上問其故。對曰：夫兩國相制，宜矜誇其長。今臣往，徒見羸老。此必能而示之不能，臣以為不可擊也。高祖怒曰：齊虜以口舌得官，今妄沮吾眾，械婁敬于廣武，以三十萬眾，至白登，高祖為匈奴所圍，七日乏食。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也。杜牧曰：此乃詭詐藏形。夫形也者，不可使見於敵；敵人見形，必有應。傳曰：鷲鳥將擊必藏其形。如匈奴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。杜佑曰：言已實能、用、外示之以不能、不用，使敵不我備也。若孫臏滅電而制龐涓。王皙曰：強示弱，勇示怯，治示

亂，實示虛，智示愚，眾示寡，進示退，速示遲，取示捨，彼示此。何氏曰：能而示之不能者，如單于羸師誘#8高祖圍于平城是也。用而示之不用者，如李牧按兵於雲中，大敗匈奴是也。張預曰：欲戰而示之退，欲速而示之緩，班超擊莎車、趙奢破秦軍之類也。

近而示之遠，遠而示之近。

李筌曰：令敵失備也。漢將韓信虜魏王豹，初陳舟欲渡臨晉，乃潛師浮木罌，從夏陽襲安邑，而魏失備也。耿弇之征張步，亦先攻臨淄，皆示遠勢也。杜牧曰：欲近襲敵，必示以遠去之形；欲遠襲敵，必示以近進之形。韓信盛兵臨晉，而渡於夏陽，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。後末，曹公袁紹相持官渡，紹遣將郭圖、淳于瓊、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白馬。紹引兵至黎陽，將渡河。曹公北救延津，荀攸曰：今兵少不敵，分兵勢乃可。公政兵延津將欲渡，兵向其後，紹必西應之；然後輕兵襲白馬，掩其不備，顏良可擒也。公從之。紹聞兵渡，即留，分兵西應之。公乃引軍行趨白馬，未至十餘里，良大驚來戰。使張遼、關羽前進擊破，斬顏良，解白馬圍。此乃示以遠形，而近襲敵也。賈林曰：去就在我，敵何由知。杜佑曰：欲近而設其遠也，欲遠而設其近也。誑耀敵軍，示之以遠，本從其近，若韓信之襲安邑。梅堯臣曰：使其不能蹟。王皙同上註。何氏曰：遠而示之近者，韓信陳舟臨晉，而渡夏陽是也。近而示之遠者，晉侯伐虢，假道于虞是也。張預曰：歡近襲之，反示以遠，吳與越夾水相矩，越為左右句卒，相去各五里，夜爭鳴鼓而進，吳人分以禦之；越乃港涉，當吳中軍而襲之，吳大敗是也。欲遠攻之，反示以近，韓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是也。

利而誘之，

杜牧曰：趙將李牧，大縱畜牧人眾滿野，匈奴小入，佯北不勝，以數千人委之。單于聞之，大喜，率眾大至。牧多為奇陳，左右夾擊，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也。賈林曰：以利動之，動而有形，我所以因形制勝也。梅堯臣曰：彼貪利則以貨誘之。何氏曰：利而誘之者，如赤眉委輜重而餌鄧禹是也。張預曰：示以小利，誘而克之，若楚人伐絞，莫敖曰：絞小而輕，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。於是絞人獲楚三十人。明日絞人爭出，驅楚役徒於山中，楚人設伏兵於山下，而大敗之是也。

亂而取之，

李筌曰：敵貴利必亂也。秦王姚興征禿髮傉檀，悉驅部內牛羊，散放於野，縱秦人虜掠。秦人得利，既無行列，傉檀陰分十將掩而擊之，大敗秦人，斬首七千餘級。亂而取之之義也。杜牧曰：敵有昏亂，可以乘而取之。傳曰：兼弱攻昧，取亂侮亡，武之善經也。賈林曰：我令姦智亂之，俟亂而取之也。梅

堯臣曰：彼亂則乘而取之。王皙曰：亂，謂無節制；取，言易也。張預曰：詐為紛亂，誘而取之。若吳越相攻，吳以罪人三千，示不整以誘越，罪人或奔或止，越人爭之，為吳所敗是也。言敵亂而後取者非也。春秋之法，凡書取者，言易也，魯師取邾是也。

實而備之，

曹操曰：敵治實，須備之也。李筌曰：備敵之實。蜀將關羽，欲圍魏之樊城，懼吳將呂蒙襲其後，乃多留備兵守荊州。蒙陰知其旨，遂詐之以疾；羽乃撤去備兵，遂為蒙所取，而荊州沒吳。則其義也。杜牧曰：對壘相持，不論虛實，常須為備。此言居常無事，鄰封接境，敵若脩政治實，上下相愛，賞罰明信，士卒精練，即須備之，不待交兵然後為備也。陳皞曰：敵若不動完實，我當謹備，亦自實以備敵也。梅堯臣曰：彼實則不可不備。王皙曰：彼將有以擊吾之不備也。何氏曰：彼敵但見其實，而未見其虛之形，則當蓄力而備之也。張預曰：經曰：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。有餘，則實也；不足，則虛也。言敵人兵勢既實，則我當為不可勝之計以待之，勿輕舉也。李靖軍鏡曰：觀其虛則進，見其實則止。

強而避之，

曹操曰：避其所長也。李筌曰：量力也。楚子伐隨，隨之臣季梁曰：楚人上左，君必左，無與王遇；且攻其右，右無良焉，必敗。偏敗，眾乃攜矣。少師、曰：不當王，非敵也。不從。隨師敗績，隨侯逸。攻強之敗也。杜牧曰：逃避所長。言敵人乘兵強氣銳，則當須且回避之，待其衰懈，候其間隙而擊之。晉末，嶺南賊盧循、徐道覆乘虛襲建鄴，劉裕禦之，曰：賊若新亭直上，且當避之，回泊蔡洲。乃成擒耳。徐道覆欲焚舟直上，循以為不可，乃泊於蔡洲，竟以敗滅。賈林曰：以弱制強，理須待變。杜佑曰：彼府庫充實，士卒銳盛，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，觀變而應之。梅堯臣曰：彼強，則我當避其銳。王皙曰：敵兵精銳，我勢寡弱，則須退避。張預曰：經曰：無邀正正之旗，無擊堂堂之陳。言敵人行陳修整，節制嚴明則我當避之，不可輕肆也。若秦晉相攻，交綏

而退，蓋各防其失敗也。

怒而撓之，

曹操曰：待其衰懈也。李筌曰：將之多怒者，權必易亂，性不堅也。漢相陳平謀撓楚，權以太牢具進楚使，驚曰：是亞父使邪？乃項王使邪？此怒撓之者也。杜牧曰：大將剛戾者，可激之令怒，則逞志快意，志氣撓亂，不顧本謀也。孟氏曰：敵人盛怒，當屈擾之。梅堯臣曰：彼褊急易怒，則撓之，使憤激輕戰。王皙曰：敵持重，則激怒以撓之。何氏曰：怒而撓之者，漢兵擊曹咎於

汜水是也。張預曰：彼性剛忿，則辱之令怒，志氣撓惑，則不謀而輕進。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。尉繚子曰：寬不可激而怒。言性寬者，則不可激怒而致之也。

卑而驕之，

李筌曰：幣重而言甘，其志不小。後趙石勒稱臣於王浚，左右欲擊之，浚曰：石公來，欲奉我耳。敢言擊者斬。設饗禮以待之，勒乃驅牛羊數萬頭，聲言上禮，實以填諸街巷，使浚兵不得發。乃入薊城，擒浚於廳，斬之而并燕。卑而驕之，則其義也。杜牧曰：秦末，匈奴冒頓初立，東胡強，使使謂冒頓曰：欲得頭曼時千里馬。冒頓以問羣臣，羣臣皆曰：千里馬，國之寶，勿與。冒頓曰：奈何與人鄰國，愛一馬乎。遂與之。居頃之，東胡使使來，曰：願得單于一閼氏。冒頓問羣臣，皆怒曰：東胡無道，乃求閼氏，請擊之。冒頓曰：與人鄰國，愛一女子乎。與之。居頃之，東胡復曰：匈奴有棄地千里，吾欲有之。冒頓問羣臣，羣臣皆曰：與之亦可，不與亦可。冒頓大怒曰：地者，國之本也。本何可與。諸言與者皆斬之。冒頓上馬，令國中有後者斬。東襲東胡。東胡輕冒頓，不為之備，冒頓擊滅之。冒頓遂西擊月氏，南并樓煩、白羊、河南，北侵燕、代，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也。陳皞曰：所欲必無所顧愆，子女以惑其心，玉帛以驕其志，范蠡、鄭武之謀也。杜佑曰：彼其舉國興師，怒而欲進，則當外示屈撓，以高其志，俟情歸，要而擊之。故王子曰：善用法者，如狸之與鼠，力之與智，示之猶卑，靜而下之。梅堯臣曰：示以卑弱，以驕其心。王皙曰：示卑弱以驕之，彼不虞我，而擊其間。張預曰：或卑辭厚路，或羸師佯北，皆所以令其驕怠。吳子伐齊，越子率眾而朝，王及列士皆有賂。吳人皆喜，惟子胥懼曰：是豢吳也。後果為越所滅。楚伐庸七遇皆北。庸人曰：楚不足與戰矣。遂不設備。楚子乃為二隊以伐之，遂滅庸。皆其義也。

佚而勞之，

一本作引而勞之。曹操曰：以利勞之。李筌曰：敵佚而我勞之者，善功也。吳伐楚，公子光問計於伍子胥。子胥曰：可為三師以肆焉。我一師至，彼必盡眾而出；彼出我歸。亟肆以疲之，多方以誤之，然後三師以繼之，必大克。從之。楚於是乎始病吳矣。杜牧曰：吳公子光問伐楚於伍員，員曰：可為三軍以肆焉。我一師至，彼必盡出，彼出則歸。亟肆以疲之，多方以誤之，然後三師以繼之，必大克。從之。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，於是乎始病吳，終入郢。後漢末，曹公既破劉備，備奔袁紹，引兵欲與曹公戰。別駕田豐曰：操善用兵，未可輕舉，不如以久持之。將軍據山河之固，有四州之地，外結英豪，內修農戰，然後揀其精銳，分為奇兵，乘虛迭出，以擾河南；救右則擊其左，救左

則而擊其右，使敵疲於奔命，人不安業，我未勞而彼已困矣。不及三年，可坐克也。今釋廟勝之策，而決成敗於一戰，悔無及也。紹不從，故敗。梅堯臣曰：以我之佚，待彼之勞。王皙曰：多奇兵也。彼出則歸，彼歸則出，救左則右，救右則左，所以罷勞之也。何氏曰：孫子有治力之法，以佚而待勞；故論敵佚，我宜多方以勞弊之，然後可以制勝。張預曰：我則力全，彼則道敝。若晉楚爭鄭，久而不決；晉知武子乃分四軍為三部，晉各一動，而楚三來，於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。又申公巫臣教吳伐楚，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是也。

親而離之。

曹操曰：以間離之。李筌曰：破其行約，間其君臣，而後攻也。昔秦伐趙，秦相應侯間於趙王曰：我惟懼趙用括耳，廉頗易與也。趙王然之，乃用括代頗，為秦所坑卒四十萬於長平，則其義也。杜牧曰：言敵若上下相親，則當以厚利啗而離間之。陳平言於漢王曰：今項王骨鯁之臣，不過亞父、鍾離昧、龍且、周殷之屬，不過數人。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，間其君臣，彼必內相誅；漢因舉兵而攻之，滅楚必矣。漢王然之，出黃金四萬斤，與平，使之反間。項王果疑亞父，不急擊下滎陽，漢王遁去。陳皞曰：彼恇爵祿，此必捐之；彼嗇財貨，此必輕之；彼好殺罰，此必緩之。因其上下相猜，得行離間之說。由余所以歸秦，英布所以佐漢也。杜佑曰：以利誘之，使五間並入，辯士馳說，親彼君臣，分離其形勢。若秦遣反間，欺誑趙君，使廢廉頗，而任趙奢之子，卒有長平之敗。梅堯臣同杜牧註。王皙曰：敵相親，當以計謀離間之。張預曰：或間其君臣，或間其交援，使相離貳，然後圖之。應侯間趙而退廉頗，陳平間楚而逐范增，是君臣相離也。秦晉相合以伐鄭，燭之武夜出，說秦伯曰：今得鄭，則歸於晉，無益於秦也。不如拾鄭以為東道主。秦伯悟而退師。是交援相離也。

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。

曹操曰：擊其懈怠，出其空虛。李筌曰：擊懈怠，襲空虛。杜牧曰：擊其空虛，襲其懈怠。孟氏曰：擊其空虛，襲其懈怠，使敵不知所以備也。故曰：兵者無形為妙。太公曰：動莫神於不意，謀莫善於不識。梅堯臣、王皙二註同上。何氏曰：攻其無備者：魏太祖征烏桓#9；郭嘉曰：胡恃其遠，必不設備，因其無備，卒然擊之，可破滅也。太祖行至易水，嘉曰：兵貴神速。今千里襲人，輜重多，難以趨利，不如輕兵兼道以出，掩其不意。乃密出盧龍塞，直指單于庭，合戰，大破之。唐李靖陳十棨以圖蕭銑，總管三軍之任，一以委靖。八月，集兵夔州，銑以時屬秋潦，江水泛漲，三峽路危，必謂靖不能進，遂不設備。九月，靖率兵而進，曰：兵貴神速，機不可失。今兵始集，銑尚未知。乘水漲之勢，倏忽至城下，所謂疾雷不及掩耳。縱使知我，倉卒無以應敵

，此必成擒也。進兵至夷陵，銑始懼，召兵江南，果不能至。勒兵圍城，銑遂降。出其不意者：魏末，遣將鍾會、鄧艾伐蜀，蜀將姜維守劍閣，鍾會攻維，未克。艾上言：請從陰平，由邪徑出劍閣，西入成都。奇兵衝其腹心，劍閣之軍必還赴涪，則會方軌而進；劍閣之軍不還，則應涪之兵寡矣。軍志云：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。今掩其空虛，破之必矣。冬十月，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，鑿山通道，造作橋閣，山高谷深，至為艱險。又糧運將匱，瀕於危殆。艾以氈自裹，推轉而下；將士皆攀木緣崖，魚貫而進。先登至江油，蜀守將馬邈降。諸葛瞻自涪還綿竹，列陳相拒。大敗之，斬瞻及尚書張遵等。進軍至成都，蜀主劉禪降。又齊神武為東魏將，率兵伐西魏，屯軍蒲坂，造三道浮橋渡河。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，高敖曹圍洛州。西魏將周文帝出軍廣陽，召諸將謂曰：賊今掎吾三面，又造橋於河，示欲必渡，欲綴吾軍，使竇泰得西入耳。久與相持，其計得行，非良策也。且高歡用兵，常以泰為先驅，其下多銳卒，屢勝而驕。今出其不意，襲之必克。克泰，則歡不戰而自走矣。諸將咸曰：賊在近，捨而遠襲，事若蹉跌，悔無可及。周文曰：歡前再襲潼關，吾軍不過霸上。今者大來，兵未出郊，賊顧謂吾但自守耳，無遠鬪意；又狙於得志，有輕我心。乘此擊之，何往不克。賊雖造橋，未能征渡。比五日中，吾取竇泰必矣。公等勿縱化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，聲言欲往隴右。辛亥，潛出軍，癸丑晨，至潼

關，竇泰卒聞軍至，惶懼依山為陳，未及成列，周文擊破之。斬泰，傳首長安。高敖曹適陷洛州，聞泰沒，燒輜重，棄城而走。張預曰：攻無備者，謂懈怠之處，敵之所不虞者，則擊之。若燕人畏鄭三軍，而不虞制人，為制人所敗是也。出不意者，謂虛空之地，敵不以為慮者，則襲之。若鄧艾伐蜀，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。

此兵家之勝，不可先傳也。

曹操曰：傳，猶洩也。兵無常勢，水無常形，臨敵變化，不可先傳也。故料敵在心，察機在目也。李筌曰：無備不意，攻之必勝，此兵之要，祕而不傳也。杜牧曰：傳，言也。此言上之所陳，悉用兵取勝之策，固非一定之制；見敵之形，始可施為，不可先事而言也。梅堯臣曰：臨敵應變制宜，豈可預前言之。王皙曰：夫校計行兵，是謂常法；若乘機決勝，則不可預傳述也。張預曰：言上所陳之事，乃兵家之勝策，須臨敵制宜不可以預先傳言也。

夫未戰而廟筭勝者，得筭多也；未戰而廟筭不勝者，得筭少也。多筭勝，少筭不勝，而況於無筭乎。吾以此觀之，勝負見矣。

曹操曰：以吾道觀之矣。李筌曰：夫戰者，次勝廟堂，然後與人爭利，凡伐叛懷遠，推亡固存，兼弱攻昧，皆物情之所出，中外離心，如商周之師者

，是為未戰而廟筭勝，太一遁甲置算之法，因六十筭已上為多筭，六十筭已下為少筭；客多筭臨少筭，主人敗，客少筭臨多筭，主人勝。此皆勝敗易見矣。杜牧曰：廟筭者，計算於廟堂之上也。梅堯臣曰：多筭，故未戰而廟謀先勝；少筭，故未戰而廟謀不勝。是不可無筭矣。王皙曰：此懼學者惑不可先傳之說，故復言計篇義也。何氏曰：計有巧拙，成敗擊焉。張預曰：古者興師，命將必致齋於廟，授以成筭，然後遣之，故謂之廟筭。籌策深遠，則其計所得者多，故未戰而先勝。謀慮淺近，則其計所得者少，故未戰而先負。多計勝少計，其無計者，安得無敗？故曰：勝兵先勝而後求戰，敗兵先戰而後求勝。有計無計，勝負易見。

孫子註解卷之一竟

#1『李』原為『子』，據宋本改。

#2原為『孫了』，改為『孫子』，據宋本改。

#3『濟』原為『清』，據宋本十一家孫子注改。

#4 設右為牝，益左為牝』，宋本十一家孫子注為『益左為牡』。

#5『也』原脫，據宋本十一家孫子注補。

#6據宋本十一家孫子注補『梅堯臣同杜牧注。王皙曰：若漢王問魏大將柏直，曰『是口尚乳臭，不能當韓信』之類是也。張預曰：察彼我之將，誰有智、信、仁、勇、嚴之能。』

#7『人德而從』，宋本德作聽。

#8『誘』原誤『說』，據宋本改。

#9『烏桓』原誤『烏栢』，據宋本改。

孫子註解卷之二

作戰篇

曹操曰：欲戰必先籌其費，務因糧於敵也。李荃曰：先定計，然後修戰具，是以戰次計之篇也。王皙曰：計以知勝；然後興戰而具軍費，猶不可以久也。張預曰：計籌已定，然後完車馬，利器械，運糧草，約費用，以作戰備，故次計。

孫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馳車千駟，革車千乘，帶甲十萬，

曹操曰：馳車，輕車也，駕駟馬；革車，重車也，言萬騎之重。車駕四馬，率三萬軍，養二人主炊，家子一人，主保固守衣裝，底二人主養馬，凡五人。步兵十人，重以大車駕牛。養二人主炊，家子一人主守衣裝，凡三人也。帶甲十萬，士卒數也。李荃曰：馳車，戰車也；革車，輕車也；帶甲，步卒。車一兩，駕以駟馬，步卒七十人，計千駟之軍，帶甲七萬，馬四千匹。孫子約以軍資之數，以十萬為率，則百萬可知也。杜牧曰：輕車，乃戰車也。古者車戰

，革車，輜車，重車也，載器械、財貨、衣裝也。司馬法曰：一車，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，炊家子十人，固守衣裝五人，庇養五人，樵汲五人。輕車七十五人，重車二十五人。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，舉十萬之眾，革車千乘，校其費用支計，則百萬之眾皆可知也。梅堯臣曰：馳車，輕車也；革車，重車也。凡輕車一乘，甲士步卒二十五人，重車一乘，甲士步卒七十五人，舉二車各千乘，是帶甲者十萬人。王哲曰：曹公曰：輕車也，駕駟馬，凡千乘。哲謂馳車，謂駕革車也。一乘四馬為駟，千駟則革車千乘。曹公曰：重車也。哲謂革車，兵車也，有五戎千乘之賦，諸侯之大者。曹公曰：帶甲十萬，步卒數也。哲謂井田之法，甸出兵車一乘，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，千乘總七萬五千人。此言帶甲十萬，豈當時權制歟？何氏曰：十萬，舉成數也。張預曰：馳車，即攻車也；革車，即守車也。按曹公新書云：攻車一乘，前拒一隊，左右角二隊，共七十五人。守車一乘，炊子十人，守裝五人，底養五人，樵汲五人，共二十五人。攻守二乘，凡一百人。興師十萬，則用車二千，輕重各半，與此同矣。

千里續糧；

曹操曰：二越境千里。李荃曰：道理縣遠。

則內外之費，賓客之用，膠漆之材，車甲之奉，日費千金，然後十萬之師舉矣。

曹操曰：謂購賞猶在外。李荃曰：夫軍出於外，則帑藏竭於內；舉千金者，言多費也。千里之外贏，糧則二十人奉一人也。杜牧曰：軍有諸侯交聘之禮，故曰賓客也。車甲器械完緝修繕，言膠漆者，舉其微細。千金者，言費用多也，猶贈賞在外也。賈林曰：計費不足，未可以興師動眾。故李太尉曰：三軍之門，鈴有賓客論議。梅堯臣曰：舉師十萬，鏡糧千里，日費如此，師久之戒也。王誓曰：內謂國中，外謂軍所也。賓客，若諸侯之使及軍中宴饗吏士也。膠漆車甲，舉細與大也。何氏曰：老師費財，智者慮之。張預曰：去國千里，即當因糧，若須供餉，則內外騷動，疲困於路，蠹耗無極也。賓客者，使命與遊士也；膠漆者，修飾器械之物也；車甲者，膏轄金革之類也。約其所費，日用千金，然後能興十萬之師。千金，言重費也，購賞猶在外。

其用戰也勝，久則鈍兵挫銳，攻城則力屈，

曹操曰：鈍，弊也；屈，盡也。杜牧曰：勝久，謂淹久而後能勝也。言與敵相持久而後勝，則甲兵鈍弊，銳氣挫卹，攻城則人力殫盡屈折也。賈林曰：戰雖勝人，久則無利。兵貴全勝，鈍兵挫銳，士傷馬疲則屈。梅堯臣曰：雖勝且久，則又兵仗鈍弊，而軍氣挫銳；攻城而久，則力鈴禪屈。王哲曰：屈，窮也。求勝以久，則鈍弊折挫，攻城則益甚也。張預曰：及交兵合戰也

，久而後能勝，則兵痕氣沮矣。千里攻城，力鈐困屈。

久暴師則國用不足。

孟氏曰：久暴師露眾千里之外，則軍國費用，不足相供。梅堯臣曰：師久暴於外，則輸用不給。張預曰：日費千金，師久暴，則國用豈能給？若漢武帝窮征深討，久而不解，及其國用空虛，乃下哀痛之詔是也。

夫鈍兵挫銳，屈力殫貨，則諸侯乘其弊而起，雖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後矣。

李荃曰：十萬眾舉，日費千金，非唯頓挫於外，亦財殫於內，是以聖人無暴師也。隋大業初，煬帝重兵好征，力屈媽門之下，兵挫遼水之上。疏河引淮，轉輸彌廣，出師萬里，國用不足。於是楊玄感、李密乘其弊而起，縱蘇威、高類，豈能為之謀也？杜牧曰：蓋以師久不勝，財力俱困，諸侯乘之而起，雖有智能之士，亦不能於此之後，善為謀畫也。賈林曰：人離財竭，雖伊、呂復生，亦不能救此亡敗也。杜佑曰：雖當時有用兵之術，不能防其後息。梅堯臣曰：取勝攻城，暴師且久，則諸侯乘此弊而起襲我；我雖有智將，不能制也。王哲曰：以其弊甚，又有危亡之憂。何氏曰：其後，謂共不勝而敵乘其危殆，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。張預曰：兵已疲矣，力已困矣，財已匱矣，鄰國因其罷弊，起兵以襲之，則縱有智能之人，亦不能防其後息。若吳伐楚，入郢，久而不歸，越兵遂入吳。當是時，雖有伍員、孫武之徒，何嘗能為善謀於後乎？

故兵聞拙速，未睹巧之久也。

曹操、李荃曰：雖拙，有以速勝。未睹者，言其無也。杜牧曰：攻取之間，雖拙於機智，然以神速為上；蓋無老師、費財、鈍兵之息，則為巧矣。孟氏曰：雖拙，有以速勝。陳埠曰：所謂疾雷不及掩耳，卒電不及瞬目。杜佑註同孟氏。梅堯臣曰：拙尚以速勝，未見工而久可也。王哲曰：哲謂久則師老財費，國虛人困，巧者保無所息也。何氏曰：速雖拙，不費財力也；久雖巧，恐生後息也。後秦姚萇與符登相持，萇將苟曜據逆萬堡，密引符登。萇與登戰，敗於馬頭原，收眾復戰。姚碩德謂諸將曰：上慎於輕戰，每欲以計取之；今戰既失利，而更逼賊，鈐有由也。萇聞而謂碩德曰：登用兵遲緩，不識虛實；今輕兵直進，徑據吾東，又苟曜與之連結也。事久變成，其禍難測。所以速戰者，欲使苟曜豎子，謀之未就，好之未深耳。果大敗之。武后初，徐敬業舉兵於江都，稱匡復皇家。以整屋尉魏思恭為謀主，問計於思恭。對曰：明公既以太后幽繁少主，志在匡復，兵貴拙速，宜早渡淮北，親率大眾，直入東都。山東將士，知公有勤王之舉，又以死從。此則指日刻期，天下又定。敬業欲從其策，辟璋又說曰：金陵之地，王氣已見，宜早應之。兼有大江設險，足可以自固。請且攻取常、潤等州，以為王霸之業；然後率兵北上，鼓行而前，此則退有

所歸，進無不利，實良策也。敬業以為然。乃自率兵四千人，南渡以擊潤州。思恭密謂杜求仁曰：兵勢宜合不可分。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，率山東之眾，以合洛陽，又無能成事。果敗。張預曰：但能取勝，則寧拙速，而無巧久。若司馬宣王伐上庸，以一月圖一年，不計死傷，與糧競者，斯可謂欲拙速也。

夫兵久而國利者，未之有也。

李荃曰：春秋曰：兵猶火也，弗戢將自焚。賈林曰：兵久無功，諸侯生心。杜佑曰：兵者凶器，久則生變。若智伯圍趙，逾年不歸，卒為襄子所擒，身死國分。故新序傳曰：好戰窮武，未有不亡者也。梅堯臣曰：力屈貨禪，何利之有？張預曰：師老財竭，於國何利？

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，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。

李荃曰：利害相依之所生，先知其害，然後知其利也。杜牧曰：害之者勞人費財，利之者吞敵拓境。苟不顧己之息，則舟中之人，盡為敵國，安能取利於敵人哉？賈林曰：將驕卒惰，食利忘變，此害最甚也。杜佑曰：言謀國動軍行師，不先慮危亡之禍，則不足取利也。若秦伯見襲鄭之利，不顧崤函之敗；吳王矜伐齊之功，而忘姑蘇之禍也。梅堯臣曰：不再籍，不三載，利也；百姓虛，公家費，害也。苟不知害，又安知利？王哲曰：久而能勝，未免於害；速則利斯盡也。張預曰：先知老師嬖貨之害，然後能知擒敵制勝之利。

善用兵者，役不再籍，糧不三載；

曹操曰：籍，猶賦也。言初賦民，而便取勝，不復歸國發兵也。始載糧，後遂因食於敵，還兵入國，不復以糧迎之也。李荃曰：籍，書也；不再籍書，恐人勞怨生也。秦發關中之卒，是以有陳、吳之難也。軍出，度遠近績之；軍入，載糧迎之，謂之三載。越境則館穀於敵，無三載之義也。杜牧曰：審敵可攻，審我可戰，然後起兵，便能勝敵而還。鄭司農周禮註曰：役，謂發兵起役；籍，乃伍籍也。比參為伍，因內政寄軍令，以伍籍發軍起役也。陳皞曰：籍，借也；不再借民而役也。糧者，往則載焉，歸則迎之，是不三載也。不困乎兵，不竭乎國，言速而利也。梅堯臣同陳皞註。王哲同曹操註。張預曰：役，謂興兵動眾之役。故師卦註曰：任大役重，無功則凶。籍，謂調兵之符籍。故漢制有尺籍伍符。言一舉則勝，不可再籍兵役於國也。糧始出則載之，越境則掠之，歸國則近之，是不三載也。此言兵不可久暴也。

取用於國，因糧於敵，故軍食可足也。

曹操曰：兵甲戰具，取用國中，糧食因敵也。李荃曰：具我戎器，因敵之食，雖出師千里，無匱乏也。杜佑曰：兵甲戰具，取用國中，糧食因敵也。取資用於我國，因糧食於敵家也。晉師館穀於楚是也。梅堯臣曰：軍之須用取於國，軍之糧餉因於敵。何氏曰：因，謂兵出境，鈔聚掠野，至於克敵拔城，得

其儲積也。張預曰：器用取於國者，以物輕而易致也；糧食因於敵者，以粟重而難運也。夫千里續糧，則士有飢色，故因糧則食可足。

國之貧於師者遠輸，遠輸財百姓貧。

李荃曰：兵役數起，而賦斂重。杜牧曰：管子曰：粟行三百里，則國無一年之積；粟行四百里，則國無二年之積；粟行五百里，則眾有飢色。此言粟重物，輕也不可推移；推移之，則農夫耕牛，俱失南畝，故百姓不得不貧也。賈林曰：遠輸則財耗於道路，弊於轉運，百姓日貧。孟氏曰：兵車轉運千里之外，財則費於道路，人有困窮者。張預曰：以七十萬家之力，供餉十萬之師於千里之外，則百姓不得不貧。

近於師者貴賣，貴賣則百姓財竭，

曹操曰：軍行已出界，近師者貴財，皆貴賣，則百姓虛竭也。李荃曰：夫近軍鈴有貨易，百姓徇財嬖產而從之，竭也。賈林曰：師徒所聚，物皆暴貴。人責非常之利，竭財物以賣之，初雖獲利殊多，終當力疲貨竭。又云：既有非常之斂，故賣者求價無厭，百姓竭力買之，自然家國虛盡也。杜佑曰：言近軍師，市多非常之賣，當時責貴以趨末利，然後財貨嬖盡，家國虛也。梅堯臣曰：遠者供役以轉續，近者責利而貴賣，皆貧國匱民之道也。王哲曰：夫遠輸則人勞費，近市則物騰貴，是故久師則為國息也。曹公曰：軍行已出界，近於師者責財皆貴賣。哲謂將出界也。張預曰：近師之民，又責利而貴貨其物於遠來輸餉之人，則財不得不竭。

財竭則急於丘役。

張預曰：財力嬖竭，則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。或曰：丘役，謂如魯成公作丘甲也。國用急迫，乃使丘出甸賦，違常制也。丘、十六井，甸、六十四井。

力屈、財嬖，中原內虛於家。百姓之費，十去其七；

曹操曰：丘，十六井也。百姓財嬖盡而兵不解，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也。十去其七者，所破費也。李荃曰：兵久不止，男女怨曠，困於輸輓丘役，力屈財嬖，而百姓之費，十去其七。杜牧曰：司馬法曰：六尺為步，步百為畝，畝百為夫，夫三為屋，屋三為井，四井為邑，四邑為丘，四丘為甸。丘蓋十六井也。丘有戎馬一匹，牛四頭，甸有戎馬四匹，牛十六頭。丘車一乘，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。今言兵不解，則丘役益急，百姓糧盡財竭，力盡於原野，家業十耗其七也。陳皞曰：丘，聚也。聚斂賦役以應軍須，如此則財竭於人，人無不困也。王誓曰：急者，暴於常賦也。若魯成公作丘甲是也。如此則民費太半矣。要見公費差喊，故云十七。曹公曰：丘，十六井；兵不解，則運糧盡力於原野。何氏曰：國以民為本，民以食為天，居人上者，宜乎重惜。張預曰

：運糧則力屈，輸餉則財殫。原野之民，家產內虛，度其所費，十無其七也。

公家之費，破車罷馬，甲冑矢弩，戟楯蔽櫓，丘牛大車，十去其六。

一本作十去其七。曹操曰：丘牛，謂丘邑之牛#1。大車，乃長轂車也。李荃曰：丘，大也。此數器者，皆軍之所須。言遠近之費，公家之物，十損於七也。梅堯臣曰：百姓以財糧力役奉軍之費，其資十損乎七；公家以牛馬器仗奉軍之費，其資十損乎六。是以竭賦窮兵，百姓弊矣；役急民貧，國家虛矣。王哲曰：循，干也。蔽，可以屏蔽。櫓，大循也。丘牛，古所謂匹馬丘牛也。大車，牛車也。易曰：大車以載。張預曰：兵以車馬為本，故先言車馬痕蔽也。蔽櫓，循也，今謂之彭排。丘牛，大牛也。大車，又革車也。始言破車疲馬者，謂攻戰之馳車也。次言丘牛大車者，即輜重之革車也。公家車馬器械，亦十損其六。

故智將務食於敵，食敵一鍾，當吾二十鍾，蔥稈一石，當吾二十石。

曹操曰：六斛四蚪為鍾，蔥，豆楷也。稈，禾藥也。石者，一百二十斤也。轉輸之法，費二十石得一石。一云：蔥，音忌，豆也。七十斤為一石。當吾二十，言遠費也。杜牧曰：六石四蚪為一鍾。一石一百二十斤。蔥，豆楷也。稈，禾藥也。或言：蔥，稈葉也。秦攻匈奴，使天下運糧，起於黃緹瑯琊負海之郡，轉輸北河，率三十鍾而致一石。漢武建元中，通西南夷，作者數萬人。千里負擔績糧，率十餘鍾政一石。今校孫子之言，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，蓋約平地千里轉輸之法，費二十石得一石，不約道里，蓋漏闕也。黃睡，音直瑞反，又音誰，在東萊；北河即今之朔方郡。李荃曰：遠師轉一鍾之粟，費二十鍾方可達#2軍將之智也，務食於敵，以省己之費也。孟氏曰：十斛為鍾，計千里轉運，道路耗費，二十鍾可致一鍾於軍中矣。梅堯臣註同曹操。王哲曰：曹公曰：蔥，豆楷也；稈，葉也。石者，百二十斤也。轉輸之法，費二十乃得一。誓謂上文千里績糧，則轉輸之法，謂千里耳。蔥，今作箕。稈，故書為芋，當作稈。張預曰：六石四蚪為鍾，一百二十斤為石。蔥，豆楷也。稈，禾葉也。千里績糧，則費二十鍾、石，而得一鍾、石到軍所。若越險阻，則猶不啻。故秦征匈奴，率三十鍾而政一石。此言能將爰因糧於敵也。

故殺敵者，怒也；

曹操曰：威怒以致敵。李荃曰：怒者，軍威也。杜牧曰：萬人非能同心皆怒，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。田單守即墨，使燕人剽降者，掘城中人墳墓之類是也。賈林曰：人之無怒，則不肯殺。王誓曰：兵主威怒。何氏曰：燕圍齊之即墨，齊之降者盡剽，齊人皆怒，愈堅守。田單又縱反問曰：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，戮辱先人，可為寒心。燕軍盡掘瓏墓，燒死人。即墨人從城上望見，皆泣涕，其欲出戰，怒自十倍。單知士卒可用，遂破燕師。後漢班超使西域，到

鄱善，會其吏士三十六人，與共飲。酒酣，因激怒之曰：今俱在絕域，欲立大功，以求富貴。虜使到裁數日，而王禮。貌即廢；如收吾屬送匈奴，骸骨長為豺狼食矣。官屬皆曰：今在危亡之地，死生從司馬。超曰：不入虎穴，不得虎子。當今之計，獨有因夜以火攻虜，使彼不知我多少，鈴大震怖，可珍盡也。滅此虜，則功成事立矣。眾曰：善。初夜，將吏士奔盧營。會天大風，超令十人持鼓，藏虜舍後，約曰：見火燃，皆當鳴鼓大呼。餘人悉持弓弩，夾門而伏。超順風縱火，虜眾驚亂，眾悉燒死。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牧劉璋，備曰：此大事，不可倉卒。及璋使備擊張魯，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，欲以東行。璋但許兵四千，其餘皆給半。備因激怒其眾曰：吾為益州征強敵，師徒勤瘁，不遑寧居。今積帑藏之財，而怯於賞功，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，其可得乎。由是相與破璋。張預曰：激吾士卒，使上下同怒，則敵可殺。尉繚子曰：民之所以戰者，氣也。謂氣怒則人人自戰。

取敵之利者，貨也。

曹操曰：軍無財，士不來；軍無賞，士不往。李荃曰：利者，益軍實也。杜牧曰：使士見取敵之利者，貨財也。謂得敵之貨財，爰以賞之，使人皆有欲，各自為戰。後漢荊州刺史度尚，討桂州賊帥卜陽、潘鴻等，入南海，破其三屯，多獲珍寶，而鴻等黨聚猶眾，士卒驕富，莫有闕志。尚曰：卜陽、潘鴻作賊十年，皆習於攻守，當須諸郡併力可攻之，今軍恣聽射獵。兵士喜悅，大小相與從禽。尚乃密使人潛焚其營，珍積皆盡，獵者來還，莫不泣涕。尚曰：卜陽等財貨，足富數世，諸卿但不併力耳，所亡少少，何足介意。眾聞，咸憤踴願戰。尚令秣馬萍食，明晨徑赴賊屯，陽、鴻不設備，史士乘銳，遂破之。此乃是也。孟氏同杜牧註。杜佑曰：人知勝敵有厚賞之利，則冒白刃，當矢石，而樂以進戰者，皆貨財酬勳賞勞之誘也。梅堯臣曰：殺敵則激吾人以怒，取敵則利吾人以貨。王哲曰：謂設厚賞耳。若使眾責利自取，則或違節制耳。張預曰：以貨啗士，使人自為戰，則敵利可取。故曰：重賞之下，又有勇夫。皇朝太祖命將伐蜀，諭之曰：所得州邑當與我傾竭帑庫以饗士卒；國家所欲，惟土疆耳。於是將吏死戰，所至皆下，遂平蜀。

故車戰，得車十乘已上，賞其先得者，

曹操曰：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，賞賜之。不言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者賞之，而言賞得者何？言欲開示賞其所得車之卒也。陳車之法：五車為隊，僕射一人；十車為官，卒長一人；車滿十乘，將史二人。因而用之，故別言賜之，欲使將恩下及也。或曰：言使自有車十乘已上與敵戰，但取其有功者賞之，其十乘已下，雖一乘獨得，餘九乘皆賞之，所以率進勵士也。李荃曰：重賞而勸進也。杜牧曰：夫得車十乘已上者，蓋眾人用命之所致也。若徧賞之，則

力不足。與其所獲之車，公家仍自以財貨，賞其唱謀先登者，此所以勸勵士卒。故上文云，取敵之利者，貨也。言十乘者，舉其綱目也。賈林曰：勸未得者，使自勉也。梅堯臣曰：徧賞則難周，故獎一而勸百也。王哲曰：以財賞其所先得之卒。張預曰：車一乘，凡七十五人。以車與敵戰，吾士卒能獲敵車十乘已上者，吾士卒鈴不下千餘人也。以其人眾，故不能徧賞，但以厚利賞其陷陳先獲者，以勸餘眾。古人用兵，鈴使車奪車，騎奪騎，步奪步。故吳起與秦人戰，令三軍曰：若車不得車，騎不得騎，徒不得徒，雖破軍，皆無功。

而更其旌旗，

曹操曰：與吾同也。李荃曰：惡色與吾同。賈林曰：令不識也。張預曰：變敵之色，令與己同。

車雜而乘之，

曹操曰：不獨任也。李荃曰：夫降虜之旌旗，必更其色，而雜其事，車乃可用也。杜牧曰：士卒自獲敵車，任雜然自乘之，官不錄也。梅堯臣曰：車許雜乘，旗無因故。王誓曰：謂得敵車，可與我車雜用之也。張預曰：己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，不可獨任也。

卒善而養之，

張預曰：所獲之卒，鈴以恩信撫養之，俾為我用。

是謂勝敵而益強。

曹操曰：益己之強。李荃曰：後漢光武破銅馬賊於南陽，虜眾數萬，各配部曲，然人心未安。光武令各歸本營，乃輕行其間以勞之。相謂曰：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，安得不投死乎。於是漢益振。則其義也。杜牧曰：得敵卒也，因敵之資，益己之強。梅堯臣曰：獲卒則任其所長，養之以恩，爻為我用也。王哲曰：得敵卒則養之，與吾卒同？善者，謂勿侵辱之也。若厚撫初附，或失人心。何氏曰：因敵以勝敵，何往不強。張預曰：勝其敵，而獲其車與卒，既為我用，則是增己之強。光武推赤心，人人投死之類也。

故兵貴勝，不貴久。

曹操曰：久則不利。兵猶火也，不戢將自焚也。孟氏曰：貴速勝疾還也。梅堯臣曰：上所言，皆責速也。速則省財用、息民力也。何氏曰：孫子首尾言兵久之理，蓋知兵不可玩，武不可黷之深也。張預曰：久則師老財竭，易以生變，故但貴其速勝疾歸。

故知兵之將，生民之司命，國家安危之主也。

曹操曰：將賢則國安也。李荃曰：將有殺伐之權，威欲卻敵，人命所繫，國家安危，在於此矣。杜牧曰：民之性命，國之安危，皆由於將也。梅堯臣曰：此言任將之重。王哲曰：將賢則民保其生，而國家安矣；否則民被毒殺

，而國家危矣。明君任屬，可不精乎。何氏曰：民之性命，國之治亂，皆主於將；將之材難，古今所息也。張預曰：民之死生，國之安危，繫乎將之賢否。

孫子註解卷之二竟

1 『牛』 據宋本十一家注補。

2 『達』宋本遠作『遠』。

孫子註解卷之三

謀攻篇

曹操曰：欲攻敵，必先謀。李筌曰：合陳為戰，圍城曰攻，以此篇次戰之下。杜牧曰：廟堂之上，計算已定，戰爭之具，糧食之費，悉已用備，可以謀攻。故曰謀攻也。王皙曰：謀攻敵之利害，當全策以取之，不銳於伐兵攻城也。張預曰：計議已定，戰具已集，然後可以智謀攻，故次作戰。

孫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全國為上，破國次之；

曹操曰：興師深入長驅，距其城郭，絕其內外，敵舉國來服為上；以兵擊破，敗而得之，其次也。李筌曰：不貴殺也。韓信虜魏王豹，擒夏說，斬成安君，此為破國者。及用廣武君計，北首燕路，遣一介之使，奉咫尺之書，燕後風而靡，則全國也。賈林曰：全得其國，我國亦全，乃為上。杜佑曰：敵國來服為上，以擊破為次。王皙曰：若韓信舉燕是也。何氏曰：以方略氣勢，令敵人以國降，上策也。張預曰：尉繚子曰：講武料敵，使敵氣失而師散，雖形全而不為之用，此道勝也。破軍殺將，乘堙發機，會眾奪地，此力勝也。然則所謂道勝、力勝者，即全國、破國之謂也。夫吊民伐罪，全勝為上；為不得已而至於破，則其次也。

全軍為上，破軍次之；

曹操、杜牧曰：司馬法曰：一萬五千五百人為軍。何氏曰：降其城邑，不破我軍也。

全旅為上，破旅次之；

曹操曰：五百人為旅。

全卒為上，破卒次之；

曹操曰：一校已上，至一百人也。李筌曰：百人已上為卒。杜佑曰：一校下至百人也。

全伍為上，破伍次之。

曹操曰：百人已下至五人。李筌曰：百人已下為伍。杜牧曰：五人為伍。梅堯臣曰：謀之大者全得之。王皙曰：國軍卒伍，不問小大，全之則威德為優，破之則威德為劣。何氏曰：自軍至伍，皆次序上下言之。此意以策略取之為妙，不惟一軍，至於一伍，不可不全。張預曰：周制，萬二千五百人為軍，五

百人為旅，百人為卒，五人為伍。自軍至伍，皆以不戰而勝之為上。

是故百戰百勝，非善之善者也；

曹操曰：未戰而戰自屈，勝善也。李筌曰：以計勝敵也。陳皞曰：戰必殺人故也。賈林曰：兵威遠振，全來降伏，斯為上也；詭詐為謀，摧破敵眾，殘人傷物，然後得之，又其次之。杜佑曰：未戰而敵自屈服。梅堯臣曰：惡乎殺傷殘害也。張預曰：戰而後能勝，必多殺傷，故云非善。

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

曹操曰：未戰而敵自屈服。杜牧曰：以計勝敵。陳皞曰：韓信用李左車之計，馳咫尺之書，不戰而下燕城也。孟氏曰：重廟勝也。王皙曰：兵貴伐謀，不務戰也。何氏曰：後漢王霸討周建、蘇茂，既戰歸營，賊復聚挑戰，霸堅臥不出。方饗士作倡樂，茂雨射營中，中霸前酒樽，霸安坐不動。軍吏曰：茂已破，今易擊。霸曰：不然。茂客兵遠來，糧食不足，故挑戰以徼一時之勝。今閉營休士，所謂不戰而屈人兵，善之善也。茂乃引退。張預曰：明賞罰，信號令，完器械，練士卒，暴其所長，使敵從風而靡，則為大善。若吳王黃池之會，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。

故上兵伐謀，

曹操曰：敵始有謀，伐之易也。李筌曰：伐其始謀也。後漢寇恂圍高峻，峻遣謀臣皇甫文謁恂，詞禮不屈。恂斬之，報峻曰：軍師無禮，已斬之。欲降，急降；不欲，固守。峻即日開壁而降。諸將曰：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，何也？恂曰：皇甫文，峻之心腹，其取謀者。留之則文得其計，殺之則峻亡其膽，所謂上兵伐謀。諸將曰：非所知也。杜牧曰：晉平公欲攻齊，使范昭往觀之，景公觴之。酒酣，范昭請君之樽酌。公曰：寡人之樽進客。范昭已飲，晏子徹樽更為酌。范昭佯醉，不悅而起舞，謂太師曰：能為我奏成周之樂乎？吾為舞之。太師曰：瞑臣不習。范昭趨出。景公曰：晉，大國也，來觀吾政。今子怒大國之使者，將奈何？晏子曰：觀范昭非陋於禮者；且欲慙於國，臣故不從也。太師曰：夫成周之樂，天子之樂也，惟人主舞之；今范昭人臣，而欲舞天子樂，臣故不為也。范昭歸報晉平公曰：齊未可伐。臣欲辱其君，晏子知之；臣欲犯其禮，太師識之。仲尼曰：不越樽俎之間，而折衝千里之外，晏子之謂也。春秋時，秦伐晉，晉將趙盾禦之。上軍佐與駢曰：秦不能久，請深壘固軍以待之。秦人欲戰，秦伯謂士會曰：若何而戰？對曰：趙氏新出其屬曰與駢，必實為此謀，將以老我師也。趙有側室日穿，晉君之壻也，有寵而弱，不在軍事，好勇而狂，且惡與駢之佐上軍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。秦軍掩晉上軍，趙穿追之不及，返，怒曰：裹糧坐甲，固敵是求，敵至不擊，將何俟焉。軍史曰：將有待也。穿曰：我不知謀，將獨出。乃以其屬出。趙盾曰：秦獲穿也，獲

一卿矣；秦以勝歸，我何以報？乃皆出戰，交綏而退。夫晏子之對，是敵人將謀伐我，我先伐其謀，故敵人不得而伐我。士會之對，是我將謀伐敵，敵人有謀拒我，乃伐其謀，敵人不得與我戰。斯二者，皆伐謀也。故敵欲謀我，伐其未形之謀；我若伐敵，敗其已成之計，固非止於一也。孟氏曰：九攻九拒，是其謀也。杜佑曰：敵方設謀，欲舉眾師，伐而抑之，是其上。故太公云，善除患者，理於未生；善勝敵者，勝於無形也。梅堯臣曰：以智勝。王皙曰：以智謀屈人最為上。何氏曰：敵始謀攻我，我先攻之，易也。揣知敵人謀之趣向，因而加兵，攻其彼心之發也。張預曰：敵始發謀，我從而攻之，彼必喪計而屈服，若晏子之沮范昭是也。或曰：伐謀者，用謀以伐人也，言以奇策祕筭，取勝於不戰，兵之上也。

其次伐交，

曹操曰：交，將合也。李筌曰：伐其始交也。蘇秦約六國不事秦，而秦閉關十五年，不敢窺山東也。杜牧曰：非止將合而已，合之者皆可伐也。張儀願獻秦地六百里於楚懷王，請絕齊交，隨何於鯨布坐上殺楚使者，以絕項羽。曹公與韓遂交馬語，以疑馬超。高洋以蕭深明請和於梁，以疑侯景，終陷臺城。此皆伐交。權道變化，非一途也。陳皞曰：或云敵已興師交合，伐而勝之，是其次也。若晉文公敵宋，携離曹、衛也。孟氏曰：交合強國，敵不敢謀。梅堯臣曰：以威勝。王皙曰：謂未能全屈敵謀，當且間其交，使之解散。彼交則事鉅敵堅，彼不交則事小敵脆也。何氏曰：杜稱已上四事，乃親而離之之義也。伐交者，兵欲交合，設疑兵以懼之，使進退不得，因來屈服。旁鄰既為我援，敵不得不孤弱也。張預曰：兵將交戰，將合則伐之。傳曰：先人有奪人之心。謂兩軍將合，則先薄之，孫叔敖之敗晉師，廚人濮之破華氏是也。或曰：伐交者，用交以伐人也。言欲舉兵伐敵，先結鄰國為犄角之勢，則我疆而敵弱。

其次伐兵，

曹操曰：兵形已成也。李筌曰：臨敵對陳，兵之下也。賈林曰：善於攻取，舉無遺策，又其次也。故太公曰：爭勝於白刃之前者，非良將也。梅堯臣曰：以戰勝。王皙曰：戰者危事。張預曰：不能敗其始謀，破其將合，則犀利兵器以勝之。兵者，器械之總名也。太公曰：必勝之道，器械為寶。

其下攻城；

曹操曰：敵國已收其外糧城守，攻之為下攻也。李筌曰：夫王師出境，敵則開壁送款，舉櫬轅門，百姓怡悅，攻之上也。若頓兵堅城之下，師老卒惰，攻守勢殊，客主力倍，以此攻之為下也。杜佑曰：言攻城屠邑，攻之下者，所害者多。梅堯臣曰：費財役為最下。王皙曰：士卒殺傷，城或未克。張預曰：夫攻城屠邑，不惟老師費財，兼亦所害者多，是為攻之下也。

攻城之法，為不得已。

張預曰：攻城則力屈；所以必攻者，蓋不獲已耳。

修櫓輶輻，具器械，三月而後成，距闔又三月而後已；

曹操曰：修，治也。櫓，大楯也。輶輻者，輶狀也；輶狀其下四輪，從中推之至城下也。具，備也。器械者，機關攻守之總名，飛樓、雲梯之屬。距闔者，踴土積高而前，以附其城也。李筌曰：櫓，楯也，以蒙首而趨城下。輶輻者，四輪車也，其下藏兵數十人，填隍推之，直就其城，木石所不能壞也。器械，飛樓、雲梯、板屋、木幔之類也。距闔者，土木山乘城也。東魏高歡之圍晉州，侯景之攻臺城，則其器也。役約三月，恐兵久而人疲也。杜牧曰：櫓，即今之所謂彭排。輶輻，四輪車，排大木為之，上蒙以生牛皮，下可容十人，往來運土填塹，木石所不能傷，今俗所謂木驢是也。距闔者，積土為之，即今之所謂壘道也。三月者，一時也。言修治器械，更其距闔，皆須經時精好成就，恐傷人之甚也。管子曰：不能政器者困。言無以應敵也。太公曰：必勝之道，器械為寶。漢書志曰：兵之伎巧，一十有三家，習手足，便器械機關，以立攻守之勝者。夫攻城者有撞車、刻鈎車、飛梯、蝦蟇木、解合車、狐鹿車、影車、高障車、馬頭車、獨行車、運土豚魚車。陳皞曰：杜稱櫓為彭排，非也。若是彭排，即當用此櫓字；曹云大楯，庶或近之。蓋言候器械全具須三月，距闔又三月，已計六一月；將若不待此而生忿速，必多殺士卒。故下云，將不勝其忿，而蟻附之，災也。杜佑曰：輶輻，上汾下溫。距闔者，踴土積高而前，以附於城也。積土為山曰堙，以距敵城，觀其虛實。春秋傳曰：楚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也。梅堯臣曰：威智不足以屈人，不獲已而攻城也，治攻具須經時也。曹公曰：櫓大楯也。輶輻者，輶牀也，其下四輪，從中推至城下也。器械，機關攻守之總名，蜚梯之屬也。謂櫓為大楯，非也。兵之具甚眾，何獨言修大楯耶？今城上守禦樓曰櫓；櫓是輶狀上革屋，以蔽矢石者歟？張預曰：脩櫓，大楯也。傳曰：晉侯登巢車以望楚軍。註云：巢車，車上為櫓。又晉師圍偃陽，魯人建大車之輪，蒙之以甲以為櫓，左執之，右拔戟，以成一隊。註云：櫓，大楯也。以此觀之，修櫓為大楯明矣。輶輻，四輪車，其下可覆數十人，運土以實隍者。器械，攻城總名也。三月者，約經時成也。或曰：孫子戒心忿而亟攻之，故權言以三月成器械，三月起距堙，其實不必三月也。城尚不能下，則又積土與城齊，使士卒上之，或觀其虛實，或毀其樓櫓，欲必取也。土山曰堙，楚子反乘堙而闚宋城是也。器械言成者，取其久而成就也。距堙言已者，以其經時而畢上也。皆不得已之謂。

將不勝其忿，而蟻附之，殺士三分之一，而城不拔者，此攻之災也。

曹操曰：將忿不待攻城器，而使士卒緣城而上，如蟻之緣牆，殺傷士卒也

。李筌曰：將怒而不待攻城，而使士卒肉薄登城，如蟻之所附牆，為木石所殺之者，三有一焉，而城不拔者，此攻城災也。杜牧曰：此言為敵所辱，不勝忿怒也。後魏太武帝率十萬眾，寇宋臧質于盱眙。太武帝始就質求酒，質封波便與之；太武大怒，遂攻城。乃命肉薄登城，分番相代，墜而復昇，莫有退者，屍與城平。復殺其高梁王。如此三旬，死者過半。太武聞彭城斷其歸路，見疾病甚眾，乃解退。傳曰：一女乘城，可敵十夫。以此校之，尚恐不啻。賈林曰：但使人心外附，士卒內離，城乃自拔。杜佑曰：守過二時，敵人不服，將不勝心之忿，多使士卒蟻附其城，殺傷我士民三分之一也。言攻趣不拔，還為己害。故韓非曰：夫一戰不勝，則過暨矣。何氏曰：將心忿急，使士卒如蟻緣而登，死者過半，城且不下，斯害也已。張預曰：攻逾二時，敵猶不服，將心忿躁，不能持久，使戰士蟻緣而登城，則其士卒為敵人所殺三中之一，而堅城終不可拔，茲攻城之害也已。或曰：將心忿速，不俟六月之久，而亟攻之，則其害如此。

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，而非戰也；

李筌曰：以計屈敵，非戰之屈者。晉將郭淮圍麴城，蜀將姜維來救。淮趨牛頭山，斷維糧道及歸路，維大震，不戰而遁，麴城遂降。則不戰而屈之義也。杜牧曰：周亞夫敵七國，引兵東北壁昌邑，以梁委吳，使輕兵絕吳餉道。吳梁相弊而食竭，吳遁去，因追擊，大破之。蜀將姜維使將勾安李韶守麴城，魏將陳泰圍之；姜維來救，出自牛頭山，與泰相對。泰曰：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，今絕牛頭，維無返道，則我之擒也。諸軍各守勿戰，絕其還路。維懼，遁走，安等遂降。梅堯臣曰：戰則傷人。王皙曰：若李左車說成安君，請以奇兵三萬人，扼韓信於井陘之策是也。何氏曰：言伐謀伐交，不至於戰。故司馬法曰：上謀不鬪。其旨見矣。張預曰：前所陳者，庸將之為耳。善用兵者則不然；或破其計，或敗其交，或絕其糧，或斷其路，則不可戰而服之。若田穰直明法令，拊士卒，燕晉聞之，不戰而遁亦是也。

拔人之城，而非攻也；

李筌曰：以計取之。後漢鄴侯臧宮圍妖賊於原武，連月不拔，士卒疾癘。東海王謂宮曰：今擁兵圍必死之虜，非計也。宜撒圍開其生路而示之，彼必逃散，一亭長足擒也。從之而拔原武。魏攻壺關，亦其義也。杜牧曰：司馬文王圍諸葛誕於壽春，議者多欲急攻之。文王以誕城固眾多，攻之力屈，若有外救，表裏受敵，此至危之道也；吾當以全策縻之，可坐制也。誕二年五月反，三年二月破滅，六軍按甲，深溝高壘，而誕自困。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，恪圍之，諸將勸恪急攻之。恪曰：軍勢有緩而克敵，有急而取之。若彼我勢既均，外有強援，力足制之，當羈縻守之，以待其斃。乃築室反耕

，嚴固圍壘，終克廣固，曾不血刃也。孟氏曰：言以威刑服敵，不攻而取，若鄭伯肉袒以迎楚莊王之類。梅堯臣曰：攻則傷財。王皙曰：若唐太宗降薛仁果是也。張預曰：或攻其所必救，使敵棄城而來援，則設伏取之。若耿弇攻臨淄而克西安，脇巨里而斬費邑是也。或外絕其強援以久持之，坐俟其斃，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服宋是也。茲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。

毀人之國，而非久也。

曹操曰：毀滅人國，不久露師也。李筌曰：以術毀人國，不久而斃。隋文問僕射高穎伐陳之策，穎曰：江外田收，與中國不同。伺彼農時，我正暇豫，徵兵掩襲，彼釋農守禦，候其聚兵，我便解退。再三若此，彼農事痕矣。又南方地卑，舍悉茅竹，倉庫儲積，悉依其間，密使行人因風縱火，俟其營立更為之。行其謀，陳始病也。杜牧曰：因敵有可乘之勢，不失其機，如摧枯朽。沛公入關，晉降孫皓，隋取陳氏，皆不久之。賈林曰：兵不可久，久則生變。但毀滅其國，不傷殘於人；若武王伐殷，殷人稱為父母。杜佑曰：若誅理暴逆，毀滅敵國，不暴師眾也。梅堯臣曰：久則生變。王皙同梅堯臣註。何氏曰：善攻者不以兵攻，以計困之，令其自拔，令其自毀，非勞久守而取之也。張預曰：以順討逆，以智伐愚，師不久暴，而敵國滅，何假六月之稽乎。

必以全爭於天下，故兵不頓，而利可全，此謀攻之法也。

曹操曰：不與敵戰，而必完全得之，立勝於天下，不頓兵血刃也。李筌曰：以全勝之計爭天下，是以不頓收利也。梅堯臣曰：全爭者，兵不戰，城不攻，毀不久，皆以謀而屈敵，是曰謀攻。故不鈍兵利自完。張預曰：不戰則士不傷，不攻則力不屈，不久則財不費。以完全立勝於天下，故無頓兵血刃之害，而有國富兵強之利，斯良將計攻之術也。

故用兵之法，十則圍之，

曹操曰：以十敵一，則圍之，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。若主弱客強，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。杜牧曰：圍者，謂四面壘合，使敵不得逃逸。凡圍四合，必須去敵城稍遠，占地既廣，守備須嚴，若非兵多，則有闕漏，故用兵有十倍也。呂布敗是上下相疑，侯成執陳宮委布降，所以能擒，非曹公兵力而能取之。若上下相疑，政令不一，設使不圍。自當潰叛，何況圍之，固須破滅。孫子所言十則圍之，是將勇智等而兵利鈍均，不言敵人自有離叛。曹公稱倍兵降布，蓋非圍之力窮也，此不可以訓也。李筌曰：愚智勇怯等，十倍於敵則圍之，攻守殊勢也。杜佑曰：以十敵一則圍之，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。若主弱客勁，不用十也；曹公操所以倍兵圍下邳，生擒呂布。若敵壘固守，依附險阻，彼一我十，乃可圍也。敵雖盛，所據不便，未必十倍，然後圍之。梅堯臣曰：彼一我十，可以圍。何氏曰：圍者，四面合兵以圍城。而校量彼

我兵勢，將才愚智勇怯等，而我十倍勝於敵人，是以十對一，可以圍之，無令越逸也。張預曰：吾之眾十倍於敵，則四面圍合以取之，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。若主弱客強，不必十倍，然後圍之。尉繚子曰：守法：一而當十，十而當百，百而當千，千而當萬，言守者十人，而當圍者百人，與此法同。

五則攻之，

曹操曰：以五敵一，則三術為正，一術為奇。李筌曰：五則攻之，攻守勢殊也。杜牧曰：術猶道也。言以五敵一，則當取己三分為三道，以攻敵之一面；留己之二，俟其無備之處，出奇而乘之。西魏末，梁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伐，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，仲和嬰城固守。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，信親帥將士襲其西南，遂克之也。陳皞曰：兵說五倍於敵，自是我有餘力，彼之勢分也，豈止分為三道以攻敵？此獨說攻城。故下文云：小敵之堅，大敵之擒也。杜佑曰：若敵并兵自守，不與我戰，彼一我五，乃可攻戰也。或無敵人內外之應，未必五倍然後攻。梅堯臣同杜佑註。王皙曰：謂十圍而取五，則攻者皆勢力有餘，不待其虛懈也。此以下亦謂智勇利鈍均耳。何氏曰：愚智勇恃等，量我五倍多於敵人，可以三分攻城，二分出奇以取勝。張預曰：吾之眾五倍於敵，則當驚前掩後，聲東擊西；無五倍之眾，則不能為此計。首公謂三術為正，二術為奇，不其然乎？若敵無外援，我有內應，則不須五倍，然後攻之。

倍則分之，

曹操曰：以二敵一，則一術為正，一術為奇；李筌曰：夫兵者倍於敵，則分半為奇；我眾彼寡，動而難制。符堅至淝水，不分而敗；王僧辯至張公洲，分而勝也。杜牧曰：此言非也。此言以二敵一，則當取己之一，或趣敵之要害，或攻敵之必救，使敵一分之中，復須分減相救，因以一分而擊之。夫戰法非論眾寡，每陳皆有奇正，非待人眾，然後能設奇。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，尚不聚之，猶設奇正，循環相救，況於其他哉？陳皞曰：直言我倍於敵，分兵趨其所必救，即我倍中更倍，以擊敵之中分也。杜雖得之，未盡其說也。杜佑曰：己二敵一，則一術為正，一術為奇。彼一我二，不足為變，故疑兵分離其軍也。故太公曰：不能分移，不可以語奇。梅堯臣曰：彼一我二，可分其勢。王皙曰：謂分者，分為二軍，使其腹背受敵，則我得一倍之利也。何氏曰：兵倍於敵，則分半為奇；我眾彼寡，足可分兵。主客力均，善戰者勝也。張預曰：吾之眾一倍於敵，則當分為二部：一以當其前，一以衝其後；彼應前則後擊之，應後則前擊之，茲所謂一術為正，一術為奇也。杜氏不曉兵分則為奇，聚則為正，而遽非曹公，何誤也。

敵則能戰之，

曹操曰：己與敵人眾等，善者猶當設伏奇以勝之。李筌曰：主客力敵，惟

善者戰。杜牧曰：此說非也。凡己與敵人兵眾多少、智勇利鈍一旦相敵，則可以戰。夫伏兵之設，或在敵前，或在敵後，或因深林叢薄，或因暮夜昏晦，或因隘阨山阪，擊敵不備，自名伏兵，非奇兵也。陳皞曰：料己與敵人眾寡相等，先為奇兵可勝之計，則戰之。故下文云：禹不若則能避之。杜說奇伏，得之也。梅堯臣曰：勢力均則戰。王皙曰：謂能者能感士卒心，得其死戰耳。若設奇伏以取勝，是謂智優，不在兵敵也。何氏曰：敵，言等敵也。唯能者可以戰勝耳。張預曰：彼我相敵，則以正為奇，以奇為正，變化紛紜，使敵莫測；以與之戰，茲所謂設奇伏以勝之也。杜氏不曉凡置陳皆有揚奇備伏，而云伏兵當在山林，非也。

少則能逃之，

曹操曰：高壁堅壘，勿與戰也。李筌曰：量力不如，則堅壁不出挫其鋒，待其氣懈，而出奇擊之。齊將田單守即墨，燒牛尾即殺騎劫，則其義也。杜牧曰：兵不敵，且避其鋒，尚俟隙，便奮決求勝。言能者，謂能忍忿受恥，敵人求挑不出也，不似曹咎汜水之戰也。陳皞曰：此說非也。但敵人兵倍於我，則宜避之，以驕其志，用為後圖，非謂忍忿受恥。太宗辱宋老生以虜其眾，豈是兵力不等也？賈林曰：彼眾我寡，逃匿兵形，不令敵知，當設奇伏以待之，設詐以疑之，亦取勝之道。又一云：逃匿兵形，敵不知所備，懼其變詐，全軍亦逃。杜佑曰：高壁堅壘，勿與戰也。彼之眾，我之寡，不可敵，則當自逃守匿其形。梅堯臣曰：彼眾我寡，去而勿戰。王皙曰：逃，伏也。謂能倚固逃伏以自守也。傳曰：師逃于夫人之宮。或兵少而有以勝者，蓋將優卒強耳。何氏曰：兵少固壁，觀變潛形，見可則進。張預曰：彼眾我寡，宜逃去之勿與戰，是亦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。若我治彼亂，我奮彼怠，則敵雖眾，亦可以合戰。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眾；謝玄以八千卒敗苻堅一百萬，豈須逃之乎？

不若則能避之。

曹操曰：引兵避之也。杜牧曰：言不若者，勢力交援俱不如也；則項速去之，不可遷延也。如敵人守我要害，發我津梁，合圍於我，則欲去不復得也。杜佑曰：引兵備之，強弱不敵，勢不相若，則引軍避，待利而動。梅堯臣曰：勢力不如，則引而避。王皙曰：將與兵俱不若，遇敵攻必敗也。張預曰：兵力謀勇皆劣於敵，則當引而避之，以伺其隙。

故小敵之堅，大敵之擒也。

曹操曰：小不能當大也。李筌曰：小敵不量力而堅戰者，必為大敵所擒也。漢都尉李陵以步卒五千之眾，對十萬之軍，而見歿匈奴也。杜牧曰：言堅者，將性堅忍，不能逃，不能避，故為大者之所擒也。孟氏曰：小不能當大也。

言小國不量其力，敢與大邦為讎，雖權時堅城固守，然後必見擒獲。春秋傳曰：既不能強，又不能弱，所以敗也。梅堯臣曰：不逃不避，雖堅亦擒。王皙註同梅堯臣。何氏曰：如右將軍蘇建、前將軍趙信將兵三千餘人，與大將軍衛青分行，獨逢單于兵數萬。力戰一日，漢兵且盡。前將軍信胡人，降為翕侯，匈奴誘之，遂將其餘騎可八百，餘奔降單于。右將軍蘇建遂盡亡其軍，獨以身得亡自歸。大將軍問其正閔、長史安、議郎周霸等，建為云何？霸曰：自大將軍出，未嘗斬一裨將。今建棄軍，可斬以明威重。閔、安曰：不然。兵法：小敵之堅，大敵之擒也。今建獨以數千當單于數萬，力戰一日，餘士盡不敢有二心，自歸而斬之，是示後人無歸意也。張預曰：小敵不度強弱而堅戰，必為大敵之所擒，息侯屈於鄭伯，李陵降於匈奴是也。孟子曰：小固不可以敵大，弱固不可以敵強，寡固不可以敵眾。

夫將者，國之輔也，輔周則國必強，

曹操曰：將周密，謀不泄也。李筌曰：輔，猶助也。將才足，則兵必強。杜牧曰：才周也。賈林曰：國之強弱，必在於將。將輔於君而才周，其國則強；不輔於君，內懷其貳，則弱。擇人授任，不可不慎。何氏曰：周，謂才智具也。得才智周備之將，國乃安強也。

輔隙則國必弱。

曹操曰：形見於外也。李筌曰：隙，缺也。將才不備，兵必弱。杜牧曰：才不周也。梅堯臣曰：得賢則周備，失士則隙缺。王皙曰：周，謂將賢則忠才兼備；隙，謂有所缺也。何氏曰：言其才不可不周，用事不可不周知也。故將在軍，必先知五事、六行、五權之用，與夫九變、四機之說，然後可以內御士眾，外料戰形；苟昧於茲，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。張預曰：將謀周密，則敵不能窺，故其國強；微缺，則乘釁而入，故其國弱。太公曰：得士者昌，失士者亡。

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：

梅堯臣曰：患君之所不知。孟氏曰：已下語是。張預曰：下三事也。

不知軍之不可以進，而謂之進；不知軍之不可以退，而謂之退；是謂縻軍。

。

曹操曰：縻御也。李筌曰：縻，絆也。不知進退者，軍必敗；如絆驥無馳騁也。楚將龍且逐韓信而敗，是不知其進；秦將符融揮軍少卻而敗，是不知其退。杜牧曰：猶駕御縻絆，使不自由也。君，國君也。患於軍者，為軍之患害也。夫授鉞凶門推轂，闔外之事，將軍裁之。如趙充國欲為屯田，漢宣必令次戰，孫皓臨滅，賈充尚請班師。此不知進退之謂也。賈林曰：軍之進退，將可臨時制變；君命內御，患莫大焉。故太公曰：國不可以從外治，軍不可以從中

御。杜佑曰：縻，御也，靡為反。君不知軍之形勢，而欲從中御也。梅堯臣曰：君不知進退之宜，而專進退，是縻繫其軍，六韜所謂軍不可以從中御。王皙曰：縻，繫也。去此患則當託以不御之故必忠才兼備之臣為之將也。張預曰：軍未可以進而必使之進軍未可以退而又使之退，是謂縻絆其軍也。故曰：進退由內御，則功難成。

不知三軍之事，而同三軍之政者，則軍士惑矣。

曹操曰：軍容不入國，國容不入軍，禮不可以治兵也。李筌曰：任將不以其人也。燕將慕容評出軍，所在因山泉賣樵水，貪鄙積貨，為三軍帥，不知其政也。杜牧曰：蓋謂禮度法令，自有軍法從事，若使同於尋常治國之道，則軍士生惑矣。至如周亞夫見天子不拜，漢文知其勇不可犯；魏尚守雲中，上首級，為有司所劾，馮唐所以發憤也。杜佑曰：夫治國尚禮義，兵貴於權詐，形勢各異，教化不同；而君不知其變，軍國一政，以用治民，則軍士疑惑，不知所措。故兵經曰：在國以信，在軍以詐也。陳皞曰：言不知三軍之事，違眾沮議。左傳稱晉彘季不從軍師之謀，而以偏師先進，終為楚之所敗也。梅堯臣曰：不知治軍之務，而參其政，則眾惑亂也。曹公引司馬法曰：軍容不入國，國容不入軍是也。何氏曰：軍國異容，所治各殊；欲以治國之法以治軍旅，則車旅惑亂。張預曰：仁義可以治國，而不可以治軍，權變可以治軍，而不可以治國，理然也。虢公不修慈愛，而為晉所滅；晉侯不守四德，而為秦所克。是不峽仁義治國也。齊侯不射君子，而敗於晉，宋公不擒二毛，而斃於楚。是不以權變治軍也。故當仁義而用權譎，則國必危，晉虢是也。當變詐而尚禮義，則兵必敗，齊宋是也。然則治國之道，固不可以治軍也。

不知三軍之權，而同三軍之任，則軍士疑矣。

曹操曰：不得其人意也。杜牧曰：謂將無權智，不能銓度軍士，各任所長，而雷同使之，不盡其材，則三軍生疑矣。黃石公曰：善任人者，使智、使勇、使貪、使愚；智者樂立其功，勇者好行其志，貪者邀趨其利，愚者不顧其死。陳皞曰：將在軍，權不專制，任不自由，三軍之士自然疑也。杜佑曰：不得其人也。君之任將，當精擇焉；將若不知權變，不可付以勢位。苟授非其人，則舉措失所，軍覆敗也。若趙不用廣武君而用成安君。梅堯臣曰：不知權謀之道，而參其任用，其眾疑貳也。王皙曰：政也，權也，使不知者同之，則動有違異，必相牽制也；是則軍眾疑惑矣。裴度所以奏去監軍平蔡州也。此皆由君上不能專任賢將，則使同之，故通謂之三患。何氏曰：不知用兵權謀之人，用之為將，則軍不治而士疑。張預曰：軍史中有不知兵家權謀之人，而使同居將帥之任，則政令不一，而軍疑矣。若邲之戰，中軍帥荀林父欲還，裨將先穀不從，為楚所敗是也。近世以中官監軍，其患正如此。高崇文伐蜀，因罷之

，遂能成功。

三軍既惑且疑，則諸侯之難至矣，是謂亂軍引勝。

曹操曰：引，奪也。李筌曰：引，奪也。兵，權道也，不可謬而使處。趙上卿藺相如言：趙括徒能讀其父書，然未知合變；王今以名使括，如膠柱鼓瑟。此則不知三軍之權，而同三軍之任。趙王不從，果有長平之敗，諸侯之難至也。杜牧曰：言我軍疑惑，自致擾亂，如引敵人使勝我也。孟氏曰：三軍之眾，疑其所任，惑其所為，則鄰國諸侯，因其乖錯，作難而至也。太公曰：疑志不可以應敵。梅堯臣曰：君徒知制其將，不能用其人，而乃同其政任，俾眾疑惑，故諸侯之難作。是自亂其軍，自去其勝。王皙曰：引諸侯勝己也。何氏曰：士疑惑而無畏則亂，故敵國得以乘我隙釁而至矣。張預曰：軍士疑惑，未肯用命，則諸侯之兵乘隙而至。是自潰其軍，自奪其勝也。

故知勝有五：

李筌曰：謂下五事也。張預曰：下五事也。

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；

李筌曰：料人事逆順，然後以太一遁甲筭三門遇奇五將無關格，迫脅主客之計者，必勝也。杜牧曰：下文所謂知彼知己是也。孟氏曰：能料知敵情，審其虛實者勝也。梅堯臣曰：知可不可之宜。王皙曰：可則進，否則止，保勝之道也。何氏曰：審己與敵。張預曰：可戰則進攻，不可戰，則退守；能審攻守之宜，則無不勝。

識眾寡之用者勝；

李筌曰：量力也。杜牧曰：先知敵之眾寡，然後起兵以應之。如王翦伐荊，曰非六十萬不可是也。杜佑曰：言兵之形，有眾而不可擊寡，或可以弱制強，而能變之者勝也。故春秋傳曰：師克在和不在眾是也。梅堯臣曰：量力而動。王皙曰：謂我對敵兵之眾寡，圍攻分戰是也。張預曰：用兵之法，有以少而勝眾者，有以多而勝寡者，在乎度其所用，而不失其宜則善。如吳子所謂用眾者務易，用少者務隘是也。

上下同欲者勝；

曹操曰：君臣同欲。李筌曰：觀士卒心，上下同欲，如報私仇者勝。陳皞曰：言上下共同其利欲，則三軍無怨，敵可勝也。傳曰：以欲從人，則可以人從欲，鮮濟也。杜佑曰：言君臣和同，勇而戰者勝。故孟子曰：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梅堯臣曰：心齊一也。王皙曰：上下一心。若先穀剛復以取敗，呂布違異以致亡，皆上下不同欲之所致。何氏曰：書云：受有億兆夷人，離心離德；予有亂臣十人，同心同德。商滅而周興。張預曰：百將一心，三軍同力，人人欲戰，則所向無前矣。

以虞待不虞者勝；

李筌杜牧曰：有備預也。孟氏曰：虞，度也。左傳曰：不備不虞，不可以師。待敵之可勝也。陳皞曰：謂先為不可勝之師，待敵之可勝也。杜佑曰：虞，度也。以我有法度之師，擊彼無法度之兵。梅堯臣曰：慎備非常。王皙曰：以我之虞，待敵之不虞也。何氏曰：春秋時，城濮之役，晉無楚備，以敗於邲。邲之役，楚無晉備，以敗於鄢。自邲已來，晉不失備，而加之以禮，重之以睦，是以楚弗能加晉。又周末，荊人伐陳，吳救之。軍行三十里，雨十日夜，不見星。左史倚相謂大將子期曰：雨十日夜，甲輯兵聚，吳人必至，不如備之。乃為陳，而吳人至，見荊有備而反。左史曰：其反覆六十里，其君子外，小人為食；我行三十里，擊之必克。從之，遂破吳軍。魏大將軍南征吳，到積湖。魏將滿寵帥諸軍在前，與敵隔水相對。寵令諸將曰：今夕風甚猛，賊必來燒營，宜豫為之備。諸軍皆警。夜半，賊果遣十部來燒營；寵掩擊破之。又春秋衛人以燕師伐鄭，鄭祭足、原繁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，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。燕人畏鄭三軍，而不虞制人；六月，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。君子曰：不備不虞，不可以師。又楚子重自陳伐莒，圍渠丘。渠丘城惡，眾潰奔莒，楚入渠丘。莒人囚楚公子平。楚人曰：勿殺，吾歸而俘。莒人殺之。楚師圍莒，莒城亦惡。庚申，莒潰，楚遂入鄆。莒無備故也。君子曰：恃陋而不備，罪之大者也；備豫不虞，善之大者也。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，浹辰之間，而楚克其三都，無備也夫。張預曰：常為不可勝以待敵。故吳起曰：出門如見敵。士季曰：有備不敗。

將能而君不御者勝。

曹操曰：司馬法曰，進退惟時，無曰寡人也。李筌曰：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者勝，真將軍也。吳伐楚，吳公子光弟夫槩王至，請擊楚子常，不許。夫槩曰：所謂見義而行，不待命也。今日我死，楚可入也。以其屬五千，先擊子常，敗之。審此，則將能而君不能御也。晉宣帝拒諸葛於五丈原，天子使辛毗仗節軍門曰：敢問戰者斬。亮聞笑曰：苟能制吾，豈千里請戰。假言天子不許，示武於眾，此是不能之將。杜牧曰：尉繚子曰：夫將者，上不制乎天，下不制乎地，中不制乎人。故兵者，凶器也；將者，死官也。杜佑曰：將既精能，曉練兵勢，君能專任，事不從中御。故王子曰，指授在君，決戰在將也。梅堯臣曰：自閫以外，將軍制之。王皙曰：君御能將者，不能絕疑忌耳。若賢明之主，必能知人，固當委任以責成效，推轂授鉞，是其義也。攻戰之事，一以專之，不從中御，所以一威，且盡其才也。況臨敵乘機，間不容髮，安可遙制之乎？何氏曰：古者遣將於太廟，親操鉞，持其首，授其柄，曰：從是以上至天者，將軍制之。乃復操柄，授與刃，曰：從是以下至淵者，將軍制之。故李

牧之為趙將，居邊，軍市之租，皆自用饗士，賞賜決於外，不從中御也。周亞夫之軍細柳，軍中唯聞將軍之命，不聞天子之詔也。蓋用兵之法，一步百變，見可則進，知難而退。而曰：有王命焉，是白大人以救火也，未及反命，而煨燼久矣。曰：有監軍焉，是作舍道邊也，謀無適從，而終不可成矣。故御能將而責平猾虜者，如絆韓盧而求獲校兔者，又何異焉。張預曰：將有智勇之能，則當任以責成功，不可從中御也。故曰：闔外之事，將軍裁之。

此五者，知勝之道也。

曹操曰：此上五事也。

故曰：知彼知己者，百戰不殆；

李筌曰：量力而拒敵，有何危殆乎？杜牧曰：以我之政，料敵之政；以我之將，料敵之將；以我之眾，料敵之眾；以我之食，料敵之食；以我之地，料敵之地。校量已定，優劣短長，皆先見之，然後兵起，故有百戰百勝也。孟氏曰：審知彼己強弱利害之勢，雖百戰，實無危殆乎。梅堯臣曰：彼己五者盡知之，故無敗。王皙曰：殆，危也。謂校盡彼我之情，知勝而後戰，則百戰不危。張預曰：知彼知己者，攻守之謂也。知彼則可以攻，知己則可以守；攻是守之機，守是攻之策。苟能知之，雖百戰不危也。或曰：士會察楚師之不可敵，陳平料劉項之長短，是知彼知己也。

不知彼而知己，一勝一負；

李筌曰：自以己強，而不料敵，則勝負未定。秦主苻堅以百萬之眾南伐，或謂曰：彼有人焉，謝安、桓沖，江表偉才，不可輕之。堅曰：我以八州之眾，士馬百萬，投鞭可斷江水，何難之有。後果敗績，則其義也。杜牧曰：恃我之強，不知敵不可伐者，一勝一負。王猛將終，諫苻堅曰：晉氏雖在江表，而正朔所稟，謝安、桓沖，江表偉人，不可伐也。及堅南伐，曰：吾士馬百萬，投鞭可濟。遂有淝水之敗也。陳皞曰：杜說恃強之兵無名，而伐無罪，所以敗也。非一勝一負之義。杜佑曰：雖不知敵之形勢；恃己能克之者，勝負各半。梅堯臣曰：自知己者，勝負半也。王皙曰：但能計己，不知敵之強弱，則或勝或負。張預曰：唐太宗曰：今之將臣雖未能知彼，苟能知己，則安有不利乎？所謂知己者，守吾氣而有待焉者也。故知守而不知攻，則勝負之半。

不知彼，不知己，每戰必殆。

李筌曰：是謂狂寇，不敗何待也。杜佑曰：外不料敵，內不知己，用戰必殆。梅堯臣曰：一不知，何以勝？王皙曰：全昧於計也。張預曰：攻守之術皆不知，以戰則敗。

孫子註解卷之三竟

#1『後』原作『不』，據宋本改。

#2『地』原作『池』，據宋本改。

#3『趨』原作『起』，據宋本改。

#4『高壁堅壘』原作『高壁聖』，據郭化若譯《十一家注孫子》改。

#5『去』原作『女』，據宋本改。

孫子註解卷之四

形篇

曹操曰：軍之形也。我動彼應，兩敵相察，情也。李荃曰：形謂主客、攻守、八陳、五營、陰陽、向背之形。杜牧曰：因形見情。無形者情密，有形者情疏；密則勝，疏則敗也。王哲曰：形者，定形也，謂兩敵強弱有定形也。善用兵者，能變化其形，因敵以制勝。張預曰：

兩軍攻守之形也。隱於中，則人不可得而知；見於外，則敵乘隙而至。形因攻守而顯，故次謀攻。

孫子曰：昔之善戰者，先為不可勝，

張預曰：所謂知己者也。

以待敵之可勝；

梅堯臣曰：藏形內治，伺其虛懈。張預曰：所謂知彼者也。

不可勝在己，可勝在敵。

曹操曰：自修理，以待敵之虛懈也。李荃曰：夫善用兵者：守則深壁，多具軍食，善其教練；攻其城，則尚撞棚、雲梯、土山、地道；陳則在山川、丘陵，背孤向虛，從疑擊問，善戰者倚角勢連，首尾相應者，為不可勝也。夫善戰者，能為不可勝，不能使敵之鈴可勝。故曰：勝可知而不可為；不可勝者守也，可勝者攻也。此數者以為可勝也。杜牧曰：自整軍事，長有待敵之備；閉跡藏形，使敵人不能測度。因伺敵人有可乘之便，然後出而攻之。杜佑曰：先咨之廟堂，慮其危難，然後高壘深溝，使兵練習，以此守備之，故待敵之闕，則可勝之。言制敵在外，故自修理，以候敵之虛懈；已見敵有闕漏之形，然後可勝。王誓曰：不可勝者，修道保法也；可勝者，有所隙耳。張預曰：守之故在己，攻之故在彼。

故善戰者，能為不可勝，

杜牧曰：不可勝者，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事、閉形藏跡是也。此事在己，故曰能為。張預曰：藏形晦跡，居常嚴備，則己能焉。

不能使敵之可勝。

杜牧曰：敵若無形可窺，無虛懈可乘，則我雖操可勝之具，亦安能取勝敵乎？賈林曰：敵有智謀，深為己備，不能強令不己備。杜佑曰：在己，故練兵士，策與道合；深為備者，亦不可強勝之。梅堯臣曰：在己故能為，在敵故

無叉。王誓曰：在敵不在我也。張預曰：若敵強弱之形，不顯於外，則我豈能爻勝於彼。

故曰：勝可知，

曹操曰：見成形也。杜牧曰：知者，但能知己之力，可以勝敵也。陳皞曰：取勝於形，勝可知也。

而不可為。

曹操曰：敵有備故也。杜牧曰：言我不能使敵人虛懈，為我可勝之資。賈林曰：敵若隱而無形，不可強為勝敗。杜佑曰：敵有備也。已料敵見敵形者，則勝負可知，若敵密而無形，亦不可強使為敗。故范蠡曰：時不至不可強生，事不究不可強成。梅堯臣曰：敵有闕則可知，敵無闕則不可為。何氏曰：可知之勝在我，我有備也；不可為之勝在敵，敵無形也。張預曰：已有備則勝可知，敵有備則不可為。

不可勝者，守也，

曹操曰：藏形也。杜牧曰：言未見敵人有可勝之形，己則藏形，為不可勝之備，以自守也。杜佑曰：藏形也。若未見其形，彼眾我寡，則自守也。梅堯臣曰：且有待也。何氏曰：未見敵人形勢虛實，有可勝之理，則宜固守。張預曰：知己未可以勝，則守其氣而待之。

可勝者，攻也。

曹操曰：敵攻己，乃可勝。李荃曰：夫善用兵者：守則高壘堅壁也；攻其撞棚、雲梯、土山、地道；陳左川澤，右丘陵，背孤向虛，從疑擊問，識辨五令以節眾，勢連，首尾相應者，為不可勝也。無此數者，以為可勝也。杜牧曰：敵人有可勝之形，則當出而攻之。杜佑曰：敵攻己，乃可勝也。己見其形，彼寡我眾，則可攻。梅堯臣曰：見其闕也。王哲曰：守者以於勝不足，攻者以於勝有餘。張預曰：知彼有可勝之理，則攻其心而取之。

守則不足，攻則有餘。

曹操甲：吾所以守者，力不足也；所以攻者，力有餘也。李荃曰：力不足者可以守，力有餘者可以攻也。梅堯臣曰：守則知力不足，攻則知力有餘。張預曰：吾所以守者，謂取勝之道有所不足，故且待之。吾所以攻者，謂勝敵之事已有其餘，故出擊之。言非百勝不戰，非萬全不闕也。後人謂不足為弱，有餘為強者，非也。

善守者，藏於九地之下；善攻者，動於九天之上，故能自保而全勝也。

曹操曰：因山川丘陵之固者，藏於九地之下，因天時之變者，動於九天之上。李荃曰：天一遁甲經云：九天之上，可以陳兵；九地之下，可以伏藏。常以直符加時干，後一所臨官為九天，後二所臨官為九地。地者靜而利藏，天者

運而利動。故魏武不明二遁，以九地為山川，九天為天時也。夫以天一太一之遁幽微，知而用之，故全也。經云：知三避五，魁然獨處，能知三五，橫行天下。以此法出，不拘諸答，則其義也。杜牧曰：守者，韜聲滅跡，幽比鬼神，在於地下，不可得而見之。攻者，勢迅聲烈，疾若雷電，如來天上，不可得而備也。九者，高深數之極。陳皞曰：春三月寅功曹為九天之上，申傳送為九地之下；夏三月午勝先為九天之上，子神后為九地之下；秋三月申傳送為九天之上，寅功曹為九地之下；冬三月子神后為九天之上，午勝先為九地之下也。杜佑曰：善守備者，務因其山川之阻，丘陵之固，使不知所攻；言其深密，藏於九地之下。善攻者，務因天時地利水火之變，使敵不知所備。言其雷震發動，若於九天之上也。梅堯臣曰：九地，言深不可知；九天，言高不可測。蓋守備密而攻取迅也。王哲曰：守者，為未見可攻之利，當潛藏其形，沉靜幽默，不使敵人窺測之也。攻者，為見可攻之利，當高遠神速，乘其不意，懼敵人覺我而為之備也。九者，極言之耳。何氏曰：九地九天，言其深微。尉繚子曰：治兵者，若祕於地，若邃於天。言其祕密邃遠之甚也。後漢涑州賊王國圍陳倉，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。卓欲速進赴陳倉，嵩不聽。卓曰：智者不後時，勇者不留次。速救則城全，不救則城滅。全滅之勢，在於此也。禽曰：不然。百戰百勝，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。是以先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；不可勝在我，可勝在彼。彼守不足，我攻有餘；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，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。今陳倉雖小，城守固備，非九地之陷也；王國雖強，而攻我之所不救，非九天之勢也。夫勢非九天，攻者受害；陷非九地，守者不技。國今已陷受害之地，而陳倉保不技之小城，我可不煩兵動眾，而取全勝之功，將何救焉。遂不聽。王國圍陳倉，自冬迄春，八十餘日，城堅守，固竟不能技。賊眾痕弊，果自解去。張預曰：藏於九地之下，喻幽而不可知也；動於九天之上，喻來而不可備也。尉繚子曰：若祕於地，若邃於天，是也。守則固，是自保也；攻則取是全勝也。

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，非善之善者也；

曹操曰：當見未萌。李荃曰：知不出眾知，非善也。韓信破趙，未賽而出井陘，曰：破趙會食。時諸將嚙然，佯應曰：諾。乃背水陳。趙乘壁望見，皆大笑，言漢將不便兵也。乃破趙，食，斬成安君。此則眾所不知也。杜牧曰：眾人之所見，破軍殺將，然後知勝。我之所見，廟堂之上，蹲俎之間，已知勝負者矣。賈林曰：守鈴固，攻叉克，能自保全而常不失；勝見未然之勝，善知將然之敗，謂實微妙通玄，非眾人之所見也。孟氏曰：當見未萌，言兩軍已交，雖料見勝負，策不能過絕於人，但見近形非遠。太公曰：智與眾同，非國師也。梅堯臣曰：人所見而見，故非善。王哲曰：眾常之人，見所以勝，而不

知制勝之形。張預曰：眾人所知，已成已著也，我之所見，未形未萌也。

戰勝而天下日善，非善之善者也；

曹操曰：爭鋒也。李荃曰：爭鋒力戰，天下易見，故非善也。杜牧曰：天下，猶上文言眾也。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，故破軍殺將者也。我之善者，陰謀潛運，攻又伐謀，勝敵之日，曾不血刃。陳皞曰：潛運其智，專伐其謀，未戰而屈人之兵，乃是善之善者也。梅堯臣曰：見不過眾，戰雖勝，天下稱之，猶不曰善。王誓曰：以謀屈人，則善矣。張預曰：戰而後能勝，眾人稱之日善，是有智名勇功也，故云非善。若見微察隱，取勝於無形，則真善者也。

故舉秋毫不為多力，見日月不為明目，聞雷霆不為聰耳。

曹操曰：易見聞也。李荃曰：易見聞也。以為攻戰勝，而天下不日善也。夫智能之將，人所莫測，為之深謀，故孫武曰：難知如陰也。王哲曰：眾人之所知不為智，力戰而勝人不為善。何氏曰：此言眾人之所見所聞，不足為異也。昔烏獲舉千鈞之鼎為力，離朱百步觀纖芥之物為明，師曠聽蚊行螳步為聰也。兵之成形而見之，誰不能也？故勝於未形，乃為知兵矣。張預曰：人皆能也，引此以喻眾人之見勝也，秋毫謂兔毛至秋而勁細，言至輕也。

古之所謂善戰者，勝於易勝者也。

曹操曰：原微易勝，攻其可勝，不攻其不可勝也。杜牧曰：敵人之謀，初有萌兆，我則潛運以能攻之，用力既少，制勝既微，故日易勝也。梅堯臣曰：力舉秋毫，明見日月，聰聞雷霆，不出眾人之所能也。故見於著，則勝於艱；見於微，則勝於易。何氏曰：言敵人之謀，初有萌兆，我則潛運已能攻之；用力既少，制敵甚微，故日易勝也。張預曰：交鋒接刃，而後能制敵者，是其勝難也。見微察隱，而破於未形者，是其勝易也。故善戰者常攻其易勝，而不攻其難勝也。

故善戰者之勝也，無智名，無勇功。

曹操曰：敵兵形未成，勝之無赫赫之功也。李荃曰：勝敵而天下不知，何智名之有？杜牧曰：勝於未萌，天下不知，故無智名。曾不血刃，敵國已服，故無勇功也。梅堯臣曰：大智不彰，大功不揚，見微勝易，何勇何智？何氏曰：患銷未形，人誰稱智？不戰而服，人誰言勇？漢之子房、唐之裴度能之。張預曰：陰謀潛運，取勝於無形，天下不聞料敵制勝之智，不見搴旗斬將之功，若留侯未嘗有戰闕功是也。

故其戰勝不武；

李荃曰：百戰百勝，有何疑貳也。此荃以武字為貳也。陳皞曰：籌不虛運，策不徒發。張預曰：力戰而求勝，雖善者亦有敗時。既見於未形，察於未成，則百戰百勝，而無一差武矣。不武者，其所措必勝，勝已敗者也。曹操曰

：察敵又可敗，不差武也。李荃曰：置勝於已敗之師，何武焉？師老卒惰，法令不一，謂已敗也。杜牧曰：措，循置也。武，差武也。我能置勝不武者何也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，然後攻之，故能致鈴勝之功，不差武也。賈林曰：讀措為錯，錯雜也。取敵之勝，理非他途，故雜而料之也。常於勝未形，已見敵之敗。梅堯臣曰：睹其可敗，勝則不差。何氏曰：善料也。張預曰：所以能勝而不差者，蓋察知敵人有又可敗之形，然後措#1兵以能之云耳。

故善戰者，立於不敗之地，而不失敵之敗也。

李荃曰：兵得地者昌，失地者亡。地者，要害之地。秦軍敗趙，先據北山者勝；宋師伐燕，過大峴而勝。皆得其地也。杜牧曰：不敗之地者，為不可勝#2之計，使敵人又不能敗我也。不失敵人之敗者，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，不失毫髮也。陳皞註同李荃。杜佑註同杜牧。梅堯臣曰：善侯敵隙，我則常勝。王哲曰：常為不可勝，待敵可勝，不失其機。何氏曰：自恃有備則無息，常伺敵隙則勝之，不失也。立於不敗之地利也，言我常為勝所。張預曰：審吾法令，明吾賞罰，便吾器用，養吾武勇，是立於不敗之地也。我有節制，則彼將自趣，是不失敵之敗也。

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，敗兵先戰而後求勝。

曹操曰：有謀與無慮也。李荃曰：計與不計也。是以薛公知黥布之叉#3敗，田#4豐知魏武之爻勝，是其義也。杜牧曰：管子曰：天時地利，其數多少，其要鈴#5出於計數。故凡攻伐之道，計鈴先定於內，然後兵出乎境。不明敵人之政，不能加也；不明敵人之積，不能約也；不明敵人之將，不見先軍；不明敵人之士，不見先陳。故以眾擊寡，以理擊亂，以富擊貧，以能擊不能，以教士練卒擊歐眾白徒，故能百戰百勝，此則先勝而後求戰之義也。衛公李靖曰：夫將之上務，在於明察而眾和，謀深而慮遠，審於天時，稽乎人理。若不料其能，不達權變，及臨機付敵，方始超起，左顧右盼，計無所出，信任過說，一彼一此，進退狐疑，部伍狼籍，何異趣蒼生而赴湯火，驅牛羊而陷狼虎者乎？此則先戰而後求勝之義也。賈林曰：不知彼我之情，陳兵輕進，意雖求勝，而終自敗也。梅堯臣曰：可勝而戰，戰則勝矣；未見可戰，勝可得乎？何氏曰：凡用兵先定必勝之計，而後出軍。若不先謀，而欲恃強，勝未必也。張預曰：計謀先勝，然後興師，故以戰則克。尉繚子曰：兵不必勝，不可以言戰；攻不必技，不可以言攻。謂危事不可輕舉也。又曰：兵貴先勝於此，則勝彼矣；弗勝於此，則弗勝彼矣。此之謂也。若趙充國常先計而後戰，亦是也。不謀而進，欲幸其成功，故以戰則敗。

善用兵者，修道而保法，故能為勝敗之政。

曹操曰：善用兵者，先自修治為不可勝之道，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。李

荃曰：以順討逆，不伐無罪之國，軍至無虜掠，不伐樹木、污井電，所過山川、城社、陵祠，爰滌而除之，不習亡國之事，謂之道法也。軍嚴肅，有死無犯，賞罰信義，將若此者，能勝敵之敗政也。杜牧曰：道者，仁義也；法者，法制也。善用兵者，先修理仁義，保守法制，自為不可勝之政，伺敵有可敗之隙，則攻能勝之。賈林曰：常修用兵之勝道，保賞罰之法度，如此則當為勝，不能則敗，故曰勝敗之政也。梅堯臣曰：攻守自修，法令自保，在我而已。王哲曰：法者，下之五事也。張預曰：修治為戰之道，保守制敵之法，故能必勝。或曰：先修飾道義，以和其眾；後保守法令，以戢其下。使民愛而畏之，然後能為勝敗。

兵法：一曰度，

賈林曰：度，土地也。王哲曰：丈尺也。

二曰量，

賈林曰：量，人力多少，倉庫虛實。王哲曰：蚪斛也。

三曰數，

賈林曰：算數也。以數推之，則眾寡可知，虛實可見。王哲曰：百千也。

四曰稱，

賈林曰：既知眾寡，兼知彼我之德業輕重，才能之長短。王哲曰：權衡也。

五曰勝；

曹操曰：勝敗之政，用兵之法，當以此五事稱量，知敵之情。張預曰：此言安營布陳之法也。李衛公曰：教士猶布基於盤，若無畫路，基安用之？

地生度，

曹操曰：因地形勢而度之。李荃曰：既度有情，則量敵而禦之。杜牧曰：度者，計也。言度我國土大小，人戶多少，征賦所入，兵車所籍，山河險易，道里迂直；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，然後起兵。夫小不能謀大，弱不能擊強，近不能襲遠，夷不能攻險；此皆生於地，故先度也。梅堯臣曰：因地以度軍勢。王哲曰：地，人所履也。舉兵攻戰，先本於地，由地故生度。度所以度長短，知遠近也。几行軍臨敵，先須知遠近之計。何氏曰：地者，遠近險易也。度，計也。未出軍，先計敵國之險易，道路迂直，兵甲孰多，勇怯孰是。計度可伐，然後興師動眾，可以成功。

度生量，

杜牧曰：量者，酌量也。言度地已熟，然後能酌量彼我之強弱也。梅堯臣曰：因度地以量敵情。王哲曰：謂量有大小。言既知遠近之計，則須更量其地之大小也。何氏曰：量酌彼己之形勢。

量生數，

曹操曰：知其遠近廣狹，知其人數也。李荃曰：量敵遠近強弱，須備士卒軍資之數而勝也。杜牧曰：數者，機數也。言強弱已定，然後能用機變數也。賈林曰：量地遠近廣狹，則知敵人人數多少也。梅堯臣曰：因量以得眾寡之數。王哲曰：數，所以紀多少。言既知敵之大小，則更計其精劣多少之數。曹公曰：知其人數。何氏曰：數，機變也。先酌量彼我強弱利害，然後為機數。張預曰：地有遠近廣狹之形，鈴先度知之，然後量其容人多少之數也。

數生稱，

曹操曰：稱量敵孰愈也。李荃曰：分數既定賢智之多少，得賢者重，失賢者輕，如韓信之論楚漢也。須知輕重、別賢愚而稱之錯殊則強。杜牧曰：稱，校也。機權之數已行，然後可以稱校彼我之勝負也。梅堯臣曰：因數以權輕重。王哲曰：稱所以知重輕，喻強弱之形勢也。能盡知遠近之計，大小之舉，多少之數，以與敵相形，則知重輕所在。何氏同杜牧註。

稱生勝。

曹操曰：稱量之數，知其勝負所在。李荃曰：稱知輕重，勝敗之數可知也。杜牧曰：稱校既熟，我勝敵敗，分明見也。梅堯臣曰：因輕重以知勝負。王哲曰：重勝輕也。陳皞、杜佑、李荃同杜牧上五事註。何氏曰：上五事，未戰先計鈴勝之法。故孫子引古法以疏勝敗之要也。張預曰：稱，宜也。地形與人數相稱，則疏密得宜，故可勝也。尉繚子曰：無過在於度數。度謂尺寸，數謂什伍。度以量地，數以量兵。地與兵相稱則勝。五者皆因地形而得，故自地而生之也。李靖五陳隨地形而變是也。

故勝兵若以鎰稱銖，

梅堯臣曰：力易舉也。

敗兵若以銖稱鎰。

曹操曰：輕不能舉重也。李荃曰：二十兩為鎰。銖之於鎰，輕重異位；勝敗之數，亦復如之。梅堯臣曰：力難制也。王哲曰：言銖鎰者，以明輕重之至也。張預曰：二十兩為鎰，二十四銖為兩。此言有制之兵，對無制之兵，輕重不伴也。

勝者之戰民也，若央積水於千仞之谿者，形也。

曹操曰：八尺曰仞。次水千仞，其高勢疾也。李荃曰：八尺曰仞，言其勢也。杜預伐吳，言兵如破竹，數節之後，皆迎刃自解。則其義也。杜牧曰：夫積水在千仞之谿，不可測量，如我之守不見形也。及決水下，湍浮奔注，如我之攻不可禦也。梅堯臣曰：水次千仞之谿，莫測其迅；兵動九天之上，莫見其跡。此軍之形也。王哲曰：千仞之谿，至峭絕也；喻不可勝對可勝之形。乘機

攻之，次水是也。張預曰：水之性，避高而趨下；次之赴深谿，固湍浚而莫之禦也。兵之形象水，乘敵之不備，掩敵之不意，避實而擊虛，亦莫之制也。或曰：千仞之谿，謂不測之淵，人莫能量其淺深；及次而下之，則其勢莫之能禦。如善守者匿形晦跡，藏於九地之下，敵莫能測其強弱；及乘虛而出，則其鋒莫之能當也。

孫子註解卷之四

1 『措』 原作『指』，據宋本改。

2 『勝』 原作『為』，據宋本改。

3 『必』 原誤作『也』，據宋本改。

4 『田』 原誤作『日』，據宋本改。

5 『必』 原作『然』，據宋本改。

孫子註解卷之五

勢篇

曹操曰：用兵任勢也。李荃曰：陳以形成，如決建領之勢，故以是篇次之。王哲曰：勢者，積勢之變也。善戰者能任勢以取勝，不勞力也。張預曰：兵勢已成，然後任勢以取勝，故次形。

孫子曰：凡治眾如治寡，分數是也。

曹操曰：部曲為分，什伍為數。李荃曰：善用兵者，將鳴一金，舉一旌，而三軍盡應；號令既定，如寡焉。杜牧曰：分者，分別也；數者，人數也。言部曲行伍，皆分別其人數多少，各任偏裨長伍，訓練昇降，皆責成之，故我所治者寡也。韓信曰：多多益辦是也。陳皞曰：若聚兵既眾，即須多為部伍，部伍之內，各有小吏以主之；故分其人數，使之訓齊次斷，遇敵臨陳，授以方略，則我統之雖眾，治之益寡。孟氏曰：分，隊伍也；數，兵之大數也。分數多少，制置先定。梅堯臣曰：部伍奇正之分數，各有所統。王哲曰：分數，謂部曲也。偏裨各有部，分與其人數，若師、旅、卒、兩之屬。張預曰：統眾既多，鈴先分偏裨之任，定行伍之數，使不相亂，然後可用。故治兵之法：一人曰獨，二人曰比，三人曰參，比參為伍，五人為列，二列為火，五火為隊，二隊為官，二官為曲，二曲為部，二部為校，二校為裨，二裨為軍。遞相統屬，各加訓練，雖治百萬之眾，如治寡也。

國眾如國寡，形名是也。

曹操曰：旌旗曰形，金鼓曰名。杜牧曰：旌旗鍾鼓，敵亦有之，我安得獨為形名？國眾如國寡也。夫形者，陳形也；名者，旌旗也。戰法曰：陳問容陳，足曳白刃。故大陳之中，復有小陳，各占地分，皆有陳形。旗者，各依方色，或認以鳥獸，某將某陳，自有名號。形名已定，志專勢孤，人自為戰，敗則

自敗，勝則自勝，戰百萬之兵，如戰一夫。此之是也。陳皞曰：夫軍士既眾，分布又廣，臨陳對敵，遞不相知，故設旌旗之形，使各認之。進退遲速，又不相聞，故設金鼓以節之。所以令之曰：聞鼓則進，聞金則止。曹說是也。梅堯臣曰：形以旌旗，名以采章，指麾應速，無有後先。王誓曰：曹公曰：旌旗日形，金鼓日名。哲謂形者，旌旗金鼓之制度；名者，各有其名號也。張預曰：軍政曰：言不相聞，故為鼓鐸；視不相見，故為旌旗。今用兵既眾，相去必遠，耳目之力，所不聞見；故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卻，聽金鼓之號而行止，則勇者不得獨進，怯者不得獨退。故曰：此用眾之法也。

三軍之眾，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，奇正是也。

曹操曰：先出合戰為正，後出為奇。李荃曰：當敵為正，傍出為奇。將三軍無奇兵，未可與人爭利。漢吳王濞擁兵入大梁，吳將田伯祿說吳王曰：兵屯聚而西，無他奇道，難以立功。臣願得五萬人，別循江淮而上，收淮南長沙，入武關，與大王會。此亦一奇也。不從。遂為周亞夫所敗。此則有正無奇。杜牧曰：解在下文。賈林曰：當敵以正陳取勝，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，則常勝而不敗也。梅堯臣曰：動為奇，靜為正；靜以待之，動以勝之。王哲曰：又當作畢，字誤也。奇正還相生，故畢受敵而無敗也。何氏曰：兵體萬變，紛紜混沌，無不是正，無不是奇。若兵以義舉者，正也；臨敵合變者，奇也。我之正，使敵視之為奇；我之奇，使敵視之為正。正亦為奇，奇亦為正。大抵用兵皆有奇正；無奇正而勝者，幸勝也，浪戰也。如韓信背水而陳，以兵循山，而拔趙幟，以破其國，則背水正也，循山奇也。信又盛兵臨晉，而以木罌從夏陽襲安邑，而虜魏王豹，則臨晉正也，夏陽奇也。由是觀之，受敵無敗者，奇正之謂也。尉繚子曰：今以鎮郵之利，犀兕之堅，三軍之眾，有所奇正，則天下莫當其戰矣。張預曰：三軍雖眾，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，在乎奇正也。奇正之說，諸家不同。尉繚子則曰：正兵貴先，奇兵貴後。曹公則曰：先出合戰為正，後出為奇。李衛公則曰：兵以前向為正，後卻為奇。此皆以正為正，以奇為奇，曾不說相變循環之義。唯唐太宗曰：以奇為正，使敵視以為正，則吾以奇擊之；以正為奇，使敵視以為奇，則吾以正擊之。混為一法，使敵莫測，茲最詳矣。

兵之所加，如以瑕投卵者，虛實是也。

曹操曰：以至實擊至虛。李荃曰：瑕實卵虛，以實擊虛，其勢易也。孟氏曰：瑕，石也。兵若訓練至整，部領分明，更能審料敵情，委知虛實，後以兵而加之，實同以瑕石投卵也。梅堯臣曰：瑕，石也，音遐。以實擊虛，猶以堅破脆也。王誓曰：銀，治鐵也。何氏曰：用兵識虛實之勢，則無不勝。張預曰：下篇曰：善戰者政人而不致於人。此虛實彼我之法也。引致敵來，則彼勢常

虛；不往赴彼，則我勢常實。以實擊虛，如舉石投卵，其破之爻矣。夫合軍聚眾，先定分數；分數明，然後習形名；形名正，然後分奇正；奇正審，然後虛實可見矣。四事所以次序也。

凡戰者，以正合，以奇勝。

曹操曰：正者當敵，奇兵從傍擊不備也。李荃曰：戰無其詐，難以勝敵。杜佑曰：正者當敵，奇者從傍擊不備；以正道合戰，以奇變取勝也。梅堯臣曰：用正合戰，用奇勝敵。何氏曰：如戰國康頗為趙將，秦使問曰：秦獨畏趙括耳。康頗易與，且降矣。會頗軍多亡失，數敗，堅壁不戰；又聞秦反問之言，使括代頗。至；則出軍擊秦，秦軍佯敗而走，張二奇兵以劫之。趙軍逐勝，追造秦壁，壁堅拒不得入。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絕趙軍後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，趙兵分為二，糧道絕，括卒敗。又唐突厥犯塞，煬帝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眾備邊。會盧寇馬邑，仁恭以眾寡不敵，有懼色。高祖曰：今主上遐遠，孤城絕援，若不死戰，難以圖全。於是親選精騎四千，出為遊軍，居處飲食，隨逐水草，一同於突厥。見虜候騎，但馳騁獵耳，若輕之。及與虜相遇，則倚角置陳，選善射者為別隊，持滿以待之。虜莫能測，不敢次戰。因縱奇兵擊走之，獲其特勒所乘駿馬，斬首千餘級。又太宗選精銳千餘騎為奇兵，皆黑衣玄甲，分為左右隊，建大旗，令騎將秦叔寶、程龠金等分統之，每臨寇，太宗躬被玄甲先鋒，率之侯機而進，所向摧珍，常以少擊眾，賊徒氣懾。又五代漢高祖在晉陽，郭進往依之，漢祖壯其材。會北虜屠安陽城，因遣進攻拔之，戎人遁去，授坊州刺史。虜主道斃，高祖出奇兵井陘，進以問道先入沼北，因定河北。此皆以奇勝之進也。張預曰：兩軍相臨，先以正兵與之合戰；徐發奇兵，或擣其旁，或擊其後以勝之，若鄭伯禦燕師，以三軍軍其前，以潛軍軍其後是也。

故善出奇者，無窮如天地，

李荃曰：動靜也。

不竭如江河。

李荃曰：通流不絕。杜佑曰：言應變出奇無窮竭。張預曰：言應變出奇，無有窮竭。

終而復始，日月是也。死而復生，四時是也。

李荃曰：奇變如日月四時，虧盈寒暑不停。杜佑曰：日月運行，入而復出；四時更王，興而復廢。言奇正變化，或若日月之進退，四時之盛衰也。張預曰：日月運行，入而復出；四時更互，盛而復衰。喻奇正相變，紛紜渾沌，終始無窮也。

聲不過五，

李荃曰：官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也。

五聲之變，不可勝聽也。

李荃曰：變入八音，奏樂之曲，不可盡聽。

色不過五，

李荃曰：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也。

五色之變，不可勝觀也。味不過五，

李荃曰：酸、辛、鹹、甘、苦也。

五味之變，不可勝嘗也。

曹操曰：自無窮如天地已下，皆以喻奇正之無窮也。李荃曰：五味之變，庖宰鼎飪也。杜牧曰：自無窮如天地已下，皆喻八陳奇正也。張預曰：引五聲五色五味之變，以喻奇正相生之無窮。

戰勢不過奇正，奇正之變，不可勝窮也。

李荃曰：邀截掩襲，萬途之勢，不可窮盡也。梅堯臣曰：奇正之變，猶五聲五色五味之變，無盡也。王哲曰：：奇正者，用兵之鈴鍵，制勝之樞機也。臨敵運變，循環不窮，窮則敗也。孟氏曰：六韜云：奇正發於無窮之源。張預曰：戰陳之勢，止於奇正一事而已；及其變而用之，則萬途千轍，烏可窮盡也。

奇正相生，如循環之無端，孰能窮之？

李荃曰：奇正相依而生，如環團圓，不可窮端倪也。梅堯臣曰：變動周旋之不極。王哲曰：敵不能窮我也。何氏曰：奇正生而轉相為變，如循歷其環，求首尾之莫窮也。張預曰：奇亦為正，正亦為奇，變化相生，若循環之無本末，誰能窮詰？

激水之疾，至於漂石者，勢也；

孟氏曰：勢峻，則巨石雖重不能止。杜佑曰：言水性柔弱，石性剛重，至於漂轉大石，投之垮下，皆由急疾之流，激得其勢。張預曰：水性柔弱，險徑要路，激之疾流，則其勢可以轉巨石也。

驚鳥之疾，至於毀折者，節也。

曹操曰：發起擊敵。李荃曰：柔勢可以轉剛，況於兵者乎？彈射之所以中飛鳥者，善於疾而有節制。杜牧曰：勢者，自高注下，得險疾之勢，故能漂石也。節者，節量遠近則攫之，故能毀折物也。杜佑曰：發起討敵，如鷹鶴之攫撮也，又能挫折禽獸者，皆由伺候之明，邀得屈折之節也。王子曰：鷹集一擊，百鳥無以爭其勢；猛虎一奮，萬獸無以爭其威。梅堯臣曰：水雖柔，勢迅則漂石；驚雖微，節勁則折物。王哲曰：驚鳥之疾，亦勢也，由勢然後有搏擊之節。下要云險，故先取漂石以喻也。何氏曰：水能動石，高下之勢也。驚能搏

物，能節其遠近也。張預曰：鷹鷂之擒烏雀，鈴節量遠

近，伺候審而後擊，故能折物。尉繚子曰：便吾器用，養吾武勇，發之如烏擊。李靖曰：驚烏將擊，卑飛斂翼。皆言待之而後發也。

是故善戰者，其勢險，

曹操、李荃曰：險，猶疾也。杜牧曰：險者，言戰爭之勢，發則殺人，故下文喻如礮弩。王哲曰：險者，折以致其疾也；如水得險隘而成勢。

其節短。

曹操、李荃曰：短，近也。杜牧曰：言以近節也。如驚烏之發，近則搏之，力全志，專則鈴獲也。杜佑曰：短，近也。節，斷也。短近言能因危取勝，以卒擊近也。梅堯臣曰：險則迅，短則勁二，故戰之勢，當險疾而短近也。王哲曰：驚之能搏者，發鈴中，來勢遠而所搏之節至短也。兵之乘機，當如是耳。曹公曰：短者，近也。孟氏同杜牧註。張預曰：險，疾；短，近也。言善戰者先度地之遠近，形之廣狹，然後立陳，使部伍行列相去不遠；其進擊則以五十步為節，不可過遠，故勢迅則難禦，節近則易勝。

勢如擴弩，節如發機。

曹操曰：在度不遠，發則中也。李荃曰：弩不疾則不遠，矢不近則不中。勢尚疾，節務速。杜牧曰：強，張也。如弩已張，發則殺人，故上文云其勢險也。機者，固須以近節量之，然後又能中，故上文云其節短，短乃近也。此言戰陳不可遠逐敵人，恐有隊伍離散斷絕，反為敵所乘也。故牧野誓曰：六步七步，四伐五伐，是以近也。陳皞曰：弩之發機，近則易中；戰之遇敵，疾則易捷。若趨馳不速，奮擊不近，則不能克敵而全勝。賈林曰：戰之勢，如弩之張；兵之勢，如機之發。梅堯臣曰：強，音霍，贛張也。如弩之張，勢不適巡；如機之發，節近易中也。王誓曰：戰勢如弩之張者，所以有待也；待其有可乘之勢，如發其機。何氏曰：險，疾也；短，近也。此言擊戰得形，便如張弩發機，勢宜疾速，仍利於便近，不得追擊過差也。故太公曰：擊如發機者，所以破精微也。張預曰：如弩之張，勢不可緩；如機之發，節不可遠。言趨利尚疾，奮擊貴近也。故太公曰：擊如發機者，所以破精微也。

紛紛紜紜，國亂而不可亂也；渾渾沌沌，形圓而不可敗也。

曹操曰：旌旗亂也；示敵若亂，以金鼓齊之。卒騎轉而形圓者，二出入有道齊整也。李荃曰：紛紛而闕，示如可亂；建旌有部，鳴金有節，是以不可亂也。渾沌，合雜也；形圓，無向背也；示敵可敗而不可敗者，號令齊整也。杜牧曰：此言陳法也。風后握奇文曰：四為正，四為奇，餘奇為握。奇音機，或總稱之，先出遊軍定兩端。此之是也。奇者，零也。陳數有九，中心有零者，大將握之不動，以制四面八陳，而取準則焉。其人之列，面面相向，背背相

承也。周禮蒐苗彌狩，車驟徒趨，及表乃止，進退疾徐，疏密之節，一如戰陳。表，乃旗也。旗者，蓋與民期於下也。握奇文曰：先出遊軍定兩端。蓋遊軍執本方旗，先定地界，然後軍士赴之，兵於旗下，乃出奇正，變為陳也。周禮蒐苗彌狩，車驟徒趨，及表乃止，此則八陳遺制，握奇之文，止此而已，其餘之詞，乃後之作者增加之，以重難其事耳。夫五兵之利，無如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，五兵同政，天獨有弧矢星，聖人獨言孤矢能威天下，不言他兵，何也？蓋戰法利於弧矢者，非得陳不見其利。故黃帝勝於蚩尤，以中夏車徒，制夷虜騎士，此乃弧矢之利也。在於近代，可以驗之者，晉武時，羌陷涑州，司馬督馬隆請募勇士三千平之。募腰引弩三十六鈞，弓四鈞，立標簡試。軍西渡溫水，虜樹機能，以眾萬計遏隆。隆依八陳法，且戰且前，弓矢所，人皆應弦而倒，誅殺萬計，涼州遂平。隋時，突厥入寇，楊素擊之。先是諸將與虜戰，每虞胡騎奔突，皆戎車徒步相參，昇鹿魚為方陳，騎在其內。素至，悉除舊法，令諸軍各為步騎。突厥聞之，以手加額，仰天曰：天賜我也。大率精騎十餘萬而至。素一戰大破之。此乃以徒步制騎士，若非有陳法，知開闔首尾之道，安能政勝也。曲禮曰：行前朱雀，而後玄武，左青龍而右白虎，招搖在上，急繕其怒。鄭司農云：以四獸為軍陳，象天也。孔疏曰：此言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，但不知作之何如耳。何徹云：畫此四獸於旌旗上，以標前後左右之陳也。急繕其怒，言其卒之勁利威怒，如天之怒也。招搖，北斗杓第七星也，舉此則六星可知也。陳象天文，即北斗也。復曰：進退有度。鄭司農註曰：度，謂伐與步數也。孔疏曰：如牧野誓云，六步七步、四伐五伐是也。復曰：左右有局。鄭司農註曰：局是步分。孔疏曰：言軍之左右，各有部分，進則就敵，退則就列，不相差濫也。下文復曰：父之偉，弗與共戴天；兄弟之偉，不返兵；交遊之憐，不同國。四郊多壘，此卿大夫之辱也。此言偉辱至於戰爭，期在又勝，固不可不知陳法也。其文故相次而言，乃聖賢之深旨矣。軍志曰：陳問容陳，足曳白刃；隊問容隊，可與敵對。前禦其前，後當其後，左防其左，右防其右。行又魚貫，立又碼行，長以參短，短以參長。回軍轉陳，以前為後，以後為前，進無奔迸，退無違走。四頭八尾，觸處為首，敵衝其中，兩頭俱救。此亦與曲禮之說同。數起於五，而終於八。今夔州州前，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行，布為方陳，奇正之出，皆生於此。奇亦為正之正，正亦為奇之奇，彼此相用，循環無窮也。諸葛出斜谷，以兵少，但能正用六數，今整屋司竹園仍有舊壘。司馬懿以十萬步騎，不敢次戰，蓋知其能也。杜佑曰：旌旗亂也；示敵若亂，以金鼓齊之。紛紛旌旗，像紜紜士卒貌。言旌旗翻轉，一合一離，士卒進退，或往或來，視之若散，擾之若亂。然其法令素定，度職分明，各有分數，擾而不亂者也。車騎齊轉，形圓者，出入有道，齊整也。渾渾，車輪

轉行；沌沌，步驟奔馳。視其行陳縱橫，圓而不方，然而指趨，各有所應。故王子曰：將欲內明而外暗，內治而外混，所以示敵之輕己者也。梅堯臣曰：分數已定，形名已立，離合散聚，似亂而不能亂。形無首尾，應無前後，陽旋陰轉，欲敗而不能敗。王哲曰：曹公曰：旌旗亂也；示敵若亂，以金鼓齊之矣。哲謂紛紜闕亂之貌也。不可亂者，節制嚴明耳。又曹公曰：車騎轉而形圓者，出入有道齊整也。哲謂渾沌形圓，不測之貌也，不可敗者，無所隙缺，又不測故也。何氏曰：此言國勢也，善將兵者，進退紛紛似亂，然士馬素習，旌旗有節，非亂也。渾沌形勢，乍離乍合，人以為敗，而號令素明，離合有勢，非可敗也。形圓，無行列也。張預曰：此八陳法也。昔黃帝始立丘井之法，因、以制兵。故井分四道，八家處之。井字之形，開方九焉；五為陳法，四為閑地，所謂數起於五也。虛其中，大將居之，環其四面，諸部連繞，所謂終於八也。及乎變化制敵，則紛紜聚散，國雖亂而法不亂，渾沌交錯，形雖圓而勢不散，所謂分而成八，復而為一也。後世武侯之方陳，李靖之六花，唐太宗之破陳樂舞，皆其遺制也。

亂生於治，怯生於勇，弱生於彊。

曹操曰：皆毀形匿情也。李荃曰：恃治之整，不撫其下而多怨，其亂鈴生。秦并天下，銷兵焚書，以列國為郡縣，而秦自稱始皇，都關中，以為勇陵人，至萬代有之。至胡亥矜驕，陳勝、廣乘弊而起，所謂亂生於治也。為敵所敗。秦王符堅鼓行伐晉，勇也；及其敗，聞風聲鶴唳，以為晉軍，是其怯也，所謂怯生於勇也。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於黃池越所敗陵越於會稽，是其彊也以吳陵齊；為，城門不守，兵圍王宮，殺夫差而并其國，所謂弱生於彊也。杜牧曰：言欲偽為亂形以誘敵人，先須至治，然後能為偽亂也。欲偽為怯形以伺敵人，先須至勇，然後能為偽怯也。欲偽為弱形以驕敵人，先須至彊，然後能為偽弱也。賈林曰：恃治則亂生，恃勇彊則怯弱生。梅堯臣曰：治則能偽為亂，勇則能偽為怯，彊則能偽為弱。王哲同梅堯臣註。何氏曰：言戰時為奇正形勢以破敵也。我兵素治矣，我士素勇矣，我勢素彊矣，若不匿治、勇、彊之勢，何以致敵？須張似亂、似怯、似弱之形，以誘敵人，彼惑我誘之之狀，破之又矣。張預曰：能示敵以紛亂，鈴己之治也；能示敵以懦怯，鈴己之勇也；能示敵以羸弱，又己強也。皆匿形以誤敵人。

治亂，數也；

曹操曰：以部曲分名數為之，故不亂也。李荃曰：歷數也。百六之災，陰陽之數，不由人興，時所會也。杜牧曰：言行伍各有分畫，部曲皆有名數，故能為治，然後能為偽亂也。夫為偽亂者，出入不時，樵探縱橫，刁斗不嚴是也。賈林曰：治亂之分，各有度數。梅堯臣曰：以治為亂，存之乎分數。王哲曰

：治亂者，數之變，數謂法制。張預曰：實治而偽示以亂，明其部曲行伍之數也。上文所謂治眾如治寡，分數是也。

勇怯，勢也；

李荃曰：夫兵得其勢，則怯者勇；失其勢，則勇者怯。兵法無定，惟因勢而成也。杜牧曰：言以勇為怯者也。見有利之勢而不動，敵人以我為實怯也。陳皞曰：勇者，奮速也；怯者，淹緩也。敵人見我欲進不進，即以我為怯也，鈴有輕易之心，我因其懈惰，假勢以攻之。龍且輕韓信，鄭人誘我師是也。孟氏註同陳皞。梅堯臣曰：以勇為怯，示之以不取。王哲曰：勇怯者，勢之變。張預曰：實勇而偽示以怯，因其勢也。魏將龐涓攻韓，齊將田忌救之。孫臏謂忌曰：彼三晉之兵，素悍勇而輕齊，齊號為怯。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，使齊軍入魏地，日喊其電。涓聞之，大喜曰：吾素知齊怯。乃倍日并行逐之，遂敗於馬陵。

彊弱，形也。

曹操曰：形勢所宜。杜牧曰：以彊為弱，須示其形，匈奴冒頓示婁敬以羸老是也。陳皞曰：楚王毀中軍以張隨人，用為後圖，此類也。梅堯臣曰：以彊為弱，形之以羸懦。王哲曰：彊弱者，形之變。何氏曰：形勢暫變，以誘敵戰，非怯非弱也。示亂不亂，隊伍本整也。張預曰：實彊而偽示以弱，見其形也。漢高祖欲擊匈奴，遣使覘之。匈奴匿其壯士肥馬，見其弱兵羸畜，使者十輩皆言可擊。惟婁敬曰：兩國相攻，宜矜誇所長；今徒見老弱，鈴有奇兵，不可擊也。帝不從，果有白登之圍。

故善動敵者，形之，敵必從之；

曹操曰：見羸形也。李荃曰：善誘敵者，軍或彊，能進退其敵也。晉人伐齊，斥山澤之險，雖所不至，又飾而疏陳之，輿曳柴從之。齊人登山而望晉師，見旌旗揚塵，謂其眾而夜遁。則晉弱齊為彊也。齊伐魏，將田忌用孫臏謀，喊電而趨大梁。魏將龐涓逐之，曰：齊魯何其怯也。入吾境亡者半矣。及馬陵，為齊人所敗，殺龐涓虜魏太子而旋。形以弱，而敵從之也。杜牧曰：非止於羸弱也。言我強敵弱，則示以羸形，動之使來；我弱敵強，則示之以強形，動之使去。敵之動作，皆須從我。孫臏曰：齊國號怯，三晉輕之。令入魏境為十萬電，明日為五萬電。魏龐涓逐之，曰：齊虜何怯也。入吾境土，亡者大半。因急追之，至馬陵，道狹，臏乃斫木書之曰：龐涓死此樹下。伏弩於側，令曰：見火始發。涓至，鑽燧讀之，萬弩齊發，龐涓死。此乃示以羸形，能動龐涓，遂來從我而殺之也。隋煬帝於馬門，為突厥始畢可汗所圍。太宗應募救援，隸將軍雲定興營。將行，謂定興曰：又多齋旗鼓，以設疑兵。且始畢可汗敢圍天子，爰以我倉卒無援；我張吾軍容，今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，夜則鉦

鼓相應，虜鈴以為救兵雲集，觀塵而遁，不然，彼眾我寡，不能久矣。定興從之，師次哼縣，始畢遁去。此乃我弱敵強，示之以強，動之令去。故敵之來去，一皆從我之形也。梅堯臣曰：形亂弱而又從。王哲曰：誘敵使又從。何氏曰：移形變勢，誘動敵人；敵昧於戰，又落我計中而來，力足制之。張預曰：形之以羸弱，敵又來從。晉楚相攻，苗賁皇謂晉侯曰：若樂范易行以誘之，中行二部又克二穆。果敗楚師。又楚伐隋，羸師以張之。季良曰：楚之羸，誘我也。皆此二義也。

予之，敵必取之；

曹操曰：以利誘敵，敵遠離其壘，而以便勢，擊其空虛孤特也。杜牧曰：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，曹公循河而西，紹於是渡河追公。公營南阪，下馬解鞍。時白馬輜重就道，諸將以為敵騎多，不如還營。荀攸曰：此所以餌敵也，安可去之？紹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，前後繼至，或分趨輜重。公曰：可矣。乃皆上馬，時騎不滿六百人，遂大破之，斬文醜。梅堯臣曰：示畏怯而鈴取。王哲曰：餌敵使鈴取。予、與同。張預曰：誘之以小利，敵又來取。吳以囚徒誘越，楚以樵者誘絞是也。

以利動之，以卒待之。

曹操曰：以利動敵也。李荃曰：後漢大司馬鄧禹之攻赤眉也，赤眉佯北，棄輜重而遁；車皆載土，覆之以豆。禹軍乏食，競趨之，不為行列。赤眉伏兵奄至擊之，禹大敗。則其義也。杜牧曰：以利動敵，敵既從我，則嚴兵以待之。上文所解是也。梅堯臣曰：以上數事，動誘敵而從我，則以精卒待之。王哲曰：或使之從，或使之取，爰先嚴兵以待之也。何氏曰：敵貴我利，則失行列；利既能動，則以所待之卒擊之，無不勝也。如曹公西征馬超，與超夾關為軍。公急持之，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，據河西為營。公自潼關北渡，未濟，超赴船急戰，公放牛馬以餌賊。賊亂取牛馬，公得渡，循河為甬道而南。賊退距渭口。公乃多設疑兵，潛以舟載兵入渭，為浮橋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。賊夜攻營，伏兵奮擊，破之。十六國南梁禿髮禿檀守姑臧，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，至於城下。禿檀驅牛羊於野，弼眾探掠，禿檀分兵擊，大破之。後魏末，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，使于謹單騎，入賊中，示以恩信。於是西部鐵勒首長七列河等三萬餘戶，並款附，相率南遷。廣陽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，謹曰：破六汗拔陵兵眾不少，聞七列河等歸附，必來邀擊。彼若先據險要，則難與爭鋒；今以包列河等餌之，當競來抄掠，然後設伏而待，又指掌破之。廣陽然其計。拔陵果來邀擊，破七列河於嶺上，部眾皆沒。護伏兵發，賊遂大敗，悉收得七列河之眾。張預曰：形之既從，予之又取，是能以利動之而來也，則以勁卒待之。李靖以卒為本；以本待之者，謂正兵節制之師。

故善戰者，求之於勢，不責於人，

杜佑曰：言勝負之道，自圖於中，不求之下，責怒師眾，強使力進也。若秦穆悔過，不替孟明也。

故能擇人而任勢。

一作故能擇人而任之。諸家作任勢者多矣。曹操曰：求之於勢者，專任權也。不責於人者，權變明也。李荃曰：得勢而戰，人怯者能勇，故能擇其所能任之。夫勇者可戰，謹慎者可守，智者可說，無棄物也。杜牧曰：言善戰者先料兵勢，然後量人之材，隨短長以任之，不責成於不材者也。曹公征張魯於漢中，張遼、李典、樂進將一千餘人守合瀝，教與護軍薛悌，署函邊曰：賊至乃發。俄而吳孫權十萬人眾圍合瀝，乃共發教曰：若孫權至者，張、李將軍出戰，樂將軍守，護軍勿得與戰。諸將皆疑。遼曰：公征在外，比救至，彼破我又矣。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，折其威勢，以安眾心，然後可守。成敗之機，在此一舉。典與遼同出，果大破孫權，吳人奪氣。還脩守備，眾心乃安。權攻城，十日不拔，乃退。孫盛論曰：夫兵，詭道也。至於合瀝之守，懸弱無援，專任勇者，則好戰生息；專任怯者，則懼心難保。且彼眾我寡，眾者又懷責情；我以致命之師，擊責情之卒，其勢又勝。勝而後守，則又固矣。是以魏武雜選武力，參以異同，為之密教，節宣其用，事至而應，若合符契也。賈林曰：讀為擇人而任勢，言示以鈴勝之勢，使人從之，豈更外責於人，求其勝敗；擇勇怯之人，任進退之勢。陳皞曰：善戰者專求於勢，見利速進，不為敵先，專任機權，不責成於人。苟不獲己而用人，即須擇而任之。杜佑曰：權變之明，能簡置於人，任己之形勢也。梅堯臣曰：用人以勢則易，責人以力則難；能者當在擇人而任勢。何氏曰：得勢自勝，不專責人以力也。王誓曰：謂將能擇人任勢以戰，則自然勝矣。人者，謂偏裨與？張預曰：任人之法；使責、使愚、使智、使勇，各任自然之勢，不責人之所不能，故隨材大小，擇而任之。尉繚子曰：因其所長而用之。言三軍之中，有長於步者，有長於騎者，因能而用，則人盡其材。又晉侯類能而使之是也。

任勢者，其戰人也，如轉木石；木石之性，安則靜，危則動，方則止，圓則行。

曹操曰：任自然勢也。李荃曰：任勢御眾，當如此也。杜佑曰：言投之安地則安，投之危地則危，不知有所回避也。任勢，自然也。方圓之形，猶兵勝負之形。梅堯臣曰：木石，重物也，易以勢動，難以力移。三軍，至眾也，可以勢戰，不可以力使，自然之道也。何氏同梅堯臣註。張預曰：木石之性，置之安地則靜，置之危地則動，方正則止，圓斜則行，自然之勢也。三軍之眾，甚陷則不懼，無所往則固，不得已則國，亦自然之道。

故善戰人之勢，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，勢也。

李荃曰：劇通以為坂上走丸，言其易也。杜牧曰：轉石於千仞之山，不可止遏者，在山不在石也。戰人有百勝之勇，強弱一貫者，在勢不在人也。杜公元凱曰：昔樂毅藉濟西一戰，能并強齊，今兵威已成，如破竹數節之後，迎刃自解，無復著手，此勢也。勢不可失。乃東下建鄴，終滅吳。此篇大抵言兵貴任勢，以險迅疾速為本，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。梅堯臣曰：圓石在山，屹然其勢，一人推之，千人莫制也。王哲曰：石不能自轉，因山之勢，而不可遏也。戰不能妄勝，因兵之勢，而不可支也。張預曰：石轉於山，而不可止遏者，由勢使之也。兵在於險，而不可制禦者，亦勢使之也。李靖曰：兵有三勢：將輕敵，士樂戰，志勵青雲，氣等飄風，謂之氣勢。關山狹路，羊腸狗門，一夫守之，千人不過，謂之地勢。因敵怠慢，勞役飢渴，前營未舍，後軍半濟，謂之因勢。故用兵任勢，如峻坂走丸，用力至微，而成功甚博也。

孫子註解卷之五竟

孫子註解卷之六

虛實篇

曹操曰：能虛實彼己也。李荃曰：善用兵者，以虛為實；善破敵者，以實為虛。故次其篇。杜牧曰：夫兵者，避實擊虛，先須識彼我之虛實也。王哲曰：凡自守以實，攻敵以虛也。張預曰：形篇言攻守，勢篇說奇正。善用兵者，先知攻守兩齊之法，然後知奇正；先知奇正相變之衛，然後知虛實。蓋奇正自攻守而用，虛實由奇正而見。故次勢。

孫子曰：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，

曹操李荃並曰：力有餘也。賈林曰：先處形勝之地以待敵者，則有備豫，士馬閑逸。杜佑同賈林註。王誓同曹操註。張預曰：形勢之地，我先據之，以待敵人之來，則士馬閑逸，而力有餘。

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。

李荃曰：力不足也。太一遁甲云：彼來攻我，則我為主，彼為客。主易客難也。是以太一遁甲言其定計之義。故知勞佚事不同，先後勢異。杜牧曰：後周遣將帥突厥之眾逼齊，齊將段韶禦之。時大雪之後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，從西而下，去城二里，諸將欲逆擊之。韶曰：步人氣力勢自有限，今積雪既厚，逆戰非便，不如陳以待之；彼勞我佚，破之必矣。既而交戰，大破之，前鋒盡殞，自餘遁矣。賈林曰：敵處便利，我則不往，引兵別據，示不敵其軍；敵謂我無謀，又來攻襲。如此，則反令敵倦，而我不勞。孟氏曰：若敵已處便勢之地，己方赴利，士馬勞倦，則不利矣。梅堯臣曰：先至待敵則力完，後至趨戰則力屈。何氏曰：戰國秦師伐韓，圍闔與。趙遣將趙奢救之。軍士許歷曰

：秦人不意趙師至此，其來氣盛，將軍又厚集其陳以待之，不然鈴敗。又曰：先據北山者勝，後至者敗。趙奢即發萬人趨之。秦兵後至，爭山不得上。趙奢縱兵擊之，大破秦軍，遂解閻與之圍。後漢初，諸將征魄囂，為囂所敗。光武令悉軍柁色。未及至，魄罵乘勝，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，因分遣巡取柁邑。漢將馮異即馳馬欲先據之。諸將皆曰：虜兵盛而新乘勝，不可與爭；宜止軍此地，徐思方略。異曰：虜兵方盛臨境，狙伙小利，遂欲深入；若得柁邑，三輔動搖，是吾憂也。夫攻者不足，守者有餘，今先據城，以佚待勞，非所以爭鋒也。遂潛往，閉城偃旗鼓。行巡不知，馳赴之。異乘其不意，卒擊鼓建旗而出，巡軍驚亂奔走，追而大破之。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，軍過蒲津，涉洛至許原。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。齊神武聞周文至，引軍來會。詰朝侯騎告齊神武軍且至。周文步將李弼曰：彼眾我寡，不可平地置陳。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。遂軍至渭曲，背水東西為陳；合戰，大破之。張預曰：便利之地，彼已據之，我方趨彼以戰，則士馬勞倦，而力不足。或謂所戰之地，我宜先到，立陳以待彼，則已佚矣；彼先結陳，我後至，則我勞矣。若宋人已成列，楚師未既濟之類。

故善戰者，致人而不致於人。

李荃曰：故能政人之勞，不致人之佚也。杜牧曰：致令敵來就我，我當蓄力待之，不就敵人，恐我勞也。後漢張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。耿拿進兵，先脅巨里，使多伐樹木，揚言以填坑塹。數日有降者言，邑聞食欲攻巨里，謀來救之。食乃嚴令軍中趨修攻具，宣勒諸部，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。陰緩生口，令得亡歸。歸者以拿期告邑。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。拿喜謂諸將曰：吾修攻具者，欲誘致邑耳；今來，適其所求也。即分三千人守巨里，自引精兵上岡阪，乘高大破之，遂臨陳斬費邑。杜佑曰：言兩軍相遠，疆弱俱敵，彼可使歷險而來，我不可歷險而往。必能引致敵人，已不往從也。梅堯臣曰：能令敵來，則敵勞；我不往就，則我佚。王哲曰：致人者，以佚乘其勞；致於人者，以勞乘其佚。何氏曰：令敵自來。張預曰：致敵來戰，則彼勢常虛；不往赴戰，則我勢常實。此乃虛實彼我之衍也。耿拿先逼巨里以誘政費邑近之。

能使敵人自至者，利之也；

曹操曰：誘之以利也。李荃曰：以利誘之，敵則自遠而至也。趙將李牧誘匈奴，則其義也。杜牧曰：李牧大縱畜牧人眾滿野，匈奴小入，佯北不勝，以數千人委之。單于大喜，率眾來入，牧大破之，殺匈奴十萬騎，單于奔走，歲餘不敢犯邊也。梅堯臣曰：何能自來？示之以利。何氏曰：以利誘之而來，我佚敵勞。張預曰：所以能致敵之來者，誘之以利耳。李牧佯北以致匈奴，楊素

毀車以誘突厥是也。

能使敵人不得至者，害之也。

曹操曰：出其所又趨，攻其所又救。李荃曰：害其所急，彼又釋我而自固也。魏人寇趙邵鄴，乞師於齊。齊將田忌欲救趙，孫臏曰：夫解紛者不控捲，救國者不搏揪，批亢擣虛，形格勢禁，則自解爾。今二國相持，輕銳竭於外，痕老殆於內，我襲其虛，彼又解圍而奔命，所謂一舉存趙而弊魏也。後魏果釋趙而奔大梁，遭齊人於馬陵，魏師敗績。杜牧曰：曹公攻河北，師次頓丘，黑山賊于毒等攻武陽。曹公乃引兵西入山，攻毒本屯，毒聞之，棄武陽還。曹公要擊於內，大破之也。陳皞曰：子胥疲楚師，孫臏走魏將之類也。杜佑曰：致其所鈴走，攻其所又救，能守其險害之要路，敵不得自至。故王子曰：一貓當穴，萬鼠不敢出；一虎當漢，萬鹿不敢過。梅堯臣曰：敵不得來，當制之以害。王哲曰：以害形之，敵患之而不至。張預曰：所以能令敵人、又不得至者，害其所顧愛耳。孫臏直走大梁，而解鄧鄴之圍是也。

故敵佚能勞之，

曹操曰：以事煩之。李荃曰：攻其不意，使敵痕於奔命。杜牧曰：高類言平陳之策於隋祖曰：江北地寒，田收差晚，江南土熱，水田早熟。量彼收穫之際，徵兵上馬，聲言掩襲，彼又屯兵禦守，足得廢其農時。彼既聚兵，我便解甲。於是陳人始病。梅堯臣曰：撓之使不得休息。王哲曰：巧政之也。何氏曰：春秋時，吳王闔閭問於伍員曰：伐楚何如？對曰：楚執政眾，莫適任息，若為三師以肆焉：一師至，彼鈴皆出；彼出則歸，彼歸則出，彼又道弊。亟肆以疲之，多方以誤之，既罷，而後以三軍繼之，鈴大克之。闔閭從之，楚於是乎始病。吳遂入郢。張預曰：為多方以誤之之術，使其不得休息。或曰：彼若先處戰地以待我，則是彼佚也，我不可起而與之戰。我既不往，彼鈴自來，即是變佚為勞也。

飽能饑之，

曹操曰：絕糧道以饑之。李荃曰：焚其積聚，艾其禾苗，絕其糧道。杜牧曰：我為主，敵為客，則可以絕糧道而饑之。如我為客，敵為主，則如之何？答曰：饑敵之術，非止絕糧道。但能饑之則是。隋高類平陳之策曰：江南土薄，舍多茅竹，有畜積，皆非地害。密遣人因風縱火，待敵修立，更復燒之，不出數年，自可財力俱盡。遂行其策，由是陳人益困。三國時，諸葛誕、文欽據壽春，及招吳請援，司馬景王討之，謂諸將曰：彼當突圍，次一朝之命；或謂大軍不能久，省食喊口，冀有他變。料賊之情，不出此二者，當多方以亂之。因命合圍，遣羸疾寄穀淮北廩，軍士豆人三升。誕、欽聞之，果喜。景王愈羸形以示之，誕等益寬恣食。俄而城中糧盡，攻而拔之。隋末，宇文化及

率兵攻李密於黎陽。密知化及糧少，因偽和之，以弊其眾。化及大喜，恣其兵食，冀密續之。其後食盡，其將王智略、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，前後相繼，化及以此遂敗。陳暉曰：饑敵之衛，在臨事應機。梅堯臣曰：要其糧，使不得續。王哲曰：謂敵人足食，我能使之饑乏耳。曹公曰：絕其糧道。哲謂火積亦是也。何氏曰：如吳楚反，周亞夫曰：楚丘剽輕。難與爭鋒，願以梁委之，絕其食道，乃可制也。亞夫會兵滎陽，吳攻梁，梁急請救，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，深壁而守，使輕騎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。兵乏糧，饑欲退，數挑戰，終不出，乃引兵去。精兵追擊，大破之。王莽末，天下亂，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，為莽將甄阜、梁丘賜所敗。復收會兵眾，還保於棘陽。阜、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，引精兵十餘萬人南渡，橫臨泚水，阻兩山間為營，絕後橋，示無還心。伯升於是大饗軍士，設盟約，休卒三日，為六部港師，夜起，襲取藍鄉，盡獲其輜重。明晨，自南攻甄阜，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。乏食陳漬，遂斬阜、賜。唐輔公祐遣其偽將馮惠亮、陳當世領水軍屯于博望山，陳正通、河間王孝恭徐紹宗率步騎軍于青州山。河間王孝恭至，堅壁不與闕，使奇兵斷其糧道。賊漸餒，夜薄我營，孝恭安外不動。明日，縱羸兵以攻賊壘，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陳以待之。俄而攻壘者敗走，出追，奔數里，遇祖尚軍與戰，大敗之。正通棄營而走。張預曰：我先舉兵，則我為客，彼為主；為客則食不足，為主則飽有餘。若奪其畜積，掠其田野，因糧於彼，館穀於敵，則我反飽，彼反饑矣。則是變客為主一也。不鈴焚其積果，廢其農時，然後能饑敵矣。或彼為客，則絕其糧道，廣武君欲請奇兵以遮絕韓信軍後是也。

安能動之。

曹操曰：攻其所鈴愛，出其所鈴趨，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。李荃曰：出其所鈴趨，擊其所不意，攻其所又#1愛，使不得不救也。杜牧曰：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，阻遼水以拒魏軍。宣王曰：賊堅營高壘，以老我師，攻之正入其計，古人云：敵雖高壘，不得不與我戰者，攻其所又救。我今直指襄平，則人懷內懼，懼而求戰，破之又矣。遂整陳而過。賊見兵出其後，果來邀之；乃縱擊，大破之，竟平遼東。陳暉曰：左傳楚伐宋，宋告急於晉，晉先秒曰：我執曹君，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，楚愛曹衛，又不許也。喜路怒頑，能無戰乎？遂破楚師。孟氏註同曹操。梅堯臣曰：趨其所顧，所不得止。王哲同李荃註。何氏曰：攻其所愛，豈能安視而不動哉？張預曰：彼方安守，以為自固之衛，不欲速戰，則當攻其所鈴救，使不得已而須出。央駢堅壁，秦伯挑其裨將，遂皆出戰是也。

出其所不趨，趨其所不意。

曹操曰：使敵不得相往而救之也。何氏曰：今敵人須應我。

行千里而不勞者，行於無人之地也。

曹操曰：出空擊虛，避其所守，擊其不意。李荃曰：出敵無備，從孤擊虛，何人之有。杜牧曰：梁元帝時，西蜀稱帝，率兵東下，將攻元帝。西魏大將周文帝曰：平蜀制梁，在茲一舉。諸將多有異同。文帝謂將軍尉遲迴曰：伐蜀之事，一以委公。然計將安出？迴曰：蜀與中國隔絕百餘年矣，恃其山川險阻，不虞我師之至。宜以精甲銳騎，星夜奔襲之。平路則倍道兼行，險途則緩兵漸進。出其不意，衝其腹心，鈴向風不守。竟以平蜀。言不勞者，空虛之地，無敵人之虞，行止在我，故不勞也。陳暉曰：夫言空虛者，非止為敵人不備也。但備之不嚴，守之不固，將弱兵亂，糧少勢孤，我整軍臨之，彼爻望風自潰。是我不勞苦，如行無人之地。梅堯臣曰：出所不意。何氏曰：曹公北征烏桓，謀臣郭嘉曰：兵貴神速，今千里襲人，輜重多，難以趨利。且彼聞之，得以為備。不如留輜重，輕兵兼道以出，掩其不意。公乃密出盧龍塞，直指單于庭。虜卒聞公至，惶怖合戰，大破之，斬雖頓及名王已下。又唐吐谷渾寇邊，以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，輕途二千里，行空虛之地，平吐谷渾而還。故太宗曰：且李靖三千輕騎，深入虜庭，克復定襄，古今未有也。張預曰：掩其空虛，攻其無備，雖千里之征，人不疲勞。若鄧艾伐蜀，由陰平之徑，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。

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；

李荃曰：無虞易取。杜牧曰：警其東，擊其西，誘其前，襲其後。後漢張步都劇使弟藍守西安，又令別將守臨淄，去臨淄四十里，耿拿引軍營其間。食視西安城小而堅，藍兵又精；臨淄名雖大，其實易攻。拿令軍吏治攻具，後五日攻西安，縱生口令歸。藍聞之，晨夜守城。至期，夜半，拿勒諸將專食，及明，至臨淄城下。護軍苟梁等爭之，以為宜速攻西安。拿曰：西安聞吾欲攻，日夜為備。臨淄出其不意，至鈴驚擾，吾攻之，一日鈴拔。技臨淄，即西安勢孤，所謂擊一得兩。盡如其策。後漢末，朱雋擊黃巾賊帥韓忠於宛。雋作長圍，起土山，以臨其城內。因鳴鼓攻其西南，賊悉眾赴之；雋自將精兵五千，掩其東北，乘城而入。忠乃退保小城，惶懼乞降。陳暉曰：國家征上黨，王宰知劉棋恃天井之險，不為固守之計。宰悉力攻奪而後守，棋失其險，終陷其巢穴也。梅堯臣曰：言擊其南，實攻其北。王哲曰：攻其虛也。謂將不能，兵不精，壘不堅，備不嚴，救不及，食不足，心不一爾。張預曰：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，使敵人莫之能備；莫之能備，則吾之所攻者，乃敵之所不守也。耿食之克臨淄，朱雋之討黃巾，但其一端耳。

守而必固者，守其所不攻也。

杜牧曰：不攻尚守，何況其所攻乎。漢太尉周亞夫擊七國於昌邑也，賊奔

壁東南陬，亞夫使備其西北。俄而賊精卒攻西北，不得入，因遁走，追破之。陳皞曰：無慮敵不攻，慮我不守。無所不攻，無所不守，乃用兵之計備也。梅堯臣曰：賊擊我西，亦備乎東。王哲曰：守以實也。謂將能、兵精、壘堅、備嚴、救及、食足、心一爾。張預曰：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，使敵人莫之能測；莫之能測，則吾之所守者，乃敵之所不攻也。周亞夫擊東南而備西北，亦是其一端也。

故善攻者，敵不知其所守；善守者，敵不知其所攻。

曹操曰：情不泄也。李荃曰：善攻者，器械多也；東魏高歡攻鄴是也。善守？饌備也；周韋孝寬守晉州是也。杜牧曰：攻取備禦之情不泄也。賈林曰：教令行，人心附，備守堅固，微隱無形，敵人猶豫，智無所措也。梅堯臣曰：善攻者機密不泄，善守者周備不隙。王誓曰：善攻者，待敵有可勝之隙，速而攻之，則使其不能守也。善守者，常為不可勝，則使其不能攻也。云不知者，攻守之計不知所出耳。何氏曰：言攻守之謀，令不可測。張預曰：夫守則不足，攻則有餘。所謂不足者，非力弱也，蓋示敵以不足，則敵鈴來攻，此是敵不知其所攻也。所謂有餘者，非力彊也，蓋示敵之有餘，則敵又自守，此是敵不知其所守也。情不外泄，積乎攻守者也。

微乎微乎，至於無形，神乎神乎，至於無聲，故能為敵之司命。

李荃曰：言二遁用兵之奇正，攻守微妙，不可形於言說也。微妙神乎，敵之死生，懸形於我，故曰司命。杜牧曰：微者，靜也；神者，動也。靜者守，動者攻，敵之死生，悉懸於我，故如天之司命。杜佑曰：言其微妙，所不可見也。言變化之形，倏忽若神，故能料敵死生，若天之司命也。梅堯臣曰：無形，則微密不可得而窺；無聲，則神速不可得而知。王哲曰：微密則難窺，神速則難應，故能制敵之命。何氏曰：武論虛實之法至於神微，而後見成功之極也。吾之實，使敵視之為虛；吾之虛，使敵視之為實；敵之實，吾能使之為虛；敵之虛，吾能知其非實。蓋敵不識吾虛實，而吾能審敵之虛實也。吾欲攻敵也，知彼所守者為實，而所不守者為虛，吾將避其堅，而攻其脆，批其亢，而擣其虛。敵欲攻我也，知彼所攻者為不急，而所不攻者為要，吾將示敵之虛，而闕吾之實，彼示形在東，而吾設備於西。是故吾之攻也，彼不知其所當守；吾之守也，敵不料其所當攻。攻守之變，出於虛實之法。或藏九地之下，以喻吾之守；或動九天之上，以比吾之攻。滅跡而不可見，韜聲而不可聞，若從地出天下，倏出問入，星耀鬼行，入乎無間之域，旋乎九泉之淵。微之微者，神之神者，至於天下之明目不能窺其形之微，天下之聰耳不能聽其聲之神，有形者至於無形，有聲者至於無聲。非無形也，敵人不能窺也；非無聲也，敵人不能聽也。虛實之變極也。善守兵者，通於虛實之變，遂可以入於神微

之奧；不善者案然尋微窮神，而泥其用兵之跡，不能泯其形聲，而至於聞見者，是不知神微之妙，固在虛實之變也。三軍之眾，百萬之師，安得無形與聲哉？但敵人不能窺聽耳。張預曰：攻守之術，微妙神密，至於無形之可觀，無聲之可聞，故敵人死生之命，皆主於我也。

進而不可禦者，衝其虛也；退而不可追者，速而不可及也。

曹操曰：卒往進攻其虛、懈，退又疾也。李荃曰：進者襲空虛懈怠，退者又輜重在先，行遠而大軍始退，是以不可追。後趙王石勒兵在葛陂，苦雨，欲班師于鄴，懼晉人躡其後。用張賓計，令輜重先行，遠而不可及也。此荃以速字為遠者也。杜牧曰：既攻其虛，敵鈴敗；敗喪之後，安能追我？我故得以疾退也。陳皞曰：杜說非也。曹公之圍張繡也，城未拔力未屈而去之。繡兵出襲其後，賞翎止之，繡不聽，果被曹公所敗。繡謂翎曰：公既能知其敗，鈴能知其勝。翎曰：復以敗卒襲之。繡從之，曹公果敗。豈是敗喪之後，不能追之哉？蓋言乘虛而進，敵不知所禦；逐利而退，敵不知所追也。杜佑曰：神天其虛空也。梅堯臣曰：進乘其虛，則莫我禦；退因其弊，則莫我追。何氏曰：兵進則衝虛，兵退則利速；我能制敵，而敵不能制我也。張預曰：對壘相持之際，見彼之虛隙，則急進而禱之，敵豈能禦我也？獲利而退，則速還壁以自守，敵豈能追我也？兵之情主速，風來電往，敵不能制。

故我欲戰，敵雖高壘深溝，不得不與我戰者，攻其所必救也；

曹操、李荃曰：絕其糧道，守其歸路，攻其君主也。杜牧曰：我為主，敵為客，則絕其糧食，守其歸路。若我為客，敵為主，則攻其君主。司馬宣王攻遼東，直指襄平是也。梅堯臣曰：攻其要害。王哲曰：曹公曰：絕糧道，守歸路，攻君主也。誓謂敵若堅守，但能攻其所又救，則與我戰矣。若耿食欲攻巨里以致費邑亦是也。何氏曰：如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，汎舟潛濟遼水，作長圍，忽棄賊而向襄平。諸將言：不攻賊而作長圍，非所以示眾也。宣王曰：賊堅營高壘，欲以老吾兵也。古人言曰：敵雖高壘，不得不與我戰者，攻其所鈴救也。賊大眾在此，則窟穴虛矣；我直指襄平，又人懷內懼，懼而求戰，破之又矣。遂整陳而過。賊見兵出其後，果邀之。宣王謂諸將曰：所以不攻其營，正欲致此，不可失也。乃縱兵逆擊，大破之，三戰皆捷。唐馬燧討田悅，時軍揖少，悅深壁不戰。燧令諸軍持十艮糧，進次倉口，與悅夾洹水而軍。李抱真、李尤問曰：糧少而深入，何也？燧曰：糧少利速戰。兵法善於致人，不致於人。今田悅與淄、青、兗三軍為首尾，計欲不戰以老我師。若分兵擊其左右，兵少未可又破，悅且來救，是前後受敵也。兵法所謂攻其又救，彼固當戰也。燧為諸軍合而破之。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，日挑戰，悅不敢出。恒州兵以軍少，懼為燧所并，引軍合於悅。悅與燧明日復挑戰，乃伏兵萬人，欲邀

燧。燧乃引諸軍半夜皆食，先鷄鳴時，擊鼓吹角，潛師傍洹水，徑赴魏州。令曰：聞賊至，則止為陳。又令百騎吹鼓角，皆留於後，仍抱薪持火，待軍畢發，止鼓角，匿其旁，伺悅軍畢渡，焚其橋。軍行十數里，乃率淄、青、兗州步騎四萬餘人，瑜橋掩其後，乘風縱火，鼓譟而進。燧乃坐甲令無動，命前除草斬荊棘，廣百步以為陳。募勇力得五千餘人，分為前列，以俟賊至。比悅軍至，則火止氣乏，力少衰，乃縱兵擊之，悅軍大敗。悅走橋，橋已焚矣。悅軍亂赴水，斬首二萬，淄青軍殆盡。張預曰：我為客，彼為主，我兵彊而食少，彼勢弱而糧多，則利在鈴戰。敵人雖有金城湯池之固，不得守其險，而又來與我戰者，在攻其所顧愛，使之相救援也。若楚人圍來，晉將救之。狐偃曰：楚始得曹，而新婚於衛；若伐曹衛。楚又救之，則宋免矣。從之而解。又晉宣帝討公孫文懿，忽棄賊而走襄平，討其巢穴。賊果出邀之，遂逆擊，三戰皆捷，亦其義也。

我不欲戰，畫地而守之。

曹操曰：軍不欲煩也。李荃曰：拒境自守也。若入敵境，則用天一遁甲真人閉六戊之法，以刀畫地為營也。孟氏曰：以物畫地而守，喻其易也。蓋我能戾敵人之心，不敢至也。

敵不得與我戰者，乖其所之也。

曹操曰：乖，戾也。戾其道，示以利害，使敵疑也。李荃曰：乖，異也。設奇異而疑之，是以敵不可得與我戰。漢上谷太守李廣縱馬卸安，疑也。杜牧曰：言敵來攻我，我不與戰，設權變以疑之，使敵人疑惑不次，與初來之心乖戾，不敢與我戰也。曹公爭漢中地，蜀先主拒之。時將趙雲守別屯，將數十騎輕出，卒遇大軍。雲且闕且卻。公軍追至，圍雲。入營，史大開門，偃旗息鼓。曹公軍疑有伏，引去。諸葛武侯屯於陽平，使魏延諸將并兵東下，武侯惟留萬人守城。候白司馬宣王曰：亮在城中，兵少力弱。將士失色，亮時意氣自若，動軍中悉外旗息鼓，不得輒出，開四門掃地卻灑。宣王疑有伏，於是引去，趨北山。亮謂參佐曰：司馬懿謂吾有設伏，循山走矣。宣王後知，頗以為恨。曹公與呂布相持，公軍出收麥，布領眾卒至。公營止有千人出陳，半隱於堤下，呂布遲疑不敢進，曰：曹操多詐，勿入伏中。遂引兵去。陳疇曰：左傳楚令尹子元伐鄭，入自純門，至于遠市，懸門不發。子元曰：鄭有人焉。乃還。賈林曰：置疑兵於敵惡之所，屯營於形勝之地，雖未修壘塹，敵人不敢來攻我也。梅堯臣曰：畫地，喻易也。乖其道而示以利，使其疑而不敢進也。王誓曰：畫地，言易，且明制之鈴有道也。張預曰：我為主，彼為客，我糧多而卒寡，彼食少而兵眾，則利在不戰；雖不為營壘之固，敵鈴不敢來與我戰者，示以疑形，乖其所往也。若楚人伐鄭，鄭懸門不發，勁楚言而出，楚師不敢進而遁

。又司馬懿歌攻諸葛亮，亮偃旗外鼓，開門卻灑。懿疑有伏兵，遂引而去。亦其義也。

故形人而我無形，則我專而敵分#3。

杜佑曰：我專一而敵分散。梅堯臣曰：他人有形，我形不見，故敵分兵以備我。張預曰：吾之正，使敵視以為奇，吾之奇，使敵視以為正，形人者也。以奇為正，以正為奇，變化紛紜，使敵莫測，無形者也。敵形既見，我乃合眾以臨之；我形不彰，彼鈴分勢以防備。

我專為一，敵分為十，是以十攻其一也，

杜佑曰：我料見敵形，審其虛實，故所備者少，專為一屯。以我之專，擊彼之散卒，為十共擊一也。梅堯臣曰：離一為十，我常以十分擊一分。

則我眾而敵寡；

杜佑曰：我專為一，故眾；敵分為十，故寡。張預曰：見敵虛實，不勞多備，故專為一屯。彼則不然，不見我形，故分為十處。是以我之十分，擊敵之一分也。故我不得不眾，敵不得不寡。

能以眾擊寡者，則吾之所與戰者，約矣。

杜牧曰：約猶少也。我深塹高壘，滅跡韜聲，出入無形，攻取莫測。或以輕兵健馬，衝其空虛；或以彊弩長弓，奪其要害。觸左履右，突後驚前。晝日誤之以旌旗，暮夜惑之以大鼓。故敵人畏懼，分兵防虞。譬如登山瞰城，垂簾視外，敵人分張之勢，我則盡知，我之攻守之方，敵則不測。故我能專一，敵則分離。專一者力全，分離者力寡。以全擊寡，故能鈴勝也。杜佑曰：言約少而易勝。梅堯臣曰：以專擊分，則我所敵少也。王哲曰：多為之形，使敵備已，其實攻者則無備也，故我專敵分矣。專則眾，分則寡，十攻一者，大約言耳。何氏同杜牧註。張預曰：夫勢聚則彊，兵散則弱。以眾彊之勢，擊寡弱之兵，則眾力少而成功多矣。

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，

杜佑曰：言舉動微密，情不可見，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舉，知所舉而不知吾所集。張預曰：無形勢故也。

不可知，則敵所備者多；

梅堯臣曰：敵不知，則處處為備。

敵所備者多，則吾所與戰者，寡矣。

曹操曰：形藏敵疑，則分離其眾備我也。言少而易擊也。王哲曰：與敵鈴戰之地，不可使敵知之；知則并力得拒於我。曹公曰：形藏則敵疑。張預曰：不能測吾車果何出，騎果何來，徒果何從，故分離其眾，所在輒為備，遂致眾散而弱，勢分而衰；是以吾所與接戰之處，以大眾臨孤軍也。

故備前則後寡，備後則前寡，備左則右寡，備右則左寡，無所不備。則無所不寡。

杜佑曰：言敵之所備者多，則士卒無不分散而少。梅堯臣曰：所備皆寡也。

寡者，備人者也，眾者，使人備己者也。

曹操曰：上所謂形藏敵疑，則分離其眾以備我也。李荃曰：陳兵之地，不可令敵人知之；彼疑，則謂眾離而備我也。杜牧曰：所戰之地，不可令敵人知之。我形不泄，則左右、前後、遠近、險易，敵人不知，亦不知我何處來攻，何地會戰，故分兵徹衛，處處防備，形藏者眾，分多者寡，故眾者又勝也，寡者又敗也。孟氏曰：備人則我散，備我則彼分。杜佑曰：敵分散而少者，皆先備人也；敵所以備己多者，由我專而眾故也。梅堯臣曰：使敵愈備，則愈寡也。王誓曰：左右前後俱備，則俱寡。何氏同諸註。張預曰：左右前後，無處不為備，則無處不兵寡也。所以寡者，為兵分而廣備於人也；所以眾者，為勢專而使人備己也。

故知戰之地，知戰之日，則可千里而會戰。

曹操曰：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。李荃曰：知戰之地，則舟車步騎之所便也。魏武以北土未安，拾鞍馬，仗舟楫，與吳越爭強，是以有黃蓋之敗。吳王漁驅吳楚之眾，奔馳於梁鄭之間，此不知戰地日者。故太一遁甲曰：計法三門五將，主客成敗則可知也。於是千里會戰而勝。杜牧曰：宋武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於蜀，宋武曰：往年劉敬宣出內水向黃武，無功而退。賊謂我今應從外水來，而料我當出其不意，猶從內水來也，如此鈴以重兵守涪城，以備內道，若向黃武，正墮其計。今以大眾自外取成都，疑兵向內水，此則制敵之奇也。而慮此聲先馳，賊知虛實，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。函邊書曰：至白帝乃開。諸軍未知處分所由。至白帝，發書曰：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，臧熹、朱林於中水取廣漢，使羸弱乘高艦十餘，由內水向黃武。譙縱果以重兵備內水，齡石滅之。陳暉曰：杜註止言知戰之地，未叙知戰之日。我若伐敵，至期不得與我戰，敵來侵我，我又預備以應之。項羽謂曹咎曰：我十五日鈴定梁地，復與將軍會。苟不知鈴戰之日，安能為約？孟氏曰：以度量知空虛，先知戰地之形，又審又戰之日，則可千里期會，先往以待之。若敵已先至，可不往以勞之。杜佑曰：夫善戰者，又知戰之日，知戰之地。度道設期，分軍雜卒，遠者先進，近者後發，千里之會，同時而合，若會都市。其會地之日，無令敵知，知之則所備處少，不知則所備處多。備寡則專，備多則分；分則力散，專則力全。梅堯臣曰：若能度又戰之地，又戰之日，雖千里之遠，可剋期而與戰。王哲曰：又先知地利敵情，然後以兵法之度量，計其遠近，如其空虛，審敵趣應之所及戰期也。

，如是，則雖千里可會戰而破敵矣。故曹公曰：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者是也。張預曰：凡舉兵伐敵，所戰之地，必先知之；師至之日，能使敵人如期而來，以與我戰。知戰地日，則所備者專，所守者固，雖千里之遠，可以赴戰。若賽叔知晉人禦師爻於穀，是知戰地也，陳湯料烏孫圍兵五日鈴解，是知戰日也。又若孫臧龐涓於馬陵，度日暮又至是也。

不知戰地，不知戰日，則左不能救右，右不能救左，前不能救後，後不能救前，而況遠者數十里，近者數里乎？

杜牧曰：管子曰：計未定而出兵，則戰而自毀也。杜佑曰：敵已先據形勢之地，己方趨利欲戰，則左右前後，疑惑進退，不能相救，況十數里之間也。梅堯臣曰：不能救者，寡也。左右前後，尚不能救，況遠乎？張預曰：不知敵入何地會兵，何日接戰，則所備者不專，所守者不固；忽遇就敵，則倉遽而與之戰，左右前後猶不能相援，又況首尾相去之遠乎？

以吾度之，越人之兵雖多，亦奚益於勝敗哉？

曹操曰：越人相聚紛然無知也。或曰：吳越，偉國也。李荃曰：越，過也。不知戰地及戰日，兵雖過人，安能知其勝敗乎？陳皞曰：孫子為吳王闔閭論兵，吳與越憐，故言越，謂過人之兵，非義也。賈林曰：不知戰地，不知戰日，士眾雖多，不能制勝敗之政，亦何益也。梅堯臣曰：吳越，敵國也。言越人雖多，亦當為我分之而寡也。王哲曰：此武相時料敵也。言越兵雖多，苟不善相救，亦無益於勝敗之數。張預曰：吾字作吳，字之誤也。吳越鄰國，數相侵伐，故下文云：吳人與越人相惡也。言越國之兵，雖日眾多，但不知戰地戰日，當分其勢而弱也。

故曰：勝可為也。

杜牧曰：為勝在我，故言可為之。孟氏曰：若使敵不知戰地期日，我之又勝，可常有也。梅堯臣同杜牧註。王誓、何氏同孟氏註。張預曰：為勝在我故也。形篇云：勝可知而不可為。今言勝可為者何也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，言敵若有備，則不可必為也。今則主以越兵而言，度越人必不能知所戰之地日，故云可為也。

敵雖眾，可使無闕。

杜牧曰：以下四事度量之，敵兵雖眾，使其不能與我闕勝也。孟氏曰：敵雖多兵，我能多設變詐，分其形勢，使不能併力也。賈林曰：敵雖眾多，不知己之兵情，常使急自備，不暇謀罰。梅堯臣曰：苟能寡，何有闕？王哲曰：多益不救，奚所恃而國？張預曰：分散其勢，不得齊力同進，則焉能與我爭？

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，

李荃曰：用兵者取勝之兵法可制。太一遁甲五將之計，以定關格掩迫之數

，得失可知也。孟氏曰：策度敵情，觀其施為，則計數可知。賈林曰：悼俎帷惶之間，以策籌之，我得彼失之計，皆先知也。杜佑曰：策度敵情，觀其所施，計數可知。梅堯臣曰：彼得失之計，我以算策而知。王哲曰：策其敵情，以見得失之數。張預曰：籌策敵情，知其計之得失，若薛公料鯨布之三計是也。

作之而知動靜之理，

李荃曰：侯望雲氣、風烏、人情，則動靜可知也。王莽時，王尋征昆陽，有雲氣如壞山，當營而墜，去地數丈，而光武知其必敗。梁王僧辯營上有如堤之氣，侯景知其必勝。風烏，食豺之類也。此荃以作字為候字者也。杜牧曰：作，激作也。言激作敵人，使其應我，然後觀其動靜理亂之形也。魏武侯曰：兩軍相當，不知其將如何？吳起曰：令賤勇者將銳而擊，交合而北，北而勿罰，觀敵進退，一坐一起，其政以理，奔北不追，見利不取，此將有謀。若其悉眾追北，旗幟雜亂，行止縱橫，責利務得，若此之類，將令不行，擊而勿疑。陳皞曰：作，為也。為之利害，使敵赴之，則知進退之理也。賈林曰：善峴侯者，必知其動靜之理。杜佑曰：喜怒動作察其舉止，則情理可得。故知動靜權變，為其勝負也。梅堯臣曰：彼動靜之理，因我所發而見。王哲曰：候其理當動以否。張預曰：發作久之，觀其喜怒，則動靜之理，可得而知也。若晉文公拘宛春，以怒楚將子玉，子玉遂乘晉軍，是其躁動也。諸葛亮遺巾幘婦人之飾，以怒司馬宣王，宣王終不出戰，此是其安靜也。

形之而知死生之地，

李荃曰：夫破陳設奇，或偃旗鼓，形之以弱；或虛列電火幟幟，形之以彊。投之以死，致之以生，是以死生因地而成也。韓信下井陘，劉裕過大峴，則其義也。杜牧曰：死生之地，蓋戰地也。投之死地鈴生，置之生地必死。言我多方誤撓敵人，以觀其應我之形，然後隨而制之，則死生之地可知也。陳皞曰：敵人既有動靜，則我得見其形。有謀者所處之地必生，無謀者所投之地鈴死也。孟氏曰：形相敵情，觀其所據，則地形勢生死，可得而知。賈林曰：見所理兵形，則可知其死所。梅堯臣曰：彼生死之地，我因形見而識。何氏同杜牧註。張預曰：形之以弱，則彼必進；形之以彊，則彼必退。因其進退之際，則知彼所據之地死與生也。上文云，善動敵者，形之，敵鈴從之是也。死地，謂傾覆之地；生地，謂便利之地。

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。

曹操曰：角，量也。李荃曰：角，量也。量其力精勇，則虛實可知也。杜牧曰：角，量也。言以我之有餘，角量敵人之有餘；以我之不足，角量敵人之不足。管子曰：善攻者料眾以攻眾，料食以攻食；食不存不攻，備不存不攻。司馬宣王伐遼東，司馬陳珪曰：昔攻上庸，八部並進，晝夜不息；故能一旬之

半，技堅城，斬孟達。今者遠來，而更安緩，愚切惑焉。王曰：孟達眾少而食夕一年，吾將四倍於達，而糧不淹一月；以一月圖一年，安可不速。以四擊一，正命半解猶當為之，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。今賊眾我寡，賊飢我飽，雨水乃爾，功力不設，賊糧垂盡，當示無能以安之。既而雨止，晝夜攻之，竟平遼東。梅堯臣曰：彼有餘不足之處，我以角量而審。王哲曰：角，謂相角也。角彼我之力，則知有餘不足之處，然後可以謀攻守之利也。此而上亦所以量敵知戰。張預曰：有餘，彊也；不足，弱也。角量敵形，知彼彊弱之所。唐太宗曰：几臨陳。常以吾彊對敵弱，常以吾弱對敵彊。苟非角量，安得知之？

故形兵之極，至於無形；無形，則深問不能窺，智者不能謀。

李荃曰：形敵之妙，入於無形，問不可窺，智不可謀，是謂形也。杜牧曰：此言用兵之道，至於臻極，不過於無形。無形，則雖有間者深來窺我，不能知我之虛實。彊弱不泄於外，雖有智能之士，亦不能謀我也。梅堯臣曰：兵本有形；虛實不露，是以無形，此極致也。雖使問者以情釣，智者以謀料，可得乎？王哲曰：制兵形於無形，是謂極致，孰能窺而謀之哉？何氏曰：行列在外，機變在內，因形制變，人難窺測，可謂知微。張預曰：始以虛實形敵，敵不能測，故其極致，卒歸於無形。既無形可觀，無進可求，則問者不能窺其隙，智者無以運其計。

因形而錯勝於眾，眾不能知；

曹操曰：因敵形而立勝。李荃曰：錯，置也。設形險之勢，因士卒之勇，而取勝焉。軍事尚密，非眾人之所知也。杜牧曰：窺形可置勝敗，非智者不能，固非眾人所能得知也。梅堯臣曰：眾知我能置勝矣，不知因敵之形。何氏曰：因敵置勝，眾不能知。張預曰：因敵變動之形以置勝，非眾人所能知。

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，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。

曹操曰：不以一形之勝萬形。或曰：不備知也。制勝者，人皆知吾所以勝，莫知吾因敵形制勝也。李荃曰：戰勝，人知之；制勝之法幽密，人莫知。杜牧曰：言已勝之後，但知我制敵人，使有敗形，本自於我，然後我能勝之也。上文云：近而示之遠，遠而示之近，利而誘之，亂而取之，實而備之，彊而避之，怒而撓之，卑而驕之，佚而勞之，親而離之，斯皆制勝之道，人莫知之也。陳皞曰：人但知我勝敵之善，不能知我因敵之敗形。梅堯臣曰：知得勝之跡，而不知作勝之象。王哲曰：若韓信背水技幟是也。人但見水上軍殊死戰，不可敗，及趙軍驚亂遁走，不知吾能制使之然者，以何道也。張預曰：立勝之透，人皆知之，但莫測吾因敵形而制此勝也。

故其戰勝不復，而應形於無窮。

曹操曰：不重複動而應之也。李荃曰：不復前謀以取勝，隨宜制變也。杜

牧曰：敵每有形，我則始能隨而應之以取勝。杜佑曰：死官也。賈林曰：應敵形而制勝，乃無窮。梅堯臣曰：不執故態，應形有機。王誓曰：夫制勝之理惟一，而所勝之形無窮也。何氏曰：已勝之分，不再用也。敵來斯應，不循前法，故不窮。張預曰：已勝之後，不復更用前謀，但隨敵之形而應之，出奇無窮也。

夫兵形象水，

孟氏曰：兵之形勢，如水流遲速之勢，無常也。

水之形，避高而趨下；

梅堯臣曰：性也。

兵之形，避實而擊虛。

梅堯臣曰：利也。張預曰：水趨下則順，兵擊虛則利。

水因地而制流，

杜牧曰：因地之下。梅堯臣曰：順高下也。張預曰：方圓斜直，因地而成形。

兵因敵而制勝。

李荃曰：不因敵之勢，吾何細哉？夫輕兵不能持久，守之又敗重兵挑之鈴出，怒兵辱之，彊兵緩之，將驕宜卑之，將責宜利之，將疑宜反問之，故因敵而制勝。杜牧曰：因敵之虛也。賈林曰：見敵盛衰之形，我得因而立勝。杜佑曰：言水因地之傾側而制其流，兵因敵之虧闕而取其勝者也。梅堯臣曰：隨虛實也。王哲曰：謂隄防疏導之也。何氏曰：因敵彊弱而成功。張預曰：虛實彊弱，隨敵而取勝。

故兵無常勢，

梅堯臣曰：應敵為勢。張預曰：敵有變動，故無常勢。

水無常形；

梅堯臣曰：因地為形。孟氏曰：兵有變化，地有方圓。張預曰：地有高下，故無常形。

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，謂之神。

曹操曰：勢盛鈴衰，形露鈴敗，故能因敵變化，取勝若神。李荃曰：能知此道，謂之神兵也。杜牧曰：兵之勢，因敵乃見；勢不在我，故無常勢。如水之形，因地乃有；形不在水，故無常形。水因地之下，則可漂石；兵因敵之應，則可變化如神者也。梅堯臣曰：隨而變化，微不可測。王哲曰：兵有常理，而無常勢；水有常性，而無常形。兵有常理者，擊虛是也；無常勢者，因敵以應之也。水有常性者，就下是也；無常形者，因地以制之也。夫兵勢有變，則雖敗卒，尚復可使擊勝兵，況精銳乎？何氏曰：行權應變在智略；智略不

可測，則神妙者也。張預曰：兵勢已定，能因敵變動，應而勝之，其妙如神。

故五行無常勝，

杜佑曰：五行更王。王哲曰：迭相克也。

四時無常位，

杜佑曰：四時迭用。王哲曰：迭相代也。

日有短長，月有死生。

曹操曰：兵無常勢，盈縮隨敵。李荃曰：五行者，休囚王相遞相勝也。四時者，寒暑往來無常定也。日月者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。百刻者，春秋二分則日夜均，夏至之日晝六十刻、夜四十刻，冬至之日晝四十刻、夜六十刻，長短不均也。月初為朔，八日為上弦，十五日為望，二十四日為下弦，三十日為晦，則死生義也。孫子以為五行、四時、日月盈縮無常，況於兵之形變，安常定也？梅堯臣曰：皆所以象兵之隨敵也。王哲曰：皆喻兵之變化，非一道也。張預曰：言五行之休王，四時之代謝，日月之盈反，皆如兵勢之無定也。

孫子註解卷之六竟

1 『必』原作『不』，據郭化若譯《十一家注孫子》改。

2 『大』原作『生』，據宋本改。

3 『分』原作『忿』，據宋本改。

4 『敵』原脫，據宋本補。

5 『釣』原作『偽』，據宋本改。

6 『無』原作『有』，據宋本改。

孫子註解卷之七

軍爭篇

曹操曰：兩軍爭勝。李荃曰：爭者，趨利也。虛實定，乃可與人爭利。王哲曰：爭者，爭利，得利則勝，宜先審輕重，計迂直，不可使敵乘我勞也。張預曰：以軍爭為名者，謂兩軍相對而爭利也。先知彼我之虛實，然後能與人爭勝，故次虛實。

孫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將受命於君，

李荃曰：受君命也。遵廟勝之筭，恭行天罰。張預曰：受君命伐叛逆。

合軍聚眾，

曹操曰：聚國人，結行伍，選部曲，起營為軍陳。梅堯臣曰：聚國之眾，合以為軍。王哲曰：大國三軍，總三萬七千五百人；若悉舉其賦，則總七萬五千人。此所謂，合軍聚眾。張預曰：合國人以為軍，聚兵眾以為陳。

交和而舍，

曹操曰：軍門為和門，左右門為旗門，以車為營日轅門，以人為營曰人門，兩軍，相對為交和。李筌曰：交間和雜也。合軍之後，疆弱勇怯，長短向背，間雜而件之，力相兼，後合諸營壘與敵爭之。杜牧曰：周禮以旌為左右和門。鄭司農曰：軍門曰和，今謂之壘門，立兩旌旗表之，以叙和出入明次第也。交者，言與敵人對壘而舍，和門相交對也。賈林曰：舍，止也。士眾交雜和合，而止於軍中，趨利而動。梅堯臣曰：軍門為和門，兩軍交對而舍也。何氏曰：和門相望，將合戰爭利，兵家難事也。張預曰：軍門為和門，言與敵對壘而舍，其門相交對也。或曰：與上下交相和睦，然後可以出兵為營舍。故吳子曰：不和於國，不可以出軍；不和於軍，不可以出陳。

莫難於軍爭。

曹操曰：從始受命，至於交和，軍爭難也。杜牧曰：於爭利害難也。梅堯臣曰：自受命至此為最難。張預曰：與人相對而爭利，天下之至難也。

軍爭之難者，以迂為直，以患為利。

曹操曰：示以遠，速其道里，先敵至也。杜牧曰：言欲爭奪，先以迂遠為近，以患為利，誑給敵人，使其慢易，然後急趨也。陳皞曰：言合軍聚眾，交和而合，皆有舊制，惟軍爭最難也。苟不知以迂為直，以患為利者，即不能與敵爭也。賈林曰：全軍而行爭於便利之地，而先據之，若不得其地，則輸敵之勝，最其難也。杜佑曰：敵途本迂，患在道遠，則先處形勢之地。故曰：以患為利。梅堯臣曰：能變迂為近，轉患為利，難也。王皙曰：曹公曰：示以遠，速其道里，先敵至。皙謂示以遠者，使其不虞而行，或奇兵從間道出也。何氏曰：謂所征之國，路由山險，迂曲而遠。將欲爭利，則當分兵出奇，隨逐鄉導，由直路乘其不備，急擊之，雖有陷險之患，得利亦速也。如鍾會伐蜀，而鄧艾出奇：先至蜀，蜀無備而降。故下云不得鄉導，不能得地利是也。張預曰：變迂曲為近直，轉患害為便利，此軍爭之難也。

故迂其途，而誘之以利，後人發，先人至，此知迂直之計者也。

曹操曰：迂其途者，示之遠也，彼人發，先人至者，明於度數，先知遠近之計也。李筌曰：故迂其途，示不速進，後人發，先人至也。用兵若此，以患為利者。杜牧曰：上解曰：以迂為直，是示敵人以迂遠，敵意已怠；復誘敵以利，使敵心不專。然後倍道兼行，出其不意，故能後發先至，而得所爭之要害也。秦伐韓軍於闕與，趙王令趙奢往救之。去邯鄲三十里，而令軍中曰：有以軍事諫者死，秦軍武安西，秦軍鼓譟勒兵，武安屋瓦皆震。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，奢立斬之。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，復益增壘。秦間來，奢善食而遣之。間以報秦，秦將大喜曰：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，乃增壘，闕與非趙地也。奢既遣秦間，乃巷甲而趨，二日一夜至。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。秦人聞之

，悉甲而至。有一卒曰：先據北山者勝。奢使萬人據之，秦人來爭不得。奢因縱擊，大破之，闕與遂得解。賈林曰：敵途本近，我能迂之者，或以贏兵，或以小利，於他道誘之，使不得以軍爭赴也。梅堯臣曰：遠其途，誘以利，款之也。後其發，先其至，爭之也。能知此者，變迂轉害之謀也。何氏曰：迂途者，當行之途也。以分兵出奇，則當行之途，示以迂變，設勢以誘敵，令得小利縻之，則出奇之兵，雖後發亦先至也。言爭利須料迂直之勢出奇，故下云分合為變，其疾如風是也。張預曰：形勢之地，爭得則勝。凡欲近爭便地，先引兵遠去，復以小利啗敵，使彼不意我進，又貪我利，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。此所謂以迂為直，以患為利也。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，郭淮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。能後發先至者，明於度數，知以迂為直之謀者也。

故軍爭為利，軍爭為危。

曹操曰：善者則以利，不善者則以危。李筌曰：夫軍者，將善則利，不善則危。杜牧曰：善者，計度審也。賈林曰：我軍先至，得其便利之地，則為利。彼敵先據其地，我三軍之眾，馳往爭之，則敵佚我勞，危之道也。梅堯臣曰：軍爭之事，有利也，有危也。又一本作軍爭為利，眾爭為危。何氏曰：此又言出軍行師，驅三軍之眾，與敵人相角逐，以爭一日之勝，得之則為利，失之則為危，不可輕舉。張預曰：智者爭之則為利，庸人爭之則為危；明者知迂直，愚者昧之故也。

舉軍而爭利，則不及；

曹操曰：遲不及也。李筌曰：輜重行遲。賈林曰：行軍用師，必趨其利。遠近之勢，直以舉軍往爭其利，難以速至；可以潛設奇計，迂敵途程，敵不識我謀，則我先而敵後也。杜佑曰：遲不及也。舉軍悉行，爭赴其利，則道路悉不相逮。梅堯臣曰：舉軍中所有而行，則遲緩。王皙曰：以輜重故。張預曰：竭軍而前則行緩而不能及利。

委軍而爭利，則輜重捐。

曹操曰：置輜重，則恐捐棄也。李筌曰：委棄輜重，則軍資闕也。杜牧曰：舉一軍之物行，則重滯遲緩，不及於利；委棄輜重，輕兵前追，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。賈林曰：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。杜佑曰：委置庫藏，輕師而行，若敵乘虛而來，抄絕其後，則已輜重皆悉棄捐。梅堯臣曰：委軍中所有而行，則輜重棄。王皙同曹操註。何氏同杜佑註。張·預曰：委置重滯，輕兵獨進，則恐輜重為敵所掠，故棄捐也。

是故卷甲而趨，日夜不處，

曹操曰：不得休息，罷也。

倍道兼行，百里而爭利，則擒三將軍；

杜佑曰：若不慮上二事，欲從速疾，卷甲束仗，潛軍夜行；若敵知其情，邀而擊之，則三軍之將，為敵所擒也。若秦伯襲鄭，三帥皆獲是也。

勁者先，疲者後，其法十一而至；

曹操曰：百里而爭利，非也；三將軍皆以為擒。李筌曰：一日行一百二十里，則為倍道未行二，行若如此，則勁健者先到，疲者後至。軍健者少，疲者多，且十人可一人先到，餘悉在後，以此遇敵，何三將軍不擒哉？魏武逐劉備，一日一夜行三百里，諸葛亮以為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，言無力也。是以有赤壁之敗。龐涓追孫臏，死於馬陵，亦其義也。杜牧曰：此說未盡也。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為一舍，倍道兼行者再舍；晝夜不息，乃得百里為一舍倍道。若如此爭利，眾疲倦，則三將軍皆須為敵所擒。其法什一而至者；不得已必須爭利，凡十人中擇一人，最勁者先往，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。萬人中先擇十人，平旦先至，其餘繼至；有巳午時至者，有申未時至者，各得不竭其力，相續而至，與先往者足得聲響相接。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，雖千人守之，亦足以拒抗敵人，以待繼至者。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，竇建德十八萬眾而不能前，此可知也。陳皞曰：杜說別是用兵一途，非什一而至之義也。蓋言百里爭利，勁者先，疲者後，十中得一而至，九皆疲困，一則勁者也。賈林曰：路遠人疲，奔馳力盡，如此則我勞敵佚，被擊何疑。百里爭利，慎勿為也。杜佑曰：百里爭利，非也；三將軍皆為擒也。彊弱不伏相待，率十有一人至軍也。罷音疲。梅堯臣曰：軍日行三十里而合。今乃晝夜不休行百里，故三將軍為其擒也。何則？涉途既遠，勁者少，罷者多，十中得一至耳，三將軍者三軍之師也。王皙曰：罷，贏也。此言爭利之道，宜近不宜遠耳。夫衝風之衰，不能起毛羽，彊弩之末，不能穿魯縞。苟日夜兼行，百里趨利，縱使一分勁者能至，固已困乏矣。即敵人以佚擊我之勞，自當不戰而敗。故司馬宣王曰：吾倍道兼行，此曉兵者之所忌也。或曰：趙奢亦卷甲而趨，二日一夜卒勝秦者，何也？曰：奢久并氣積力，增壘遣間，示怯以驕之；使秦不意其至，兵又堅。奢又去闕與五十里而軍，比秦聞之，及發兵至，非二三日不能也。能來，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，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，士卒不勝其佚。具又投之險難，先據高陽，奇正相因，曷為不勝哉？何氏曰：言三將出奇求利，委軍眾輜重，卷甲務速；若晝夜百里不息，則勁者能十至其一。我勞敵佚，敵眾我寡，擊之未必勝也；敗則三將俱擒。以此見武之深戒也。張預曰：卷甲，猶悉甲也。悉甲而進，謂輕重俱行也。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，過六十里已上為倍道，晝夜不息為兼行。言百里之遠，與人爭利，輕兵在前，輜重在後，人罷馬倦，渴者不得飲，飢者不得食；忽遇敵，則以勞對佚，以飢敵飽，又復首尾不相及，故三軍之帥，必皆為敵所擒。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。輕兵之中，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

，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後，況重兵乎？何以知輕重俱行？下文云：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。若止是輕兵，則一日行五十里，不為遠也，焉有半至之理？是必重兵偕行也。

五十里而爭利，則蹶上將軍，其法半至；

曹操曰：蹶，猶挫也。李筌曰：百里則十人一人至，五十里十人五人至，挫軍之威，不至擒也。言道近不至疲。杜牧曰：半至者，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。賈林曰：上猶先也。杜佑曰：蹶，猶挫也。前軍之將，已為敵所蹶敗。梅堯臣曰：十中得五，猶遠不能勝。王皙曰：罷勞之患，減於太半，止挫敗而已。張預曰：路不甚遠，十中五至，猶挫軍威，況百里乎？蹶上將，謂前軍先行也。或問曰：唐太宗征宋金剛，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，亦能克勝者，何也？答曰：此形同而勢異也。且金剛既敗，眾心已沮，迫而滅之，則河東立平，若其緩之，賊必生計。此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。孫子所陳爭利之法。蓋與此異矣。

三十里而爭利，則三分之二至。

曹操曰：道近至者多，故無死敗也。李筌曰：近不疲也，故無死亡。杜牧曰：三十里內，凡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。不言其法者，舉上文可知也。杜佑曰：道近則至者多，故不言死敗，勝負未可知也。古者用師，日行三十里，步騎相須；今徒而趨利，三分之二至。梅堯臣曰：道近至多，庶或有勝。王皙曰：計彼我之勢，宜須爭者，或亦當然。雖三分二至，蓋其精銳者之力，未至勞乏，不可決以為敗，故不云其法也。張預曰：路近不疲，至者太半，不失行列之政，不絕人馬之力，庶幾可以爭勝。上三事，皆謂舉軍而爭利也。

是故軍無輜重則亡，無糧食則亡，無委積則亡。

曹操曰：無此三者，亡之道也。李筌曰：無輜重者，闕所供也。袁紹有十萬之眾，魏武用荀攸計，焚燒紹輜重，而敗紹於官渡。無糧食者，雖有金城，不重於食也。夫子曰：足食足兵，民信之矣。故漢赤眉百萬眾無食，而君臣面縛宜陽。是以善用兵者，先耕而後戰。無委積者，財乏闕也。漢高祖無關中，光武無河內，魏武無兗州，軍北身遁，豈能復振也？杜牧曰：輜重者，器械及軍士衣裝；委積者，財貨也。陳皞曰：此說委軍爭利之難也。梅堯臣曰：三者不可無，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。王皙曰：委積，謂薪鹽蔬材之屬，軍恃此三者以濟，不可輕離也。張預曰：無輜重則器用，不供，無糧食則軍餉不足，無委積則財貨不充，皆亡覆之道。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。

故不知諸侯之謀者，不能豫交；

曹操曰：不知敵情謀者，不能結交也。李筌曰：豫，備也。知敵之情，必備其交也。杜牧曰：非也。豫，先也；交，交兵也。言諸侯之謀，先須知之

，然後可交兵合戰；若不知其謀，固不可與交兵也。陳皞曰：曹說以為不先知敵人之作謀，即不能預結外援。二說並通。梅堯臣曰：不知敵國之謀，則不能預交鄰國以為援助也。張預曰：先知諸侯之實情，然後可與結交；不知其謀，則恐翻覆為患。其鄰國為援，亦軍爭之事，故下文云，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是也。

不知山林、險阻、沮澤之形者，不能行軍；

曹操曰：高而崇者為山，眾樹所聚者為林，坑塹者為險，一高一下者為阻，水草漸洳者為沮，眾水所歸而不流者為澤。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，則不能行師也。梅堯臣曰：山林險阻之形，沮澤寧渟之所，必先審知。張預曰：高而崇者為山，眾木聚者為林，坑坎者為險，一高一下者為阻，水草漸洳者為沮，眾水所歸而不流者為澤，凡此地形悉能知之，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。

不用鄉導者，不能得地利。

李筌曰：入敵境，恐山川隘狹，地土泥濘，井泉不利，使人導之以得地利。易曰：即鹿無虞，則其義也。杜牧曰：管子曰：凡兵主者，必先審知地圖。輾轉之險，濫車之水，名山通谷，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，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，道里之遠近，城郭之大小，名邑廢邑園殖之地，必盡知之，地形出入之相錯者盡藏之，然後不失地利。衛公李靖曰：凡是賊徒，好相掩襲。須擇勇敢之夫，選明察之士，兼使鄉導，潛歷山林，密其聲，晦其跡。或刻為獸足，而卻履於中途；或上冠微禽，而幽伏於藁薄。然後傾耳以遠聽，竦目而深視，專智以度事機，注心而視氣色。覩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，觀樹動則可辨來寇之驅馳。故烽火莫若謹而審，旌旗莫若齊而一。賞罰必重而不欺，刑戮必嚴而不捨。敵之動靜，而我有備也；敵之機謀，而我先知也。陳皞曰：凡此地利，非用鄉人為導引，則不能知地利也。杜佑曰：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，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。梅堯臣曰：凡丘陵原衍之向背，城邑道路之，迂直，非人引導，不能得也。何氏曰：鄉導略曰：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，度其形勢之可否，則徒入於林中，終不能獲鹿矣。出征者，若無彼鄉之人，導其道路之迂直，則雖至于境外，終不能獲寇矣。夫以奉辭致討，趨未歷之地，聲教未通，音驛所絕，深入其阻，不亦艱哉。我孤軍以往，彼密嚴而待，客主之勢已相遠矣；況其專任詭譎，多方以誤我。苟不計而直進，冒危而長驅，躋險則有壅決之害，晝行則有暴來之鬪，夜止則有虛驚之憂。倉卒無備，落其彀中，是乃擁熊虎之師，自投於死地，又安能摩逆壘，蕩狡穴乎？故敵國之山川、陵陸丘阜之可以設險者，林木，蒲葦、茂草之可以隱藏者，道里之遠近，城郭之大小，邑落之寬狹，田壤之肥瘠，溝渠之深淺，蓄積之豐約，卒乘之眾寡，器械之堅脆，必能盡

知之；則虜在目中，不足擒也。昔張騫嘗使大夏，留匈奴中久，導軍知利，善水草處，其軍得以無飢渴。茲亦能獲其便利也。凡用鄉導，或軍行虜獲其人，須防賊謀，陰持姦計，為其誘誤，必在鑿其色，察其情，參驗數人之言，始終如一，乃可為準。厚其頒賞，使之懷恩，豐其室家，使之係心，即為吾人，當無翻覆。然不如素畜堪用者，但能諳練行途，不必土人，亦可任也。仍選腹心智勇之士，挾而偕往，則巨細必審，指蹤無失矣。張預曰：山川之夷險，道路之迂直，必用鄉人引而導之，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。吳伐魯，鄆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。

故兵以詐立，

杜牧曰：詐敵人，使不知我本情，然後能立勝也。梅堯臣曰：非詭道不能立事。王皙曰：謂以迂為直，以患為利也。何氏曰：張形勢攻誤敵也。張預曰：以變詐為本，使敵不知吾奇正所在，則我可為立。

以利動，

杜牧曰：利者，見利始動也。梅堯臣曰：非利不可動。王皙曰：誘之也。何氏曰：量敵可擊則擊。張預曰：見利乃動，不妄發也。傳曰：三軍以利動。

以分合為變者也。

曹操曰：兵一分一合，以敵為變也。李筌曰：以詭詐乘其利動；或合或分，以為變化之形。杜牧曰：分合者，或分或合，以惑敵人；觀其應我之形，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。陳皞曰：乍合乍分，隨而更變之也。孟氏曰：兵法詭詐，以利動敵心；或合或離，為變化之術。梅堯臣王皙同曹操註。張預曰：或分散其形，或合聚其勢，皆因敵動靜而為變化也。或曰：變謂奇正相變，使敵莫測。故衛公兵法云：兵散則以合為奇，兵合則以散為奇。三令五申、三散三合，復歸於正焉。

故其疾如風，

曹操曰：擊空虛也。李筌曰：進退也。其來無跡，其退至疾也。梅堯臣曰：來無形跡。王皙曰：速乘虛也。何氏同梅堯臣註。張預曰：其來疾暴，所向皆靡。

其徐如林，

曹操曰：不見利也。李筌曰：整陳而行。杜牧曰：徐，緩也。言緩行之時，須有行列如林木也；恐為敵人之掩襲也。孟氏曰：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，以防其掩襲。杜佑曰：不見利不前，如風吹林小動，而其大不移。梅堯臣曰：如林之森然不亂也。王皙曰：齊肅也。張預曰：徐，舒也。舒緩而行，若林木之森然，謂未見利也。尉繚子曰：重者如山如林，輕者如炮如燔也。

侵掠如火，

曹操曰：疾也。李筌曰：如火燎原無遺草。杜牧曰：猛烈不可嚮也。賈林曰：侵掠敵國，若火燎原，不可往復。張預曰：詩云：如火烈烈，莫我敢遏。言勢如猛火之熾，誰敢禦我。

不動如山，

曹操曰：守也。李筌曰：駐車也。杜牧曰：閑壁屹然，不可搖動也。賈林曰：未見便利，敵誘誑我，我因不動，如山之安。梅堯臣曰：峻不可犯。王皙曰：堅守也。何氏曰：止如山之鎮靜。張預曰：所以持重也。荀子議兵篇云：圓居而方正，則若盤石然，觸之者角摧。言不動之時，若山石之不可移，犯之者其角立毀。

難知如陰，

李筌曰：其勢不測如陰，不能覩萬象。杜牧曰：如玄雲蔽天，不見三辰。梅堯臣曰幽隱莫測。王皙曰：形藏也。何氏曰：暗祕而不可料。張預曰：如陰雲蔽天，莫覩辰象。

動如雷震。

李筌曰：盛怒也。杜牧曰：如空中擊下，不知所避也。賈林曰：其動也疾不及應。太公曰：疾雷不及掩耳。梅堯臣曰：迅不及避。王皙曰：不虞而至。何氏曰：藏謀以奮如此。張預曰：如迅雷忽擊，不知所避。故太公曰：疾雷不及掩耳，迅電不及瞬目。

掠鄉分眾，

曹操曰：因敵而制勝也。李筌曰：抄掠必分兵為數道，懼不虞也。杜牧曰：敵之鄉邑聚落，無有守兵，六畜財穀，易於剽掠，則須分番次第，使眾人皆得往也，不可獨有所往。如此，則大小強弱，皆欲與敵爭利也。陳皞曰：夫鄉邑村落，因非一處，察其無備，分兵掠之。掠鄉一作指向。賈林曰：三軍不可言遣，故以旌旗指向；隊伍不可語傳，故以麾幟分眾。故因敵陳形可為勢，此尤順訓練分明師徒服習也。梅堯臣曰：以饗士卒。王皙曰：指所鄉以分其眾，鄉音向。何氏曰：得掠物，則與眾分。張預曰：用兵之道，大率務因糧於敵；然而鄉邑之民，所積不多，必分兵隨處掠之，乃可足用。

廓地分利，

曹操曰：分敵利也。李筌曰：得敵地必分守利害。杜牧曰：廓，開也。開土拓境，則分割與有功者。韓信言於漢王曰：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者，刻印刑，忍不能與。今大王誠能反其道，以天下城邑封功臣，天下不足取也。三略曰：獲地裂之。陳皞曰：言獲其土地，則屯兵種蒔，以分敵之利也。賈林曰：廓，度也。度敵所據地利，分其利也。梅堯臣曰：與有功也。王皙曰：廓視地形，以據便利，勿使敵專也。張預曰：開廓平易之地，必分兵守利，不使敵人得

之。或云：得地則分賞有功者。今觀上下之文，恐非謂此也。

懸權而動。

曹操曰：量敵而動也。李筌曰：權，量秤也。敵輕重與吾有銖鎰之別，則動。夫先動為客，後動為主，客難而主易。太一遁甲定計之筭，明動易也。杜牧曰：如衡懸權，秤量已定，然後動也。何氏同杜牧註。張預曰：如懸權於衡，量知輕重然後動也。尉繚子曰：權敵審將而後舉。言權#2量敵之輕重，審察將之賢愚，然後舉也。

先知迂直之計者勝，此軍爭之法也。

李筌曰：迂直道路。勞佚餒寒，生於道路。杜牧曰：言軍爭者，先須計遠近迂直，然後可以為勝。其計量之審，如懸權於衡，不失錙銖，然後可以動而取勝。此乃軍爭勝之法也。梅堯臣曰：稱量利害而動，在預知遠近之方則勝。王皙曰：量敵審輕重而動，又知迂直必勝之道也。張預曰：凡與人爭利，必先量道路之迂直；審察而後動，則無勞頓寒餒之患，而且進退遲速，不失其機，故勝也。

軍政曰：

梅堯臣曰：軍之舊典。王皙曰：古軍書。

言不相聞，故為金鼓；

杜佑曰：金，鈺鐸也。聽其音聲，以為耳候。梅堯臣曰：以威耳也。耳威於聲，不可不清。王皙曰：鼓鞞鈺鐸之屬，坐作進退，疾徐疏數，皆有其節。

視不相見，故為旌旗。

杜佑曰：瞻其指麾，以為目候。梅堯臣曰：以威目也。目威於色，不得明。王皙曰：表部曲行列齊整也。

夫金鼓旌旗者，所以一人之耳目也；

李筌曰：鼓進鐸退旌賞而旗罰，耳聽金鼓目視旌旗，故不亂也。勇怯不能進退者，由旗鼓正也。張預曰：夫用兵既眾占地必廣，首尾相遼耳目不接，故設金鼓之聲使之相聞，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，視聽均齊則雖百萬之眾，進退如一矣，故曰鬪眾如鬪寡，形名是也。

人既專一，則勇者不得獨進，怯者不得獨退，此用眾之法也。

杜牧曰：旌以出令，旗以應號。蓋旗者，即今之信旗也。軍法曰：當進不進，當退不退者，斬之。吳起與秦人戰，戰未合，有一夫不勝其勇，前獲雙首而返，吳起斬之。軍吏進練曰：此材士也，不可斬。吳起曰：信材士，非令也。乃斬之。梅堯臣曰：一人之耳目者，謂使人之視聽齊一而不亂也。鼓之則進，金之則止，麾右則右，麾左則左，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。王皙曰：使三軍之眾，勇怯進退齊一者，鼓鐸旌旗之為也。張預曰：士卒專心一意，惟在於金鼓

旌旗之號令。當進則進，當退則退，一有違者必戮。故曰：令不進而進，與令不退而退，厥罪惟均。尉繚子曰：鼓鳴旗麾，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，將者之過也。言不可賞先登獲隼者，恐進退不一耳。

故夜戰多火鼓，晝戰多旌旗，所以變人之耳目也。

李筌曰：火鼓，夜之所視聽；旌旗，晝之所指揮。杜牧曰：令軍士耳目，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。或曰：夜戰多火鼓，其旨如何？夜黑之後，必無原野列陳，與敵刻期而戰也。軍襲敵營，鳴鼓然火，適足以警敵人之耳，明敵人之目，於我返害，其義安在？答曰：富哉問乎。此乃孫武之微旨也。凡夜戰者，蓋敵人來襲我壘，不得已而與之戰；其法在於立營之法，與陳小同。故志曰：止則為營，行則為陳。蓋大陳之中，必包小陳；大營之內，亦包小營。蓋前後左右之軍，各自有營環遶，大將之營，居於中央，諸營環之，偶落鈎聯，曲折相對，象天之壁壘星。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，下不過五十步，道徑通達，足以出隊列部，壁壘相望，足以弓弩相救。每於十字路，必立小堡，上致柴薪，穴為暗道，胡梯上之，令人看守。夜黑之後，聲鼓四起，即以燔燎。是以賊夜襲我，雖入營門，四顧屹然，復有小營，各自堅守，東西南北，未知所攻。大將營或諸小營中，先知有賊至者，放令盡入，然後擊鼓，諸營齊應，眾堡燎火，明如晝日；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，下瞰敵人，勁弩彊弓，四向俱發，敵人雖有韓、白之將；鬼神之兵，亦無能計也。唯恐夜不襲我，來則必敗。若敵人或能潛入一營，即諸營舉火出兵，四面繞之，號令營中，不得輒動，須與之際，善惡自分。賊若出走，皆在羅網矣。故司馬宣王入諸葛亮營壘，見其曲折，曰：此兵下之奇才也。今之立營，通洞豁達，維以居之，若有賊夜來斫營，萬人一時驚擾。雖多致斥侯，嚴為備守，晦黑之後，彼我不分，雖有眾力，亦不能用。陳皞曰：杜言夜黑之後，必無原野列陳，與敵人刻期而戰，非也。天寶末，李光弼以五百騎趨河陽，多列火炬，首尾不息。史思明數萬之眾，不敢逼之，豈止待賊斫營而已？賈林曰：火鼓旌旗，可以聽望，故晝夜異用之。梅堯臣曰：多者，欲以變惑敵人耳目。王皙曰：多者所以震駭視聽，使懾我之威武聲氣也。傳曰：多鼓鈎聲，以夜軍之。張預曰：凡與敵戰，夜則火鼓不息，晝則旌旗相續，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，使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。越伐吳，夾水而陳。越為左右句卒，使夜或左或右，鼓譟而進。吳師分以禦之，遂為越所敗。是惑以火鼓也。晉伐齊，使司馬斥山澤之險，雖所不至，必旆而疏陳之。齊侯畏而脫歸。是惑以旌旗也。

故#3三軍可奪氣，

曹操曰：左氏言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李筌曰：奪氣，奪其銳勇。齊伐魯，戰於長勺。齊人一鼓，公將戰。曹劌曰：未可。齊人三鼓，劌曰：可

矣。乃戰，齊師敗績。公問其故。劇曰：夫戰，勇氣也。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彼竭我盈，故克之。奪三軍之氣也。杜牧曰：司馬法戰以力久，以氣勝。齊伐魯，莊公將戰於長勺。公將鼓之。曹劇曰：未可。齊人三鼓，劇曰：可矣。齊師敗績。公問其故，對曰：夫戰，勇氣也。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彼竭我盈，故克之。晉將毋丘、儉文欽反，諸軍屯樂嘉，司馬景王御枚徑造之。欽子鴛，年十八，勇冠三軍。曰：及其未定，請登城鼓噪擊之，可破。既而三噪之，欽不能應，鴛退，相與引而東。景王謂諸將曰：欽走矣。發銳軍以追之。諸將曰：欽舊將齋小而銳，引軍內入，未有失利，必不走也。王曰：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鴛鼓而欽不應，其勢已屈，不走何待。欽果引去。王皙曰：震懾衰惰，則軍氣奪矣。何氏曰：淮南子曰：將充勇而輕敵，卒果敢而樂戰，三軍之眾，百萬之師，志厲青雲，氣如飄風，聲如雷霆，誠積踰而威加敵人，此謂氣勢。吳子曰：三軍之眾，百萬之師，張設輕重，在於一人，是謂氣機。故奪氣者有所待，有所乘，則可矣。張預曰：氣者，戰之所恃也。夫舍生稟血，鼓作鬪爭，雖死不省者，氣使然也。故用兵之法，若激其士卒，令上下同怒，則其鋒不可當。故敵人新來而氣銳，則且以不戰挫之，伺其衰倦而後擊；故彼之銳氣，可以奪也。尉繚子謂氣實則鬪，氣奪則走者，此之謂也。曹劇言一鼓作氣者，謂初來之氣盛也；再而衰、三而竭者，謂陳久而人倦也。又李靖曰：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，必也守吾氣，而有待焉。所謂守其氣者，常養吾之氣，使銳盛而不衰，然後彼之氣可得而奪也。

將軍可奪心。

李筌曰：心之令憤，撓之令亂，間之令疏，卑之令驕，則彼之心可奪也。杜牧曰：心者，將軍心中所倚賴以為軍者也。後漢寇恂征隗囂，囂將高峻守高平第一，峻遣軍將皇甫文出謁恂，辭禮不屈；恂怒斬之，遣其副。峻惶恐，即日開城門降。諸將曰：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，何也？恂曰：皇甫文，峻之腹心，其所取計者。今來辭氣不屈，必無降心。全之則文得其計，殺之則峻亡其膽，是以降耳。後燕慕容垂遣子寶率眾伐後魏。始寶之來，垂已有疾。自到五原，道武帝斷其來路，父子問絕。道武乃詭其行人之辭，令臨河告之曰：父已死，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，憂懼以為信然，因夜遁去。道武襲之，大破於參合陂。梅堯臣曰：以鼓旗之變惑奪其氣；軍既奪氣，將亦奪心。王皙曰：紛亂誼譁，則將心奪矣。何氏曰：先須己心能固，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。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，司馬法曰本心固新氣勝者是也，張預曰：心者將之所主也。夫治亂勇怯，皆主於心，故善制敵者，撓之而使亂，激之而使惑，迫之而使懼，故彼之心謀可以奪也。傳曰：先人有奪人之心。謂奪其本心之計也。又李靖曰：攻者不止攻其城、擊其陳而已，必有攻其心之術焉。所謂攻其心者，常養吾之心

，使安閑而不亂，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。

是故朝氣銳，

陳皞曰：初來之氣，氣方盛銳，勿與之爭也。孟氏曰：司馬法曰：新氣勝舊氣。新氣即朝氣也。王皙曰：士眾凡初舉氣說也。

晝氣惰，

王皙曰：漸久少怠。

暮氣歸。

孟氏曰：朝氣，初氣也；晝氣，再作之氣也；暮氣，衰竭之氣也。梅堯臣曰：朝，言其始也；晝，言其中也；暮，言其終也。謂兵始而銳，久則惰而思歸，故可擊。王皙曰：怠久意歸，無復戰理。

故善用兵者，避其銳氣，擊其惰歸，此治氣者也。

李筌曰：氣者，軍之氣勇。杜牧曰：陽氣生於子，成於寅，衰於午，伏於申。凡晨朝陽氣初盛，其來必銳，故須避之；俟其衰，伏擊之，必勝。武德中，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汜水東，建德列陳，彌亙數里。太宗將數騎登高觀之，謂諸將曰：賊度險而囂，是軍無政令；逼城而陳，有輕我心。按兵不出，待敵氣衰，陳久卒飢，必將自退，退而擊之，何往不克。建德列陳自卯至午，兵士飢倦，悉列坐石，又爭飲水。太宗曰：可擊矣。遂戰，生擒建德。陳皞曰：有辰巳列陳，至午未未勝者，午未列陳至申酉未勝者，不必事須晨旦而為陽氣，申午而為衰氣也。太宗之攻建德也，登高而望之，謂諸將曰：賊盡銳來攻，我當少避之，退則可以騎留之。以明不須晨旦也。凡彼有銳，則如此避之；不然則否。杜佑曰：避其精銳之氣，擊其懈惰欲歸，此理氣者也。曹劌之說是也。梅堯臣曰：氣盛勿擊，衰懈易敗。何氏曰：夫人情莫不樂安而惡危，好生而懼死，無故驅之就外尸之地，樂趨於兵戰之場，其心之所畜，非有忿怒欲鬪之氣，一旦乘而激之，冒難而不顧，犯危而不畏，則未嘗不悔而怯矣。今夫天下懦夫，心有所激，則率爾爭鬪，不啻諸、劌。至于操刃而求鬪者，氣之所乘也；氣衰則息，惻然而悔矣。故三軍之視強寇如視處女者，乘其忿怒而有所激也。是以即墨之圍，五千人擊卻燕師者，乘燕剽降掘塚之怒也。秦之鬪士倍我者，因三施無報之怒，所以我怠而秦奮也。二者，治氣有道，而所用乘其機也。張預曰：朝喻始，晝喻中，暮喻末，非以早晚為辭也。凡人之氣，初來新至則勇銳，陳久人倦則衰。故善用兵者，當其銳盛，則堅守以避之，待其惰歸，則出兵以擊之。此所謂善治己之氣，以奪人之氣者也。前趙將遊子遠之敗伊餘羌，唐武德中太宗之破竇建德，皆用此術。

以治待亂，以靜待譁，此治心者也；

李筌曰：伺敵之變，因而乘之。杜牧曰：司馬法曰：本心固。言料敵制勝

，本心已定，但當調治之，使安靜堅固，不為事撓，不為利惑，候敵之亂，伺敵之譁，則出兵攻之矣。陳皞曰：政令不一，賞罰不明，謂之亂。旌旗錯雜，行伍輕囂，謂之譁，審敵如是，則出攻之。賈林曰：以我之整治，待敵之撓亂；以我之清冷，待敵之誼譁，此治心者也。故太公曰，事莫大於必克，用莫大於玄默也。梅堯臣曰：鎮靜待敵，眾心則寧。王皙同陳皞註。何氏曰：夫將以一身之寡，一心之微，連百萬之眾，對虎狼之敵，利害之相雜，勝負之紛揉，權智萬變，而措置於胸臆之中，非其中廓然，方寸不亂，豈能應變而不窮，處事而不迷，卒然遇大難而不驚，案然接萬物而不惑？吾之治足以待亂，吾之靜足以待譁，前有百萬之敵，而吾視之，則如遇小寇。亞夫之禦寇也，堅臥而不起；樂箴之臨敵也，好以整，又好以暇。夫審此二人者，蘊以何術哉？蓋其心治之有定，養之有餘也。張預曰：治以待亂，靜以待譁，安以待躁，忍以特忿，嚴以待懈，此所謂善治己之心，以奪人之心者也。

以近待遠，以佚待勞，以飽待飢，此治力者也。

李筌曰：客主之勢。杜牧曰：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。杜佑曰：以我之近，待彼之遠；以我之閑佚，待彼之疲勞；以我之充飽，待彼之飢虛。此理人力者也。梅堯臣曰：無困竭人力以自弊。王皙曰：以餘制不足，善治力也。張預曰：近以待遠，佚以待勞，飽以待飢，誘以待來，重以待輕，此所謂善治己之力，以困人之力者也。

無邀正正之旗，勿擊堂堂之陳，此治變者也。

曹操曰：正正，齊也；堂堂，大也。李筌曰：正正者，齊整也；堂堂者，部分也。杜牧曰：堂堂者，無懼也。兵者，隨敵而變；敵有如此，則勿擊之，是能治變也。後漢曹公圍鄴，袁尚來救。公曰：尚若從大道來，當避之；若循西山來，此成擒耳。尚果循西山來，逆擊大破之也。梅堯臣曰：正正而來，堂堂而陳，示無懼也，必有奇變。王皙曰：本可要擊，以視整齊盛大，故變。何氏曰：所謂強則避之。張預曰：正正，謂形名齊整也；堂堂，謂行陳廣大也。敵人如此，豈可輕戰？軍政曰：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。又曰：強而避之。言須識變通。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，以應敵人者也。

故用兵之法，高陵勿向，背丘勿逆，

李筌曰：地勢也。杜牧曰：向者，仰也。背者，倚也。逆者，迎也。言敵在高處，不可仰攻；敵倚丘山下來求戰，不可逆之。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，自高趨下者勢順也，故不可向迎。孟氏曰：敵背丘陵為陳，無有後患，則當引軍平地，勿迎擊之。杜佑曰：敵若依據丘陵險阻，陳兵待敵，勿輕攻趨也。既地勢不便，及有殞石之衝也。梅堯臣曰：高陵勿向者，敵處其高，不可仰擊。背丘勿逆者，敵自高而來，不可逆戰。勢不便也。王皙曰：如此不便，則當嚴陳

以待變也。何氏曰：秦伐韓，趙王令趙奢救之。秦人聞之，悉甲而至。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，曰：秦人不意趙師至此，其來氣盛，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，不然必敗。今先據北山上者勝，後至者敗。奢從之，即發萬人趨之。秦兵後至，爭山不得上；奢縱兵擊之，大破秦軍。後周遣將伐高齊，圍洛陽。齊將段韶禦之，登邱坂聊欲觀周軍形勢。至太和谷，便值周軍，即遣馳告諸營，與諸將結陳以待之。周軍以步人在前，上山逆戰。韶以彼步我騎，且却且引，得其力弊，乃遣下馬擊之。短兵始交，周人大潰，並即奔遁。張預曰：敵處高為陳，不可仰攻，人馬之馳逐，弧矢之施發，皆不便也。故諸葛亮曰：山陵之戰，不仰其高；敵從高而來，不可迎之。勢不順也。引至平地，然後合戰。

佯北勿從，

李筌、杜牧曰：恐有伏兵也。賈林曰：敵未衰忽然奔北，必有奇伏，要擊我兵，謹勒將士，勿令逐追。杜佑曰：北，奔走也。敵方戰，氣勢未衰，便奔走而陳兵者，必有奇伏，勿深入從之。故太公曰：夫出甲陳兵，縱卒亂行者，欲以為變也。梅堯臣同杜牧註。

王皙曰：勢不至北，必有詐也，則勿逐。何氏曰：如戰國秦師伐趙，趙奢之子括代康頗將，拒秦於長平。秦陰使白起為上將軍。趙出兵擊秦，秦軍佯敗而走，張二奇兵以劫之。趙軍逐勝，追造秦壁，壁堅不得入。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，絕趙軍後，又一軍五千騎，絕趙壁間。趙軍分而為二，糧道絕。而秦出輕兵擊之，趙戰不利，因築壁堅守，以待救至。秦聞趙食道絕，王自之河內，發卒遮絕趙救及糧食。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，陰相殺食。括中射而死。蜀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，曹公遣夏侯惇、李典拒之。一朝備燒屯去，惇遣諸將追擊之。典曰：賊無故退，疑必有伏。南道窄狹，草木深，不可追也。不聽。惇等果入賊伏裏。典往救，備見救至，乃退。西魏末，遣將史寧與突厥同伐吐谷渾，遂至樹敦，即吐谷渾之舊都，多諸珍藏。而其主先已奔賀真城，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。寧攻之，偽退。吐谷渾人果關門逐之。因回兵奪門，門未及闔，寧兵遂得入，生獲其征南王，俘獲男女財寶，盡歸諸突厥。北齊高澄立，侯景叛歸梁，而圍衫城。澄遣慕容紹宗討之。將戰，紹宗以梁人剽悍，恐其衆之撓也，召將帥而語之曰：我當佯退，誘梁人使前，汝可擊其背。申明誠之。景又命梁人曰：逐北勿過二里。會戰，紹宗走，梁人不用景言，乘敗深入。魏人以紹宗之言為信，爭掩擊，遂大敗之。唐安祿山反，郭子儀圍衛州，偽鄭王慶緒率兵來援，分為三軍。子儀陳以待之，預選射者三千人，伏於壁內，誠之曰：俟吾小卻，賊必爭進，則登城鼓譟，弓弩齊發以逼之。既戰，子儀偽退，而賊果乘之。乃開壘門，遽聞鼓譟，矢注如雨，賊徒震駭。整衆追之，遂虜慶緒。張預曰：敵人奔北，必審真偽。若旗鼓齊應，號令如一，紛紛紜紜，雖退走

，非敗也，必有奇也。不可從之。若旗靡輒亂，人囂馬駭，此真敗卻也。

銳卒勿攻，

李筌曰：避彊氣也。杜牧曰：避實也。楚子伐隋，隋臣季良曰：楚人尚左，君必左，無與王遇。且攻其右，右無良焉，必敗。偏敗，衆乃攜矣。隋少師曰：不當王，非敵也。不從，隋師敗績。陳暉曰：此說是避敵所長，非銳卒勿攻之旨也。蓋言士卒輕銳，且勿攻之；待其懈惰，然後擊之。所謂千里遠鬪，其鋒莫當，蓋近之爾。梅堯臣曰：伺其氣挫。何氏曰：如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，吳將陸遜拒之。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，立數十屯，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。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，於平地立營，欲以挑戰。諸將皆欲擊之。遜曰：備舉軍東至，銳氣始盛，且乘高守險，難可卒攻；攻之縱下，猶難盡克；若有不利，損我必大。今但且獎勵將士，廣施方略，以觀其變。備知其計不行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。遜曰：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，揣之必有巧故也。諸將並曰：攻備當在初，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御持，經七八月，其諸要害，賊已固守，擊之必無利矣。遜曰：備是猾虜，其軍始集，思慮精專，未可干也。今住已久，不得我便，兵疲意沮，計不復生。犄角此寇，正在今日。乃先攻一營，不利。遜曰：吾已曉破之之術。乃令各持一把茅，以火攻，拔之。備因夜遁。魏末，吳將諸葛恪圍新城，司馬景王使毋丘儉、文欽等拒之。儉、欽請戰，景王曰：恪巷甲深入，投兵死地，其鋒未易當。且新城小而固，攻之未可拔。遂令諸將高壘以弊之。相持數日，恪攻城力屈，死傷太半。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，斷其歸路，恪懼而遁。前趙劉曜遣將討羌，大首權渠率衆保險阻，曜將遊子遠頻敗之，權渠欲降，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：往年劉曜自來，猶無若我何。晨，壓子遠壘門。左右勸出戰，子遠曰：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，慶忌之捷，其父新敗，怒氣甚盛，且西戎勁悍，其鋒不可擬也，不如緩之，使氣竭而擊之。乃堅壁不戰。伊餘有驕色。子遠俟其無備，夜分誓衆，秣馬蓐食，先晨具甲掃壘而出，遲明設覆而戰，生擒伊餘于陳。唐武德中，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，江夏王道宗從軍。太宗登玉壁城觀賊，顧謂道宗曰：賊恃其衆，來邀我戰，汝謂如何？對曰：羣賊鋒不可當，易以計屈，難與力爭，令衆深壁高壘，以挫其鋒。烏合之徒，莫能持久，糧運致竭，自當離散，可不戰而擒。太宗曰：汝意見暗與我合。後賊食盡夜遁，一戰敗之。又太宗征薛仁杲於折墘城，賊十有餘萬，兵鋒甚銳，數來挑戰。諸將請戰，太宗曰：我卒新經挫衄，銳氣猶少，賊驟勝，必輕進好國。我且閉壁以折之，待其氣衰而後擊，可一戰而破。此萬全計也。因令軍中曰：敢言戰者斬。相持久之，賊糧盡，軍中頗攜貳，其將相繼來降。太宗知仁杲必腹內離，謂諸將曰：可以戰矣。令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。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驕悍，求戰不得，氣憤者久之，及是盡銳

攻梁實，冀逞其志，梁實固險不出，以挫其鋒。羅睺攻之愈急。太宗度賊已疲，復謂諸將曰：彼氣將衰，吾當取之必矣。申令諸將遲明合戰。令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，出賊之右，先餌之。羅睺併軍共戰，玉軍幾敗。太宗親禦大軍，奄自原北，出其不意。羅睺回師相拒，我師表裏齊奮，呼聲動天。羅睺氣奪，於是大潰。又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，兵至夷陵，銑將文士弘率精卒數萬屯清江。孝恭欲擊之，靖曰：士弘，銑之健將，士卒驍勇。今新出荆門，盡兵出戰，此是救敗之師，恐不可當也。宜且泊南岸，勿與爭鋒，待其氣衰，然後奮擊，破之必矣。孝恭不從，留靖守營，與賊戰。孝恭果敗，奔于南岸。張預曰：敵若乘說而來，其鋒不可當，宜少避之，以伺疲挫。晉楚相持，楚晨壓晉軍而陳，軍史患之。樂書曰：楚師輕窳，固壘以待之，三日必退。退而擊之，必獲勝焉。又唐太宗征薛七臬，賊兵鋒甚銳，數來挑戰。諸將咸請戰，太宗曰：當且閉壘以折之，待其氣衰，可一戰而破也。果然。

餌兵勿食，

李筌曰：秦人毒涇上流。杜牧曰：敵忽棄飲食而去，先須嘗試，不可便食，慮毒也。後魏文帝時，庫莫奚侵擾，詔濟陰王新成率眾討之。王乃多為毒酒；賊既漸逼，使棄營而去。賊至，喜，競飲。酒酣毒作。王簡輕騎縱擊，俘獲萬計。陳皞曰：此之獲勝，蓋非偶然，固非為將之道，垂後世法也。孫子豈以他人不能致毒於人腹中哉？此言喻魚若見餌，不可食也；敵若懸利，不可貪也。曹公與袁紹將文醜等戰，諸將以為敵騎多，不如還營。荀攸曰：此所以餌敵也，安可去之？即知餌兵非止謂真毒也。食字疑或為貪字也。梅堯臣曰：魚貪餌而亡，兵貪餌而敗。敵以兵來釣我，我不可從。王皙曰：餌我以利，必有奇伏。何氏曰：如春秋時，楚伐絞，軍其南門。莫敖屈瑕曰：絞小而輕，輕則寡謀。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。從之。絞人獲三十人。明日，絞人爭出，驅楚役徒於山中。楚人坐其北門，而覆諸山下，大敗之，為城下之盟而還。又如赤眉佯敗，棄輜重走，車載土，以豆覆其上。鄧弘取之，為赤眉所敗。曹公未得濟而放牛馬，馬超取之，而公得渡。又如曹公棄輜重，文醜、劉備分取之，而為公所破。又如後魏廣陽王元深以乜列河誘拔陵，竟來抄掠，拔陵為于謹伏兵所破。此皆餌之之術也。張預曰：三略曰：香餌之下，必有懸魚。言魚貪餌則為釣者所得，兵貪利則為敵人所敗。夫餌兵非止謂真毒於飲食，但以利留敵，皆為餌也。若曹公以畜產餌馬超，以輜重餌袁紹，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，皆是也。

歸師勿遏，

李筌曰：士卒思歸，志不可遏也。杜牧曰：曹公自征張繡於穰，劉表遣兵救繡，以絕軍後。公將引還，繡兵來追，公軍不得進。表與繡復合兵守險，公

軍前後受敵。公乃夜鑿險為地道，悉過輜重，設奇兵，步騎來攻，大破之。公謂荀彧曰：虜遏吾歸師，而與吾死地，吾是以知勝矣。孟氏曰：人懷歸心，必能死戰，則不可止而擊也。杜佑曰：人人有室家鄉國之往，不可遏截之，徐觀其變而制之。梅堯臣曰：敵必死戰。王皙曰：人自為戰也，勿遏塞之。若猶有他慮，則可要而擊。曹公攻鄴，袁尚來救，諸將以為歸師，不如避之。公曰：尚從大道來，則避之；若循西山來者，此成擒耳。蓋大道來則歸意全，循山來則顧負險，且有懼心也。何氏曰：如魏初曹操圍張繡於穰，劉表遣兵救繡，以絕軍後。公將引還，繡兵來追，公軍不得進，連營稍前到安眾。繡與表合兵守險，公軍前後受敵。公乃夜鑿險為地道，悉過輜重，設奇兵。會明，賊謂公為遁也，悉軍來追。乃縱奇兵，步騎夾攻，大破之。公謂荀彧曰：虜遏吾歸師，與吾死地，是以知勝。齊建武二年，魏圍鍾離，張欣泰為軍主，隨崔慧景救援。及魏軍退，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，求輸馬五百匹假道。慧景欲斷路攻之，欣泰說慧景曰：歸師勿遏，古人畏之。兵在死地，不可輕也。慧景乃聽過也。前秦苻堅征晉，至壽春，兵敗還。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，堅將苻叡、竇衝、姚萇討之。苻叡勇果輕敵，不恤士眾。泓聞其至也，懼，率眾將奔關東。叡馳兵邀之。姚萇諫曰：鮮卑有思歸之心，宜驅令出關，不可遏也。叡弗從。戰于華澤，叡敗績被殺。後涼呂弘攻段業於張掖，不勝，將東走。業議欲擊之。其將沮渠蒙遜諫曰：歸師勿遏，窮寇勿追，此兵家之戒。不如縱之以為後圖。業曰：一日縱敵，悔將無及。遂率眾追之，為弘所敗。張預曰：兵之在外，人人思歸，當路邀之，必致死戰。韓信曰：從思東歸之士，何所不克？曹公既破劉表，謂荀彧曰：虜遏吾歸師，吾是以知勝。又呂弘攻段業，不勝，將東走，業欲擊之，或練曰：歸師勿遏，兵家之戒。不如縱之以為後圖。業不從，率眾追之，為弘所敗。古人似此者多，不可悉陳。

圍師必闕，

曹操曰：司馬法曰：圍其三面，闕其一面，所以示生路也。李筌曰：夫圍敵必空其一面，示不固也。若四面圍之，敵必堅守不拔也。項羽坑外黃，魏武圍壺關，即其義也。杜牧曰：示以生路，令無必死之心，因而擊之。後漢妖巫維汜弟子單臣、傅鎮等，相聚入原武城，劫掠吏人，自稱將軍。光武遣臧宮將北軍數千人圍之。賊食多，數攻不下，士卒死傷。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。明帝時為東海王，對曰：妖巫相劫，勢無久立，其中必有悔者；但外圍急，不得走耳。小挺緩令得逃亡，則一亭長足以擒矣。帝即敕令開圍緩守，賊眾分散，遂斬臣、鎮等。大唐天寶末，李光弼領朔方軍，與史思明戰于土門，賊眾退散，四面圍合。光弼令開東南角以縱之。賊見開圍，棄甲急走，因追擊之，盡殲其眾。是開一面也。杜佑曰：若圍敵平陸之地，必空一面以示其虛，欲使戰

守不固，而有去留之心。若敵臨危據險，疆救在表，當堅固守之，未必闕也。此用兵之法。梅堯臣同曹操註。何氏曰：如後漢初，張步據齊地，漢將耿弇總兵討之。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，又分守祝阿、鍾城。弇先擊祝阿，自晨攻城，未日中而拔。故開圍一角，令其衆得奔歸鍾城。鍾城人聞祝何已潰，大恐懼，遂空壁亡去。又朱與徐璆共討黃巾餘賊，韓忠據宛乞降，不許。因急攻之，連城不克。登山睹之，顧謂張超曰：吾知之矣。賊今外圍周固，內營急逼，乞降不受，欲出不得，所以死戰也。萬人一心，猶不可當，況十萬乎？其害甚矣。今不如徹圍，并兵入城。忠見圍解，則勢必自出；出則意散，易破之道也。既而解圍，忠果出戰，因破之。又魏太祖圍壺關，下令曰：城拔，皆坑之。連月不下。曹仁曰：圍城必示之活門，所以開其生路也。今公告之必死，將人自為守。且城固而糧多，攻之則士卒傷，守之則日久。今頓兵堅城之下，攻必死之虜，非良計也。太祖從之，開城遂降。又後魏末，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。尒朱兆、天光、度律、仲遠等四將同會鄴南，士馬精彊，號二十萬，圍神武於南陵山。是時神武馬二千，步卒不滿三萬人。兆等設圍不合，神武連繫牛驢，自塞歸道，於是將士死戰，四面奮擊，大破兆等。張預曰：圍其三面，開其一角，示以生路，使不堅戰。後漢朱隽討賊師韓忠於宛，急攻不克。因謂軍史曰：賊今外圍周固，所以死戰。若我解圍，勢必自出。出則意散，易破之道也。果如其言。又曹公圍壺關，謂之曰：城破，皆坑之。連攻不下。曹仁謂公曰：夫圍城必示之活門，所以開其生路也。今公許之必死，令人自守，非計也。公從之，遂拔其城是也。

窮寇勿迫。

杜牧曰：春秋時，吳伐楚，楚師敗走，及清發，闔閭復將擊之。夫槩王曰：困獸猶鬪，況人乎？若知不免而致死，必敗我。若使半濟，而後可擊也。從之，又敗之。漢宣帝時，趙充國討先零羌。羌覩大軍，棄輜重，欲渡湟水；道阨狹，充國徐行驅之。或曰：逐利行遲。充國曰：窮寇也，不可迫。緩之則走不顧，急之則還致死。諸將曰：善。虜果赴水，溺死者數萬，於是大破之也。陳皞曰：烏窮則搏，獸窮則噬也。梅堯臣曰：困獸猶鬪，物理然也。何氏曰：前燕呂護據野王，陰通晉。事覺，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。將軍傅顏言之恪曰：護窮寇假合，王師既臨，則上下喪氣。殿下前以廣固天險，守易攻難，故為長久之策；今賊形不與往同，宜急攻之，以省千金之費。恪曰：護老賊，經變多矣；觀其為備之道，則未易卒圖也。今圍之於窮城，樵採路絕，內無蓄積，外無疆援，不過於十旬，弊之必矣。何必殘士卒之命，而趨一時之利哉？此謂兵不血刃，而坐以制勝也。遂列長圍守之。凡經六月，而野王潰，護南奔于晉，悉降其衆。五代晉將符彥卿、杜重威經恪北鄙，遇虜於陽城。戎人十萬

，圍晉師於中野，乏水，軍人鑿井，取泥衣絞而吮之，人馬渴死甚衆。彥卿曰：與其束手就擒，曷若以身徇國？我今窮蹙。乃率勁騎出擊之。會大風揚塵，乘勢決戰，戎人大潰。此彥卿為虜十萬所圍，乃窮蹙之寇，遂致死力以求生，戎人不悟之，致敗也。張預曰：敵若焚舟破釜，來決一戰，則不可逼迫，蓋默窮則搏也。晉師敗齊于鞏，齊侯請盟，晉人不許。齊侯曰：請收合餘燼，背城借一。晉人懼而與之盟。吳夫槩王謂困獸猶鬪，漢趙充國言緩之則走不顧，急之則還致死，蓋亦近之。

此用兵之法也。

孫子註解卷之七竟

#1『畫』原作『醉』，據宋本改。

#2『權』原作『相』，據宋本改。

#3『故』原脫，據宋本補。

孫子註解卷之八

九變篇

曹操曰：變其正，得其所用九也。王皙曰：皙謂九者數之極；用兵之法，當極其變耳。逸詩云：九變復貫。不知曹公謂何為九。或曰：九地之變也。張預曰：變者，不拘常法，臨事適變，從宜而行之之謂也。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，故次軍爭。

孫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將受命於君，合軍聚衆。

張預曰：已解上文。

圯地無舍，

曹操曰：無所依也。水毀曰圯。李筌曰：地下曰圯，行必水淹也。陳皞曰：圯，低下也。孔明謂之地獄。獄者，中下四面高也。孟氏曰：太下則為敵所囚。杜佑曰：擇地頓兵，當趨利而避害也。梅堯臣曰：山林、險阻、沮澤之地，不可舍止，無所依也。何氏曰：下篇言圯地則吾將進其塗，謂必固之地，宜速去之也。張預曰：山林、險阻、沮澤，凡難行之道為圯地。以其無所依，故不可舍止。

衢地交合，

曹操曰：結諸侯也。李筌曰：四通曰衢，結諸侯之交地也。賈林曰：結諸侯以為援。梅堯臣曰：夫四通之地，與旁國相通，當結其交也。何氏曰：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，言交結諸侯，使牢固也。張預曰：四通之地，旁有鄰國，先往結之，以為交援。

絕地無留，

曹操曰：無久止也。李筌曰：地無泉井畜牧采樵之處為絕地，不可留也。

賈林曰：谿谷坎險，前無通路曰絕，當速去無留。梅堯臣曰：始去國，始出境，猶不居輕地，是不可久留也。張預曰：去國越境而師者，絕地也。危絕之地，過於重地，故不可淹留久止也。

圍地則謀，

曹操曰：發奇謀也。李筌曰：因地能通。賈林曰：居四險之中曰圍地。敵可往來，我難出入，居此地者，可預設奇謀，使敵不為我患，乃可濟也。梅堯臣曰：往返險迂，當出奇謀。何氏曰：下篇亦云圍地則謀，言在艱險之地，與敵相持，須用奇險詭譎之謀，不至於害也。張預曰：居前隘後固之地，當發奇謀。若漢高為匈奴所圍，用陳平奇計得出，茲近之。

死地則戰。

曹操曰：殊死戰也。李筌曰：置兵於必死之地，人自為私鬪，韓信破趙，此是也。梅堯臣曰：前後有礙，決在死戰。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。王皙註上之五地並同曹公。何氏曰：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者，此地速為死戰則生；若緩而不戰，氣衰糧絕，不死何待也。張預曰：走無所往，當殊死戰，淮陰背水陳是也。從圯地無舍至此為九變，止陳五事者，舉其大略也。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，唯育六事，亦陳其大略也。凡地有勢有變，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，下所叙者是其變也。何以知九變為九地之變？下文云：將不通九變，雖知地形，不能得地利。又九地篇云：九地之變，屈伸之利，不可不察。以此觀之，義可見也。下既說九地，此復言九變者，孫子欲叙五利，故先陳九變。蓋九變五利，相須而用，故兼言之。

塗有所不由，

曹操曰：隘難之地，所不當從；不得已從之，故為變。李筌曰：道有險狹，懼其邀伏，不可由也。杜牧曰：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、耿舒討武陵五谿蠻，軍次下隼，今辰州也。有兩道可入，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，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。帝初以為疑。及軍至，耿舒欲從充道，援以為棄曰費糧，不如進壺頭，搯其咽喉，則賊自破。以事上之帝，從援策，乃進營壺頭。賊乘高守隘，水疾，船不得上。會暑濕，士卒多疫死，援亦中病卒。耿舒與兄好時侯書曰：舒前上言，當先擊充糧，雖難運而兵馬得用；軍人數萬，爭欲先奮。今壺頭竟不得進，大眾怫鬱行死，誠可痛惜。賈林曰：由，從也。途且不利，雖近不從。杜佑曰：阨難之地，所不當從也。不得已從之，故為變也。梅堯臣曰：避其險阨也。王皙曰：途雖可從，而有所不從，慮奇伏也。若趙涉說周亞夫，避穀屯阨陜之間，慮置伏兵；請走藍田，出武關，抵洛陽，間不過差一二日是也。張預曰：險阨之地，車不得方軌，騎不得成列，故不可由也。不得已而行之，必為權變。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，乃敢入井陘口是也。

軍有所不擊，

曹操曰：軍雖可擊，以地險難久，留之失前利，若得之則利薄，困窮之兵，必死戰也。杜牧曰：蓋以銳卒勿攻，歸師勿遏，窮寇勿迫，死地不可攻。或我疆敵弱，敵前軍先至，亦不可擊，恐驚之退走也。言有如此之軍，皆不可擊。斯統言為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，即須不擊，益為知變也。故列於九變篇中。陳皞曰：見小利不能傾敵，則勿擊之，恐重勞人也。賈林曰：軍可威懷，勢將降伏，則不擊，寇窮據險，擊則死戰，可自固守，待其心惰取之。杜佑曰：軍雖可擊，以地險難久，留之失前利，若得之利薄也。窮困之卒，隘陷之軍，不可攻，為死戰也；當固守之，以待隙也。梅堯臣曰：往無利也。王皙曰：曹公曰：軍雖可擊，以地險難久，留之失前利，若得之則利薄。皙謂餌兵銳卒，正正之旗，堂堂之陳，亦是也。張預曰：縱之而無所損，克之而無所利，則不須擊也。又若我弱彼疆，我曲彼直，亦不可擊。如晉楚相持，士會曰：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，不可敵也。不為是征，義相近也。

城有所不攻，

曹操曰：城小而固，糧饒，不可攻也。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，得十四縣也。杜牧曰：操捨華費不攻，故能兵力完全，深入徐州，得十四縣也。蓋言敵於要害之地，深峻城隍，多積糧食，欲留我師；若攻拔之，未足為利，不拔則挫我兵勢，故不可攻也。宋順帝時，荊州守沈攸之反，素蓄士馬，資用豐積，戰士十萬，甲馬二千。軍至郢城，功曹臧寅以為：攻守異勢，非旬日所拔；若不時舉，挫銳損威。今順流長驅，計日可捷；既傾根本，則郢城豈能自固？故兵法曰：城有所不攻是也。攸之不從。郢郡守柳世隆拒仗之。攸之盡銳攻之，不克。衆潰走。入林自縊。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，吏部宇文弼進曰：今用兵須擇地。河陽要衝，精兵所聚，盡力攻之，恐難得志。如臣所見，彼汾之曲，戍小山平，攻之易拔；用武之地，莫過於此。帝不納。師竟無功。復大舉伐齊，卒用弼計以滅齊。國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年間，凡四攻寇。魏薄攻寇之南宮縣，上黨攻寇之臨城縣，太原攻寇之河星鎮。是寇三城池浚壁堅，芻粟米石金炭麻膏，凡城守之資，常為不可勝之計以備。官軍擊虜，攻既不拔，兵頓力疲寇以勁兵來救，故百戰百敗。故三十年間，困天下之功力，攻數萬之寇，四圍其境，通計十歲，竟無尺寸之功者，蓋常墮寇計中，不能知變也。賈林曰：臣忠義重稟命堅守者，亦不可攻也。梅堯臣曰：有所害也。王皙曰：城非控要，雖可攻，然懼於鈍兵挫銳；或非堅實，而得士死力；又剋雖有期，而救兵至，吾雖得之，利不勝其所害也。張預曰：拔之而不能守，委之而不為患，則不須攻也。又若深溝高壘，卒不能下，亦不可攻。如士匄請伐偃陽，荀營曰：城小而固，勝之不武，弗服為笑，是也。

地有所不爭，

曹操曰：小利之地，方爭得而失之，則不爭也。杜牧曰：言得之難守，失之無害。伍子胥諫夫差曰：今我伐齊，獲其地，猶石田也。東晉陶侃鎮武昌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，宜分兵鎮之，侃每不答，而言者不已。侃乃渡水獵，引諸將佐語之曰：我所以設險而禦寇，正以長江耳。邾城隔在江北，內無所倚，外接羣夷；夷中利深，晉人責利，夷不堪命。必引寇虜。乃政禍之由，非禦寇也。且今縱有兵守之，亦無益於江南；若羯虜有可乘之會，此又非所資也。後庾亮戍之，果大敗也。梅堯臣曰：得之無益者。王皙曰：謂地雖要害，敵已據之；或得之無所用，若難守者。張預曰：得之不便於戰，失之無害於己，則不須爭也。又若遼遠之地，雖得之，終非己有，亦不可爭。如吳子伐齊，伍員諫曰：得地於齊，猶獲石田也；不如早從事於越。不聽，為越所滅是也。

君命有所不受。

曹操曰：苟便於事，不拘於君命也。李筌曰：苟便於事，不拘君命。穰苴斬莊賈，魏絳戮揚干是也。杜牧曰：尉繚子曰：兵者，凶器也。爭者，逆德也。將者，死官也。無天於上，無地於下，無敵於前，無主於後。賈林曰：決必勝之機，不可推於君命；苟利社稷，專之可也。孟氏曰：無敵於前，無君於後，闔外之事，將軍制之。梅堯臣曰：從宜而行也。此而上五利也。張預曰：苟便於事，不從君命。夫檠王曰：見

義而行不待命，是也。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為五利。或曰：自圯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為九變。謂此九事，皆不從中覆，但臨時制宜，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。

故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，知用兵矣；

李筌曰：謂上之九事也。杜佑曰：九事之變，皆臨時制宜，不由常道，故言變也。賈林曰：九變，上九事將帥之任機權，遇勢則變，因利則制，不拘常道，然後得其通變之利。變之則九，數之則十，故君命不在常變例也。梅堯臣曰：達九地之勢，變而為利也。王皙曰：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。何氏曰：孫子以九變名篇，解者十有餘家，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，何也？蓋自圯地無舍而下，至君命有所不受，其數十矣，使人不得不惑。愚熟觀文意上下，止述其地之利害爾；且十事之中，君命有所不受，且非地事，昭然不類矣。蓋孫子之意，言凡受命之將，合聚軍眾，如經此九地，有害而無利，則當變之，雖君命使之舍留攻爭，亦不受也。況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，雖知地形，不能得地之利矣。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算也？況下之地形篇云：戰道必勝，主曰無戰，必戰可也。戰道不勝，主曰必戰，無戰可也。厥旨盡在此矣。張預曰

：更變常，道而得其利者，知用兵之道矣。

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，雖知地形，不能得地之利矣。

賈林曰：雖知地形，心無通變，豈惟不得其利，亦恐反受害也。將貴適變也。梅堯臣曰：知地不知變，安得地之利？張預曰：凡地有形有變，知形而不曉變，豈能得地之利？

治兵不知九變之術，雖知五利，不能得人之用矣。

曹操曰：謂下五事也。九變，一云五變。賈林曰：五利五變，亦在九變之中。遇勢能變，則利不變，則害在人，故無常體，能盡此理，乃得人之用也。五變謂：途雖近，知有險阻、奇伏之變而不由；軍雖可擊，知有窮蹙、死鬪之變而不擊；城雖勢孤可攻，知有糧充、兵銳、將智、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；地雖可爭，知得之難守、得之無利、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；君命雖宜從之，知有內御不利之害而不受。此五變者，臨時制宜，不可預定。貪五利者：途近則由，軍勢孤則擊，城勢危則攻，地可取則爭，軍可用則受命。貪此五利，不知其變，豈惟不得人用，抑亦敗軍傷士也。梅堯臣曰：知利不知變，安得人而用？王皙曰：雖知五地之利，不通其變，如膠柱鼓瑟耳。張預曰：凡兵有利有變，知利而不識變，豈能得人之用？曹公言下五事為五利者，謂九變之下五事也，非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。

是故智者之慮，必雜於利害。

曹操曰：在利思害，在害思利，當難行權也。李筌曰：害彼利此之慮。賈林曰：雜一為親，一為難。言利害相參雜，智者能慮之慎之，乃得其利也。梅堯臣同曹操註。王皙曰：將通九變，則利害盡矣。張預曰：智者慮事，雖處利地，必思所以害；雖處害地，必思所以利。此亦通變之謂也。

雜於利，而務可信也；

曹操曰：計敵不能依五地為我害，所務可信也。杜牧曰：信，申也。言我欲取利於敵人，不可但見取敵人之利，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，參雜而計量之，然後我所務之利，乃可申行也。賈林曰：在利之時，則思害以自慎，一云：以害雜利行之，威令以臨之，刑法以戮之，已不二三，則眾務皆信，人不敢欺也。梅堯臣曰：以害參利，則事可行。王皙曰：曲盡其利，則可勝矣。張預曰：以所害而參所利，可以伸己之事。鄭師克蔡，國人皆喜。惟子產懼曰：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，視莫大焉。後楚果伐鄭。此是在利思害也。

雜於害，而患可解也。

曹操曰：既參於利，則亦計於害，雖有患可解也。李筌曰：智者為利害之事，必合於道，不至於極。杜牧曰：我欲解敵人之患，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，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，參雜而計量之，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。故上文云

，智者之慮必維於利害也。譬如敵人圍我，我若但知突圍而去，志必懈怠，即必為追擊；未若勵士奮擊，因戰勝之利，以解圍也。舉一可知也。賈林曰：在害之時，則思利而免害，故措之死地則生，投之亡地則存，是其患解也。梅堯臣曰：以利參害，則禍可脫。王皙曰：周知其害，則不敗矣。何氏曰：利害相生，明者常慮。張預曰：以所利而參所害，可以解己之難。張方入洛陽，連戰皆敗，或勸方宵遁，方曰：兵之利鈍，是常貴因敗以為成耳。夜潛進逼敵，遂政克捷，此是在害思利也。

是故屈諸侯者以害，

曹操曰：害其所惡也。李筌曰：害其政也。杜牧曰：惡音一路反。言敵人苟有其所惡之事，我能乘而害之，不失其機，則能屈敵也。賈林曰：為害之計，理非一途。或語其賢智，令彼無臣；或遺以姦人，破其政令；或為巧詐，間其君臣，或遺工巧，使其人疲財耗；或潰淫樂，變其風俗；或與美人，惑亂其心，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，密行不泄，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。梅堯臣曰：制之以害則屈也。王皙曰：窮屈於必害之地，勿使可解也。張預曰：致之於受害之地，則自屈服。或曰：間之使君臣相疑，勞之使民失業，所以害之也。若韋孝寬間斛律光，高類平陳之策是也。

役諸侯者以業，

曹操曰：業，事也，使其煩勞，若彼入我出，彼出我入也。李筌曰：煩其農也。杜牧曰：言勞役敵人，使不得休，我須先有事業，乃可為也。事業者，兵衆、國富、人和、令行也。杜佑曰：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，令不得安佚。韓人令秦鑿渠之類是也。或以奇技藝業，淫巧功能，令其耽之，心目內役，諸侯若此而勞。梅堯臣曰：撓之以事則勞。王皙曰：常若為攻襲之業，以弊敵也。田常曰：吾兵業已加魯矣。張預曰：以事勞之，使不得休。或曰：壓之以富彊之業，則可役使。若晉楚國彊，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以事之是也。

趨諸侯者以利。

曹操曰：令自來也。李筌曰：誘之以利。杜牧曰：言以利誘之，使自來至我也，墮吾畫中。孟氏曰：趨，速也。善示以利，令忘變而速至，我作變以制之，亦謂得人之用也。梅堯臣同杜牧註。王皙曰：趨敵之間，當周旋我利也。張預曰：動之以小利，使之必趨。

故用兵之法，無恃其不來，恃吾有以待也；

梅堯臣曰：所恃者，不懈也。

無恃其不攻，恃吾有所不可攻也。

曹操曰：安不忘危，常設備也。李筌曰：預備不可闕也。杜佑曰：安則思危，存則思亡，常有備。梅堯臣曰：所賴者有備也。王皙曰：備者實也。何氏

曰：吳略曰：君子當安平之世，刀劍不離身。古諸侯相見，兵衛不徹警，蓋雖有文事，必有武備；況守邊固圉，交刃之際歟？凡兵所以勝者，謂擊其空虛，襲其懈怠，苟嚴整終事，則敵人不至。傳曰：不備不虞，不可以師。昔晉人禦秦，深壘固軍以待之，秦師不能久。楚為陳，而吳人至，見有備而返。程不識將，屯正部曲行伍，營陳擊刁斗，吏治軍簿，虜不得犯。朱然為軍師，雖世無事，每朝夕嚴鼓兵，在營者咸行裝就隊，使敵不知所備，故出輒有功。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。常能居安思危，在治思亂，戒之於無形，防之於未然，斯善之善者也。其決莫如險其走集，明其伍侯，慎固其封守，繕完其溝隍，或多調軍食，或益修戰械。故曰：物不素具，不可以應卒。又曰：惟事事乃其有備，有備無患。常使彼勞我佚，彼老我壯，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，不戰而屈人之師也。若夫莒以恃陋而潰，齊以狎敵而殲，虢以易晉而亡，魯以果邾而敗，莫敖小羅而無次，吳子入巢而自輕，斯皆可以作鑒也。故吾有以待、吾有所不可攻者，能豫備之之謂也。張預曰：言須思患而預防之。傳曰：不備不虞，不可以師。

故將有五危：

李筌張預曰：下五事也。

必死，可殺也；

曹操曰：勇而無慮，必欲死鬪，不可曲撓，可以奇伏中之。李筌曰：勇而無謀也。杜佑曰：將愚而勇者，患也。黃石公曰：勇者好行其志，愚者不顧其死。吳子曰：凡人之論將，常觀於勇；勇之於將，乃數分之一耳。夫勇者必輕舍，輕舍而不知利，未可將也。梅堯臣同李筌註，何氏曰：司馬法曰：上死不勝。言貴其謀勝也。張預曰：勇而無謀，必欲死鬪，不可與力爭，當以奇伏誘必而殺之。故司馬法曰：上死不勝。言將無策略，止能以死先士卒，則不勝也。

必生，可虜也；

曹操曰：見利畏法不進也。筌曰：疑怯可虜也。杜牧曰：晉將劉裕沂江追桓玄，戰于崢嶸洲。于時義軍數千，玄兵甚盛；而玄懼有敗衄，常漾輕舸於舫側，故其眾莫有鬪心。義軍乘風縱火，盡銳爭先，玄眾是以大敗也。孟氏曰：將之怯弱，志必生返，意不親戰，士卒不精，上下猶豫，可急擊而取之。新訓曰：為將怯懦，見利而不能進。太公曰：失利後時，反受其殃。梅堯臣曰：怯而不果。王皙曰：無鬪志。曹公曰：見利怯不進也。皙謂見害亦輕走矣。何氏曰；司馬法曰：上生多疑。疑為大患也。張預曰：臨陳畏怯，必欲生返，當鼓噪乘之，可以虜也。晉楚相攻，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河，欲敗而先濟是也。

忿速，可侮也；

曹操曰：疾急之人，可忿怒侮而必之也。李筌曰：急疾之人，性剛而可侮必也。太宗殺宋老生而平霍邑。杜牧曰：忿者，剛怒也；速者，褊急也，性不厚重也。若敵人如此，可以凌侮，使之輕進而敗之也。十六國姚襄攻黃落，前秦苻生遣苻黃眉、鄧羌討之。襄深溝高壘，固守不戰。鄧羌說黃眉曰：襄性剛狠，易以剛動。若長驅鼓行，直壓其壘，必忿而出師，可一戰而擒也。黃眉從之，襄怒，出戰，黃眉等斬之。杜佑曰：急疾之人，可忿怒而致死。忿速易怒者，狷戇疾急，不計其難，可動作欺侮。梅堯臣曰：狷急易動。王皙曰：將性貴持重，忿狷則易撓。張預曰：剛愎褊急之人，可凌侮而致之。楚子玉剛忿，晉人執其使以怒之，果從晉師，遂為所敗是也。

廉潔，可辱也；

曹操曰：廉潔之人，可汙辱致之也。李筌曰：矜疾之人可辱也。杜佑曰：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，欲老我師，我勢不可留，利在速戰。揣知其將多忿急，則輕侮而致之；性本廉潔，則汙辱之。如諸葛孔明遺司馬仲達以巾幘，欲使怒而出戰；仲達忿怒欲濟師，魏帝遣辛毗仗節以止之。仲達之才，猶不勝其忿，況常才之人乎。梅堯臣曰：徇名不顧。王皙同曹操註。張預曰：清潔愛民之士，可垢辱以撓之，必可必也。

愛民，可煩也。

曹操曰：出其所必趨，愛民者，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；救之則煩勞也。李筌曰：攻其所愛，必卷甲而救；愛其人，乃可以計疲。杜牧曰：言仁人愛人者，惟恐殺傷，不能捨短從長，棄彼取此，不度遠近，不量事力，凡為我攻，則必來救。如此，可以煩之，令其勞頓，而後取之也。陳皞曰：兵有須救不必救者。項羽救趙，此須救也；亞父委梁，不必救也。賈林曰：廉潔之人，不好侵掠，愛人之仁，不好鬪戰，辱而煩之，其動必敗。梅堯臣曰：力疲則困。王皙曰：以奇兵若將攻城邑者，彼愛民必數救，則煩勞也。張預曰：民雖可愛，當審利害。若無微不救，無遠不援，則出其所必趨，使頓而困也。

凡此五者，將之過也，用兵之災也。

陳皞曰：良將則不然。不必死，不必生，隨事而用；不忿速，不恥辱，見可如虎，否則閉戶；動靜以計，不可喜怒也。梅堯臣曰：皆將之失，為兵之凶。何氏曰：將材古今難之，其性往往失於一偏爾。故孫子首篇言將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嚴，貴其全也。張預曰：庸常之將，守一而不知變，故取則於己，為凶於兵。智者則不然，雖勇而不必死，雖怯而不必生，雖剛而不可侮，雖廉而不可辱，雖仁而不可煩也。

覆軍殺將，必以五危，不可不察也。

賈林曰：此五種之人，不可任為大將，用兵必敗也。梅堯臣曰：當慎重焉。張預曰：言須識權變，不可執一道也。

孫子註解卷之八竟

#1『失』原作『夫』，據宋本改。

#2『人』原作『民』，據宋本改。

孫子註解卷之九

行軍篇

曹操曰：擇便利而行也。王皙曰：行軍當據地便，察敵情也。張預曰：知九地之變，然後可以擇利而行軍，故次九變。

孫子曰：凡處軍、相敵：

王皙曰：處軍凡有四，相敵凡三十有一。張預曰：自絕山依谷，至伏姦之所處，則處軍之事也。自敵近而靜，至必謹察之，則相敵之事也。相猶察也，料也。

絕山依谷；

曹操曰：近水草利便也。李筌曰：軍，我；敵，彼也。相其依止，則勝敗之數，彼我之勢可知也。絕山，守險也；谷近水草。夫列營壘，必先分卒守隘，縱畜牧，收樵採而後寧。杜牧曰：絕，過也；依，近也。言行軍經過山險，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也。吳子曰：無當天竈大谷之口。言不可當谷，但近谷而處可也。賈林曰：兩軍相當敵，宜擇利而動。絕山，跨山；依谷，傍谷也。跨山無後患，依谷有水草也。梅堯臣曰：前為山所隔，則依谷以為固。王皙曰：絕，度也；依，謂附近耳。曹公曰：近水草便利也。張預曰：絕，猶越也。凡行軍越過山險，必依附漢谷而居，一則利水草，一則負險固。後漢武都羌為寇，馬援討之。羌在山上，援據便地，奪其水草，不與戰。羌窮困悉降。羌不知依谷之利也。

視生處高；

曹操曰：生者，陽也。李筌曰：向陽曰生，在山曰高。生高之地可居也。杜牧曰：言須處高而面南也。陳皞曰：若地有東西，其法何如？答曰：然則面東也。賈林曰：居陽曰生，視生為無蔽冒物也，處軍當在高。杜佑曰：高，陽也。視謂目前生地。處軍當在高。梅堯臣曰：若在陵之上，必向陽而居；處高，乘便也。張預曰：視生，謂面陽也；處軍當在高阜。

戰隆無登；

曹操曰：無迎高也。李筌曰：敵自高而下，我無登而取之。杜牧曰：隆，高也。言敵人在高，我不可自下往高，迎敵人而接戰也。一作戰降無登。降，下也。賈林曰：戰宜乘下，不可迎高也。杜佑曰：無迎高也。謂山下也。戰

於山下，敵引之上山，無登逐也。梅堯臣曰：敵處地之高，不可登而戰。張預曰：敵處隆高之地，不可登迎與戰。一本作戰降無登迎。謂敵下山來戰，引我上山，則不可登迎。

此處山之軍也。

梅堯臣曰：處山當知此三者。張預曰：凡高而崇者，皆謂之山，處山拒敵，以上三事為法。

絕水必遠水；

曹操、李筌曰：引敵使渡。杜牧曰：魏將郭淮在漢中，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，諸將議眾寡不敵，欲依水為陳以拒之。淮曰：此示弱而不足挫敵，不如遠水為陳，引而必之；半濟而後擊，備可破也。既列陳，備疑，不敢渡。梅堯臣曰：前為水所隔，則遠水以引敵。王皙曰：我絕水也，曹說是也。張預曰：凡行軍過水，欲舍止者，必去水稍遠，一則引敵使渡，一則進退無礙。郭淮遠水為陳，劉備悟之而不渡是也。

客絕水而來，勿迎之於水內，令半濟而擊之，利；

李筌曰：韓信殺龍沮於灘水，夫槩敗楚子於清發是也。杜牧曰：楚漢相持，項羽自擊彭越，令其大司馬曹咎守成臯。漢軍挑戰，咎涉汜水戰。漢軍候半涉，擊，大破之。水內乃汜也，誤為內耳。梅堯臣曰：敵之方來，迎於水濱則不渡。王皙曰：內當作汜。迎於水汜，則敵不敢濟；遠則趨利不及，當得其宜也。何氏曰：如春秋時，宋公及楚人戰于泓。宋人既成列，楚人未既濟。司馬曰：彼眾我寡，及其未既濟也，請擊之。公曰：不可。既濟而未成列，又以告。公曰：未可。既陳而後擊之，宋師敗績，公傷股，門官殲焉。宋公違之故敗也。吳伐楚，楚師敗；及清發，將擊之。夫槩王曰：困獸猶鬪，況人乎？若知不免而政死，必敗我；若使先濟者知免，後者慕之，蔑有鬪心矣。半濟，而後可擊也。從之，又敗之。魏將郭淮在漢中，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。時諸將等議曰：眾寡不敵。欲依水為陳以拒之。淮曰：此則示弱，而不足以挫敵，非筭也。不如遠水為陳，引而致之，半濟而後擊，備可破也。既陳，備疑，不敢渡。唐武德中，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，竇建德率眾十萬寇范陽，萬均謂藝曰：眾寡不敵，今若出鬪，百戰百敗，當以計取之。可令羸兵弱馬，阻水背城為陳以誘之。賊若渡水交兵，請公精騎百人，伏於城側，待其半渡而擊之。從之。建德渡水，萬均擊破之。張預曰：敵若引兵渡水來戰，不可迎之於水邊，俟其半濟，行列未定，首尾不接，擊之必勝。公孫瓚敗黃巾賊於東光，薛萬均破竇建德於范陽，皆用此術也。

欲戰者，無附於水而迎客；

曹操曰：附，近也。李筌曰：附水迎客，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。杜牧曰

：言我欲用戰，不可近水迎敵，恐敵人疑我不渡也。義與上同，但客主詞異耳。杜佑曰：附，近也。近水待敵，不得渡也。梅堯臣曰：必欲戰，亦莫若遠水。王皙曰：我利在戰，則當差遠，使敵必渡而與之戰也。張預曰：我欲必戰，勿近水迎敵，恐其不得渡；我不欲戰，則阻水拒之，使不能濟。晉將陽處父與楚將子上夾泝水而軍。陽子退舍，欲使楚人渡；子上亦退舍，欲令晉師渡。遂皆不戰而歸。

視生處高，

曹操曰：水上亦當處其高也；前向水，後當依高而處之。梅堯臣曰：水上亦據高而向陽。王皙曰：曹公曰：水上亦當處其高。皙謂非謂近水之地；下曹註云：恐溉我也。疑當在此下。何氏曰：視生，向陽遠視也。軍處高，遠見敵勢，則敵人不得潛來出我不意也。張預曰：或岸邊為陳，或水上泊舟，皆須面陽而居高。

無迎水流，

曹操曰：恐溉我也。李筌曰：恐溉我也。智伯灌趙襄子，光武潰王尋，迎水處高乃敗之。杜牧曰：水流就下，不可於卑下處軍也，恐敵人開決，灌浸我也。上文云，視生處高也。諸葛武侯曰：水上之陳，不逆其流。此言我軍舟船，亦不可泊於下流，言敵人得以乘流而薄我也。賈林曰：水流之地，可以溉吾軍，可以流毒藥。迎，逆也。一云：逆流而營軍，兵家所忌。梅堯臣曰：無軍下流，防其決灌。舶艫之戰，逆亦非便。王皙曰：當乘上流。魏曹仁征吳，欲攻濡須洲中。蔣濟曰：賊據西岸，列船上流，而兵入洲中，是謂自內地獄，危亡之道也。仁不從而敗。何氏曰：順流而戰，則易為力。張預曰：卑地勿居，恐決水溉我。舟戰亦不可處下流，以彼沿我沂戰不便也。兼慮敵人投毒於上流。楚令尹拒吳，卜戰不吉。司馬子魚曰：我得上流，何故不吉？遂決戰，果勝。是軍須居上流也。

此處水上之軍也。

梅堯臣曰：處水上，當知此五者。張預曰：凡近水為陳，皆謂水上之軍。水上拒敵，以上五事為法。

絕斥澤，惟亟去無留；

陳皞曰：斥，鹹鹵之地，水草惡，漸沙不可處軍。新訓曰地固斥澤不生五穀者是也。賈林曰：鹹鹵之地，多無水草，不可久留。梅堯臣曰：斥，遠也。曠蕩難守，故不可留。王皙曰：斥，鹵也。地廣且下，而無所依。張預曰：刑法志云：山川沈斥。顏師古註曰：沈，深水之下；斥，鹹鹵之地。然則斥澤謂瘠鹵漸洳之所也。以其地氣濕潤，水草薄惡，故宜急過。

若交軍於斥澤之中，必依水草而背衆樹；

曹操曰：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中。李筌曰：急過不得，戰必依水背樹。夫有水樹，其地無陷溺也。杜牧曰：斥鹵之地，草木不生，謂之飛鋒。言於此忽遇敵，即須擇有水草林木而止之。杜佑曰：一本作背衆木。言不得已與敵戰，而會斥澤之中，當背稠樹以為固守，蓋地利，兵之助也。梅堯臣曰：不得已而會敵，則依近水草，背倚衆木。王皙曰：碎與敵遇於此，亦必就利而背固也。張預曰：不得已而會兵於此地，必依近水草，以便樵汲，背倚林木，以為險阻。

此處斥澤之軍也。

梅堯臣曰：處斥澤，當知此二者。張預曰：處斥澤之地，以上二事為法。平陸處易，

曹操曰：車騎之利也。杜牧曰：言於平陸，必擇就其中坦易平穩之處以處軍，使我車騎得以馳逐。王皙同曹操註。何氏同杜牧註。張預曰：平原廣野，車騎之地，必擇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以居軍，所以利於馳突也。

而右背高，前死後生，

曹操曰：戰便也。李筌曰：夫人利用，皆便於右，是以背之。前死，必敵之地；後生，我自處。杜牧曰：太公曰：軍必左川澤而右丘陵。死者，下也；生者，高也。下不可以禦高，故戰便於軍馬也。賈林曰：岡阜曰生，戰地曰死。後岡阜，處軍穩；前臨地，用兵便；高在右，回轉順也。梅堯臣曰：擇其坦易，車騎便利；右背丘陵，勢則有憑；前低後隆，戰者所便。王皙曰：凡兵皆宜向陽，既後背山，即前生後死，疑文誤也。張預曰：雖是平陸，須有高阜，必右背之，所以恃為形勢者也。前低後高，所以便乎奔擊也。

此處平陸之軍也。

梅堯臣曰：處平陸，當知此二者。張預曰：居平陸之地，以上二事為法。凡此四軍之利，

李筌曰：四者，山、水、斥澤、平陸也。張預曰：山、水、斥澤、平陸之四軍也。諸葛亮曰：山陸之戰，不升其高；水上之戰，不逆其流；草上之戰，不涉其深；平地之戰，不逆其虛。此兵之利也。

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。

曹操曰：黃帝始立，四方諸侯無不稱帝，以此四地勝之也。李筌曰：黃帝始受兵法於風后，而滅四方，故曰勝四帝也。梅堯臣曰：四帝當為四軍字之誤歟？言黃帝得四者之利，處山則勝山，處水上則勝水上，處斥澤則勝斥澤，處平陸則勝平陸也。王皙曰：四帝或曰當作四軍。曹公曰：黃帝始立，四方諸侯無不稱帝，以此四地勝之也。一本無作亦。何氏曰：梅氏之說得之。張預曰：黃帝始立，四方諸侯亦稱帝，以此四地勝之。按史記黃帝紀云：與炎帝戰於阪泉，與蚩尤戰於涿鹿，北逐葷粥。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。此即

是有四方諸侯戰也。兵家之法，皆始於黃帝，故云然也。

凡軍好高而惡下，

梅堯臣曰：高則爽塏，所以安和，亦以便勢；下則卑濕，所以生疾；亦以難戰。王皙曰：有降無登，且遠水患也。張預曰：居高則便於覘望，利於馳逐；處下則難以為固，易以生疾。

貴陽而賤陰，

梅堯臣曰：處陽則明順，處陰則晦逆。王皙曰：久處陰濕之地，則生憂疾，且弊軍器也。張預曰：東南為陽，西北為陰。

養生而處實；

曹操曰：恃滿實也。養生，向水草，可放牧養畜乘。實，猶高也。梅堯臣曰：養生，便水草，處實，利糧道。王皙曰：養生，謂水草糧精之屬，處實者，倚固之謂。張預曰：養生，謂就善水草放牧也。處實，謂倚隆高之地以居也。

軍無百疾，是謂必勝。

李筌曰：夫人處卑下必癘疾，惟高陽之地可居也。杜牧曰：生者陽也；實者高也。言養之於高，則無卑濕陰翳，故百疾不生，然後必可勝也。梅堯臣曰：能知上三者，則勢勝可必，疾氣不生。張預曰：居高面陽，養生處厚，可以必勝；地氣乾燠，故疾癘不作。

丘陵隄防，必處其陽，而右背之。

杜牧曰：凡遇丘陵隄防之地，常居其東南也。梅堯臣曰：雖非至高，亦當前向明而右依實。王皙曰：處陽則人舒以和，器健以利也。張預曰：面陽所以貴明顯，背高所以為險固。

此兵之利，地之助也。

梅堯臣曰：兵所利者，得形勢以為助。張預曰：用兵之利，得地之助。

上雨，水沫至，欲涉者，待其定也。

曹操曰：恐半涉而水遽漲也。李筌曰：恐水暴漲。杜牧曰：言過漢澗，見上流有沫，此乃上源有雨，待其沫盡水定，乃可涉；不爾，半涉，恐有洪水卒至也。杜佑曰：恐半渡水而遂漲。上雨，水當清而反濁沫至，此敵人權遏水之占也，欲以中絕軍。凡地有水欲漲，沫先至，皆為絕軍，當待其定也。梅堯臣曰：流沫未定，恐有暴漲。王皙曰：水漲則沫；涉，步濟也。曹說是也。張預曰：渡未及畢濟，而大水忽至也。沫，謂水上泡漚。

凡地有絕澗、

前後嶮峻，水橫其中。

天井、

四面峻坂，澗壑所歸。

天牢、

三面環絕，易入難出。

天羅、

草木蒙密，鋒鏑莫施。

天陷、

卑下汗澇，車騎不通。

天隙，

兩山相向，洞道狹惡。六害皆梅堯臣注。

必亟去之，勿近也。

曹操曰：山深水大者為絕澗，中方高、中央下者為天井，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為天牢，可以羅絕人者為天羅，地形陷者為天陷，山澗道迫狹、地形深數尺長數丈者為天隙。杜牧曰：軍識曰：地形坳下，大水所及，謂之天井。山澗迫狹，可以絕人，謂之天牢。澗水澄闊，不測淺深，道路泥澇，人馬不通，謂之天陷。地多溝坑，坎陷木石，謂之天隙。林木隱蔽，蒹葭深遠，謂之天羅。賈林曰：兩岸深闊斷人行為絕澗；下中之下為天井；四邊澗險，水草相兼，中央傾側，出入皆難為天牢；道路崎嶇，或寬或狹，細澀難行為天羅；地多沮洳為天胎；兩邊險絕，形狹長而數里，中間難通人行，可以絕塞出入為天隙。此六害之地，不可近背也。梅堯臣曰：六害尚不可近，況可留乎？王皙曰：皙謂絕澗當作絕天澗，脫天字耳。此六者皆自然之形也。牢謂如獄牢，羅謂如網羅也，陷謂溝坑淤澇之屬，隙謂木石若隙罅之地。軍行過此勿近，不然，則脫有不虞，智力無所施也。張預曰：谿谷深峻，莫可過者為絕澗，外高中下，眾水所歸者為天井，山險環繞，所入者隘為天牢；林木縱橫，葭葦隱蔽者為天羅；陂池泥澇，漸車凝騎者為天陷；道路迫狹，地多坑坎者為天隙。凡遇此地，宜遠過不可近之。

吾遠之，敵近之；吾迎之，敵背之。

曹操曰：用兵常遠六害，今敵近背之，則我利敵凶。李筌曰：善用兵者，致敵之受害之地也。杜牧曰：迎，向也；背，倚也。言遇此六害之地，吾遠之向之，則進止自由；敵人近之倚之，則舉動有阻。故我利而敵凶也。梅堯臣曰：言六害當使我遠而敵附，我向而敵倚，則我利敵凶。張預曰：六害之地，我既遠之，向之，敵自近之，倚之；我則行止有利，彼則進退多凶也。

軍行有險阻、潢井、葭葦、山林、薈薈者，必謹覆索之，此伏姦之所處也。

曹操曰：險者，一高一下之地；阻者，多水也。潢者，池也；井者，下也。

。葭葦者，眾草所聚；山林者，眾木所居也。蘄薈者，可屏蔽之處也。此以上論地形也。以下相敵情也。李筌曰：以下恐敵之奇伏誘詐也。梅堯臣曰：險阻，隘也，山林之所產；潢井，下也，葭葦之所生。皆蘄薈足以蒙蔽。當掩搜，恐有伏兵。張預曰：險阻，丘阜之地，多生山林；潢井，卑下之處，多產葭葦。皆蘄薈可以蒙蔽。必條索之，恐兵伏其中。又慮姦細潛隱，覘我虛實，聽我號令，伏姦當為兩事。

敵近而靜者，恃其險也；

梅堯臣曰：近而不動，倚險故也。王皙曰：恃險故不恐也。

遠而挑戰者，欲人之進也；

杜牧曰：若近以挑我，則有相薄之勢，恐我不進，故遠也。陳皞曰：敵人相近而不挑戰，恃其守險也。若遠而挑戰者，欲誘我使進，然後乘利而奮擊也。梅堯臣同陳皞註。王皙曰：欲必人也。挑，謂撻驍敵求戰。張預曰：兩軍相近而終不動者，倚恃險固也；兩軍相遠而數挑戰者，欲誘我之進也。尉繚子曰：分險者無戰心。言敵人先分得險地，則我勿與之戰也。又曰：挑戰者無全氣。言相去遠則挑戰，而延誘我進，即不可以全氣擊之，與此法同也。

其所居易者，利也。

曹操曰：所居利也。李筌曰：居易之地，政人之利。杜牧曰：言敵不居險阻，而居平易，必有以便利於事也。一本云：士爭其所居者，易利也。陳皞曰：言敵人得其地利，則將士爭以居之也。賈林曰：敵之所居地多便利，故挑我，使前就已之便，戰則易獲其利，慎勿從之也。梅堯臣曰：所居易利，故來挑戰。王皙同曹操註。張預曰：敵人捨險而居易者，必有利也。或曰：敵欲人之進，故處於平易，以示利而誘我也。

眾樹動者，來也；

曹操曰：斬伐樹木，除道進來，故動。梅堯臣同曹操註。張預曰：凡軍必遣善視者登高覘敵，若見林木動搖者，是斬木除道而來也。或曰：不止除道，亦將為兵器也。若晉人伐木益兵是也。

眾草多障者，疑也。

曹操曰：結草為障，欲使我疑也。杜牧曰：言敵人或營壘未成，或拔軍潛去，恐我來追，或為掩襲，故結草使往往相聚，如有人伏藏之狀，使我疑而不敢進也。賈林曰：結草多為障蔽者，欲使我疑之，於中兵必不實，欲別為攻襲，宜審備之。杜佑曰：結草多障，欲使我疑，稠草中多障蔽者，敵必避去，恐追及，多作障蔽，使人疑有伏焉。張預曰：或敵欲追我，多為障蔽，設留形而遁，以避其追；或欲襲我，叢聚草木以為人屯，使我備東而擊西。皆所以為疑也。

鳥起者，伏也；

曹操曰：鳥起其上，下有伏兵。李筌曰：藏兵曰伏。杜佑曰：下有伏兵往藏，觸鳥而驚起也。張預曰：鳥適平飛，至彼忽高起者，下有伏兵也。

獸駭者，覆也。

曹操曰：敵廣陳張翼，來覆我也。李筌曰：不意而至曰覆。杜牧曰：凡敵欲覆我，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，故驅起伏獸駭逸也。覆者，來襲我也。陳皞曰：覆者，謂隱於林木之內，潛來掩我。一俟兩軍戰酣，或出其左右，或出其前後，若驚駭伏獸也。梅堯臣曰：獸驚而奔，旁有覆。張預曰：凡欲掩覆人者，必由險阻草木中來，故驚起伏獸奔駭也。

塵高而銳者，東來也；

杜牧曰：車馬行疾，仍須魚貫，故塵高而尖。杜佑曰：車馬行疾，塵相衝，故高也。梅堯臣曰：蹄輪勢重，塵必高銳。張預曰：車馬行疾而勢重，又轍迹相次而進，故塵埃高起而說直也。凡軍行須有探侯之人在前，若見敵塵，必馳報主將。如潘黨望晉塵，使騁而告是也。

卑而廣者，徒來也；

杜牧曰：步人行遲，可以並列，故塵低而闊也。梅堯臣曰：人步低輕，塵必卑廣。王皙曰：車馬起塵猛，步人則差緩也。張預曰：徒步行緩而迹輕，又行列疏遠，故塵低而來。

散而條達者，樵採也；

李筌曰：煙塵之候，晉師伐齊，曳柴從之。齊人登山，望而畏其衆，乃夜遁。薪來即其義也。此筌以樵採二字為薪來字。杜牧曰：樵採者，各隨所向，故塵埃散衍。條達，縱橫斷絕貌也。梅堯臣曰：樵採隨處，塵必縱橫。王皙曰：條達，纖微斷續之貌。張預曰：分遣廝役，隨處樵採，故塵埃散亂而成隧道。

少而往來者，營軍也。

杜牧曰：欲立營壘，以輕兵往來為斥候，故塵少也。梅堯臣曰：輕兵定營，往來塵少。張預曰：凡分柵營者，必遣輕騎，四面近視其地，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，故塵微而來。

辭卑而益備者，進也；

曹操曰：其使來卑辭，使間視之，敵人增備也。杜牧曰：言敵人使來，言辭卑遜，復增壘塗壁，若懼我者，是欲驕我使懈怠，必來攻我也。趙奢救闕與，去邯鄲三十里，增壘不進。秦間來，必善食遣之。間以報秦將。秦將果大喜曰：闕與非趙所有矣。奢既遣秦間，乃信道兼行，掩秦不備，擊之，遂大破秦軍也。梅堯臣曰：欲進者，外則卑辭，內則益備，款我也。張預曰：使來辭遜

，敵復增備，欲驕我而後進也。田單守即墨，燕將騎劫圍之。單身操版插，與士卒分功，使妻妾綸行伍之間，散食饗士，乃使女子乘城約降。燕大喜。又收民金千鎰，令富豪遣使遺燕將書曰：城即降，願無虜妻妾。燕人益懈。乃出兵擊，大破之。

辭彊而進驅者，退也；

曹操曰：詭詐也。杜牧曰：吳王夫差北征，會晉定公於黃池，越王句踐伐吳，吳晉方爭長未定。吳王懼，乃合大夫而謀曰：無會而歸，與會而先晉孰利？王孫雒曰：必會而先之。吳王曰：先之若何？雒曰：今夕必挑戰，以廣民心，乃能至也。於是吳王以帶甲三萬人，去晉軍一里，聲動天地。晉使董褐視之，吳王親對曰：孤之事君在今日，不得事君亦在今日。董褐曰：臣觀吳王之色，類有大憂；吳將毒我，不可與戰。乃許先敵。吳王既會，遂還焉。杜佑曰：詭詐驅馳，示無所畏，是知欲退也。梅堯臣曰：欲退者使既詞壯，兵又彊進，脅我也。王皙曰：辭彊示進形，欲我不虞其去也。張預曰：使來辭壯，軍又前進，欲脅我而求退也。秦行人夜戒晉師曰：兩軍之士，皆未愁也；來曰請相見。晉庾駢曰：使者目動而言肆，懼我也。秦果宵遁。

輕車先出居其側者，陳也；

曹操曰：陳兵欲戰也。杜牧曰：出輕車，先定戰陳壇界也。賈林曰：輕車前禦，欲結陳而來也。張預曰：輕車，戰車也。出軍其旁，陳兵歌戰也。按魚麗之陳，先偏後伍，言以車居前，以伍次之。然則是欲戰者，車先出其側也。

無約而請和者，謀也；

李筌曰：無質盟之約請和者，必有謀於人。田單詐騎劫，紀信誑項羽，即其義也。杜牧曰：貞元三年，吐蕃首領尚結贊因侵掠河曲，遇疫癘，人馬死者太半，恐不得回，乃詐與侍中馬燧款懇，因奏請盟會。燧乃盟之。時河中節度使渾瑊奏曰：若國家勒兵境上，以謀伐為計，蕃戎請盟，亦聽信之。今吐蕃無所求於國家，遽請盟會，必恐不實。上不納。渾瑊率衆二萬，屯涇州平涼縣，盟壇在縣西三十里。五月十三日，瑊率三千人會壇所，吐蕃果衷甲劫盟焉。陳皞曰：因盟相劫，不獨國朝。晉楚會於宋，楚人衷甲，欲襲晉，晉人知之，是以失信也。今言無約而請和，蓋總論兩國之師，或侵或伐，彼我皆未屈弱，而無故請和好者，此必敵人國內有憂危之事，欲為苟且暫安之計；不然，則知我有可圖之勢，欲使不疑，先求和好，然後乘我不備而來取也。石勒之破王浚也，先密為和好，又臣服於浚；知浚不疑，乃請修軌覲之禮。浚許之。及入，因誅浚而滅之。杜佑曰：未有要約而便來請和，有間謀也。梅堯臣曰：無約請和，必有姦謀。王皙曰：無故驟請和者，宜防他謀也。張預曰：無故請和，必有姦謀。漢高祖欲擊秦軍，使酈食其持重寶啗其將賈豎，秦將果欲連和。

高祖因其怠而擊之，秦師大敗。又晉將李矩守滎陽，劉暢以三萬人斗之。矩遣使奉牛酒請降，潛匿精兵，見其弱卒。暢大饗士卒，人皆醉飽。矩夜襲之，暢僅以身免。

奔走而陳兵車者，期也；

李筌曰：戰有期，及將用，是以奔走之。杜牧曰：上文輕車先出，居其側者，陳也，蓋先出車定戰場界，立旗為表，奔走赴表，以為陳也。旗者，期也；與民期於下也。周禮大蒐曰車驟徒趨，及表乃止是也。賈林曰：尋常之期不合奔走，必有遠兵相應；有晷刻之期，必欲合勢同來攻我，宜速備之。梅堯臣曰：立旗為表，奔以赴列。王皙曰：陳而期民，將求戰也。張預曰：立旗為表，與民期於下，故奔走以赴之。周禮曰：車驟徒趨，及表乃止是也。

半進半退者，誘也；

李筌曰：散於前。杜牧曰：偽為雜亂不整之狀，誘我使進也。梅堯臣曰：進退不一，欲以誘我。王皙曰：詭亂形也。張預曰：詐為亂形，是誘我也。若吳子以囚徒示不整，以誘楚師之類也。

杖而立者，飢也；

李筌曰：困不能齊。杜牧曰：不食必困，故杖也。一本從此仗字。杜佑曰：倚仗矛戟而立者，飢之意。梅堯臣曰：倚兵而立者，足見飢弊之色。王皙曰：倚杖者，困餒之相。張預曰：凡人不食則困，故倚兵器而立。三軍飲食，上下同時，故一人飢，則三軍皆然。

汲而先飲者，渴也；

李筌曰：汲未至先飲者，士卒之渴。杜牧曰：命之汲水，未及而先取者，渴也。覩一人，三軍可知也。梅堯臣同杜牧註。王皙曰：以此見其衆行驅飢渴也。張預曰：汲者未及歸營，而先飲水，是三軍渴也。

見利而不進者，勞也；

曹操曰：士卒之疲勞也。李筌曰：士卒難用也。杜佑曰：士疲倦也。敵人來，見我利而不能擊進者，疲勞也。梅堯臣曰：人其困乏，何利之趨。張預曰：士卒疲勞，不可使戰，故雖見利，將不敢進也。

鳥集者，虛也；

李筌曰：城上有鳥，師其遁也。杜牧曰：設留形而遁。齊與晉相持，細叔向曰：鳥鳥之聲樂，齊師其遁。復周齊王憲伐高齊，將班師，乃以柏葉為幕，燒糞壤去。高齊視之，二曰乃知其空營，追之不及。此乃設留形而遁走也。陳皞曰：此言敵人若去；營幕必空，禽鳥既無畏，乃鳴集其上。楚子元伐鄭，將奔，謀者告曰：楚幕有鳥。乃止。則知其是設留形而遁也。此篇蓋孫子辯敵之情偽也。杜佑曰：敵大作營壘，示我衆；而鳥集止其中者，虛也。梅堯臣

曰：敵人既去，營壘空虛，鳥鳥無猜，來集其上。張預曰：凡敵潛退，必奔營幕，禽鳥見空，鳴集其上。楚伐鄭，鄭人將奔，諜告曰：楚幕有鳥。乃止。又晉伐齊，叔向曰：城上有鳥，齊師其遁。此乃設留形而遁也。

夜呼者，恐也；

曹操曰：軍士夜呼，將不勇也。李筌曰：士卒怯而將懦，故驚恐相呼。杜牧曰：恐懼不安，故夜呼以自壯也。陳皞曰：十人中一人有勇，雖九人怯懦，恃一人之勇，亦可自安。今軍士夜呼，蓋是將無勇。曹說是也。孟氏同陳皞註。張預曰：三軍以將為主。將無膽勇，不能安衆，故士卒恐懼而夜呼。若晉軍終夜有聲是也。

軍擾者，將不重也；

李筌曰：將無威重則軍擾。杜牧曰：言進退舉止，輕佻率易，無威重，軍士亦擾亂也。陳皞曰：將法令不嚴，威容不重，士因以擾亂也。梅堯臣同陳皞註。張預曰：軍中多驚擾者，將不持重也。張遼屯長社，夜，軍中忽亂，一軍盡擾，遼謂左右勿動，是必有造變者，欲以動亂人耳。乃令軍士安坐，遼中陳而立，有頃即定。此則能持重也。

旌旗動者，亂也；

杜牧曰：魯莊公敗齊于長勺，曹劌請逐之。公曰：若何？對曰：視其轍亂而旗靡，故逐之。杜佑曰：旌旗謬動，抵東觸西傾倚者，亂也。梅堯臣曰：旌旗輒動，偃亞不次，無紀律也。張預曰：旌旗所以齊衆也，而動搖無定，是部伍雜亂也。

吏怒者，倦也；

杜牧曰：衆悉倦弊，故吏不畏而忿怒也。陳皞曰：將興不急之役，故人人倦弊也。賈林曰：人困則多怒。梅堯臣曰：吏士倦煩，怒不畏避也。張預曰：政令不一，則人情倦，故吏多怒也。晉楚相攻，晉裨將趙旃、魏錡怒而欲敗晉軍，皆奉命于楚。卻克曰二憾往矣，弗備必敗是也。

粟馬肉食，軍無懸甗，不返其舍者，窮寇也。

亡公：殺馬肉食者，軍無糧也；軍無懸甗，不返其舍者，窮寇也。李筌曰：殺其馬而食肉，故曰軍無糧也。不返舍者，窮迫不及竈也。杜牧曰：粟馬，言以糧穀秣馬也。肉食者，殺牛馬饗士也。軍無懸甗者，悉破之，示不復炊也。不返其舍者，晝夜結部伍也。如此皆是窮寇，必欲決一戰爾。甗音府，炊器也。梅堯臣曰：給糧以秣乎馬，殺畜以饗乎士，棄甗不復炊，暴露不返舍，是欲決戰而求勝也。王皙曰：粟馬肉食，所以為力且久也。軍無甗，不復飲食也。不返舍，無回心也。皆謂以死決戰耳。敵如此者，當堅守以待其弊也。張預曰：捐糧穀以秣馬，殺牛畜以饗士，破釜及甗，不復炊爨，暴露兵衆，不

復反舍，茲窮寇也。孟明焚舟，楚軍破釜之類是也。

諄諄翕翕，徐與人言者，失衆也；

曹操曰：諄諄，語貌；翕翕，失志貌。李筌曰：諄諄翕翕，竊語貌。士卒之心恐上，則私語而言，是失衆也。杜牧曰：諄諄者，乏氣聲促也；翕翕者，顛倒失次貌。如此者，憂在內，是自失其衆心也。賈林曰：諄諄，竊議貌；翕翕，不安貌；徐與人言，遞相問貌。如此者，必散失部曲也。梅堯臣曰：諄諄，吐誠懇也；翕翕，曠職事也；緩言彊安，恐衆離也。王皙曰：諄諄，語誠懇之貌；翕翕者，患其上也。將失人心，則衆相與語，誠懇而患其上也。何氏曰：兩人竊語，誹議主將者也。張預曰：諄諄，語也；翕翕，聚也；徐，緩也。言士卒相聚私語，低緩而言，以非其上，是不得衆心也。

數賞者，窘也；

李筌曰：窘則數賞以勸進。杜牧曰：勢力窮窘，恐衆為叛，數賞以悅之。孟氏曰：軍實窘也。恐士卒心怠，故別行小惠也。梅堯臣曰：勢窮憂叛離，屢賞以悅衆。王皙曰：衆窘而不和裕，則數賞以悅之。張預曰：勢窘則易離，故屢賞以撫士。

數罰者，困也；

李筌曰：困則數罰以勵士。杜牧曰：人力困弊，不畏刑罰，故數罰以懼之。梅堯臣曰：人弊不堪命，屢罰以立威。王皙曰：衆困而不精勤，則數罰以脅之也。張預曰：力困則難用，故頻罰以畏衆。

先暴而後畏其衆者，不精之至也；

曹操曰：先輕敵，後聞其衆，則心惡之也。李筌曰：先輕後畏，是勇而無戰者，不精之甚也。杜牧曰：料敵不精之甚。賈林曰：教令不能分明，士卒又非精練，如此之將先欲彊暴伐人，衆悖則懼也，至懦之極也。梅堯臣曰：先行乎嚴暴，後畏其衆離，訓罰不精之極也。王皙曰：敵先行列暴，後畏其衆離，為將不精之甚也。何氏曰：寬猛相濟，精於將事也。張預曰：先輕敵，後畏人。或曰：先刻暴御下，後畏衆叛己，是用威行愛，不精之甚。故上文以數賞數罰而言也。

來委謝者，欲休息也。

李筌曰：徐前而疾後，曰委謝。杜牧曰：所以委質來謝，此乃勢已窮，或有他故，必欲休息也。賈林曰：氣委而言謝者，欲求兩解。杜佑曰：戰未相伏，而下意氣相委謝者，欲休息也。梅堯臣曰：力屈欲休兵，委質以來謝。王皙曰：勢不能久。張預曰：以所親愛委質來謝，是勢力窮極，欲休兵息戰也。

兵怒而相迎，久而不合，又不相去，必謹察之。

曹操曰：備奇伏也。李筌曰：是軍必有奇伏，須謹察之。杜牧曰：盛怒出

陳，久不交刃，復不解去，有所待也；當謹伺察之，恐有奇伏旁起也。孟氏曰：備有別應。梅堯臣曰：怒而來逆我，久而不接戰，且又不解去，必有奇伏以待我。此以上論敵情。張預曰：勇怒而來，既不合戰，又不引退，當密伺之，必有奇伏也。

兵非益多也，

曹操曰：權力均。一云兵非貴益多。賈林曰：不貴衆擊寡，所貴寡擊衆。王皙曰：皙謂權力均足矣，不以多為益。張預曰：兵非增多於敵，謂權力均也。

惟無武進，

曹操曰：未見便也。賈林曰：武不足專進，專進則暴。王皙曰：不可但恃武也，當以計智料敵而行。張預曰：武，剛也。未能用剛武以輕進，謂未見利也。

足以併力、料敵、取人而已。

曹操曰：廝養足也。李筌曰：兵衆武，用力均，惟得人者勝也。杜牧曰：言我與敵人兵力皆均，惟未能用武前進者，蓋未得見其人也。但能於廝養之中，揀擇其材，亦足并力料敵而取勝，不假求於他也。陳皞曰：言我兵力不多於敵，又無利便可進，不必他國乞師，但於廝養中併力取人，亦可破敵也。賈林曰：雖無武勇之力而輕進，足以智謀料敵、併力而取敵人也。梅堯臣曰：武，繼也。兵雖不足以繼進，足以并給役廝養之力，量敵而取勝也。王皙曰：皙謂善分合之變者，足以併力乘敵間，取勝人而已。故雖廝養之輩可也，況精兵乎？曹說是也。張預曰：兵力既均，又未見便，雖未足剛進，足以取人於廝養之中，以并兵合力，察敵而取勝，不必假他兵以助己。故尉繚子曰：天下助卒，名為十萬，其實不過數萬。其兵來者，無不謂其將曰：無為天下先戰。此言助卒無益，不如己有兵法也。

夫惟無慮而易敵者，必擒於人。

杜牧曰：無有深謀遠慮，但恃一夫之勇，輕易不顧者，必為敵人所擒也。陳皞曰：惟，猶獨也。此言殊無遠慮，但輕敵者，必為其所擒，不

獨言其勇也。左傳曰：蜂蠆有毒，而況國乎？則小敵亦不可輕。王皙曰：唯不能料敵，但以武進，則必為敵所擒，明患不在於不多也。張預曰：不能料人，反輕敵以武進，必為人所擒也。齊晉相攻，齊侯曰：吾姑滅此而朝食。不介馬而馳之，為晉所敗是也。

卒未親附而罰之，則不服，不服則難用也。

杜牧曰：恩信未洽，不可以刑罰齊之。梅堯臣曰：傳#2，至也；德以至之，恩以親之；恩德未敷，罰則不服，故怨而難使。王皙曰：恩信非素浹洽於人

心，未附也。張預曰：驟居將帥之位，恩信未加於民，而遽以刑法齊之，則怒恚而難用。故田穰苴曰：臣素卑賤，士卒未附，百姓不信。又伍參曰：晉之從政者新，未能行令，是也。

卒已親附而罰不行，則不可用也。

曹操曰：恩信已洽，若無刑罰，則驕惰難用也。梅堯臣曰：恩德既洽，刑罰不行，則驕不可用。王皙曰：所謂若驕子也。張預曰：恩信素洽，士心已附，刑罰寬緩，則驕不可用也。

故令之以文，齊之以武，

曹操曰：文，仁也；武，法也。李筌曰：文，仁恩；武，威罰。杜牧曰：晏子舉司馬穰苴文能附衆，武能威敵也。王皙曰：吳起云，總文武者，軍之將，兼剛柔者，兵之事也。

是謂必取。

杜牧曰：文武既行，必也取勝。梅堯臣曰：令以仁恩，齊以威刑，恩威並著，則能必勝。張預曰：文恩以悅之，武威以肅之，畏愛相兼，故戰又勝、攻必取。或問曰：書云：威克厥愛允濟，愛克厥威允罔功。言先威也。孫武先愛，何也？曰：書之所稱，仁人之兵也。王者之於民，恩德素厚，人心已附，及其用之，惟患乎寡威也。武之所陳，戰國之兵也。霸者之於民，法令素酷，人心易離，及其用之，惟患乎少恩也。

令素行以教其民，則民服；

梅堯臣曰：素，舊也。威令舊立，教乃聽服。張預曰：將令素行，其民已信，教而用之，人人聽服。

令不素行以教其民，則民不服。

王皙曰：民不素教，難卒為用。何氏曰：人既失訓，安得服教。

令素行者，與衆相得也。

杜牧曰：素，先也。言為將居常無事之時，須恩信威令先著於人，然後對敵之時，行令立法，人人信伏。韓信曰：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，所謂驅市人而戰也。所以使之背水，令其人人自戰。以其非素受恩信，威令之從也。陳皞曰：晉文公始入國，教其民二年，欲用之。子犯曰：民未知義，未安其居。此言欲令民不苟其生也。於是出定襄王。此言示以事君之大義，入務利民，民懷生矣，又將用之。子犯曰：民未知信，未宣其用。於是伐原以示之信。此言在往年伐原不食其利。而守其信，民易資者，不求豐焉，此言人無貪詐也，明徵其辭。公曰：可矣。子犯曰：民未知禮，未生其恭。於是大蒐以示之禮，及戰之時，少長有禮，其可用也。此五者，教人之本也。夫令要在先申，使人聽之不惑，法要在必行，使人守之無輕信者也。三令五申，示人不惑也；法令簡當

，議在必行，然後可以與衆相得也。梅堯臣曰：信服已久，何事不從？王皙曰：知此者，始可言其並力勝敵矣。張預曰：上以信使民，民以信服上，是上下相得也。尉繚子曰：令之之法，小過無更，小疑無申。言號令一出，不可反易。自非大過大疑，則不須更改申明，所以使民信也。諸葛亮與魏軍戰，以寡對衆，卒有當代者，不留而遣之。曰：信不可失。於是人人願留一戰，遂大敗魏兵是也。

孫子註解卷之九竟

#1『疑』原作『度』，據宋本改。

#2『至也』原作『上世』，據宋本改。

孫子註解卷之十

地形篇

曹操曰：欲戰，審地形以立勝也。李筌曰：軍出之後，必有地形變動。王皙曰：地利當周知險、隘、支、挂之形也。張預曰：凡軍有所行，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，使軍士伺其伏兵，將乃自行視地之勢，因而圖之，知其險易。故行師越境，審地形而立勝。故次行軍。

孫子曰：地形有通者，

梅堯臣曰：道路交達。

有挂者，

梅堯臣曰：網羅之地，往必掛綴。

有支者，

梅堯臣曰：相持之地。

有隘者，

梅堯臣曰：兩山通谷之間。

有險者，

梅堯臣曰：山川丘陵也。

有遠者。

曹操曰：此六者，地之形也。梅堯臣曰：平陸也。杜佑曰：此六地之名，教民居之得便利則勝也。張預曰：地形有此六者之別也。

我可以往，彼可以來，曰通；

杜佑曰：謂俱在平陸，往來通利也。張預曰：俱在平陸，往來通達。

通形者，先居高陽，利糧道，以戰則利。

曹操曰：寧致人，無致於人。李筌曰：先之以待敵。杜牧曰：通者，四戰之地，須先據高陽之處，勿使敵人先得，而我後至也。利糧道者，每於津陌，或敵人要衝，則築壘或作甬道以護之。賈林曰：通利者，無有岡坂，亦無要

害，故兩通往來。處高易于望候，向場視生，通糧道便易轉運，於此利於戰也。杜佑曰：寧致人，無致於人。已先據高地，分為屯守於歸來之路，無使敵絕己糧道也。梅堯臣曰：先據高陽，利糧道#1，阨敵人來至，我戰則利。王皙註同曹操。何氏同杜佑註。張預曰：先處戰地以待敵，則致人而不致於人。我雖居高面陽，坐以致敵，亦慮敵人不來赴戰，故須使糧餉不絕，然後為利。

可以往，難以返，曰挂；

杜佑曰：掛者，牽掛也。

挂形者，敵無備，出而勝之；敵若有備，出而不勝，難以返，不利。

李筌曰：往難以返曰挂。杜牧曰：挂者，險阻之地，與敵共有，犬牙相錯，動有挂礙也。往攻敵，敵若無備，攻之必勝，則雖與險阻相錯，敵人已敗，不得復邀我歸路矣。若往攻敵人，敵人有備，不能勝之，則為敵人守險阻，邀我歸路，難以返也。陳皞曰：不得已陷在此，則須為持久之計，掠取敵人之糧，以伺利便而擊之。杜佑曰：敵無備，出攻之，勝可也；有備，不得勝之，則難還返也。梅堯臣曰：出其不意，往則獲利；若其有備，往必受制。張預曰：察知敵情果為無備，一舉而勝之，則可矣。若其有備，出而弗克，欲戰則不可留，欲歸則不得返，非所利也。

我出而不利，彼出而不利，曰支；

杜佑曰：支，久也，俱不便久相持也。張預曰：各守險固，以相支持。

支形者，敵雖利我，我無出也；引而去之，令敵半出而擊之，利。

李筌曰：支者，兩俱不利，如挂之形，故各分其勢。杜牧曰：支者，我與敵人各守高險，對壘而軍，中有平地，狹而且長，出軍則不能成陳，遇敵則自下禦上，彼我之勢，俱不利便。如此，則堂堂引去，伏卒待之。敵若躡我，候其半出，發兵擊之則利；若敵人先去以誘我，我不可出也。陳皞曰：此說理繁而語倒。但彼此出軍，地形不便，敵若設利誘我而去，我慎勿追之。我若引去，敵止則已；若來襲我，候其半出，則急擊之。賈林曰：支者，隔險阻可以相要截，足得相支持，故不利先出也。杜佑曰：利，利我也。佯背我去，我無出逐，待其引而擊之，可敗也。梅堯臣曰：各居所險，先出必敗。利而誘我，我不可愛，偽去引敵，半出而擊。王皙曰：敵不肯至，則設奇伏而退，且詭之，令必出。張預曰：利我，謂佯背我去也，不可出攻，我捨險則反為所乘，當自引去。敵若來追，伺其半出，行列未定，銳卒攻之，必獲利焉。李靖兵法曰：彼此不利之地，引而佯去，待其半出而邀擊之。

隘形者，我先居之，必盈之以待敵；

杜佑曰：盈，滿也。以兵陳滿隘形，欲使敵不得進退也。

若敵先居之，盈而勿從，不盈而從之。

曹操曰：隘形者，兩山間通谷也，敵勢不得撓我也。我先居之，必前齊隘口，陳而守之，以出奇也。敵若先居此地，齊口陳，勿從也。即半隘陳者從之，而與敵共此利也。李筌曰：盈，平也。敵先守隘，我去之。趙不守井陘之口，韓信下之；陳豨不守漳水，高祖下之是也。杜牧曰：盈者，滿也。言遇兩山之間，中有通谷，則須當山口為營，與兩山口齊，如水之在器而盈滿也。杜佑曰：謂齊口，亦滿也。如水之滿器，與口齊也。若我居之，平易險阻，皆制在我，然後出奇以制敵。若敵人據隘之半，不知齊口滿盈之道，我則入隘以從之；蓋敵亦在隘，我亦在隘，俱得地形，勝敗在我，不在地形也。夫齊口盈滿之術，非惟隘形獨解有口，譬如平坡迴澤，車馬不通，舟楫不勝，中有一逕，亦須據其路口，使敵不得進也。諸可知矣。陳皞曰：隘口言陳是也，言營非也。賈林曰：從，逐也；盈，實也。敵若實而滿之，則不可逐討；若虛而無備，則入而討之。梅堯臣同杜牧註。王皙同曹操註。張預曰：左右高山，中有平谷，我先至之，必齊滿山口以為陳，使敵不得進也。我可以出奇兵，彼不能以撓我。敵若先居此地，盈塞隘口而陳者，不可從也。若雖守隘口，俱不齊滿者，入而從之，與敵共此險阻之利。吳起曰：無當天竈。天竈者，大谷之口，言不可迎隘口而居之也。

險形者，我先居之，必居高陽以待敵；

杜佑曰：居高陽之地，以待敵人；敵人從其下陰而來，擊之則勝。

若敵先居之，引而去之，勿從也。

曹操曰：地形險隘，尤不可致於人。李筌曰：若險阻之地，不可後於人。杜牧曰：險者，山峻谷深，非人力所能作為，必居高陽以待敵。若敵人先據之，必不可以爭，則當引去。陽者，南面之地，恐敵人持久，我居陰而生疾也。今若於崢澗遇敵，則先據北山，此乃是面陰而背陽也；高、陽二者，止可捨陽而就高，不可捨高而就陽。孫子乃統而言之也。杜佑曰：地險先據，則不致於人也。梅堯臣曰：先得險固，居高就陽，待敵則強。敵苟先之，就戰則殆，引去勿疑。王皙曰：此亦爭地，若唐太宗先據武牢以待竇建德是也。張預曰：平陸之地，尚宜先據，況險阨之

所，豈可以致於人？故先處高陽，以佚待勞，則勝矣。若敵已據此地，宜速引退，不可與戰。裴行檢討突厥，嘗際晚下營，塹壘方周，忽令移就崇岡。將士不悅，以謂不可勞衆。行儉不從，速令徙之。是夜，風雨暴至，前設營所，水深丈餘，將史驚服。以此觀之，居高陽不惟戰便，亦無水滿之患也。

遠形者，勢均，難以挑戰，戰而不利。

曹操曰：挑戰者，延敵也。李筌曰：力敵而挑，則利未可知也。杜牧曰：譬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十里，若我來就敵壘，而延敵欲戰者，是我困敵銳，故

戰者不利。若敵來就我壘，延我欲戰者，是我佚敵勞，敵亦不利。故言勢均，然則如何？曰：欲必戰者，則移相近也。陳皞曰：夫與敵營壘相遠，兵力又均，難以挑戰，戰則不利，故下文云勢均以一擊十曰走是也。夫挑戰，先須料我兵衆強弱，可以加敵，則為之；不然，則不可輕進，自取敗也。孟氏曰：兵勢既均，我遠入挑，則不利也。杜佑曰：挑，迎敵也。遠形，去國遠也。地勢均等，無獨便利，先挑之戰，不利也。梅堯臣曰：勢既均一，挑戰則勞，致敵則佚。王皙曰：以遠致我，勞也。張預曰：營壘相遠，勢力又均，止可坐以致敵，不宜挑人而求戰也。

凡此六者，地之道也；將之至任，不可不察也。

李筌曰：此地形之勢也。將不知者以敗。賈林曰：天生地形，可以目察。梅堯臣曰：夫地形者，助兵立勝之本，豈得不度也？張預曰：六地之形，將不可不知。

故兵有走者，有弛者，有陷者，有崩者，有亂者，有北者。凡此六者，非天之災，將之過也。

賈林曰：走、弛、陷、崩、亂、北，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。張預曰：凡此六敗，咎在人事。

夫勢均，以一擊十，曰走；

曹操曰：不料力。李筌曰：不量力也。若得形便之地，用奇伏之計，則可矣。杜牧曰：夫以一擊十之道，先須敵人與我將之智謀、兵之勇怯、天時地利、飢飽勞佚，十倍相懸，然後可以奮一擊十。若勢均力敵，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，則須奔走，不能返合復為駐止矣。梅堯臣曰：勢雖均而兵甚寡，以寡擊衆，必走之道也。王皙曰：不待鬪而走也。張預曰：勢均謂將之智勇、兵之利鈍，一切相敵也。夫體敵勢等，自不可輕戰；況奮寡以擊衆，能無走乎？

卒強吏弱，曰弛；

曹操曰：史不能統，故弛壞。杜牧曰：言卒伍豪強，將帥懦弱，不能騷率，故弛坼壞散也。國家長慶初，命田布帥魏以伐王廷湊。布長在魏，魏人輕易之，數萬人皆乘驢行營，布不能禁。居數月，欲合戰，兵士潰散。布自到身死。賈林曰：令之不從，威之不服，凡敵則亂，不壞何為？梅堯臣曰：史無統率者，則軍政弛壞。王皙同曹操註。何氏曰：言卒伍豪強，將帥懦弱，不能驅領，故弛坼壞散也。張預曰：士卒豪悍，將帥懦弱，不能統轄約束，故軍政弛壞也。吳楚相攻，吳公子光曰：楚軍多寵，政令不一，帥賤而不能整，無大威命，楚可敗。果大敗楚師也。

吏強卒弱，曰陷；

曹操曰：史強欲進，卒弱輒陷，敗也。李筌曰：陷，敗也。卒弱不一，則

難以為戰，是以強陷也。杜牧曰：言欲為攻取，士卒怯弱，不量其力強進之，則陷沒於死地也。陳皞曰：夫人皆有血氣，誰無鬪敵之心？若將乏刑德，士乏訓練，則人皆懦怯，不可用也。賈林曰：士卒皆羸，鼓之不進；吏強獨戰，徒陷其身也。梅堯臣曰：吏雖強進不能激之以勇，故陷於死。王皙曰：為下所陷。張預曰：將吏剛勇欲戰，而士卒素乏訓練，不能齊勇同奮，苟用之，必陷於亡敗。

大吏怒而不服，遇敵急而自戰，將不知其能，其能曰崩；

曹操曰：大史，小將也。大將怒之，而不厭服，忿而赴敵，不量輕重，則必崩壞。李筌曰：將為敵所怒，不料強弱，驅士卒如命者，必崩壞。杜牧曰：春秋時，楚子伐鄭，晉師救之。伍參言於楚子曰：晉之從政者新，未能行令；其佐先穀剛愎不仁，未肯用命；其三帥者，專行不獲，聽而無上，眾無適從。此行也，晉師必敗。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，欲敗晉師，請致師，不許；請使，許之。遂往請戰而還。趙旃求卿未得，請挑戰，不許；召盟，許之。與魏錡皆命而往。卻克曰：二憾往矣，弗備必敗。隨會曰：若二子怒楚，楚人乘我，喪師無日矣。不如備之。先穀曰：不可。隨會使鞏朔、韓穿師七覆於敖前，故上軍不敗，而中軍下軍果敗。七覆，七處伏兵也；敖，山名也。陳皞曰：此大將無理而怒小將，使之心內懷不服，因緣怨怒，遇敵便戰，不顧能否，所以大敗也。賈林曰：自上墮下曰崩。大史小將不相壓伏，崩壞之道；將又不量己之能否，不知卒之勇怯，強與敵鬪，自取賊害，豈非自上而崩乎？梅堯臣曰：小將心怒而不服，遇敵怨忽而不顧，自取崩敗者，蓋將不知其能也。王皙曰：謂將怒不以理，且不知裨佐之才，激致其兇戀，如山之崩壞也。何氏曰：三軍同力，上下一心，則勝也。張預曰：大凡百將一心，三軍同力，則能勝敵。今小將恚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，意欲俱敗，逢敵便戰，不量能否，故必崩覆。晉伐秦，荀偃行令是也。曰：雞鳴而駕，唯余馬首是瞻。樂書怒曰：晉國之命，未是有也。遂棄之歸。又趙穿惡與駢而逐秦，魏錡怒晉師而乘楚。

將弱不嚴，教道不明，吏卒無常，陳兵縱橫，曰亂；

曹操曰：為將若此，亂之道也。李筌曰：將或有一於此，亂之道也。杜牧曰：言史卒皆不拘常度，故引兵出陳，或縱或橫，皆自亂之也。賈林曰：威令既不嚴明，士卒則無常稟，如此軍幕不亂何為？謂將無嚴令，賞罰不行之故。梅堯臣曰：懦而不嚴，則士無常檢；教而不明，則出陳縱橫不整。亂之道也。王皙曰：亂者不勝其敗。張預曰：將弱不嚴，謂將師無威德也；教道不明，謂教閱無古法也。史卒無常，謂將臣無久任也。陳兵縱橫，謂士卒無節制也。為將若此，自亂之道。

將不能料敵，以少合眾，以弱擊強，兵無選鋒，曰北。

曹操曰：其勢若此，必走之兵也。李筌曰：軍敗曰北，不料敵也。杜牧曰：衛公李靖兵法有戰鋒隊，言揀擇敢勇之士，每戰皆為先鋒。司馬法曰：選良決兵，益人之強。註曰：勇猛勁捷，戰不得功，後戰必選於前，當以激致其銳氣也。東晉大將軍謝玄北鎮廣陵時，符堅強盛，玄多募勇勁。劉牢之、何謙、諸葛侃、高衡、劉軌、田洛、孫無終等以驍猛應募，玄以牢之領精銳為前鋒，百戰百勝，號為北府兵。敵人畏之，所向必克也。賈林曰：兵鋒不選利鈍，士卒不知勇怯，如此用兵，自取背道也。梅堯臣曰：不能量敵情，以少當衆，不能選精銳，以弱擊強，皆奔北之理也。何氏曰：夫士卒疲勇，不可混同為一，一則勇士不勸，疲兵因有所容，出而不戰，自敗也。故兵法曰：兵無選鋒曰北。昔齊以伎擊強，魏以武卒奮，秦以銳士勝，漢有三河俠士、劍客奇材，吳謂之解煩，齊謂之決命，唐謂之跳盪，是皆選鋒之別名也。兵之勝術，無先於此。凡軍衆既具，則大將勒諸營，各選精銳之士，須趨健出衆、武藝軼格者，部為別隊，大約十人選一人，萬人選千人。所選務寡，要在必當，擇腹心健將統率，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，皆品量配之也。張預曰：設若奮寡以擊衆，驅弱以敵強，又不選驍勇之士，使為先鋒，兵必敗北也。凡戰必用精銳為前鋒者，一則壯吾志，一則挫敵威也。故尉繚子曰：武士不選，則衆不強。曹公以張遼為先鋒而敗鮮卑，謝玄以劉牢之領精銳而拒符堅是也。

凡此六者，敗之道也；

陳皞曰：一曰不量寡衆，二曰本乏刑德，三曰失於訓練，四曰非理興怒，五曰法令不行，六曰不擇驍果，此名六敗也。

將之至任，不可不察也。

張預曰：已上六事，必敗之道。

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，

杜牧曰：夫兵之主，在於仁義節制而已。若得地形，可以為兵之助，所以取勝也。助，一作易。陳皞曰：天時不如地利。孟氏曰：地利待人而險。賈林曰：戰雖在兵，得地易勝，故曰兵之易也。山可障，水可灌，高勝卑，險勝平也。王皙曰：兵道則在人。張預曰：能審地形者，兵之助耳，乃末也；料敵制勝者，兵之本也。

料敵制勝，計險阨遠近，上將之道也。

杜牧曰：饋用之費，人馬之力，攻守之便，皆在險阨遠近也。言若能料此以制敵，乃為將臻極之道。王皙曰：料敵窮極之情，險阨遠近之利害，此兵道也。何氏曰：知敵知地，將軍之職。張預曰：既能料敵虛實強弱之情，又能度地險阨遠近之形，本末皆知，為將之道畢矣。

知此而用戰者必勝，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。

杜牧曰：謂知險阨遠近也。梅堯臣曰：將知地形，又知軍政，則勝；不知則敗。張預曰：既知敵情，又知地利，以戰則勝；俱不知之，以戰即敗。

故戰一道必勝，主曰無戰，必戰可也；戰道不勝，主曰必戰，無戰可也。

李筌曰：得戰勝之道，必可戰也；失戰勝之道，必無戰可也。立主人者，發其行也。杜牧曰：主者，君也。黃石公曰：出軍行師，將在自專；進退內御，則功難成。故聖主明王，跪而推轂曰：闔外之事，將軍裁之。孟氏曰：寧違於君，不逆士衆。梅堯臣曰：將在軍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張預曰：苟有必勝之道，雖君命不戰，可必戰也；苟無必戰之道，雖君命必戰，可不戰也。與其從令而敗事，不若違制而成功，故曰：軍中不聞天子之詔。

故進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

王皙曰：皆忠以為國也。何氏曰：進豈求名也，見利於國家士民則進也；退豈避罪也，見其蹙國殘民之害，雖君命使進而不進，罪及其身不悔也。

唯人是保，而利合於主，國之寶也。

李筌曰：進退皆保人，非為身也。杜牧曰：進不求戰勝之名，退不避違命之罪也。如此之將，國家之珍寶，言其少得也。陳皞曰：合，猶歸也。梅堯臣曰：寧違命而取勝，勿順命而致敗。王皙曰：戰與不戰，皆在保民利主而已矣。張預曰：進退違命，非為己也，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，此忠臣，國家之寶也。

視卒如嬰兒，故可與之赴深谿；視卒如愛子，故可與之俱死。

李筌曰：若撫之如此，得其死力也。故楚子一言，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。杜牧曰：戰國時，吳起為將，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。臥不設席，行不乘騎，親裹贏糧，與士卒分勞苦。卒有病疽，吳起吮之，其卒母聞而哭之。或問曰：子，卒也，而將軍自吮疽，何為而哭？母曰：往年吳公吮其父，其父不旋踵而死於敵；今復吮此子，妾不知其死所矣。梅堯臣曰：撫而育之，則親而不離；愛而勗之，則信而不疑。故雖死與死，雖危與危。王皙曰：以仁恩結人心也。何氏曰：如後漢段熲為破羌將軍，以征西羌行軍，仁愛士卒，傷者親自瞻省，手為裹瘡。在邊十餘年，未嘗一曰蓐寢，與將士同苦，故皆樂為死戰也。晉王濬為巴郡太守，郡邊吳境，兵士苦役，生男多不舉。濬乃嚴其科條，寬其徭課，其產育者皆與休復，所全活者數千人。及後伐吳，先在巴郡之所全活者，皆堪徭役供軍。其父母戒之曰：王府君生爾，爾必勉之，無愛死也。故吳子有父子之兵。張預曰：將視卒如子，則卒視將如父，未有父在危難，而子不致死。故荀卿曰：臣之於君也，下之於上也，如子弟之事父兄，手足之捍頭目也。夫美酒泛流，三軍皆醉，濫言一撫，士同挾纊。信乎以恩遇下，古人所重也。故兵法曰：動勞之師，將必先己，暑不張蓋，寒不重衣，險必下步，軍井成而後

飲，軍食熟而後飯，軍壘成而後舍。

厚而不能使，愛而不能令，亂而不能治，譬若驕子，不可用也。

曹操曰：恩不可專用，罰不可獨任，若驕子之喜怒對目，還害而不可用也。李筌曰：雖厚愛人，不令如驕子者，有勃逆之心，不可用也。杜牧曰：黃石公曰：士卒可下而不可驕。夫恩以養士，謙以接之，故曰可下；制之以法，故曰不可驕。陰符曰：害生於恩。吳起曰：夫鼓鞞金鐸，所以威耳；旌旗麾章，所以威目；禁令刑罰，所以威心。耳威於聲，不得不清；目威於色，不得不明；心威於刑，不得不嚴。三者不立，必敗於敵。故曰一。將之所撫，莫不從移；將之所指，莫不前死。衛公李靖曰：古之善為將者，必能十卒而殺其三，次者十殺其一。十殺其三，威振於敵國；十殺其一，令行於三軍。是知畏我者不畏敵，畏敵者不畏我。善無細而不賞，惡無微而不貶。馬謖軍敗，葛亮對泣而行誅；鄉人盜笠，呂蒙垂涕而後斬；馬逸犯禾，曹公割髮而自刑；兩掾辭屈，黃蓋詰問而俱斬。故能威克其愛，雖少必濟；愛加其威，雖多必敗。孟氏曰：唯務行恩，恩勢已成，刑之必怨；唯務行刑，刑怨已深，恩之不附。必使恩威相參，賞罰並用，然後可以為將，可以統眾也。梅堯臣曰：厚養而不使，愛寵而不教，亂法而不治，猶如驕子，安得而用也？王皙曰：恩不以嚴，未可濟也。何氏曰：言恩不可純任，純任則還為己害；張預曰：恩不可以專用，罰不可以獨行。專用恩，則卒如驕子而不能使。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，臥龍所以垂泣而行戮，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，李靖所以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。獨行罰，則士不親附，而不可用。此古將所以投酒，楚子所以挾纊，吳起所以分衣食，闔閭所以同勞佚也。在易之師初六曰師出以律，謂齊眾以法也。九二曰師中承天寵，謂勸士以賞也。以此觀之，王者之兵，亦德刑參任，而恩威並行矣。尉繚子曰：不愛悅其心者，不我用也；不嚴畏其心者，不我舉也。故善將者，愛與畏而已。

知吾卒之可以擊，而不知敵之不可擊，勝之半也；

梅堯臣曰：知己而不知彼，或有勝耳。

知敵之可擊，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，勝之半也；

杜牧曰：可擊者，勇敢輕死也；不可擊者，頓弊怯弱也。陳皞曰：此說非也。可擊不可擊者，所謂兵眾孰強，士卒孰練，賞罰孰明也。梅堯臣曰：知彼而不知己，或有勝耳。王皙曰：知己不知彼，知彼不知己，皆未可以決勝也。張預曰：或知己而不知彼，或知彼而不知己，則有勝有負也。唐太宗曰：吾嘗臨陳，先料敵心與己之心孰審，然後彼可得而知焉；察敵氣與己之氣孰治，然後我可得而知焉。言料心審治亂，察氣見強弱形也，可戰與不可戰也。

知敵之可擊，知吾卒之可以擊，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，勝之半也。

曹操、李筌曰：勝之半者，未可知也。杜牧曰：地形者，險易、遠近、出入、迂直也。梅堯臣曰：知彼知己，而不知地形，亦或不勝。王皙曰：雖知彼己可以戰，然不可虧地利也。張預曰：既知己，而又知彼，但不得地形之助，亦不可全勝。

故知兵者，動而不迷，舉而不窮。

杜牧曰：未動未舉，勝負已定，故動則不迷，舉則不窮也。一云動而不困，舉而不頓。陳皞曰：窮者，困也。我若識彼此之動否，量地形之得失，則進而不迷，戰而不困者也。梅堯臣曰：無所不知，則動不迷闇，舉不困窮也。王皙曰：善計者不迷，善軍者不窮。張預曰：不妄動，故動則不誤；不輕舉，故舉則不困。識彼我之虛實，得地形之便利，而後戰也。

故曰：知彼知己，勝乃不殆；

張預曰：曉攻守之術，則有勝而無危。

知天知地，勝乃不窮。

李筌曰：人事、天時、地利三者同知，則百戰百勝。杜佑曰：知地之便，知天之時。地之便，依險阻、向高陽也；天之時，順寒暑、法刑德也。既能知彼知己，又按地形法天道，勝乃可全，又何難也。梅堯臣曰：知彼利，知此利，故不危；知天時、知地形、故不極。王皙同梅堯臣註。張預曰：順天時，得地利，取勝無極。

孫子註解卷之十竟

#1『道』原作『通』，據郭化若校改。

孫子註解卷之十一

九地篇

曹操曰：欲戰之地有九。李筌曰：勝敵之地有九，故決地形之下。王皙曰：用兵之地，利害有九也。張預曰：用兵之地，其勢有九。此論地勢，故次地形。

孫子曰：用兵之法，有散地，有輕地，有爭地，有交地，有衢地，有重地，有圯地，有圍地，有死地。

曹操曰：此九地之名也。張預曰：此九地之名。

諸侯自戰其地，為散地。

曹操曰：士卒戀土，道近易散。李筌曰：卒恃土，懷妻子，急則散，是為散地也。杜牧曰：士卒近家，進無必死之心，退有歸投之處。杜佑曰：戰其境內之地，士卒意不專，有潰散之心，故曰散地。梅堯臣同杜牧註。王皙同曹操註。何氏曰：散地，士卒恃之，懷戀妻子，急則散走，是為散地。一曰地無關鍵，士卒易散走，居此地者，不可數戰。又曰地遠四平，更無要害，志意不堅

而易離，故曰散地。吳王問孫武曰：散地，士卒顧家，不可與戰，則必固守不出。若敵攻我小城，掠吾田野，禁吾樵採，塞吾要道，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？武曰：敵人深入吾都，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為家，專志輕鬪；吾兵在國，安土懷生，以陳則不堅，以鬪則不勝。當集人各衆，聚穀蓄帛，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；彼挑戰不得，轉輸不至，野無所掠，三軍困餒，因而誘之，可以有功。若欲野戰，則必因勢依險設伏，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其懈怠，出其不意，襲其懈怠，可以有功。張預曰：戰於境內，士卒顧家，是易散之地也。鄭人將伐楚師，楚鬪廉曰：鄭人軍其郊，必不誠；恃近其城，莫有鬪志。果為楚所敗是也。

入人之地而不深者，為輕地。

曹操曰：士卒皆輕返也。杜牧曰：師出越境，必焚舟梁，示民無返顧之心。李筌曰：輕於退也。梅堯臣曰：入敵未遠，道近輕返。王皙曰：初涉敵境勢輕，士未有鬪志也。何氏曰：輕地者，輕於退也。入敵境未深，往返輕易不可止息，將不得數動勞人。吳王問孫武曰：吾至輕地，始入敵境，士卒思還，難進易退；未背險阻，三軍恐懼；大將欲進，士卒欲退，上下異心。敵守其城壘，整其車騎，或當吾前，或擊吾後，則如之何？武曰：軍至輕地，士卒未專，以入為務，無以戰為。故無近其名城，無由其通路，設疑佯惑，示若將去；選驍騎，銜枚先入，掠其牛馬六畜。三軍見得，進乃不懼。分吾良卒，密有所伏，敵人若來，擊之勿疑；若其不至，捨之而去。又曰：軍入敵境，敵人固壘不戰，士卒思歸，欲退且難，謂之輕地。當選驍兵伏要路，我退敵追，來則擊之也。張預曰：始入敵境，士卒思還，是輕返之地也。尉繚子曰：征役分軍而歸，或臨戰自北，則逃傷甚焉。言民兵四集，分屯占地，使北來者當北道，則多逃，以其開之耳。

我得則利，彼得亦利者，為爭地。

曹操曰：可以少勝衆，弱擊強。李筌曰：此阨喉守險地，先居者勝，是為爭地也。杜牧曰：必爭之地，乃險要也。前秦苻堅先遣大將呂光討西域，堅敗績後，光自西域還，師至宜禾，堅涼州刺史梁熙謀拒之。高昌太守楊翰曰：呂光新定西國，兵強氣銳，其鋒不可當。若出流沙，其勢難測。高梧谷口險要，宜先守之，而奪其水；彼既困渴，人自然投戈。如以為遠不可守，伊吾之關，亦可拒之。若廢此二要，難為計矣。地有所必爭，真此機也。熙不從，竟為光所滅也。陳皞曰：彼我若先得其地者，則可以少勝衆，弱勝強也。杜佑曰：謂山水阨口，有險固之利，兩敵所爭。梅堯臣曰：無我無彼，先得則利。王皙同陳皞註。何氏曰：爭地，便利之地，先居者勝，是以爭之。吳王問孫武曰：敵若先至，據要保利，簡兵練卒，或出或守，以備我奇，則如之何？武曰

：爭地之法，先據為利，敵得其處，慎勿攻之。引而佯走，建旗鳴鼓，趣其所愛，曳柴揚塵，惑其耳目；分吾良卒，密有所伏，敵必出救。人欲我與，人棄我取，此爭先之道也。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，則選吾銳卒，固守其所，輕兵追之，分伏險阻，敵人還鬪，伏兵旁起，此全勝之道。張預曰：險固之利，彼我得之，皆可以少勝衆，弱勝強者，是必爭之地也。唐太宗以三千人守成臯之險，坐困竇建德十萬之衆是也。

我可以往，彼可以來者，為交地。

曹操曰：道正相交錯也。杜牧曰：川廣地平，可來可往，足以交戰對壘。陳皞曰：交錯是也。言其道路交橫，彼我可以來往。如此之地，則須兵士首尾不絕，切宜備之。故下文云：交地吾將謹其守。其義可見也。杜佑曰：交地有數道往來，交相無可絕。梅堯臣同陳皞註。何氏曰：交地，平原交通也。一曰：可以交結，不可杜絕之，絕之致隙。又曰：交通四遠，不可遏絕。吳王問孫武曰：交地，吾將絕敵，使不得來。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，深絕通路，固其隘塞。若不先圖之，敵人已備，彼可得而來，吾不得而往，衆寡又均，則如之何？武曰：既我不可以往，彼可以來，吾分卒匿之，守而易怠，示其不能。敵人且至，設伏隱廬，出其不意，可以有功也。張預曰：地有數道，往來通達，而不可阻絕者，是交錯之地也。

諸侯之地三屬，

曹操曰：我與敵相當，而旁有他國也。孟氏曰：若鄭界於齊、楚、晉是也。

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，為衢地。

曹操曰：先至得其國助也。李筌曰：對敵之傍，有一國為之屬，先往而通之，得其衆也。杜牧曰：衢地者，三屬之地，我須先至其衝，據其形勢，結其旁國也。天下，猶言諸侯也。梅堯臣曰：彼我相當，有旁國三面之會，先至則得諸侯之助也。王皙曰：曹公云：先至得其國助。皙謂先至者，結交先至也。言天下

先之者，謂能廣助則天下可從。何氏曰：衢地者，地要衝，控帶數道，先據此地，衆必從之，故得之則安，失之則危也。吳王問孫武曰：衢地必先，若吾道遠發後，雖馳車驟馬，至不能先，則如之何？武曰：諸侯參屬，其道四通，我與敵相當，而旁有他國。所謂先者，必先重幣輕使，約和旁國，交親結恩，兵雖後至，衆已屬矣。我有衆助，彼失其黨，諸國椅角，震鼓齊攻，敵人驚恐，莫知所當。張預曰：衢者，四通之地。我所敵者，當其一面，而旁有鄰國，三相連屬，當往結之，以為己援。先至者，謂先遣使以重幣約和旁國也。兵雖後至，已得其國助矣。

入人之地深，背城邑多者，為重地。

曹操曰：難返之地。李筌曰：堅志也。白起攻楚，樂毅伐齊皆為重地。杜牧曰：入人之境已深，過人之城已多，津梁皆為所恃，要衝皆為所據，還師返旆，不可得也。杜佑曰：難返還也。背，去也；背與倍同。多，道里也。遠去己城郭，深入敵地，心專意一，謂之重地也。梅堯臣曰：乘虛而入，涉地愈深，過城已多，津要絕塞，故曰重難之地。王皙曰：兵至此者，事勢重也。何氏曰：重地者，入敵已深，國糧難應資給，將士不掠何取？吳王問孫武曰：吾引兵深入重地，多所踰越，糧道絕塞，設欲歸還，勢不可過，欲食於敵，持兵不失，則如之何？武曰：凡居重地，士卒輕勇，轉輸不通，則掠以繼食，下得粟帛，皆貢於上，多者有賞，士卒無歸意。若欲還出，即為戒備，深溝高壘，示敵且久。敵疑通途，私除要害之道，乃令輕車銜枚而行，以牛馬為餌。敵人若出，鳴鼓隨之，陰伏吾士，與之中期，內外相應，其敗可知也。張預曰：深涉敵境，多過敵城，士卒心專，無有歸志，是難退之地也。司馬景王謂諸葛恪卷甲深入，其鋒不可當是也。

行山林、險阻、沮澤，凡難行之道者，為圯地。

曹操曰：少固也。賈林曰：經水所毀曰圯。沮洳圯地，不得久留，宜速去也。梅堯臣曰：水所毀圯，行則猶難，況戰守乎？何氏曰：圯地者，少固之地也，不可為城壘溝隍，宜速去之。吳王問孫武曰：吾入圯地，山川險阻，難從之道，行久卒勞；敵在吾前，而伏吾後，營在吾左，而守吾右；良車驍騎，要吾隘道，則如之何？武曰：先進輕車，去軍十里，與敵相候，接期險阻；或分而左，或分而右，大將四觀，擇空而取，皆會中道，倦而乃止。張預曰：險阻漸洳之地，進退艱難，而無所依。

所由入者隘，所從歸者迂，彼寡可以擊吾之眾者，為圍地。

李筌曰：舉動難也。杜牧曰：出入艱難，易設奇伏覆勝也。杜佑曰：所從入阨險，歸道遠也，持久則糧乏，故敵可以少擊吾眾者，為圍地也。梅堯臣曰：山川圍繞，入則隘，歸則迂也。何氏曰：圍地入則隘險，歸則迂回，進退無從，雖眾何用？能為奇變，此地可由。吳王問孫武曰：吾入圍地，前有強敵，後有險難，敵絕我糧道，利我走勢，敵鼓譟不進，以觀吾能，則如之何？武曰：圍地之宜，必塞其闕，示無所往，則以軍為家，萬人同心，三軍齊力，并炊數日，無見火煙，故為毀亂寡弱之形。敵人見我，備之必輕，則告勵士卒，令其奮怒，陳伏良卒，左右險阻，擊鼓而出。敵人若當，疾擊務突，我則前鬪後拓，左右掎角也。又曰：敵在吾圍，伏而深謀，示我以利，縈我以旗，紛紜若亂，不知所之，奈何？武曰：千人操旌，分塞要道，輕兵進挑，陳而勿搏，交而勿去，此敗謀之法。張預曰：前狹後險之地，一人守之，千人莫向，則

以奇伏勝。

疾戰則存，不疾戰則亡者，為死地。

曹操曰：前有高山，後有大水，進則不得，退則有礙。李筌曰：阻山背水食盡，利速不利緩也。杜牧曰：衛公李靖曰：或有進軍行師，不因鄉導，陷於危敗，為敵所制。左谷右山，束馬懸車之逕；前窮後絕，鴈行魚貫之巖。兵陳未整，而強敵忽臨，進無所憑，退無所固，求戰不得，自守莫安。駐則日月稽留，動則首尾受敵。野無水草，軍乏資糧，馬困人疲，智窮力極。一人守隘，萬夫莫向。如彼要害，敵先據之，如此之利，我已失守，縱有驍兵利器，亦何以施其用乎？若此死地，疾戰則存，不疾戰則亡。當須上下同心，併氣一力，抽腸濺血，一死於前，因敗為功，轉禍為福。此乃是也。陳皞曰：人在死地，如坐漏船，伏燒屋。賈林曰：左右高山，前後絕澗，外來則易，內出則難，誤居此地，速為死戰則生；若待士卒氣挫，糧儲又無而持久，不死何待？梅堯臣曰：前不得進，後不得退，旁不得走，不得不速戰也。何氏曰：死地力戰或生，守隅則死。吳王問孫武曰：吾師出境，軍於敵人之地；敵人大至，圍我數重，欲突以出，四塞不通；欲勵士激衆，使之投命潰圍，則如之何？武曰：深溝高壘，示為守備；安靜勿動，以隱吾能；告令三軍，示不得已；殺牛燔車，以饗吾士；燒盡糧食，填夷井竈，割髮捐冠，絕去生慮，將無餘謀，士有死志。於是砥甲礪刃，併氣一力，或攻兩旁，震鼓疾譟，敵人亦懼，莫知所當。銳卒分行，疾攻其後，此是失道而求生。故曰：困而不謀者窮，窮而不戰者亡。吳王曰：若吾圍敵，則如之何？武曰：山峻谷險，難以踰越，謂之窮寇。擊之之法：伏卒隱廬，開其去道，示其走路；求生透出，必無鬪意，因而擊之，雖衆必破。兵法又曰：若敵人在死地，士卒勇氣，欲擊之法，順而勿抗，陰守其利，必開去道，以精騎分塞要路，輕兵進而誘之，陳而勿戰，敗謀之法也。張預曰：山川險隘，進退不能，糧絕於中，敵臨於外，當此之際，勵士決戰，而不可緩也。

是故散地則無戰

李筌曰：恐走散也。杜牧曰：已具其上。賈林曰：地無關闔，卒易散走，居此地者，不可數戰。地形之說，一家之理，若號令嚴明，士卒愛服，死且不顧，何散之有？梅堯臣曰：我兵在國，安土懷生，陳則不堅，鬪則不勝，是不可以戰也。王皙曰：決於戰則懼散。張預曰：士卒懷生，不可輕戰。吳王問孫武曰：散地不可戰，則必固守不出。若敵攻我小城，掠吾田野，禁吾樵採，塞吾要道，待吾空虛而來急攻，則如之何？武曰：敵人深入，專志輕鬪，吾兵安土，陳則不堅，戰則不勝；當集人聚穀，保城備險，輕兵絕其糧道。彼挑戰不得，轉輸不至，野無所掠，三軍困餒，因而誘之，可以有功。若欲野戰

，則必因勢依險設伏，無險則隱於陰晦，出其不意，襲其懈怠。

輕地則無止，我

李筌曰：恐逃。杜牧曰：兵法之所謂輕地者，出軍行師，始入敵境，未背險要，士卒思還，難進易退，以入為難，故曰輕地也。當必選精騎，密有所伏，敵人卒至，擊之勿疑，若是不至，踰之速去。杜佑曰：志未堅，不可通敵。梅堯臣曰：始入敵境，未背險阻，士心不專，無以戰為。勿近名城，勿由通路，以速進為利。王皙曰：無故不當止也。張預曰：士卒輕返，不可輒留。吳王曰：士卒思還，難進易退，未背險阻，三軍恐懼，則如之何？武曰：軍在輕地，士卒未專，以入為務，無以戰為。故無近其名城，無由其通路，設疑佯惑，示若將去。乃選精騎，銜枚先入，掠其六畜，三軍見得，進乃不懼。分吾良卒，密有所伏，敵人若來，擊之勿疑，若其不至，捨之而去。

爭地則無攻，

曹操曰：不當攻，當先至為利也。李筌曰：敵先居地險，不可攻。杜牧曰：無攻者，言敵人若已先得其地，則不可攻也。梅堯臣曰：形勝之地，先據乎利；敵若已得其處，則不可攻。張預曰：不當攻而爭之，當後發先至也。吳王曰：敵若先至，據要保利，簡兵練卒，或出或守，以備我奇，則如之何？武曰：爭地之法，讓之者得，求之者失。敵得其處，慎勿攻之，引而佯走，建旗鳴鼓，趣其所愛，焚柴揚塵，惑其耳目；分吾良卒，密有所伏，敵必出救。人欲我與，人棄我取，此爭先之道也。若我先至，而敵用此術，則選吾銳卒，固守其所，輕兵追之，分伏險阻，敵人還鬪，伏兵旁起，此全勝之道也。

交地則無絕，

曹操曰：相及屬也。李筌曰：不可絕間也。杜牧曰：川廣地平，四面交戰，須車騎部伍，首尾聯屬，不可使之斷絕，恐敵人因而乘我。賈林曰：可以交結，不可杜絕，絕之致隙。杜佑曰：相及屬也。俱可進退，不可以兵絕之。梅堯臣曰：道既錯通，恐其邀截，當令部伍相及，不可斷也。王皙曰：利糧道也。交相往來之地，亦謂之通地。居高陽以待敵，宜無絕糧道。張預曰：往來交通，不可以兵阻絕其路，當以奇伏勝也。吳王曰：交地吾將絕敵，使不得來。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，深絕通道，固其隘塞。若不先圖之，敵人已備，彼可得而來，吾不得而往，衆寡又均，則如之何？武曰：既我不可以往，彼可以來，則分卒匿之，守而易怠，示其不能，敵人且至，設伏阿廬，出其不意。

衢地則合交，

曹操曰：結諸侯也。李筌曰：結行也。杜牧曰：諸侯，即上文云旁國也。孟氏曰：得交則安，失交則危也。梅堯臣曰：地雖四通，何以得天下之助，當以重幣合。王皙曰：四通之境，非交援不強。張預曰：四通之地，先交結旁國

也。吳王曰：衢地貴先。若吾道遠而發後，雖馳車驟馬，至不得先，則如之何？武曰：諸侯參屬，其道四通，我與敵相當，而旁有他國。所謂先者，必重幣輕使，約和旁國，交親結恩，兵雖後至，衆已屬矣。簡兵練卒，阻利而處，我有衆助，彼失其黨，諸國掎角，敵人莫當。

重地則掠，

曹操曰：畜積糧食也。李筌曰：深入敵境，不可非義失人心也。漢高祖入秦，無犯婦女，無取寶貨，得人心如此。筌以掠字為無掠字。杜牧曰：言居於重地，進未有利，退復不得，則須運糧為持久之計，以伺敵也。孟氏曰：因糧於敵也。梅堯臣曰：去國既遠，多背城邑，糧道必絕，則掠畜積以繼食。王皙曰：深入敵境，則掠其饒野以豐儲也。難地，食少則危。張預曰：深入敵境，饋餉不繼，當勵士掠食，以備其乏也。吳王曰：重地多逾城邑，糧道絕塞，設欲歸還，勢不可過，則如之何？武曰：凡居重地，士卒輕勇，轉輸不通，則掠以繼食，下得粟帛，皆貢於上，多者有賞。若欲還出，深溝高壘，示敵且久，敵疑通途，私除要害，乃令輕車銜枚而行，揚其塵埃，餌以牛馬。敵人若出，鳴鼓隨之，陰伏吾士，與之中期，內外相應，其敗可知。

圯地則行，

曹操曰：無稽留也。李筌曰：不可為溝隍，宜急去之。梅堯臣曰：既毀圯不可依止，則當速行，勿稽留也。王皙曰：合聚軍衆，圯無合止。張預曰：難行之地，不可稽留也。吳王曰：山川險阻，難從之道，行久卒勞。敵在吾前，而伏吾後；營在吾左，而守吾右；良車驍騎，要吾隘道，則如之何？武曰：先進輕車，去軍十里，與敵相候，接期險阻。或分而左，或分而右，大將四觀，擇空而取，皆會中道，倦而乃止。

圍地則謀，

曹操曰：發奇謀也。李筌曰：智者不困。杜牧曰：難阻之地，與敵相持，須用奇險詭譎之計。杜佑曰：居此當權謀詐譎，可以免難。梅堯臣曰：前有隘，後有險，歸道又迂，則發謀慮以取勝。張預曰：難以力勝，易以謀取也。吳王曰：前有強敵，後有險難，敵絕我糧道，利我走勢，彼鼓譟不進，以觀吾能，則如之何？武曰：圍地必塞其闕，示無所往，則以軍為家，萬人同心，三軍齊力，并炊數日，無見火煙，故為毀亂寡弱之形。敵人見我，備之必輕，則告勵士卒，令其奮怒，陳練良卒，左右險阻，擊鼓而出。敵人若當，疾擊務突，則前鬪後拓，左右掎角。

死地則戰。

曹操曰：死地戰也。李筌曰：殊死戰，不求生矣#4。陳皞曰：陷在死地，則軍中人人自戰，故曰：置之死地而後生也。賈林曰：力戰或生，守隅則死

。梅堯臣曰：前後左右無所之，示必死，人人自戰也。張預曰：陷在死地，則人自為戰。吳王曰：敵人大至，圍我數重，欲突以出，四塞不通；欲勵士激衆，使之投命，則如之何？武曰：深溝高壘，安靜勿動；告令三軍，示不得已；殺牛燔車，以饗吾士；燒盡糧食，填夷井竈；割髮捐冠，絕去生慮，砥甲礪刃，并氣一力。或攻兩旁，震鼓疾譟，敵人亦懼，莫知所當。銳卒分行，疾攻其後，此是失道而求生。故曰：困而不謀者窮，窮而不戰者亡。

所謂古之善用兵者，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，

梅堯臣曰：設奇衝掩。

衆寡不相恃，

梅堯臣曰：驚撓之也。

貴賤不相救，

梅堯臣曰：散亂也。

上下不相收，

梅堯臣曰：倉惶也。

卒離而不集，兵合而不齊。

李筌曰：設變以疑之，救左則擊其右，惶亂不暇計。杜牧曰：多設變詐以亂敵人。或衝前掩後，或驚東擊西，或立偽形，或張奇勢，我則無形以合戰，敵則必備而衆分。使其意懾離散，上下驚擾，不能和合，不得齊集，此善用兵也。孟氏曰：多設疑事，出東見西，攻南引北，使彼狂惑散擾，而集聚不得也。梅堯臣曰：或已離而不能集，或雖合而不能齊。王皙曰：將有優劣則然，要在於奇正相生，手足相應也。張預曰：出其不意，掩其無備，驍兵說卒，碎然突擊。彼救前則後虛，應左則右隙；使倉惶散亂，不知所禦，將吏士卒，不能相赴；其卒已散而不復聚，其兵雖合而不能一。

合於利而動，不合於利而止。

曹操曰：暴之使離，亂之使不齊，動兵而戰。李筌曰：撓之令見利乃動，不亂則止。梅堯臣曰：然能使敵若此，當須有利則動，無利則止。張預曰：彼雖驚擾，亦當有利則動，無利則止。

敢問：敵衆整而將來，待之若何？

曹操曰：或問也。梅堯臣曰：此設疑以自問。言敵人甚衆，將又嚴整，我何以待之耶？張預曰：前所陳者，須兵衆相敵，然後可為。故或人問武曰：彼兵衆於我，而又整肅，則以何術待之也？

曰：先奪其所愛，則聽矣。

曹操曰：奪其所恃之利。若先據利地，則我所欲必得也。李筌曰：孫子故立此問者，以此為祕要也。所愛，謂敵所便愛也，或財帛子女，吾先困辱之

，則敵進退皆聽也。杜牧曰：據我便地，略我田野，利其糧道，斯三者，敵人之所愛惜倚恃者也。若能俱奪之，則敵人雖強，進退勝敗，皆須聽我也。陳皞曰：愛者不止所恃利，但敵人所顧之事，皆可奪也。梅堯臣曰：當先奪其所顧愛，則我志得行，然後使其驚撓散亂，無所不至也。王皙曰：先據利地，以奇兵絕其糧道，則如我之謀也。張預曰：武曰：敵所愛者，便地與糧食耳；我先奪之，則無不從我之計。

兵之情主速，乘人之不及，由不虞之道，攻其所不戒也。

曹操曰：孫子應難以覆陳兵情也。李筌曰：不虞不戒，破敵之速。杜牧曰：此統言兵之情狀，以乘敵間隙。由不虞之道，攻其不戒之處，此乃兵之深情，將之至事也。陳皞曰：此言乘敵人有不及、不虞、不戒之便，則須速進，不可遲疑也。蓋孫子之旨，言用兵貴疾速也。梅堯臣曰：兵機貴速，當乘人之不備。乘人之不備者，行不虞之道，攻不戒之所也。王皙曰：兵上神速，奪愛尤當然也。何氏曰：如蜀將孟達之降魏，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。達復連吳固蜀，潛圖中國。謀洩，司馬宣王秉政，恐達速發，以書給達以安之。達得書，猶與不決。宣王乃潛軍進討，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，宜審察而後動。宣王曰：達無信義，此其相疑之時也。當及其未定，往討之。乃倍道兼行，八日到其城下。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，宣王分諸將拒之。初，達與諸葛亮書曰：宛去洛八百里，去吾一千一百里，聞吾舉事，當表上天子，比相反覆，一月間也，則吾城已固，諸軍足辦。所在深險，司馬公必不自來，諸將來，吾無患矣。及兵到，達又告亮曰：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，何其神速也。上庸城三面阻水，達於城下為木柵以自固。宣王渡水，破其柵，直造城下，八道攻之。旬有六日，達甥鄧賢、將李輔等開門出降，遂斬達。李靖征蕭銑，集兵於夔州。銑以時屬秋潦，江水泛漲，三峽路陷，必謂靖不能進，遂休兵不設備。九月，靖乃率師而進，將下峽，諸將皆請停兵待水退。靖曰：兵貴神速，機不可失。今兵始集，銑尚未知。若乘水漲之勢，倏忽至城下，所謂疾雷不及掩耳，此兵家上策。縱彼知我，倉卒徵兵，無以應敵，此必成擒也。遂降蕭銑。衛公兵法曰：兵用上神，戰貴其速。簡練士卒，申明號令，曉其目以麾幟，習其耳以鼓金，嚴賞罰以誡之，重芻豢以養之，浚溝塹以防之，指山川以導之，召才能以任之，述奇正以教之。如此，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，而我則有所待也。若兵無先備，則不應卒，卒不應則失於機，失於機則後於事，後於事則不制勝，而軍覆矣。故呂氏春秋云：凡兵者，欲急捷，所以一決取勝，不可久而用之矣。故曰：兵之情雖主速，乘人之不及。然敵將多謀，戎卒輯睦，令行禁止，兵利甲堅，氣銳而嚴，力全而勁，豈可速而犯之邪？答曰：若此則當巷迹藏聲，蓄盈待竭，避其鋒勢，與其持久，安可犯之哉？廉頗之拒白起，守而不

戰；宣王之抗武侯，抑而不進是也。張預曰：復謂或人曰：用兵之理，惟尚神速。所貴乎速者，乘人之倉卒，使不及為備也。出兵於不虞之徑，以掩其不戒，故敵驚擾散亂，而前後不相及，衆寡不相待也。

凡為客之道：深入則專，主人不克；

李筌曰：夫為客，深入則志堅，主人不能禦也。杜牧曰：言大凡為攻伐之道，若深入敵人之境，士卒有必死之志，其心專一，主人不能勝我也。克者，勝也。梅堯臣曰：為客者，入人之地深，則士卒專精，主人不能克我。張預曰：深涉敵境，士卒心專，則為主者不能勝也。客在重地、主在輕地故耳。趙廣武君謂韓信去國遠鬪，其鋒不可當是也。

掠於饒野，三軍足食；

王皙曰：饒野多稼穡。

謹養而勿勞，併氣積力；運兵計謀，為不可測。

曹操曰：養士併氣運兵，為不可測度之計。李筌曰：氣盛力積，加之以謀慮，則非敵之可測。杜牧曰：斯言深入敵人之境，須掠田野，使我足食，然後閉壁養之，勿使勞苦。氣全力盛，一發取勝，動用變化，使敵人不能測我也。陳皞曰：所處之野，須水草便近，積蓄不乏，謹其來往，善撫士卒。王翦伐楚，楚人挑戰，翦不出。勤於撫御，并兵一力。聞士卒投石為戲，知其養勇思戰，然後用之，一舉遂滅楚。但深入敵境，未見可勝之利，則須為此計。梅堯臣曰：掠其富饒，以足軍食，息人之力，并兵為不可測之計。王皙曰：謹養，謂撫循飲食周謹之也。并銳氣，積餘力，形藏謀密，使敵不測，俟其有可勝之隙，則進之。張預曰：兵在重地，須掠糧於富饒之野，以豐吾食；乃堅壁自守，勤撫士卒，勿任以勞苦。令氣盛而力全，常為不可測度之計。伺敵可擊，則一舉而克。王翦伐荊，常用此術。

投之無所往，死且不北，

李筌曰：能得其力者，投之無往之地。杜牧曰：投之無所往，謂前後進退，皆無所之，士以此皆求力戰，雖死不北也。梅堯臣曰：置在必戰之地，知死而不退走。張預曰：置之危地，左右前後，皆無所往，則守戰至死，而不奔北矣。

死焉不得，

曹操曰：士死安不得也。杜牧曰：言士必死，安有不得勝之理？孟氏曰：士死無不得也。梅堯臣曰：兵焉得不用命？張預曰：士卒死戰，安不得志？尉繚子曰：一賊仗劍擊於市，萬人無不避之者，非一人之獨勇，萬人皆不肖也，必死與必生不侔也。

士人盡力。

曹操曰：在難地心并也。梅堯臣曰：士安得不竭力以赴戰？王皙曰：人在死地，豈不盡力？何氏曰：獸困猶鬪，鳥窮則啄，況靈萬物者人乎？張預曰：同在難地，安得不共竭其力？

兵士甚陷則不懼，

杜牧曰：陷於危險，勢不獨死，三軍同心，故不懼也。梅堯臣伺杜牧註。王皙曰：陷之難地則不懼，不懼則鬪志堅也。張預曰：陷在危亡之地，人持必死之志，豈復畏敵也？

無所往則固，深入則拘，

曹操曰：拘，縛也。李筌曰：固，堅也。杜牧曰：往，走也。言深入敵境，走無生路，則人心堅固如拘縛者也。梅堯臣曰：投無所往，則自然心固，入深，則自然志專也。張預曰：動無所之，人心堅固；兵在重地，走無所適，則如拘係也。

不得已則鬪。

曹操曰：人窮則死戰也。李筌曰：決命。杜牧曰：不得已者，皆疑陷在死地，必不生；以死救死，盡不得已也，則人皆悉力而鬪也。梅堯臣、何氏同杜牧註。張預曰：勢不獲已，須力鬪也。

是故其兵不修而戒，不求而得，不約而親，不令而信，

曹操曰：不求索其意，自得力也。李筌曰：投之必死，不令而得其用也。杜牧曰：此言兵在死地，上下伺志，不待修整而自戒懼，不待收索而自得心，不待約令而自親信也。孟氏曰：不求其勝，而勝自得也。梅堯臣曰：不修而兵自戒，不索而情自得，不約而衆自親，不令而人自信，皆所以陷於危難，故三軍同心也。王皙曰：謂死難之地，人心自然故也。張預曰：危難之地，人自同力，不修整而自戒慎，不求索而得情意，不約束而親上，不號令而信命，所謂同舟而濟，則胡越何患乎異心也。

禁祥去疑，至死無所之。

曹操曰：禁妖祥之言，去疑惑之計。一本作至死無所災。李筌曰：妖祥之言，疑惑之事而禁之，故無所災。杜牧曰：黃石公曰：禁巫祝，不得為史士卜問軍之吉凶，恐亂軍士之心。言既去疑惑之路，則士卒至死無有異志也。梅堯臣曰：妖祥之事不作，疑惑之言不入，則軍必不亂，死而後已。王皙曰：災祥神異，有以惑人，故禁止之。張預曰：欲士死戰，則禁止軍吏，不得言妖祥之事，恐惑衆也；去疑惑之計，則至死無他慮。司馬法曰：滅厲祥。此之謂也。儻士卒未有必戰之心，則亦有假妖祥以使衆者，田單守即墨，命一卒為神，每出入約束必稱神，遂破燕是也。

吾士無餘財，非惡貨也；無餘命，非惡壽也。

曹操曰：皆燒焚財物，非惡貨之多也；棄財致死者，不得已也。杜牧曰：若有財貨，恐士卒顧戀，有苟生

之意，無必死之心也。梅堯臣曰：不得已竭財貨，不得已盡死戰。王皙曰：足用而已，士顧財富則媮生；死戰而已，士顧生路則無死志矣。張預曰：貨與壽，人之所愛也，所以燒擲財寶、割棄性命者，非憎惡之也，不得已也。

令發之，士卒坐者涕霑襟，偃臥者涕交頤。

曹操曰：皆持必死之計。李筌曰：棄財與命，有必死之志，故割而流涕也。杜牧曰：士皆以死為約，未戰之，先令曰：今之事，在此一舉；若不用命，身膏草野，為禽獸所食也。梅堯臣曰：決以死力，牧說是也。王皙曰：感勵之使然。張預曰：感激之，故涕泣也。未戰之，先令曰：今之事，在此一舉；若不用命，身膏草野，為禽獸所食。或曰：凡行軍饗士使酒，拔劍起舞，作朋角抵，伐鼓叫呼，所以增其氣。若令涕泣，無乃挫其壯心乎？答曰：先決其死力，後激其說氣，則無不勝。儻無必死之心，其氣雖盛，何由克之？若荊軻於易水，士皆垂淚涕泣；及復為羽聲忼慷，則皆瞋目、髮上指冠是也。

投之無所往者，諸、劇之勇也。

李筌曰：夫獸窮則搏，鳥窮則啄，令急迫，則專諸、曹劇之勇也。杜牧曰：言所投之處，皆為專諸、曹劇之勇。梅堯臣曰：既令以必死，則所往皆有專諸、曹創之勇。張預曰：人懷必死，則所向皆有專諸、曹劇之勇也。專諸，吳公子光使刺殺吳王僚者；劇當為沫，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，嘗執匕#7首，劫齊桓公。

故善用兵者，譬如率然；

梅堯臣曰：相應之容易也。

率然者，常山之蛇也。擊其首則尾至，擊其尾則首至，擊其中則首尾俱至

梅堯臣曰：蛇之為物也，不可擊；擊之，則率然相應。張預曰：率，猶速也；擊之則速然相應。此喻陳法也。八陳圖曰：以後為前，以前為後，四頭八尾，觸處為首，敵衝其中，首尾俱救。

敢問：兵可使如率然乎？

梅堯臣曰：可使兵首尾率然相應如一體乎？

曰：可。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，當其同舟而濟，遇風，其相救也如左右手

梅堯臣曰：勢使之然。張預曰：吳、越，仇讎也，同處危難，則相救如兩手。況非仇讎者，豈不猶率然之相應乎？

是故方馬埋輪，未足恃也；

曹操曰：方，縛馬也。埋輪，示不動也。此言專難不如權巧。故曰：雖方馬埋輪，不足恃也。李筌曰：投兵無所往之地，人自鬪，如蛇之首尾，故吳越之人，同舟相救，雖縛馬埋輪，未足恃也。杜牧曰：縛馬使為方陳，埋輪使不動，雖如此，亦未足稱為專固而足為恃。須任權變，置士於必死之地，使人自為戰，相救如兩手，此乃守固必勝之道而足為恃也。陳皞曰：人之相惡，莫甚吳越，同舟遇風，而猶相救。何則？勢使之然也。夫用兵之道，若陷在必戰之地，使懷俱死之憂，則首尾前後，不得不相救也。有吳越之惡，猶如兩手相救，況無吳越之惡乎？蓋言貴於設變使之，則勇怯之心一也。梅堯臣同杜牧註。王皙曰：此謂在難地自相救耳。蛇之首尾，人之左右手，皆喻相救之敏也。同舟而濟，在險難也，吳越猶無異心，況三軍乎？故其足恃，甚於方馬埋輪。曹公說是也。張預曰：上文歷言置兵於死地，使人心專固。然此未足為善也。雖置之危地，亦須用權智，使人令相救如左右手，則勝矣。故曰：雖縛馬埋輪，未足恃固以取勝；所可必恃者，要使士卒相應如一體也。

齊勇若一，政之道也；

李筌曰：齊勇者，將之道。杜牧曰：齊正勇敢，三軍如一，此皆在於為政者也。陳皞曰：政令嚴明，則勇者不得獨進，怯者不得獨退，三軍之士如一也。梅堯臣曰：使人齊勇如一心而無怯者，得軍政之道也。王皙同梅堯臣註。張預曰：既置之危地，又使之相救，則三軍之衆，齊力同勇如一夫，是軍政得其道也。

剛柔皆得，地之理也。

曹操曰：強弱一勢也。李筌曰：剛柔得者，因地之勢也。杜牧曰：強弱之勢，須因地形而制之也。梅堯臣曰：兵無強弱，皆得用者，是因地之勢也。王皙曰：剛柔，猶強弱也。言三軍之士，強弱皆得其用者，地利使之然也。曹公曰強弱一勢是也。張預曰：得地利，則柔弱之卒亦可以克敵，況剛強之兵乎？剛柔俱獲其用者，地勢使之然也。

故善用兵者，攜手若使一人，不得已也。

曹操曰：齊一貌也。李筌曰：理衆如理寡也。杜牧曰：言使三軍之士，如牽一夫之手，不得已皆須從我之命，喻易也。賈林曰：攜手，翻迭之貌，便於回運。以前為後，以後為前，以左為右，以右為左，故百萬之衆如一人也。梅堯臣曰：用三軍如攜手使一人者，勢不得已，自然皆從我所揮也。王皙曰：攜使左右前後，率從我也。張預曰：三軍雖衆，如提一人之手而使之，言齊一也。故曰：將之所揮，莫不從移；將之所指，莫不前死。

將軍之事：靜以幽，正以治。

曹操曰：謂清淨幽深平正。杜牧曰：清淨簡易，幽深難測，平正無偏，故

能政治。梅堯臣曰：靜而幽邃，人不能測；正而自治，人不能撓。王皙曰：靜則不撓，幽則不測，正則不媮，治則不亂。張預曰：其謀事，則安靜而幽深，人不能測；其御下，則公正而整治，人不敢慢。

能愚士卒之耳目，使之無知；

曹操曰：愚，誤也。民可與樂成，不可與慮始。李筌曰：為謀未熟，不欲令士卒知之，可以樂成，不可與謀始。是以先愚其耳目，使無見知。杜牧曰：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，其他皆不知，如聾如瞽也。梅堯臣曰：凡軍之權謀，使由之，而不使知之。王皙曰：杜其見聞。何氏同杜牧註。張預曰：士卒懵然無所聞見，但從命而已。

易其事，革其謀，使人無識；

李筌曰：謀事或變，而不識其原。杜牧曰：所為之事，有所之謀，不使知其造意之端，識其所緣之本也。梅堯臣曰：改其所行之事，變其所為之謀，無使人能識也。王皙曰：已行之事，已施之謀，當革易之，不可再也。何氏曰：將術以不窮為奇也。張預曰：前所行之事，舊所發之謀，皆變易之，使人不可知也。若裴行儉令軍士下營訖，忽使移就崇岡。初，將吏皆不悅，是夜風雨暴至，前設營所，水深丈餘，將士驚服。因問曰：何以知風雨也？行儉笑曰：自今但依吾節制，何須問我所由知也。

易其居，迂其途，使人不得慮。

李筌曰：行路之便，衆人不得知其情。杜牧曰：易其居，去安從危；迂其途，捨近即遠，士卒有必死之心。陳皞曰：將帥凡舉一事，切委曲而致之，無使人得計慮者。賈林曰：居我要害，能使自移；途近於我，能使迂之；發機微，路人不能知也。梅堯臣曰：更其所安之居，迂其所趨之途，無使人能慮也。王皙曰：處易者，將致敵以求戰也；迂途者，示遠而密襲也。張預曰：其居則去險而就易，其途則捨近而從遠，人初不曉其旨，及勝乃服。太白山人曰：兵貴詭道者，非止詭敵也，抑詭我士卒，使由之而不使知之也。

帥與之期，如登高而去其梯；

梅堯臣曰：可進而不可退也。

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，而發其機；

杜牧曰：使無退心，孟明焚舟是也。一本帥與之登高。陳皞曰：發其心機。賈林曰：動我機權，隨事應變。梅堯臣曰：發其危機，使人盡命。王皙曰：皆勵決戰之志也。機之發，無復迴也。賈翎勸曹公曰，必決其機是也。張預曰：去其梯，可進而不可退；發其機，可往而不可返。項羽濟河沈舟之類也。

焚舟破釜，若驅羣羊，驅而往，驅而來，莫知所之。

曹操曰：一其心也。李筌曰：還師者，皆焚舟梁，堅其志，既不知謀，又無

返顧之心，是以如驅羊也。杜牧曰：三軍但知進退之命，不知攻取之端也。梅堯臣曰：但馴然從驅，莫知其他也。何氏曰：士之往來，唯將之令，如羊之從牧者。張預曰：羣羊往來，牧者之隨；三軍進退，惟將之揮。

聚三軍之衆，投之於險，此謂將軍之事也。

曹操曰：險，難也。梅堯臣曰：措三軍於險難而取勝者，為將之所務也。張預曰：去梯發機，置兵於危險以取勝者。此將軍之所務也。

九地之變，屈伸之利，人情之理，不可不察。

曹操曰：人情見利而進，見害而退。杜牧曰：言屈伸之利害，人情之常理，皆因九地以變化。今欲下文重舉九地，故於此重言，發端張本也。梅堯臣曰：九地之變，有可屈可伸之利，人情之常理，須審察之。王皙曰：明九地之利害，亦當極其變耳。言屈伸之利者，未見便則屈，見便則伸。言人情之理者，深專、淺散、圍禦之謂也。張預曰：九地之法，不可拘泥，須識變通，可屈則屈，可伸則伸，審所利而已。此乃人情之常理，不可不察。

凡為客之道：深則專，淺則散。

梅堯臣曰：深則專固，淺則散歸。此而下重言九地者，孫子勤勤於九變也。張預曰：先舉兵者為客，入深則專固，入淺則士散。此而下言九地之變。

去國越境而師者，絕地也；

梅堯臣曰：進不及輕，退不及散，在二地之間也。王皙曰：此越鄰國之境也，是謂孤絕之地，當速決其事，若吳王伐齊近之也。如此者鮮，故不同九地之例。張預曰：去己國，越人境而用師者，危絕之地也。若秦師過周而襲鄭是也。此在九地之外而言之者，戰國時有之也。

四達者，衢地也；

梅堯臣曰：馳道四出，敵當一面。張預曰：敵當一面，旁國四屬。

入深者，重地也；

梅堯臣曰：士卒以軍為家，故心無散亂。

入淺者，輕地也；

梅堯臣曰：歸國尚近，心不能專。

背固前隘者，圍地也；

梅堯臣曰：背負險固，前當阨塞。張預曰：前狹後險，進退受制於人也。

無所往者，死地也。

梅堯臣曰：窮無所之。張預曰：左右前後窮無所之地。

是故散地，吾將一其志；

李筌曰：一卒之心。杜牧曰：守則志一，戰則易散。梅堯臣曰：保城備險，一志堅守；候其虛懈，出而襲之。張預曰：集人聚穀，一志固

守；依險設伏，攻敵不意。

輕地，吾將使之屬；

曹操、李筌曰：使相及屬。杜牧曰：部伍營壘，密近聯屬，蓋以輕散之地，一者備其逃逸，二者恐其敵至，使易相救。杜佑曰：使，相仍也。輕地還師，當安道促行，然令相屬續，以備不虞也。梅堯臣曰：行則隊校相繼，止則營壘聯屬，脫有敵至，不有散逸也。王皙曰：絕則人不相恃。張預曰：密營促隊，使相屬續，以備不虞，以防逃遁。

爭地，吾將趨其後；

曹操曰：利地在前，當速進其後也。李筌曰：利地必爭，益其備也。此筌以趨字為多字。杜牧曰：必爭之地，我若已後，當疾趨而爭，況其不後哉。陳皞曰：二說皆非也。若敵據地利，我後爭之。不亦後據戰地而趨戰之勞乎？所謂爭地必趨其後者，若地利在前，先分精銳以據之；彼若恃眾來爭，我以大眾趨其後，無不尅者，趙奢所以破秦軍也。杜佑曰：利地在前，當進其後，爭地，先據者勝，不得者負。故從其後，使相及也。梅堯臣曰：敵未至其地，我若在後，則當疾趨以爭之。張預曰：爭地貴速，若前驅至而後不及，則未可。故當疾進其後，使首尾俱至。或曰：趨其後，謂後發先至也。

交地，吾將謹其守；

杜牧曰：嚴壁壘也。梅堯臣曰：謹守壁壘，斷其通道。王皙曰：懼襲我也。張預曰：不當阻絕其路，但嚴壁固守，俟其來，則設伏擊之。

衢地，吾將固其結；

杜牧曰：結交諸侯，使之牢固。梅堯臣曰：結諸侯，使之堅固，勿令敵先。王皙曰：固以德禮威信，且示以利害之計。張預曰：財幣以利之，盟誓以要之，堅固不渝，則必為我助。

重地，吾將繼其食；

曹操曰：掠彼也。李筌曰：館穀於敵也。繼，一作掠。賈林曰：使糧相繼而不絕也。杜佑曰：深入，當繼其糧餉。梅堯臣曰：道既遐絕，不可歸國取糧，當掠彼以食軍。張預曰：兵在重地，轉輸不通，不可乏糧，當掠彼以續食。

圯地，吾將進其塗；

曹操曰：疾過去也。李筌曰：不可留也。杜佑曰：疾行無舍此地。梅堯臣曰：無所依，當速過。張預曰：遇圯塗之地，宜引兵速過。

圍地，吾將塞其闕；

曹操、李筌曰：以一士心也。杜牧曰：兵法圍師必闕，示以生路，令無死志，因而擊之。今若我在圍地，敵開生路以誘我卒，我返自塞之，令士卒有必死之心。後魏末，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，為爾朱兆、天光、度律、仲遠等四將

會於鄴南，士馬精強，號二十萬，圍神武於南陵山。時神武馬二千，步軍不滿三萬。兆等設圍不合，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。於是將士死戰，四面奮擊，大破兆等四將也。孟氏曰：意欲突圍，示以守固。杜佑曰：塞其闕，不欲走之意。梅堯臣曰：自塞其旁道，使士卒必死戰也。王皙曰：懼人有走心。張預曰：吾在敵圍，敵開生路，當自塞之，以一士心。齊神武繫牛馬以塞路，而士卒死戰是也。

死地，吾將示之以不活。

曹操李筌曰：勵志也。杜牧曰：示之必死，令其自奮以求生也。賈林曰：禁財棄糧，塞井破竈，示必死也。杜佑曰：勵士也。焚輜重，棄糧食，塞井夷竈，示無生意，必殊死戰也。梅堯臣曰：必死可生，人盡力也。王皙同梅堯臣註。何氏同杜牧註。張預曰：焚輜重，棄糧食，塞井夷竈，示以無活，勵之使死戰也。

故兵之情：圍則禦，

曹操曰：相持禦也。李筌曰：敵圍我則禦之。杜牧曰：言兵在圍地，始乃人人有禦敵持勝之心，相禦持也。窮則同心守禦。梅堯臣同杜牧註。張預曰：在圍則自然持禦。

不得已則鬪，

曹操曰：勢有不得已也。李筌曰：有不得已則戰。梅堯臣曰：勢無所往必鬪。王皙曰：脫死難者，唯鬪而已。張預曰：勢不可已，須悉力而鬪。

過則從。

曹操曰：陷之甚過，則從計也。李筌曰：過則審躡。又云：胎之於過，則謀從之。孟氏曰：甚胎則無所不從。梅堯臣同孟氏註。張預曰：深陷於危難之地，則無不從計。若班超在鄯善，欲與麾下數十人殺虜使，乃諄諭之。其士卒曰：今在危亡之地，死生從司馬是也。

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，不能預交；不知山林、險阻、沮澤之形者，不能行軍，不用鄉導者，不能得地利。

曹操曰：上已陳此三事，而復云者，力惡不能用兵，故復言之。李筌曰：三事，軍之要也。梅堯臣曰：已解軍爭篇中。重陳此三者，蓋言敵之情狀，地之利害，當預知焉。王皙曰：再陳者，動戒之也。張預曰：知此三事，然後能審九地之利害，故再陳於此也。

四五者不知一，非霸王之兵也。

曹操曰：謂九地之利害。或曰：上四五事也。張預曰：四五，謂九地之利害，有一不知，未能全勝。

夫霸王之兵，伐大國，則其衆不得聚；威加於敵，則其交不得合。

李筌曰：夫并兵震威，則諸侯自顧，不敢預交。杜牧曰：權力有餘也，能分散敵也。孟氏曰：以義制人，人誰敢拒？陳皞曰：雖有霸王之勢，伐大國，則我衆不得聚，要在結交外援。若不如此，但以威加於敵，逞己之強，則必敗也。梅堯臣曰：伐大國，能分其衆，則權力有餘也。權力有餘，則威加敵；威加敵，則旁國懼；旁國懼，則敵交不得合也。王皙曰：能知敵謀，能得地利，又能形之，使其不相救，不相恃，則雖大國，豈能聚衆而拒我哉？威之所加者大，則敵交不得合。張預曰：恃富強之勢，而亟伐大國，則己之民衆，將怨苦而不得聚也。甲兵之威，倍勝於敵國，則諸侯懼而不敢與我合交也。或曰：侵伐大國，若大國一敗，則小國離而不聚矣。若晉楚爭鄭，晉勝則鄭附，晉敗則鄭叛也。小國既離，則敵國之權力分而弱矣；或我之兵威，得以增勝於彼，是則諸侯豈敢與敵人交合乎？

是故不爭天下之交，不養天下之權，信音伸己之私，威加於敵，故其城可拔，其國可尊。

曹操曰：霸者，不結成天下諸侯之權也。絕天下之交，奪天下之權，故己威得伸而自私。李筌曰：能絕天下之交，惟得伸己之私志，威而無外交者。杜牧曰：信，伸也。言不結鄰援，不蓄養機權之計，但逞兵威加於敵國，貴伸己之私欲，若此者則其城可拔，其國可隳。齊桓公問於管仲曰：必先頓甲兵、修文德、正封疆而親四鄰，則可矣。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，而以好成，四鄰大親。乃南伐楚，北伐山戎，東制令支，折孤竹，西服流沙，兵車之會六，乘車之會三，乃率諸侯而朝天子。吳夫差破越於會稽，敗齊於艾陵，闕溝於商魯，會晉於黃池，爭長而反，威加諸侯，諸侯不敢與爭。句踐伐之。乞師齊楚，齊楚不應。民疲兵頓，為越所滅。越王句踐問戰於申包胥曰：越國南則楚，西則晉，北則齊，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，未嘗敢絕，求以報吳，願以此戰。包胥曰：善哉，蔑以加焉。遂伐吳，滅之。賈林曰：諸侯既懼，不得附聚，不敢合從，我之智謀威力有餘，諸侯自歸，何用養交之也。不養一作不事。陳皞曰：智力既全，威權在我，但自養士卒，為不可勝之謀，天下諸侯無權可事也。仁智義謀，己之私有，用以濟衆，故曰：伸私威振天下，德光四海，恩沾品物，信及豚魚，百姓歸心，無思不服。故攻城必拔，伐國必隳也。梅堯臣曰：敵既不得與諸侯合交，則我亦不爭其交，不養其權，用己力而已爾。威亦增勝於敵矣，故可拔其城，可隳其國。此謂霸王之兵也。王皙曰：結交養權，則天下可從；申私損威，則國城不保。張預曰：不爭交援，則勢孤而助寡；不養權力，則人離而國弱；伸一己之私忿，暴兵威於敵國，則終取敗亡也。或曰：敵國衆既不得聚，交又不得合，則我當絕其交，奪其權，得伸己所欲，而威倍於敵國，故人城可得而拔，人國可得而隳之。

施無法之賞，懸無政之令，

賈林曰：欲拔城隳國之時，故懸國外之賞罰，行政外之威令，故不守常法常政。故曰：無法無政。梅堯臣曰：瞻功行賞，法不預設；臨敵作誓，政不先懸。王皙曰：杜姦隄也。曹公曰：軍法令不預施懸之。司馬法曰：見敵作誓，瞻功行賞此之謂也。張預曰：法不先施，政不預告，皆臨事立制，以勵士心。司馬法曰：見敵作誓，瞻功行賞。

犯三軍之衆，若使一人。

曹操曰：犯，用也。言明賞罰，雖用衆，若使一人也。李筌曰：善用兵者，為法作攻，而人不知；懸事無令，而人從之。是以犯衆如一人也。梅堯臣曰：犯，用也。賞犯嚴明，用多若用寡也。張預曰：賞功不逾時，罰罪不遷列；賞罰之典既明且速，則用衆如寡也。

犯之以事，勿告以言；

梅堯臣曰：但用以戰，不告以謀。王皙曰：情泄則謀乖。張預曰：任用之於戰鬪，勿諭之以權謀，人知謀則疑也。若裴行儉不告士卒以徙營之由是也。

犯之以利，勿告以害。

曹操曰：勿使知害。李筌曰：犯，用也。卒知言與害，則生疑難。梅堯臣曰：用令知利，不令知害。王皙曰：慮疑懼也。張預曰：人情見利則進，知害則避，故勿告以害也。

投之亡地然後存，陷之死地然後生。

曹操曰：必殊死戰，在亡地無敗者。孫臏曰：兵恐不投之死地也。李筌曰：兵居死地，必決命而鬪以求生。韓信水上軍，則其義也。梅堯臣曰：地雖曰亡，力戰不亡；地雖曰死，死戰不死。故亡者存之基，死者生之本也。何氏曰：如漢王遣將韓信擊趙，未至井陘口三十里，止合。夜半傳發，選輕騎二千人，人持一赤幟，從間道草山而觀趙軍。誠曰：趙見我走，必空壁逐我；汝疾入趙壁，拔趙幟，立漢幟。令其裨將傅養曰：今日破趙會食。信乃使萬人先行，出，背水陳。趙軍遙見而大笑。平旦，信建大將軍之旗鼓，行出井陘口，趙開壁擊之，大戰良久。於是信走水上軍。趙空壁逐信，信已入水上軍，軍皆殊死戰，不可敗。信所出奇兵二千騎，馳入趙壁，皆拔趙幟，立漢赤幟。趙軍攻信既不得，還壁，見漢幟，大驚，遂亂，遁走。於是漢兵夾擊，大破盧趙軍，斬陳餘泚水上，擒趙王。諸將因問信曰：兵法：右背山陵，前左水澤，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？曰：破趙會食。臣等不服，然竟以勝，此何術也？信曰：此在兵法，顧諸君不察耳。兵法不曰：陷之死地而後生，置之亡地而後存乎？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，此所謂驅市人而戰，其勢非置之死地，使人人自為戰，今與之生地，皆走，事尚可得而用之乎？諸將皆服，曰：非所及也。梁

將陳慶之守渦陽城，與後魏軍相持，自春至冬，數十百戰，師老氣衰。魏之援兵復飲築壘於軍後，褚將恐腹背受敵，議退師。慶之曰：共來至此，涉歷一歲，糜費糧仗，其數極多。諸軍並無鬪心，皆謀退縮，豈是欲立功名，直聚為鈔暴耳。蓋聞置兵死地，乃可求生，須膚大合，然後與戰必捷。諸將壯其計，從之。魏人掎角作十三城，慶之銜枚夜出，陪其四壘。所餘九城，兵甲猶盛。乃陳其俘馘，鼓噪而攻，遂大奔潰，斬獲略盡。後魏末，齊神武興義兵於河北。時爾朱兆等四將，兵馬號二十萬，夾洹水而軍。時神武士馬不滿三萬，以衆寡不敵，遂於韓陵山為圓陳，繫牛驢以塞道。於是將士皆死戰，四面奮擊，大破之。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，圍而缺之，神武乃自塞其缺，士皆有必死之志，是以破敵也。高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條後周，周將楊忠與柱國達奚武援之。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，各乘馬一匹，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，而皆不反命。去豫州三十里，武疑有變，欲還。忠曰：有進死，無退生。獨以千騎，夜趣城下，四面峭絕，徒聞擊柝之聲。武親來，麾數百騎以西，忠勒餘騎不動，候門開而入。乃馳遣召武。時齊鎮城將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陣，舉烽嚴警；武憚之，不欲保城，乃多取財帛，以消難及其屬先歸。忠以三千騎為殿。到洛南，皆解鞍而臥，齊衆來追，至於洛北。忠謂將士曰：但飽食。今在死地，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。食畢，齊兵佯若渡水，忠馳將擊之，齊兵不敢逼，遂徐引而退。張預曰：置之死亡之地，則人自為戰，乃可存活也。項將救趙，破釜焚廬，示以必死；諸侯從壁上觀，楚戰士無不一當十，遂虜秦將是也。

夫衆陷於害，然後能為勝敗。

梅堯臣曰：未陷難地，則士卒心不專；既陪危難，然後勝敗在人為之爾。張預曰：士卒用命，則勝敗之事在我所為。

故為兵之事，在於順詳敵之意，

曹操曰：佯，愚也。或曰：彼欲進，設伏而退；欲去，開而擊之。李筌曰：敵欲攻，我以守待之；敵欲戰，我以奇待之。退伏利誘，皆順其所欲。杜牧曰：夫順敵之意，蓋言我欲擊敵，未見其隙，則藏形閉跡，敵人之所為，順之勿驚。假如強以陵我，我則示怯而伏，且順其強，以驕其意，俟其懈怠而攻之。假如欲退而歸，則開圍使去，以順其退，使無鬪心，遂因而擊之。皆順敵之旨也。陳皞曰：順敵之旨，不假多說，但強示之弱，進示之退，使敵心不戒，然後攻而破之必矣。梅堯臣曰：佯怯、佯弱、佯亂、佯北，敵人輕來，我志乃得。張預曰：彼欲進則誘之令進，彼欲退則緩之令退，奉順其旨，設奇伏以取之。或曰：敵有所欲，當順其意以驕之，留為後圖。若東胡遣使謂冒頓曰：欲得頭曼千里馬。冒頓與之。復遣使來曰：願得單于一閼氏。冒頓又與之。及其

驕怠而擊之，遂滅東胡是也。

并敵一何，千里殺將，

曹操曰：并兵向敵，雖千里能擒其將也。杜牧曰：上文言為兵之事，在順敵人之意，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。若已見其隙，有可攻之勢，則須並兵專力，以向敵人，雖千里之遠，亦可以殺其將也。賈林曰：能以利誘敵人，使一向趨之，則我雖遠千里，亦可擒殺其將。梅堯臣曰：隨敵一向，然後發伏出奇，則能遠擒其將。王皙曰：順敵意，隨敵形，及其空虛不虞，并兵一力以向之，乘勢可千里而覆軍殺將也。張預曰：敵既驕惰，則并兵力以向之，可以覆其軍，殺其將，則明如冒頓滅東胡之事是也。

此謂巧能成事者也。

曹操曰：是成事巧者也。一作是謂巧攻成事。梅堯臣曰：能順敵而取勝，機巧者也。何氏曰：能如此者，是巧攻之成事也。張預曰：始順其意，後殺其將，成事之巧也。

是故政舉之日，夷關折符，無通其使，

曹操曰：謀定，則閉關以絕其符信，勿通其使。李筌曰：政令既行，閉關折符，無得有所沮議，恐惑衆士心也。杜牧曰：其所不通，豈敵人之使乎？若敵人之使不受，則何必夷關折符，然後為不通乎？答曰：夷關折符者，不令國人出入。蓋恐敵人有間使潛來，或藏形隱跡，由危歷險，或竊符盜信，假託姓名，而來窺我也。無通其使者，敵人若有使來聘，亦不可受之，恐有智能之士，如張孟談、婁敬之屬，見其微而知著，測我虛實也。此乃兵形未成，恐敵人先事以制我也。兵形已成，出境之後，則使在其間，古之道也。梅堯臣曰：夷，滅也；折，斷也。舉政之日，滅塞關梁，斷毀符節，使不通也。使不通者，恐泄我事也。張預曰：廟筭已定，軍謀已成，則夷塞關梁，殷折符信，勿通使命，恐泄我事也。彼有使來，則當納之。故下文云：敵之開闔，必亟入之。

厲於廊廟之上，以誅其事。

曹操曰：誅，治也。杜牧曰：厲，揣厲也。言廊廟之上，株治其事，成敗先定，然後興師。一本作以謀其事。梅堯臣曰：嚴整於廊廟之上，以計其事，言其密也。何氏曰：磨厲廟勝之策，以責成其事。張預曰：兵者大事，不可輕議，當惕厲於廟堂之上，密治其事，貴謀不外泄也。

敵人開闔，必亟入之。

曹操曰：敵有間隙，當急入之也。李筌曰：敵開闔未定，必急來也。孟氏曰：開闔，間者也。有間來，則疾內之。梅堯臣同孟氏註。張預曰：開闔，間謂使也。敵有間來，當急受之。或曰：謂敵人或開或闔，出入無常，進退未次，則宜速乘之。

先其所愛，

曹操曰：據利便也。李筌曰：先攻其積聚及妻子，利不擇其用也。杜牧曰：凡是敵人所愛惜倚恃以為軍者，則先奪之也。梅堯臣曰：先察其便利愛惜之所也。何氏同杜牧註。

微與之期。

曹操曰：後人發，先人至。杜牧曰：微者，潛也。言以敵人所愛利便之處為期，將歌謀奪之，故潛往赴期，不令敵人知也。陳皞曰：我若先奪便地，而敵不至，雖有其利，亦奚用之？是以欲取其愛惜之處，必先微與敵人相期，誤之使必至。梅堯臣曰：微露之期，使間歸告，然後我後人發，先人至也。後發者，欲其必赴也；先至者，奪其所愛也。王皙曰：權，譎也。微者，所以示密。曹公曰：先敵至也。張預曰：兵所愛者便利之地，我欲先據，當微露其意，與之相期；敵方趨之，我乃後發而先至也。所以使敵先趨者，恐我至而敵不來也。故曰：爭地，吾將趨其後。

踐墨隨敵，以決戰事。

曹操曰：行踐規矩，無常也。李筌曰：墨者，出道也。出遲道而從之恐不及。杜牧曰：墨，規矩也。言我常須踐履規矩，深守法制，隨敵人之形；若有可乘之勢，則出而決戰也。陳皞曰：兵雖要在迅速，以決戰事，然自始及末，須守法制，縱獲勝捷，亦不可爭競擾亂也。城濮之戰，晉文公登有莘之墟以望其師曰：少長有禮，其可用也。踐墨一作剗墨。賈林曰：剗，除也；墨，繩墨也。隨敵計以決戰事，惟勝是利，不可守以繩墨而為。梅堯臣曰：舉動必踐法度，而隨敵屈伸，因利以次戰也。王皙曰：踐兵法如繩墨，然後可以順敵決勝。張預曰：循守法度，踐履規矩，隨敵變化，形勢無常，乃可以決戰取勝。墨，繩墨也。婦人左右前後跪起，皆中規矩繩墨是也。

是故始如處女，敵人開戶，後如脫兔，敵不及拒。

曹操、李筌曰：處女示弱，脫兔往疾也。杜牧曰：言敵人初時謂我無所能為，如處女之弱；我因急去攻之，險迅疾速，如兔之脫走，不可捍拒也。或曰：我避敵走如脫兔。曰：非也。梅堯臣曰：始若處女，踐規矩之謂也；後若脫兔，應敵決戰之速也。王皙曰：處女，隨敵也；開戶，不虞也；脫兔，疾也。若田單守即墨而破燕軍是也。張預曰：守則如處女之弱，令敵懈怠，是以啟隙；攻則猶脫兔之疾，乘敵倉卒，是以莫禦。太史公謂田單守即墨攻騎劫，正如此語，不其然乎？

孫子註解卷之十一竟

#1『渴』原作『竭』，據宋本改。

#2『憑』原作『息』，據宋本改。

#3據郭化若譯《十一家注孫子》補『言敵人若已先得其地，則不可攻也。梅堯臣曰：形勝之地，先據乎利；敵若已得其處，則不可攻。張預曰：不當攻而爭之，當後發先至也。吳王曰：敵若先至』。

#4『生矣』原脫，據宋本補。

#5『武曰彼兵』原脫，據宋本補。

#6『孟』原作『初』，據宋本改。

#7『匕』原作『上』，據宋本改。

#8『雖』原作『設』，據宋本改。

#9『皆須』原作『故順』，據宋本改。

孫子註解卷之十二

火攻篇

曹操曰：以火攻人，當擇時日也。王皙曰：助兵取勝，戒虛發也。張預曰：以火攻敵，當使姦細潛行，地里之遠近，途徑之險易，先熟知之，乃可往。故次九地。

孫子曰：凡火攻有五：一曰火人，

李筌曰：焚其營，殺其士卒也。杜牧曰：焚其營柵，因燒兵士。吳起曰：凡軍居荒澤，草木幽穢，可焚而滅。蜀先主伐吳，吳將陸遜拒之於夷陵，先攻一營不利。諸將曰：空殺兵耳。遜曰：吾已曉破敵之術矣。乃勅各持一把茅，以火攻拔之。一爾勢成，通率諸軍，同時俱攻。斬張南、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，破四十餘營，死者萬數。備因夜遁，軍資器械略盡，遂歐血而殂。梅堯臣曰：焚營柵荒穢，以助攻戰也。何氏曰：魯桓公世，焚邾婁之咸丘，始以火攻也。後世兵家者流，故有五火之攻，以佐取勝之道也。如後漢班超使西域，到鄯善。初夜，將史士奔虜營。會天大風，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，約曰：見火燃，皆當鳴鼓大呼。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。超順風縱火，前後鼓譟，虜衆驚亂。超手格殺三人，餘衆悉燒死。又皇甫嵩率兵討黃巾賊張角。嵩保長社，賊來圍城，嵩兵少，軍中皆恐。召軍吏謂曰：兵有奇變，不在衆寡。今賊依草結營，易為風火；若因夜縱火，必大驚亂，吾出兵擊之，其功可成。其夕遂大風，嵩乃約勒軍士，皆東莖乘城，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，城上舉燎應之。嵩因鼓而奔其陳，賊驚亂奔走，大破之。又五代梁太祖乾寧中，親領大軍，由鄆州東路北次於魚山。朱宣覘知，即以兵徑至，且圖速戰。帝整軍出砦。時宣瑾已陳於前。須臾，東南風大起，帝軍旌旗失次，甚有懼色。帝即令騎士揚鞭呼嘯，俄而西北風驟發。時兩軍皆在草莽中，帝因令縱火。既而煙燄亙天，乘勢以攻賊陳，宣瑾大破，餘衆擁入清河。因築京觀於魚山之下。又後唐伐蜀，工部任圜以大軍至漢州，康延孝來逆戰。圜命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，伏精兵於

其後。延孝擊退東川之軍，急追之，遇伏兵。延孝敗馳入漢州，閉壁不出。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，與圍合勢攻之。漢州四面樹竹木為柵。三月，圍陳于金鴈橋，即率諸軍鼓譟而進，四面縱火，風燄互空。延孝危急，引騎出陳于金馬橋，又大敗之。張預曰：焚彼營合，以殺其士，火攻之先也。班超燒匈奴使者是也。

二曰火積，

李筌曰：焚積聚也。杜牧曰：積者，積蓄也，糧食薪芻是也。高祖與項羽相持成皋，為羽所敗，北渡河，得張耳、韓信軍。軍脩武，深溝高壘。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，渡白馬津，入楚地，燒其積聚，以破其業。楚軍乏食。隋文帝時，高潁獻取陳之策，曰：江南土薄，合多茅竹，所有儲積，皆非地窖。可密遣行人，因風縱火，待彼修葺，復更燒之。不出數年，自可財力俱盡。帝行其策，由是陳人益弊。梅堯臣曰：焚其委積，以困芻糧。張預曰：焚其積聚，使芻糧不足。故曰：軍無委積則亡。劉賈燒楚積聚是也。

三曰火輜，四曰火庫，

李筌曰：燒其輜重，焚其庫室。杜牧曰：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，在車中上道未止曰輜，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，其所藏二者皆同。後漢末，袁紹相許攸降曹公，曰：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車，屯軍不嚴；今以輕兵襲之，不意而至，焚其積聚，不過三日，袁氏自敗。公大喜，選精騎五千，皆用袁氏旗幟，銜枚縛馬口，從間道出入，抱束薪。所歷道有問者，語之曰：袁公恐曹操抄略後軍，遣兵以益備。聞者信以為然，皆自若，既至圍屯，大放火，營中驚亂，因大破之，輜重悉焚之矣。陳皞曰：夫敵有愛惜之物，亦可以攻之；彼若出救，是我以火分其勢也。更遇其心神撓惑，自可破軍殺將也。梅堯臣曰：焚其輜重，以窘貨財；焚其庫室，以空蓄聚。何氏曰：如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暉，師至潞川，燕將慕容評率兵四十萬禦之，以持久制之。猛遣將郭慶率步騎五千，夜從間道，起火於晉山，燒評輜重，火見鄴中。因而滅之。張預曰：焚其輜重，使器用不供。故曰：軍無輜重則亡。曹操燒袁紹輜重是也。焚其府庫，使財貨不充。故曰：軍無財，則士不來。

五曰火隊。

李筌曰：焚其隊仗兵器。杜牧曰：焚其行伍，因亂而擊之。梅堯臣曰：焚其隊仗，以奪兵具。隊一作隧。賈林曰：隧，道也。燒絕糧道及轉運也。何氏同賈林註。張預曰：焚其隊仗，使兵無戰具。故曰：器械不利，則難以應敵也。

行火必有因，

曹操曰：因姦人。李筌曰：因姦人而內應也。陳皞曰：須得其便，不獨姦

人。賈林曰：因風燥而焚之。張預曰：凡火攻，皆因天時燥旱，營舍茅竹，積芻聚糧，居近草莽，因風而焚之。

煙火必素具。

曹操曰：煙火，燒具也。李筌曰：薪芻、蒿艾、糧糞之屬。杜牧曰：艾蒿、荻葦、薪芻膏油之屬，先須修事以備用。兵法有火箭、火簾、火杏、火兵、火獸、火禽、火盜、火弩，凡此者皆可用也。梅堯臣曰：潛姦伺隙，必有便也；秉秆持燧，必先備也。傳曰：惟事事有備，乃無患也。張預曰：貯火之器，燃火之物，常須預備，伺便而發。

發火有時，起火有日。

梅堯臣曰：不妄發也。張預曰：不可偶然，當伺時日。

時者，天之燥也；

曹操曰：燥者，旱也。梅堯臣曰：旱燥易燎。張預曰：天時旱燥，則火易燃。

日者，月在箕、壁、翼、軫也；凡此四宿者，風起之日也。

李筌曰：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風。玉經云：常以月加日，從營室順數十五至翼，月在宿於此也。杜牧曰：宿者，月之所宿也。四宿者，風之使也。梅堯臣曰：箕，龍尾也；壁，東壁也；翼、軫，鶉尾也。宿在者，謂月之所次也。四宿好風，月離必起。張預曰：四星好風，月宿則起。當推步躔次，知所宿之日，則行火。一說：春丙丁，夏戊己，秋壬癸，冬甲乙，此日有疾風猛雨。又占風法：取雞羽重八兩，掛於五丈竿上，以候風所從來。四宿，即箕、壁、翼、軫也。

凡火攻，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。

梅堯臣曰：因火為變，以兵應之。張預曰：因其火變，以兵應之。五火即人、積、輜、庫、隊也。

火發於內，則早應之於外。

曹操曰：以兵應之也。李筌曰：乘火勢而應之也。杜牧曰：凡火，乃使敵人驚亂，因而擊之，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。聞火初作即攻之；若火闌衆定而攻之，當無益，故曰早也。杜佑曰：使間人縱火於敵營內，當速進以攻其外也。梅堯臣曰：內若驚亂，外以兵擊。張預曰：火纔發於內，則兵急擊於外；表裏齊攻，敵易驚亂。

火發兵靜者，待而勿攻；

杜牧曰：火作不驚，敵素有備，不可遽攻，須待其變者也。梅堯臣曰：不驚撓者，必有備也。王皙曰：以不變也。何氏曰：火作而敵不驚呼者，有備也；我往攻，則返或受害。張預曰：火雖發而兵不亂者，敵有備也；復防其變

，故不可攻。

極其火力，可從而從之，不可從而止。

曹操曰：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。李筌曰：夫火發兵不亂，不可攻。杜牧曰：俟火盡已來，若敵人擾亂則攻之；若敵終靜不擾，則收兵而退也。杜佑曰：見利則進、知難則退。極，盡也。盡火力，可則應，不可則止，無使敵知其所為。梅堯臣曰：極其火勢，待其變則攻，不變則勿攻。王皙曰：伺其變亂則乘之；終不變亂，則自治而蓄力。何氏曰：如魏滿寵征吳，勅諸將曰：今夕風甚猛，賊必來燒我營，宜為之備。諸。

軍皆警。夜半，果來燒營，寵掩擊破之者是也。張預曰：盡其火勢，變亂則攻，安靜則退。

火可發於外，無待於內，陟時發之。

李筌曰：魏武破袁紹於官渡，用許攸計，燒輜重萬餘，則其義也。杜牧曰：上文云五火變須發於內。若敵居荒澤草穢，或營柵可焚之地，即須及時發火，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，恐敵人自燒野草，我起火無益。漢時李陵征匈奴，戰敗，為單于所逐，及於大澤。匈奴於上風縱火，陵亦先放火燒斷蒹葭，用絕火勢。陳皞曰：以時發之，所謂天之燥月之宿在四星也。賈林曰：火可發於外，不必待內應；得時即應發，不可拘於常勢也。梅堯臣同杜牧註。張預曰：火亦可發於外，不必須待作於內；但有便則應時而發。黃巾賊張角圍漢將皇甫嵩於長社。賊依草結營，嵩使銳士間出圍外，縱火大呼，城上舉燎應之。嵩因鼓而奔其陳，賊驚亂，遂敗走。

火發上風，無攻下風。

曹操曰：不便也。李筌曰：隋江東賊劉元進攻王世充於延陵，令把草東方，因風縱火。俄而迴風，悉燒元進營，軍人多死者。杜牧曰：若是東，則焚敵之東，我亦隨以攻其東。若火發東面，攻其西，則與敵人同受也。故無攻下風，則順風也；若舉東，可知其他也。梅堯臣曰：逆火勢，非便也，敵必死戰。王皙曰：或擊其左右可也。張預曰：燒之必退，退而逆擊之，必死戰，則不便也。

晝風久，夜風止。

曹操曰：數當然也。李筌曰：不終始也。杜牧曰：老子曰：飄風不終朝。梅堯臣曰：凡晝風必夜止，夜風必晝止，數當然也。王皙同梅堯臣註。張預曰：晝起則夜息，數當然也。故老子曰：飄風不終朝。

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，以數守之。

杜牧曰：須算星躔之數，守風起日，乃可發火，不可偶然而為之。杜佑曰：既知起五火五變，當復以數消息其可否。梅堯臣曰：數星之躔，以候風起之

日，然而發火，亦當自防其變。張預曰：不可止知以火攻人，亦當防人攻己。推四星之度數，知風起之日，則嚴備守之。

故以火佐攻者明，

梅堯臣曰：明白易勝。張預曰：用火助攻，灼然可以取勝。

以水佐攻者強。

杜佑曰：水以為衝，故強。梅堯臣曰：勢之強也。張預曰：水能分敵之軍，彼勢分則我勢強。

水可以絕，不可以奪。

曹操曰：火佐者，取勝明也。水佐者，但可以絕敵道，分敵軍，不可以奪敵蓄積。李筌曰：軍者，必守術數，而佐之水火，所以明強也。光武之敗王莽，魏武之擒呂布，皆其義也。以水絕敵人之軍，分為二則可，難以奪敵人之蓄積。杜牧曰：水可絕敵糧道，絕敵救援，絕敵奔逸，絕敵衝擊，不可以水奪險要蓄積也。王皙曰：強者取其決注之暴。張預曰：水止能隔絕敵軍，使前後不相及，取其一時之勝；然不若火能焚奪敵之積聚，使之滅亡。若韓信決水斬楚將龍且，是一時之勝也；曹公焚袁紹輜重，紹因以敗，是使之滅亡也。水不若火，故詳於火而略於水。

夫戰勝攻取，而不修其功者，凶，命曰費留。

曹操曰：若水之留，不復還也。或曰：賞不以時，但費留也，賞善不踰日也。李筌曰：賞不踰日，罰不踰時。若功立而不賞，有罪而不罰，則士卒疑惑，日有費也。杜牧曰：修者，舉也。夫戰勝攻取，若不藉有功舉而賞之，則三軍之士必不用命也；則有凶咎，徒留滯費耗，終不成事也。賈林曰：費留，惜費也。梅堯臣曰：欲戰必勝、攻必取者，在因利乘便，能作為功也。作為功者，修火攻、水攻之類，不可坐守其利也。坐守其利者，凶也；是謂費留矣。王皙曰：戰勝攻取，而不修功賞之差，則人不勸；不勸則費財老師，凶害也已。張預曰：戰攻所以能必勝必取者，水火之助也。水火所以能破軍敗敵者，士卒之用命也。不修舉有功而賞之，凶咎之道也。財竭師老而不得歸，費留之謂也。

故曰：明主慮之，良將修之。

杜牧曰：黃石公曰：夫霸者，制士以權，結士以信，使士以賞；信衰則士疏，賞虧則士不為用。賈林曰：明主慮其事，良將修其功。梅堯臣曰：始則君發其慮，終則將修其功。張預曰：君當謀慮攻戰之事，將當修舉剋捷之功。

非利不動，

李筌曰：明主賢將，非見利不起兵。杜牧曰：先見起兵之利，然後兵起。梅堯臣曰：凡兵非利於民不興也。一作非利不起也。

非得不用，

杜牧曰：先見敵人可得，然後用兵。賈林曰：非得其利不用也。

非危不戰。

曹操曰：不得已而用兵。李筌曰：非至危不戰。梅堯臣曰：凡用兵，非危急不戰也，所以重凶器也。張預曰：兵，凶器；戰，危事。須防禍敗，不可輕舉，不得已而後用。

主不可以怒而興師，

王皙曰：不可但以怒也。若息侯伐鄭。張預曰：因怒興師，不亡者鮮。若息侯與鄭伯有違言而伐鄭，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。

將不可以慍而致戰；

王皙曰：不可但以慍也，若晉趙穿。張預曰：因忿而戰，罕有不敗。若姚襄怒符堅黃眉壓壘而陳，因出戰，為黃眉所敗是也。怒大於慍，故以主言之；慍小於怒，故以將言之。君則可以興兵，將則止可言戰。

合於利而動，不合於利而止；

曹操曰：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。賈林曰：慍怒內作，不顧安危，固不可也。杜佑曰：人主聚眾興軍，以道理勝負之計，不可以己之私怒；將舉兵則以策，不可以慍恚之故而合戰也。梅堯臣曰：兵以義動，無以怒興；戰以利勝，無以慍敗。張預曰：不可因己之喜怒而用兵，當顧利害所在。尉繚子曰：兵起非可以忿也；見勝則興，不見勝則止。

怒可以復喜，慍可以復悅；

張預曰：見於色者謂之喜，得於心者謂之悅。

亡國不可以復存，死者不可以復生。

杜牧曰：亡國者，非能亡人之國也。言不度德，不量力，因怒興師，因慍合戰，則其兵自死，其國自亡者也。杜佑曰：凡主怒興軍伐人，無素謀明計，則破亡矣。將慍怒而鬪，倉卒而合戰，所傷殺必多。怒慍復可以說喜，言亡國不可復存，死者不可復生者，言當慎之。梅堯臣曰：一時之怒，可返而喜也；一時之慍，可返而說也。國亡軍死，不可復已。王皙曰：喜怒無常，則威信去矣。張預曰：君因怒而興兵，則國必亡；將因慍而輕戰，則士必死。

故明君慎之，良將警之，此安國全軍之道也。

杜牧曰：警，言戒之也。梅堯臣曰：主當慎重，將當警懼。張預曰：君常慎於用兵，則可以安國；將常戒於輕戰，則可以全軍。

孫子註解卷之十二竟

#1『終』原作『知』，據宋本改。

孫子註解卷之十三

用間篇

曹操、李筌曰：戰者必用間諜，以知敵之情實也。張預曰：欲素知敵情者，非間不可也。然用間之道，尤須微密，故次火攻也。

孫子曰：凡興師十萬，出征千里，百姓之費，公家之奉，日費千金；內外騷動，怠於道路，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。

曹操曰：古者八家為鄰，一家從軍，七家奉之。言十萬之師舉，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。李筌曰：古者發一家之兵，則鄰里三族共資之。是以不得耕作者七十萬家，而資十萬之衆矣。杜牧曰：古者一夫田一頃。夫九頃之地，中心一頃，鑿井樹廬，八家居之，是為井田。怠，疲也。言七十萬家奉十萬之師，轉輸疲於道路也。梅堯臣曰：輸糧供用，公私煩役，疲於道路，廢於耒耜也。曹說是也。張預曰：井田之法，八家為鄰，一家從軍，七家奉之。興兵十萬，則輟耕作者七十萬家也。或問曰：重地則掠，疲於道路而轉輸，何也？曰：非止運糧，亦供器用也。且兵貴掠敵者，謂深踐敵境，則當備其乏，故須掠以繼食，非專館穀於敵也。亦有磧鹵之地，無糧可因，得不餉乎？

相守數年，以爭一日之勝，而愛爵祿百金，不知敵之情者，不仁之至也，

李筌曰：惜爵賞不與間諜，令窺敵之動靜，是為不仁之至也。杜牧曰：言不能以厚利使間也。梅堯臣曰：相守數年，則七十萬家所費多矣；而乃惜爵祿百金之微，不以遺間釣情取勝，是不仁之極也。王皙曰：悞財賞，不用間也。張預曰：相持且久，七十萬家財力一困；不知恤此，而反靳惜爵賞之細，不以啗間求索知敵情者，不仁之甚也。

非人之將也，

梅堯臣曰：非將人成功者也。

非主之佐也，

一本作非仁之佐也。梅堯臣曰：非以仁佐國者也。

非勝之主也。

梅堯臣曰：非致勝主利者也。張預曰：不可以將人，不可以佐主，不可以主勝。勤動而言者，嘆惜之也。

故明君賢將，所以動而勝人，成功出於衆者，先知也。

李筌曰：為間也。杜牧曰：知敵情也。梅堯臣曰：主不妄動，動必勝人；將不苟功，功必出衆。所以者何也？在預知敵情也。王皙曰：先知敵情，制勝如神也。何氏曰：周官士師掌邦諜，蓋異國間伺之謂也。故兵家之有四機二權，曰事機^{#1}，曰智權，皆善用間諜者也。故能敵人動靜，我預知矣。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，鎮玉壁。孝寬善於撫御，能得人心。所遣間諜入齊者，皆為盡力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，遙通書疏。故齊之動靜，朝廷皆先知之。時有主師

許盆，孝寬委以心膂，令守一戍，盆乃以城東入。孝寬怒，遣謀取之。俄而斬首而還。其能政物情如此。又李達為都督義州、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，每厚撫境外之人，使為間諜，敵中動靜，必先知之。至有事泄被誅戮者，亦不以為悔。其得人心也如此。張預曰：先知敵情，故動則勝人，功業卓然，超絕羣衆。

先知者，不可取於鬼神，

張預曰：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不可以禱祀而取。

不可象於事，

曹操曰：不可以禱祀而求，亦不可以事類而求也。李筌曰：不可取於鬼神象類，唯間者能知敵之情。杜牧曰：象者，類也。言不可以他事此類而求。梅堯臣曰：不可以卜筮知也，不可以象類求也。張預曰：不可以事之相類者，擬象而求。

不可驗於度，

曹操曰：不可以事數度也。李筌曰：度，數也。夫長短闊狹，遠近小大，即可驗之於度數；人之情偽，度不能知也。梅堯臣曰：不可以度數驗也。言先知之難也。張預曰：不可以度數推驗而知。

必取於人，知敵之情者也。

曹操曰：因人也。李筌曰：因間人也。梅堯臣曰：鬼神之情，可以卜筮知；形氣之物，可以象類求；天地之理，可以度數驗。唯敵之情，必由間者而後知也。張預曰：鬼神象類度數，皆不可以求先知，必因人而後知敵情也。

故用間有五：有因間，有內間，有反間，有死間，有生間。

梅堯臣曰：五間之名也。張預曰：此五間之名，因間當為鄉間。故下文云：鄉間可得而使。

五間俱起，莫知其道，是謂神紀，人君之寶也。

曹操曰：同時任用五間也。李筌曰：五間者，因五人用之。杜牧曰：五間俱起者，敵人不知其情泄形露之道，乃神鬼之綱紀，人君之重寶也。梅堯臣曰：五間俱起以間敵，而莫知我用之之道，是日神妙之綱紀，人君之所貴也。王皙曰：五間俱起，人不之測，是用兵神妙之大紀，人主之重寶也。賈林曰：紀，理也。言敵人但莫知我以何道，如通神理也。張預曰：五間循環而用，人莫能測其理，茲乃神妙之綱紀，人君之重寶也。

因間者，因其鄉人而用之。

杜牧曰：因敵鄉國之人，而厚撫之，使為間也。晉豫州刺史祖逖之鎮雍丘，愛人下士，雖疏交賤隸，皆恩禮而遇之。河上堡因先有任子在胡者，皆聽兩屬；時遣遊軍偽抄之，明其未附。諸塢王感戴，胡有異圖，輒密以聞。前後尅

獲，蓋由於此。西魏韋孝寬使齊人斬許盆而來，猶其義也。賈林曰：讀因間為鄉間。杜佑曰：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，故就而用之，可使伺候也。梅堯臣曰：因其國人，利而使之。何氏曰：如春秋時，楚師伐宋，九月不服，將去宋。楚大夫申叔時曰：築室反耕者，宋必聽命。楚子從之。宋人懼，使華元夜入楚師，登子反之牀，起之曰：寡君使元以病告，曰：弊邑易子而食，析骸而爨；雖然，城下之盟，有以國斃，不能從也。去我三十里，唯命是聽。子反懼，與之盟，而告楚子，退三十里。宋及楚平。張預曰：因敵國人，知其底裏，就而用之，可使伺候也。韋孝寬以金帛啗齊人，而齊人遙通書疏是也。

內間者，因其官人而用之。

李筌曰：因敵人失職之官，魏用許攸也。杜牧曰：敵之官人，有賢而失職者，有過而被刑者，亦有寵璧而貪財者，有屈在下位者，有不得任使者，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己之材能者，有翻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。如此之官，皆可以潛通問遺，厚賜金帛而結之。因求其國中之情，察其謀我之事，復間其君臣，使不和同也。杜佑曰：因在其官失職者，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。因其有隙，就而用之。梅堯臣曰：因其官屬，結而用之。何氏曰：如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，攻蜀賊李雄於郫城，互有勝負。雄乃募武都人朴泰，鞭之見血，使譎羅尚，欲為內應，以火為期。尚信之。悉出精兵，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。雄將李驤於道設伏，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。伯軍見火起，而爭緣梯，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，皆斬之。雄因放兵，內外擊之，大破尚軍。此用內間之勢也。又隋陰壽為幽州總管，高寶寧舉兵反，壽討之。寶寧奔于磧北，壽班師，留開府成道昂鎮之。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，尋引契丹靺鞨之眾來攻。道昂苦戰連月乃退。壽患之，於是重賄寶寧，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、王威等。月餘，世模率其眾降。寶寧復走契丹，為其麾下趙修羅所殺，北邊遂安。又唐太宗討竇建德，入武牢，進薄其營，多所傷殺。凌敬進說曰：宜悉兵濟河，攻取懷州河陽，使重將居守；更率眾鳴鼓建旗，踰太行，入上黨，先聲後實，傳檄而定；漸趨壺口，稍駭蒲津，收河東之地。此策之上也。行必有三利：一則入無人之境，師有萬全；二則拓土得兵；三則鄭圍自解。建德將從之，王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，啗其諸將，以亂其謀。眾咸進練曰：凌敬書生耳，豈可與言戰乎。建德從之，退而謝敬曰：今眾心甚銳，此天贊我矣。因此決戰，必然大捷，已依眾議，不得從公言也。敬固爭，建德怒，杖出焉。於是悉眾進逼武牢。太宗按甲挫其銳，建德中槍，竄於牛口渚，車騎將軍白士讓、楊武威生獲之。又王翦為秦將攻趙，趙使李牧、司馬商禦之。李牧數破走秦軍，殺秦將桓齮。翦惡之，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，使為反間，曰：李牧、司馬商欲與秦廢趙，以多取封於秦。趙王疑之，使趙蔥及顏聚代將，斬李牧，廢

司馬商。後三月，翦因急擊趙，大破，殺趙葱，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也。張預曰：因其失意之官，或刑戮之子弟，凡有隙者，厚利使之。晉任析公、吳納子胥皆近之。

反間者，因其敵間而用之。

李筌曰：敵有間來窺我得失，我厚賂之，而令反為我間也。杜牧曰：敵有間來窺我，我必先知之，或厚賂誘之，反為我用；或佯為不覺，示以偽情而縱之，則敵人之間，反為我用也。陳平初為漢王護軍尉，項羽圍於滎陽城，漢王患之，請割滎陽以西和，項王弗聽。平曰：顧楚有可亂者，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，鍾離昧、龍且、周殷之屬，不過數人耳。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，行反間，間其君臣，以疑其心；項王為人忌信讒，必內相誅。漢因舉兵而攻之。破楚必矣。漢王以為然，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，恣所為，不問出入。平既多以金，縱反間於楚軍，宣言：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，功多矣，然終不得列地而王，欲與漢為一，以滅項氏，分王其地。項王果疑之，使使至漢，漢為太牢之具，舉進，見楚使，即場驚曰：吾以為亞父使，乃項王使也。復持去，以惡草具進楚使。使歸，具以報，項王果大疑亞父。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，項王不信，不肯聽亞父。亞父聞項王疑之，升大怒，疽發而死。卒用陳平之計滅楚也。梅堯臣曰：或以偽事給之，或以厚利啗之。王皙曰：反間，反為我間也。或留之使言其情，又或示以詭形而遣之。何氏曰：如燕昭王以樂毅為將，破齊七十餘城。及惠王立，與樂毅有隙。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，宣言曰：齊王已死，城之不拔者二耳。樂毅畏誅而不敢歸，以伐齊為名，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。齊人未附，故且緩即墨以待其事。齊人所懼，唯恐他將之來，即墨殘矣。燕王以為然，使騎劫伐樂毅。燕人士卒離心。單又縱反間曰：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，戮辱先人。燕軍從之。即墨人激怒請戰，大破燕師，所亡七十餘城，悉復之。又秦師圍趙闕與，趙將趙奢救之，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。秦間來，奢善食遣之，間以報秦將，以為奢師怯弱而止不行。奢墮而卷甲趨秦師，擊破之。又范雎為秦昭王相，使左庶長王齕攻韓，取上黨。上黨民走趙。趙軍長平。齕因攻趙；。趙使廉頗將。康頗堅壁以待秦。秦數挑戰，趙兵不出。趙王數以為讓。而雎使人行千金於趙，為反間曰：秦之所惡，獨畏趙括耳。廉頗軍易與，且降矣。趙王既怒廉頗軍多亡失，數敗，又反堅壁不戰，又聞秦反間之言，因使括代頗。秦聞括將，以白起為上將軍，射殺括，及坑降卒四十萬。張預曰：敵有間來，或重賂厚禮以結之，告以偽辭；或佯為不知，疏而慢之，示以虛事，使之歸報，則反為我利也。趙奢善食秦間，漢軍佯驚楚使是也。

死間者，為誑事於外，令吾間知之，而傳於敵間也。

李筌曰：情詐為不足信，吾知之，今吾動此間而待之。此筌以待字為非傳

也。杜牧曰：誑者，詐也。言吾間在敵，未知事情，我則詐立事跡，令吾間憑其詐迹，以輸誠於敵，而得敵信也。若吾進取，與詐跡不同，間者不能脫，則為敵所殺，故曰死間也。漢王使酈生說齊，下之；齊罷守備，韓信因而襲之；田橫怒烹酈生，此事相近。杜佑曰：作誑詐之事於外，佯漏泄之，使吾間知之。吾間至敵中，為敵所得，必以誑事諭敵，敵從而備之。吾所行不然，間則死矣。又云：敵間來，聞我誑事，以持歸，然皆非所圖也。二間皆不能知幽隱深密，故曰死間也。蕭世誠曰：所獲敵人及已叛亡軍士，有重罪繫者，故為貸免，相勅勿泄，佯不祕密，令敵間竊聞之。吾因縱之使亡，亡必歸，敵必信焉，往必死，故曰死間。梅堯臣曰：以誑告敵，事乖必殺。王皙曰：詐而聞，使敵得之；間以吾詐告敵，事決，必殺之也。何氏曰：如戰國鄭武公欲伐胡，先以其子妻胡，因問羣臣曰：吾欲用兵，誰可伐者？大夫關思期曰：胡可。武公怒而戮之，曰：胡，兄弟之國；子言伐之，何也？胡君聞之，以鄭為親己，不備，鄭襲而取之。此用死間之勢也。又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、龜茲二國，揚言兵少不敵，罷散。乃陰緩生四口歸，以告，龜茲王喜而不虞。超即潛勒兵，馳赴莎車，大破，降之。斯亦同死間之勢。又李靖伐突厥，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，結和親，突厥不備，靖因掩擊，破之。張預曰：欲使敵人殺其賢能，乃令死士持虛偽以赴之；吾間至敵，為彼所得，彼以誑事為實，必俱殺之。我朝曹太尉嘗貸人死，使偽為僧，吞蠟彈入西夏。至，則為其所囚。僧以彈告，即下之。開讀，乃所遺彼謀臣書也。戎主怒，誅其臣，并殺間僧。此其義也。然死間之事非一，或使吾間詣敵約和，我反伐之，則間者立死。酈生烹於齊王、唐儉殺於突厥是也。

生間者，反報也。

李筌曰：往來之使。杜牧曰：往來相通報也。生間者，必取內明外愚，形劣心壯，趨撻勁勇，閑於鄙事，能忍飢寒垢耻者為之。賈林曰：身則公行，心乃私覘，往反報復，常無所害，故曰生間。杜佑曰：擇己有賢材智謀，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，察其動靜，知其事；計彼所為，已知其實；還以報我，故曰生間。梅堯臣曰：使智辨者往覘其情，而以歸報也。何氏曰：如華元登子反之牀而歸。又如隋達奚武為東秦刺史時，齊神武趣沙苑，太祖遣武覘之。武從三騎，皆衣敵人衣服，至日暮，去營數百步，下馬潛聽，得其軍號。因上馬歷營，若警夜者；有不如法者，往往撻之。具知敵之情狀，以告太祖，太祖深嘉焉，遂破之。張預曰：選智能之士，往視敵情，歸以報我。若婁敬知匈奴之強，以告高祖之類。然生間之事亦衆；或已欲退，告敵以戰；或已欲戰，告敵以退。若秦行人夜戒晉師曰：來日請相見。輿駢曰：使者目動而言肆，懼我也。秦果夜遁。又呂延攻乞伏乾歸，大敗之。乾歸乃遣間稱東奔成紀。延信而追之

。耿稚曰：告者視高而色動，必有姦計。延不從，遂為所敗是也。

故三軍之事，莫親於間，

杜牧曰：受辭指蹤，在於臥內，。杜佑曰：若不親撫，重以祿賞，則反為敵用，洩我情實。梅堯臣曰：入幢受詞，最為親近。王皙曰：以腹心親結之。張很曰：三軍之士，然皆親撫，獨於間者以腹心相委，是最為親密也。

賞莫厚於間，

杜佑曰：以重賞賞之，而賴其用。梅堯臣曰：爵祿金帛，我無愛焉。王皙曰：軍功之賞，莫厚於此。張預曰：非高爵厚利，不能使間。陳平曰：願出黃金四十萬斤，間楚君臣。

事莫密於間。

杜牧曰：出口入耳也。密一作審。杜佑曰：間事不密則為己害。梅堯臣曰：幾事不密則害成。王皙曰：獨將與謀。張預曰：惟將與間，得聞其事，非密與？

非聖智不能用間，

杜牧曰：先量間者之性，誠實多智，然後可用之。厚貌深情，險於山川，非聖人莫能知。梅堯臣曰：知其情偽，辨其邪正，則能用。王皙曰：聖通而先識，智明於事。張預曰：聖則事無不通，智則洞照幾先，然後能為間事。或曰：聖智則能知人。

非仁義不能使間，

陳皞曰：仁者有恩以及人，義者得宜而制事。主將者既能仁結而義使，則間者盡心而覘察，樂為我用也。孟氏曰：太公曰：仁義者，則賢者歸之。賢者歸之，則其間可用也。梅堯臣曰：撫之以仁，示之以義，則能使。王皙曰：七結其心，義激其節；弁義使人，有何不可？張預曰：仁則不愛爵賞，義則果次無疑。既啗以厚利，又待以至誠，則間者竭力。

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。

杜牧曰：間亦有利於財寶，不得敵之實情，但將虛辭以赴我約，此須用心淵妙，乃能酌其情偽虛實也。杜佑曰：用意密而不漏。梅堯臣曰：防間反為敵所使，思慮故宜幾微臻妙。王皙曰：謂間者必性識微妙，乃能得所間之事實。張預曰：間以利害來告，須用心淵微精妙，乃能察其真偽。

微哉微哉，無所不用間也。

杜牧曰：言每事皆須先知也。梅堯臣曰：微之又微，則何所不知。王皙曰：丁寧之，當事事知敵之情也。張預曰：密之又密，則事無巨細，皆先知也。

間事未發，而先聞者，間與所告者皆死。

杜牧曰：告者非誘間者，則不得知間者之情，殺之可也。陳皞曰：間者未

發其事，有人來告，其聞者、所告者亦與間者俱殺以滅口，無令敵人知之。梅堯臣曰：殺間者，惡其泄；殺告者，滅其言。何氏曰：兵謀大事，泄者當誅；告人亦殺，恐傳諸衆。張預曰：間敵之事，謀定而未發，忽有聞者來告，必與間俱殺之，一惡其泄，一滅其口。秦已間趙不用廉頗，秦乃以白起為將，令軍中曰：有泄武安君將者，斬。此是已發其事，尚不欲泄，況未發乎？

凡軍之所欲擊，城之所欲攻，人之所欲殺，必先知其守將、左右、謁者、門者、舍人之姓名，令吾間必索知之。

李筌曰：知其姓名，則易取也。杜牧曰：凡欲攻戰，先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，則量材以應之。漢王遣韓信、曹參、灌嬰擊魏豹，問曰：魏大將誰也？對曰：柏直。漢王曰：是口尚乳臭，不能當韓信。騎將誰也？曰：馮敬。曰：是秦將馬無擇子也；雖賢，不能當灌嬰。步卒將誰也？曰：項它。曰：是不能當曹參。吾無患矣。陳皞曰：此言敵人左右姓名，必須我先知之。或敵使間來，我當使間去，若不知其左右姓名，則不能成間者之說。漢高伐秦，至嶢關。張良曰：吾聞其將賈豎爾，可以利啗之。又曰：其將雖曰欲和，其軍士未肯，不如因其懈而擊之。乃進兵擊破之。又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，以告宋病，若非素知門人、舍人、左右姓名，先使間導之，又何由得登其床也？杜佑曰：守，謂官守職任者；謁，告也，主告事者也；門者，守門者也；舍人，守舍之人也。必先知之為親舊，有急則呼之；則不可不知，亦因此知敵之情。梅堯臣曰：凡敵之左右前後之姓名，皆須審省，而令吾間先知，則吾間可行矣。王皙曰：不可臨事求也。張預曰：守將，守官任職之將也；謁者，典賓客之官也；門者，閹吏也；舍人，守舍之人也。凡欲擊其軍，欲攻其城，欲殺其人，必先知此左右之姓名則可也。欲港入其軍，則呼其姓名而往。若華元夜登子反之床，以告宋病。杜元凱註引此文，謂元用此術得以自通是也。又漢高祖入韓信臥內，取其印，亦迹之。

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，因而利之，導而舍之，

杜佑曰：舍，居止也。令吾人遺以重利，復遇而舍之，則可令詭其辭。

故反間可得而用也。

曹操曰：舍，居止也。杜牧曰：敵間之來，必誘以厚利，而止舍之，使為我反間也。杜佑曰：故能取敵之間而用之。梅堯臣曰：必探索知敵之來間者，因而利誘之，引而舍止之，然後可為我反間也。王皙曰：此留敵間以詢其情者也。必謹舍之，曲為辯說，深致情愛，然後啗以大利，威以大刑，自非至忠於其君王者，皆為我用矣。張預曰：索，求也。求敵間之來窺我者，因以厚利誘導而館舍之，使反為我間也。言舍之者，謂稽留其使也。淹延既久，論事必多，我因得察敵之情。下文言四間皆因反間而知，非久留其人，極論其事，則

何以悉知？

因是而知之，故鄉間、內間可得而使也；

杜牧曰：若敵間以利導之，尚可使為我反間，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鄉間、內間也。此言使間非利不可。故上文云：相守數年，爭一日之勝，

而愛爵祿百金，不知敵情者，不仁之至也。下文皆伺其義也。陳皞曰：此說疏也。言敵使間來，以利啗之，誘令止舍，因得敵之情。因間、內間，可使反間誘而使之。杜佑曰：因反敵間而知敵情，鄉間者皆可得使。梅堯臣曰：其國人之可使者，其官人之可用者，皆因反間而知之。張預曰：因是反間，知彼鄉人之貪利者，官人之有隙者，誘而使之。

因是而知之，故死間為誑事，可使告敵；

張預曰：因是反間，知彼可誑之事，使死間往告之。

因是而知之，故生間可使如期。

杜牧曰：可使往來如期。陳皞曰：言五間皆循環相因，惟生間可使如期。杜佑曰：因誑事而知敵情，生間往返，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在。梅堯臣曰：令吾間以誑告敵者，須因反間，而知敵之可誑也。生間以利害覘敵情，須因反間，而知其疏密，則可往得實而歸如期也。張預曰：因是反間，知彼之情，故生間可往復如期也。

五間之事，主必知之，

李筌曰：孫子殷勤於五間，主切知之。

知之必在於反間，故反間不可不厚也。

杜牧曰：鄉間、內間、死間、生間，四間者，皆因反間知敵情而能用之，故反間最切，不可不厚也。杜佑曰：人主當知五間之用，厚其祿，豐其財。而反間者，又五間之本，事之要也，故當在厚待。梅堯臣曰：五間之始，皆因緣於反間，故當厚遇之。張預曰：人主當用五間以知敵情。然五間皆因反間而用，則是反間者，豈可不厚待之耶？

昔殷之興也，伊摯在夏；

曹操曰：伊摯，伊尹也。

周之興也，呂牙在殷。

曹操曰：呂牙，大公也。梅堯臣曰：伊尹、呂牙，非叛於國也，夏不能任而殷任之，殷不能用而周用之，其成大功者，為民也。何氏曰：伊、呂，聖人之耦，豈為人間哉？今孫子引之者，言五間之用，須上智之人，如伊、呂之才智者，可以用間。蓋重之之辭耳。張預曰：伊尹，夏臣也，後歸于殷；呂望，殷臣也，後歸于周。伊、呂相湯、武，以兵定天下者，順乎天而應乎人也，非同伯州犁之奔楚、苗貴皇之適晉、狐庸之在吳、士會之居秦也。

故惟明君賢將，能以上智為間者，必成大功，此兵之要，三軍之所恃而動也。

李筌曰：孫子論兵，始于計而終於間者，蓋不以攻為主，為將者可不慎之哉。杜牧曰：不知敵情，軍不可動；知敵之情，非間不可。故曰：三軍所恃而動。李靖曰：夫戰之取勝，此豈求於天地，在乎因人以成之。歷觀古人之用間，其妙非一：即有間其君者，有間其親者，有間其賢者，有間其能者，有間其助者，有間其鄰好者，有間其左右者，有間其縱橫者，故子貢、史廖、陳軫、蘇秦、張儀、范雎等，皆憑此而成功也。且間之道有五焉：有因其邑人，使潛伺察而政辭焉；有因其仕子，故洩虛假令告示焉；有因敵之使，矯其事而返之焉；有審擇賢能，使覘彼向背虛實，而歸說之焉；有佯緩罪戾，微漏我偽情浮計，使亡報之焉。凡此五間，皆須隱祕，重之以賞，密之又密，始可行焉。若敵有寵璧，任以腹心者，我當使間遺其珍玩，恣其所欲，順而旁誘之。敵有重臣失勢，不滿其志者，我則啗以厚利，詭相親附，採其情實而政之。敵有親貴左右，多辭誇誕，好論利害者，我則使間曲情尊奉，厚遺珍寶，揣其所間而反間之。敵若使聘於我，我則稽留其使，令人與之共處，矯致慇懃，偽相親暱，朝夕慰諭，倍供珍味，觀其辭色而察之；仍朝夕令使獨與己伴居，我遣聽耳者，潛於複壁中聽之；使既遲違，恐彼怪責，必是竊論心事，我知事計，遣使用之。且夫用間間人，人亦用間以間己；己以密往，人以密來，理須獨察於心，參會於事，則不失矣。若敵人來，欲候我虛實，察我動靜，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，我當佯為不覺，舍止而善飯之；微以我偽言誑事，示以前，卻期會，則我之所須，為彼之所失者，因其有間而反間之；彼若將我虛以為實，我即乘之而得志矣。夫水所以能濟舟，亦有因水而覆沒者；間所以能成功，亦有憑間而傾敗者。若束髮事主，當朝正色，忠以盡節，信以竭誠，不詭伏以自容，不權宜以為利，雖有善間，其可用乎？陳皞曰：晉伯州犁奔楚，楚苗賁皇奔晉。及晉、楚合戰於鄢陵，苗賁皇在晉侯之側，伯州犁侍于楚王，二人各言舊國長短之情。然則晉所以勝楚者，楚所以敗者，其故何也？二子則有優劣也。是知用間之道，間敵之情，得不慎擇其人，深究其說也。故上文云：非聖智莫能用間者。夫聖智知人，人即附之；賢者受知，則戮力為效，非聖非智，必猜必忌。公道不啟，仁義不施，則義士賢人，因而銜憤，此將上天不祐，幽有鬼神，設無人事之變，恐有陰誅之禍，豈上智之士為其用哉。故上文云：非仁義莫能使間。然則湯、武之聖，伊、呂宜用。伊、呂獲用，事宜必濟。聖賢一會，交泰時乘，道合乾坤，功格寰宇，當其耕夫於畎畝，釣叟於渭濱，知我者，誰能無念也。賈林曰：軍無五間，如人之無耳目也。王皙曰：未知敵情者，不可動也。張預曰：用師之本，在知敵情，故曰此兵之要也。未知敵情，則

軍不可舉，故曰三軍所恃而動也。然處十三篇之末者，蓋用非兵之常也。若計、戰、攻、形、勢、虛實之類，兵動則用之；至於火攻與間，則有時而為耳。

孫子註解卷之十三竟

#1『機』原作『幾』，據郭化若本改。

#2『列』原作『利』，據宋本改。

#3『所』原作『戍』，據宋本改。

#4『生』原作『上』，據宋本改。

#5『曹』原作『智』，據宋本改。

#6『彼』原脫，據宋本補。

#7『鄢』原脫，據宋本補。

孫子序

魏武帝製

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，論語曰足兵，尚書八政曰師，易曰師貞、丈人吉，詩曰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，黃帝、湯、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。司馬法曰：人故殺人，殺之可也。恃武者滅，恃文者亡，夫差、偃王是也。聖人之用兵，戢而時動，不得已而用之。吾觀兵書戰策多矣，孫武所著深矣。審計重舉，明畫深圖，不可相誣。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，況文煩富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，故撰為略解焉。

孫子本傳

孫子武者，齊人也。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。闔閭曰：子之十三篇，吾盡觀之矣，可以小試勒兵乎？對曰：可。闔閭曰：可試以婦人乎？曰：可。於是許之。出宮中美人，得百八十人。孫子分為二隊，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，皆令持戟。令之曰：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？婦人曰：知之。孫子曰：前，則視心；左，視左手；右，視右手；後，即視背。婦人曰：諾。約束既布，乃設鈇鉞，即三令五申之。於是鼓之右，婦人大笑。孫子曰：約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將之罪也。復三令五申，而鼓之左，婦人復大笑。孫子曰：約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將之罪也。既已明而不如法者，吏士之罪也。乃欲斬左右隊長。吳王從臺上觀，見且斬愛姬，大駭，趣使使下令曰：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。寡人非此二姬，食不甘味，願勿斬也。孫子曰：臣既已受命為將，將在軍，君命有所不受。遂斬隊長二人以徇。用其次為隊長。於是復鼓之，婦人左右前後跪起，皆中規矩繩墨，無敢出聲。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：兵既整齊，王可試下觀之，唯王所欲用之，雖赴水火，猶可也。吳王曰：將軍罷休就舍，寡人不願下觀。孫子曰：王徒好其言，不能用其實。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，卒以為將。西破彊楚，入郢，北威齊、顯名諸侯，孫子與有力焉。孫武既死，越絕書曰：吳

縣巫門外大冢，孫武冢也。去縣十里。後百餘歲有孫臏。臏生阿、鄆之間，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。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。龐涓既事魏，得為惠王將軍，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，乃陰使召孫臏。臏至，龐涓恐其賢於己，疾之，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鯨之，欲隱勿見。齊使者如梁，孫臏以刑徒陰見，說齊使。齊使以為奇，竊載與之齊。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。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。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，馬有上、中、下輩。於是孫子謂田忌曰：君第重射，臣能令君勝。田忌信然之，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。及臨質，孫子曰：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，取君上駟與彼中駟，取君中駟與彼下駟。既馳三輩畢，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，卒得王千金。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。威王問兵法，遂以為師。其後魏伐趙，趙急請救於齊。齊威王欲將孫臏，臏辭謝曰：刑餘之人不可。於是乃以田忌為將，而孫子為師，居輜車中，坐為計謀。田忌欲引兵之趙，孫子曰：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，救鬪者不搏擲，批亢擣虛，形格勢禁，則自為解耳。今梁趙相攻，輕兵銳卒必竭於外，老弱罷於內。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，據其街路，衝其方虛，彼必釋趙而自救。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。田忌從之，魏果去那郢，與齊戰於桂陵，大破梁軍。後十五年，魏與趙攻韓，韓告急於齊。齊使田忌將而往，直走大梁。魏將龐涓聞之，去韓而歸，齊軍既已過而西矣。孫子謂田忌曰：彼三晉之兵，素悍勇輕齊，齊號為怯。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。兵法：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，魏武帝曰：蹶，猶挫也。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。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，明日為五萬竈，又明日為二萬竈。龐涓行三日，大喜，曰：我固知齊軍怯，入吾地三日，士卒亡者過半矣。乃棄其步軍，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。孫子度其行，暮當至馬陵。馬陵道狹，而旁多阻隘，可伏兵，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：龐涓死于此樹之下。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，夾道而伏，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。龐涓果夜至斫木下，見白書，乃鑽火燭之。讀其書未畢，齊軍萬弩俱發，魏軍大亂相失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，乃自剄，曰：遂成豎子之名。齊因乘勝盡破其軍，虜魏太子申以歸。孫臏以此名顯天下，世傳其兵法。

#1『田』原誤為『四』，據《史記·孫子傳》校改。

#2『再』原誤為『時』，據《史記·孫子傳》校改。

#3『鑽火燭』原誤為『清水濁』，據《史記·孫子傳》校改。

#4『失』原誤為『史』，據《史記·孫子傳》校改。

#5『龐涓』原缺，據《史記·孫子傳》校補。

#6『剄』原誤為『到』，據《史記·孫子傳》校改。